

جوڭگونىڭ چىگارا سىياسىت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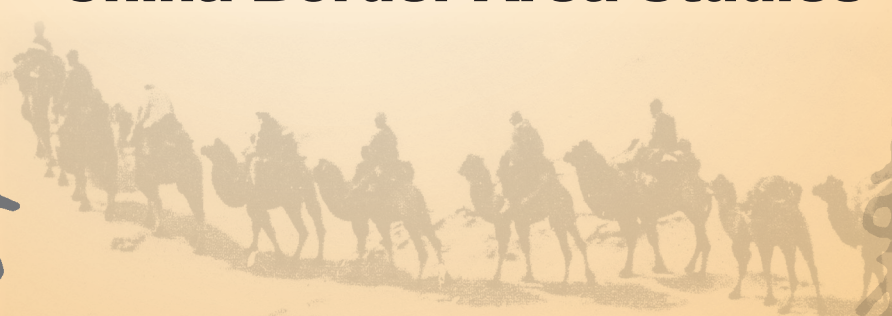
中國邊政

ཁུང་གོའི་མཐའ་ཁྱེད།

China Border Area Studies

ཁུང་གོའི་མཐའ་ཁྱེད།

جوڭگونىڭ چىگارا سىياسىتى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一一〇年六月

223

歐陽無畏教授逝世三十週年紀念特刊

目 錄

摯愛青藏：台灣藏學之父歐陽無畏邊疆情結及 拉薩哲蚌寺出家肇源考（1929-1933）	韓敬山	1
放大光明：歐陽無畏七載西藏求學訪記（1934-1941）	韓敬山	35
以手寫心：歐陽無畏筆下的十年西藏思考記	韓敬山	67
藏變三年：身披袈裟的軍統少將歐陽無畏 格西（1949-1951）	韓敬山	91
不絕如縷：歐陽無畏對臺灣藏學界的丘山之功	韓敬山	115
二〇二〇年媒體報導有關新疆、內蒙古及西藏消息評析 ...	孟 鴻	147
稿 約		189

編者按：

2021 年 10 月 10 日，是台灣藏學之父歐陽無畏教授圓寂 30 週年，《中國邊政》特別組稿五篇總計 11 萬字的論文，紀念這位為中國邊政學做出突出貢獻的學者。

江西興國人氏的歐陽無畏在大陸 39 年，在臺灣 39 年，這兩個時間相加就是他的人生。1932 年夏，歐陽無畏自馮庸大學畢業後，自北平毅入青海西寧，旋即擔負有秘密任務的“入藏巡禮團”成員；1934 年秋，安抵拉薩後即往藏傳佛教格魯派哲蚌寺出家為喇嘛，苦學七載成為拉薩著名的辯經僧，期間兼任中央大學駐藏研究員；1941 年春返回重慶後，加入中國國民黨並擔任中央政治學校藏文教師，後短暫赴東北行轅；1948 年開始擔任國防部第二廳少將駐藏情報組長，於 1949 年初再次入藏，親歷藏變三年；1951 年春，自西藏拉薩前往印度噶倫堡，滯留印度年餘後，在蔣中正的親自過問和羅家倫的鼎力幫助下，最終輾轉香港到達臺灣。抵台後，歐陽無畏主動放棄國防部公職，在羅家倫的幫助下，最終前往國史館擔任徵校處長之職並兼任國立政治大學、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授。榮休後，其在台北深坑之宅自設絳帳，持續以個人之力傳授西藏語文、歷史、

文化以及西藏佛學等課程，最終成為台灣藏學的拓荒者、播種者、奠基者，被譽為台灣藏學之父。

歐陽無畏傳奇生涯和多重身分，使其人生史成為近代以來漢藏政治、文化、宗教的時代見證與珍貴縮影。遺憾的是，關涉他的相關資料分散各處，以往學界對歐陽無畏的關注往往集中於某一時期或某一地點，難以通過對其一生之整體觀察以作出準確評判。

這組文章的作者是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學院韓敬山博士後，他畢業於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研究院，獲藏學博士學位。2014 年至 2019 年，其三次到訪台灣，居台時間長達一年多，竭力搜尋關涉歐陽無畏的相關史料。2019 年春，韓敬山博士作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訪問學人蒞台，兩次拜訪相識歐陽無畏的本刊主編劉學鈔教授，向其了解歐陽無畏其人其事。談話中，得知韓敬山博士已完成歐陽無畏 1930 年代在西藏所著《藏尼遊記》和《大旺調查記》兩部手稿的校注，篇幅超 40 萬字鉅量，已於 2019 年在大陸《西藏民族大學學報》終得連載圓滿。2021 年秋，韓敬山博士將在台灣民國歷史文化學社出版上述兩著的校注單行本。

此期刊載的五篇論文，是韓敬山博士竭盡心力穿梭於臺北多處官家機構和檔案典藏機構後，方漸顯歐陽無畏來臺前後的真罕細部。作者祈望通過這些文字，能全畫幅復原博覽梵筌、深通玄旨的歐陽無畏在近一甲子歲月中含納萬千的藏傳佛學傳奇，最終括清歐陽無畏曲折離奇的喇嘛人生。

值得一提的是，1963 年 6 月，《中國邊政》創刊，時年 50 歲的歐陽無畏譯註《藏邊劃界記》，就刊載在創刊號上。近一個甲子後，台灣歷史長河與時代大潮漸拐海洋，堅守在台灣的中國邊政研究學者日漸珍罕。惟此，我們走近這位為大陸與台灣藏學事業做出巨大貢獻的學者，全心打撈出其散失在歷史深處的顆顆果實，中國邊政雜誌社認為這是對歐陽無畏喇嘛的最好紀念。

中國邊政協會理事長
《中國邊政》主編

劉學鈔

1942 年初，歐陽無畏寫下十余頁學員自傳，隨即上交中央訓練團，最終轉呈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這是歐陽無畏生前所寫的唯一自傳。內文寫道：手榴彈捲在前邊腰上，準備隨時與衝來的俄國戰車同歸於盡。

摯愛青藏：台灣藏學之父歐陽無畏邊疆 情結及拉薩哲蚌寺出家肇源考 (1929-1933)

韓敬山

1929 年，歐陽無畏走到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

這一年，蘇聯方面因中東鐵路事件¹向中國政府發出最後通牒：「要求立時恢復鐵路原狀，中國不允，雙方絕交，蘇聯竟拘捕我國駐俄領事，及華僑達二十萬人之多，虐待頗甚」²。7 月 16 日，「蘇軍炮擊綏芬河與滿洲里的華軍，並扣留航行烏蘇里江與黑龍江之中國商輪」³，「中東路事件」遂於 7 月 19 日爆發。

上海文化出版界的新月社為配合社會上的反蘇運動，立即再版署名世界室主人的《蘇俄評論》和新月派代表詩人徐志摩（1897-1931）的《自剖》；上海文學界的魯迅（1881-1936）則奮筆疾書寫下《吾國征俄戰史

¹ 1929 年 7 月 10 日，東北政務委員會主席張學良以蘇聯遲未實行「中俄協定」有關中東路條款，命令中東路督辦呂榮寰派員收回中東路中央報房、江岸報房、車站與沿線電信機關，是為「中東路事件」開端。1924 年 5 月，中蘇兩國簽訂「中俄協定」，中東路主權歸屬中國，但為中蘇共管的經濟資產。協定規定理事會應於 6 個月內按協定規定之解決中東路問題原則，更訂中東鐵路公司章程。理事會遲未改訂章程，路局由俄人專橫把持。東北政務委員會接獲中央政府電覆相機行事後，將 59 名俄籍局員遣送回俄，代以華人與白俄，收回中東路之管理權。詳見吳淑鳳、薛月順、張世瑛、陳中禹、蕭李居、吳俊瑩編著：《中華民國國史紀要（二）》，臺北：國史館，2013 年 12 月，頁 149-151。

² 王爾瞻：《滿蒙史實紀述（第二編手稿）》，不著頁碼，韓敬山自臺北重慶南路一書商購其毛筆字手稿拓本。

³ 吳淑鳳、薛月順、張世瑛、陳中禹、蕭李居、吳俊瑩編著：《中華民國國史紀要（二）》，臺北：國史館，2013 年 12 月，頁 151。

之一頁》，開篇即道：「大家都說要打俄國（蘇聯），或者‘願為前驅’，或者‘願作後盾’，連中國文學所賴以不墜的新月書店，也登廣告出賣關於俄國的書籍兩種，則舉國之同仇敵愾也可知矣。」⁴上述文字發表在 1929 年 8 月 5 日出版的《語絲》第 5 卷第 22 期上。由此可以推想，輿論界如何鼓動愛國青年的抗蘇熱忱，知識界如何助推整個中國的抗蘇氛圍。

天下有至勇者，每逢國難，捐軀赴難。

令筆者沒有想到的是，歐陽無畏竟也奔赴了這場戰爭的最前線，「每個人都視死如歸，毫不遲疑，摩拳擦掌，準備一戰，軍歌響徹各車廂，歌聲驅散了出戰前不可避免的，初臨戰場的緊張」⁵。從此，歐陽無畏的人生呈現出不一樣的境界。

那一年，「醉心國事」⁶的歐陽無畏 17 歲，愛國成為其青春最美的底色。

櫛風沐雨：成為馮庸大學殲蘇（俄）義勇軍成員

1929 年 9 月 17 日 7 時，作為馮庸大學⁷在校生的歐陽無畏，毅然參加「馮庸殲俄義勇軍」的出征式，《申報》做了現場感極強的描述：

十八日瀋陽通信 昨日午前七時，馮庸殲俄義勇軍由該校出發，全隊共二百四十餘人，由馮庸率領，按預定遊行路線，自瀋陽新車站登車。該軍服裝上身為青呢中山服，下身著黃布半截褲，長統襪皮鞋，全副武裝，沿途高呼口號並唱抗俄歌。又該軍宣傳隊粘貼各項標語及傳單，暨赤俄侵佔我國領土全圖，其標語甚多，最足警目者為「對俄不敢言戰，尚何言帝國主義

⁴ 魯迅：〈吾國征俄戰史之一頁〉，《魯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 11 月，頁 147。

⁵ 劉毅夫：〈毀家興學的馮庸與馮庸大學〉，《東北文獻》第二期，臺北：東北文獻編輯委員會，1971 年 1 月 30 日，頁 30。

⁶ 劉毅夫：〈對歐陽無畏學長的回憶〉，張駿逸主編：《歐陽無畏教授逝世八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蒙藏委員會，2000 年 2 月，頁 1。

⁷ 馮庸大學是一所私立公益性大學，創辦於 1927 年。大學辦學宗旨是「造成新中國的青年」——培養具有新思想、傳統的衛國與建國能力新青年。1931 年「九·一八事變」前夕，該校學生總數 700 余人，是東北少有的幾所高等學府之一。「九·一八事變」後學校被日軍改建為飛機滑翔場。1933 年，馮庸大學正式併入東北大學。

之打倒」、「實行革命的外交，不妥協不屈服奮鬥到底」、「好男兒捨身救國」、「用民眾的力量作外交的後盾」……老年人皆看爾等血染征袍，但願馬到成功，各學生毫無依戀之態，於午間十二時十五分乘兵車北上。⁸



韓敬山 翻拍於國史館

此圖為歐陽無畏 1929 年參加馮庸大學義勇軍時拍攝的照片這亦是迄今為止尋獲到歐陽無畏最早期照片難忘的出征儀式對義勇軍來說，是一種喚醒，更是一種浸潤。此刻，歐陽無畏信仰的種子在我心中悄然根植。

「馮大義勇軍的組成，也是東北人民醒覺的象徵」⁹，義勇軍展示出黑土地上的人們不畏強敵、敢於犧牲的品格特質，表達出東北人民反抗壓迫的氣節，昇華出近代以來華夏兒女在救亡圖存旗幟下所呈現的生命張力與精神氣度。1971 年，親歷此場景的空軍少將、時為馮庸大學學生的劉毅夫（1910-2010）在臺北回憶道：

大學生義勇軍上前線的號召，所發生的影響太大了，集聚

⁸ 〈馮大義勇軍出發情形〉，《申報》，上海，1929 年 9 月 23 日，版 7。

⁹ 劉毅夫：〈毀家興學的馮庸與馮庸大學〉，《東北文獻》第二期，臺北：東北文獻編輯委員會，1971 年 1 月 30 日，頁 29。

在瀋海車站的歡送群眾，將近廿萬人。廿萬人看見了義勇軍北上列車……列車到了哈爾濱，整個的哈爾濱進入狂潮，男女老幼，全體湧向車站，這個完全俄國化的城市，早就恨透了俄國人，現在中國人要打俄國人了，這是歷史上沒有的事兒，誰不高興呢！¹⁰。

值得特寫的是，這篇要聞將「馮庸殲俄義勇軍」組織人的名姓作了詳細採錄，這篇新聞稿中，歐陽鷺（即歐陽無畏）名列義勇軍宣傳處處員，他以筆為槍的擔當與使命，成為這一事件珍貴的時代記憶。

宣傳處長魏樹垣，處員常紳緒、方頤禎、歐陽鷺、劉天威、楊輯、劉興亞。¹¹

歐陽無畏在馮庸大學就讀期間，「深為校長馮公庸所器重，視先生如家人子弟，先生亦謹子弟之禮以事馮公」¹²。就是這場殘酷的戰爭，「馮公率馮大師生組義勇軍，赴滿洲里」¹³，歐陽無畏在前線目擊年輕的校長馮庸（1901-1981）「自駕無武裝的小飛機，冒險飛入俄境偵察」¹⁴，實因為當時「兩軍對峙，最怕的是不知敵方態勢」¹⁵。馮庸這種迎劫難不顧身的壯舉，直接引發「忠勇愛國乃出之天性」¹⁶的歐陽無畏仿若邊關猛將、沙場厲卒，開始立志從事邊務工作。

筆者一直在思考，歐陽無畏的邊疆情愫是怎樣破土而出的？筆者僅舉馮庸大學所選擇的校址位置就可窺見一斑：「馮庸大學的左側，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以經濟為利器侵略東北的大據點——日本站。校門正對南滿鐵道，每五分鐘就有一列火車通過，由五十節載重四十噸的火車，載着東北

¹⁰ 劉毅夫：〈毀家興學的馮庸與馮庸大學〉，《東北文獻》第二期，臺北：東北文獻編輯委員會，1971年1月30日，頁29。

¹¹ 〈馮大義勇軍出發情形〉，《申報》，上海，1929年9月23日，版7。

¹² 〈歐陽無畏先生事略〉，國史館，館藏號：1280030410001A，不著頁碼。

¹³ 〈歐陽無畏先生事略〉，國史館，館藏號：1280030410001A，不著頁碼。

¹⁴ 劉毅夫：〈毀家興學的馮庸與馮庸大學〉，《東北文獻》第二期，臺北：東北文獻編輯委員會，1971年1月30日，頁30。

¹⁵ 劉毅夫：〈毀家興學的馮庸與馮庸大學〉，《東北文獻》第二期，臺北：東北文獻編輯委員會，1971年1月30日，頁30。

¹⁶ 〈歐陽無畏先生事略〉，國史館，館藏號：1280030410001A，不著頁碼。

的大豆、高粱、木柴、煤、鐵，馳向大連出口，馮大師生每天看到東北人的血液向外流，無不痛心疾首！馮庸先生選擇這塊土地建校，實是期師生有所警惕」¹⁷。

時任偽滿洲國奉天省郵電局局長的岐部與平非常熟悉這條「南滿鐵道」，他在戰後懺悔錄中寫下：「南滿鐵道」就是「日本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滿鐵在世界上是發了大財的一個會社，它用金錢的力量，在資金援助或情報蒐集上，對關東軍做了很大的貢獻」¹⁸。

1970 年 10 月 11 日，馮庸在臺北度過 70 華誕。當天，歐陽無畏和《東北文獻》發行人王大任（1911-1991）、時任海軍總司令宋長志（1916-2002）、被學術界譽為「打響抗日第一槍」的時任總統府國策顧問王鐵漢（1905-1995）等人與馮庸相聚並合影留念。作為歐陽無畏學弟的劉毅夫回憶了馮庸大學當年在瀋陽的學校場景：

每晨五點鐘起床，全校沒有臉盆，沒有浴盆，每個大寢室有一個冷水盥洗室，每個學生都要赤條精光跑進去接受冷水淋浴，室外零下四十度時，冷水反而等於熱水，浴後集合在風雪刺面的旗壇上行升旗禮，然後是一小時的晨間運動，馮先生常常說：「要去掉東亞病夫的侮辱，就要先鍛鍊體魄。」¹⁹

在馮庸的影響下，此後的歐陽無畏，無論是在青海教書育人，還是在西藏出家為僧，醉心於邊務研究都是他的行動縮影。遺憾的是，直到 1991 年在臺北去世，他都從未向身邊人提及自己緣何對邊疆事務情有獨鍾。

履血旌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的秘檔自述

筆者在歐陽無畏 1942 年初上呈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²⁰的自傳

¹⁷ 劉毅夫：〈毀家興學的馮庸與馮庸大學〉，《東北文獻》第二期，臺北：東北文獻編輯委員會，1971 年 1 月 30 日，頁 28。

¹⁸ （日）島村三郎等著、公文逸編：《我們在滿洲做了什麼——侵華日本戰犯懺悔錄》，北京：群眾出版社，2016 年 12 月，頁 11。

¹⁹ 劉毅夫：〈毀家興學的馮庸與馮庸大學〉，《東北文獻》第二期，臺北：東北文獻編輯委員會，1971 年 1 月 30 日，頁 28。

²⁰ 侍從室自 1924 年 5 月蔣中正擔任黃埔軍校校長時設立的侍從組織到 1945 年 11 月撤

中，看到了他回憶自己 1929 年響應東北軍守將司令梁忠甲、旅長韓光第號召，義無反顧前往中俄邊境從軍的史事：

中俄之役後，校中組織俄義勇軍開發滿洲里前方，余亦居然昂昂而行，在前線築壘、佈防、斥堠、偵探，出生入死，無不勇為。其後大勢日非，漏夜奉緊急命令調防札倫諾爾。上車後，不知不覺一直後撤至昂昂溪，始知被貽，無不放聲大哭。雖屬當局愛護青年，不忍令之作無用之犧牲，然數百熱血份子志行相達，靈性頓折，豈不可哀。返瀋後，終日鬱鬱寡歡，深知此役之頓兵折將、辱國喪權，皆由於邊政不修，國防未固之病。自此以後，遂立志投邊，課暇即閱讀有關書籍，諸如《一統志》《聖武記》《皇朝輿地叢書》《蒙古遊牧記》《西藏志》《佛祖統記》《各邊省志》，安德生、斯坦因、斯文海定、塔夫爾、臺支曼、柯斯羅支、烏居龍藏、吉田正陰諸家關於各邊地理、風物、習俗等之記載。此種興趣直至九一八前夜，猶然回憶大學時代之進業實已確立，畢生所欲從事之方向確矣。²¹

歐陽無畏所說「深知此役之頓兵折將」²²實為 1929 年「10 月 12 日同江之戰，蘇軍以優勢裝備與火力擊潰中國松花江艦隊，同江失守。11

銷，歷經 21 年時間，尤其是 1933 年 1 月成立的侍從室，下轄警衛、秘書、調查紀錄、總務四組。「侍從室的組織，可以說遍全國獨一無二，室以下有處，處以下有組，堪稱全國之大室。工作人才濟濟，均極一時之選」（郭鐸：〈南溫泉憶舊〉，

《花谿結緣三十年》，熊守暉先生贈，臺北：四維印刷，1969 年 8 月，頁 99），其地位屬於最高權力機關，唯蔣是從，是它唯一的任務。有人曾對侍從室的作用作了一個形象的比喻，說侍從室好比蔣的眼睛，替他眼觀六路；侍從室好比蔣的耳朵，替他耳聽八方；侍從室好比蔣的鼻子，替他察覺氣息；侍從室好比蔣的手，替他撰寫文電；侍從室好比蔣的腿，替他東奔西走；而最重要的是，侍從室好比蔣的頭腦，替他運籌帷幄。因位居高處、權傾一時、行動詭秘，侍從室總是帶着濃郁的神秘色彩。詳見文海編著：《核心機密：侍從室的人與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 年 7 月，頁 7。

²¹ 歐陽無畏：〈中央訓練團學員自傳〉，編號：22837，臺北國史館藏，檔案號 129000102909A，頁 4。

²² 歐陽無畏：〈中央訓練團學員自傳〉，編號：22837，臺北國史館藏，檔案號 129000102909A，頁 4。

月 17 日蘇軍再攻占札賚諾爾，東北守軍第十七旅旅長韓光第、團長葉選青、魏長林與張秀英全部殉國」²³；歐陽無畏所說「辱國喪權」²⁴實為「雙方於伯力簽訂‘伯力議定書’……中國朝野均不滿議定書內容，至 1930 年 1 月 31 日，國民政府國務會議以議定書已逾中東路範圍，不予批准……中東路問題俱成懸案」²⁵；歐陽無畏所說「皆由於邊政不修，國防未固之病」實為 1929 年 11 月中國邊境「內蒙之札賚諾爾與滿洲里相繼被俄軍攻占後，國民政府將蘇俄暴行訴諸‘非戰公約’簽字國，但為蘇俄拒絕」²⁶。

「留恨幾多征赤狄」²⁷的歐陽無畏在這場血與火的戰爭磨礪中，鎔鑄而成的精神洗禮是深刻的，「手榴彈捲在前邊腰上，準備隨時與衝來的俄國戰車同歸於盡」²⁸。正當他下決心為「邊政」做一點事情的時候，不幸的是「東北軍在中原大戰時已多數入關，東北防務空虛」²⁹被日本覬覦到，隨即開始有所動作。

1931 年 9 月 18 日 22 時 30 分，日本獨立守備隊柳條湖分遣隊河本末守中尉率領幾名部下，用炸藥炸毀瀋陽附近柳條湖南滿鐵路路軌，隨即日軍強力攻擊北大營中國軍隊。時任東北大學學生的康延正回憶道：「我們被爆炸聲驚起，緊接着砲火紛飛橫空而過，向北大營駐軍地點發射。天一亮，我和幾個同學走到瀋陽城西大門發現是日軍侵佔了瀋陽。」³⁰。日軍 19 日佔領瀋陽後，20 日佔領長春，21 日入侵吉林，東北重要城市在 72 小時內相繼失守。

²³ 吳淑鳳、薛月順、張世瑛、陳中禹、蕭李居、吳俊瑩編著：《中華民國國史紀要（二）》，臺北：國史館，2013 年 12 月，頁 151。

²⁴ 歐陽無畏：〈中央訓練團學員自傳〉，編號：22837，臺北國史館藏，檔案號 129000102909A，頁 4。

²⁵ 吳淑鳳、薛月順、張世瑛、陳中禹、蕭李居、吳俊瑩編著：《中華民國國史紀要（二）》，臺北：國史館，2013 年 12 月，頁 157。

²⁶ 吳淑鳳、薛月順、張世瑛、陳中禹、蕭李居、吳俊瑩編著：《中華民國國史紀要（二）》，臺北：國史館，2013 年 12 月，頁 157。

²⁷ 無畏：〈雪山吟（續）〉，《康導月刊》第 6 卷第 7、8 期，1945 年 7 月，頁 88。

²⁸ 劉毅夫：《毀家興學的馮庸與馮庸大學》，《東北文獻》第二期，臺北：東北文獻編輯委員會，1971 年 1 月 30 日，頁 30。

²⁹ 吳淑鳳、薛月順、張世瑛、陳中禹、蕭李居、吳俊瑩編著：《中華民國國史紀要（二）》，臺北：國史館，2013 年 12 月，頁 187。

³⁰ 劉勇：〈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5 週年：「九一八」打響抗戰第一槍〉，《光明日報》，北京，2020 年 7 月 20 日，版 1。

對身處奉天城內的歐陽無畏來講，「中國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人民在理智方面，都曉得國家沒有作戰準備，但在情感方面，大多數均主張早日抗戰。戰爭氣氛瀰漫全國」³¹。面對猖狂偷襲的日軍，駐守北大營的王鐵漢團長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率軍英勇還擊，堅持戰鬥 7 小時，死傷日軍 25 人，「打響了中國 14 年抗戰第一槍，也打響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第一槍」³²。

一時間，「打倒帝國主義」、「罷工、罷課、罷市」、「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與一切帝國主義的海陸空軍」的標語口號被張貼在奉天城的街頭巷尾。因奉天被日軍佔領，馮庸大學不得不內遷北平（今北京），在一無所有的狀況下，「政府允借予西直門裡的陸軍大學校址，為馮庸大學校址，在經費無着的情況下，勉強樹起復校招牌」³³，歐陽無畏「隨校播蕩與家庭斷失聯絡，經濟來源全無，適值勉強畢業」³⁴。

就在歐陽無畏來到北平的這一年 11 月，蔣中正「宣佈成立復興社」³⁵，並於 1932 年 3 月 1 日正式成立「三民主義力行社、中華復興社」³⁶，「成員以黃埔學生為主，宗旨為‘內求統一，外抗強權，擁護領袖，收復失地’」³⁷。這些口號式話語都敲擊着熱血青年歐陽無畏的心坎。

值得一提的是，「力行社為上層機構，復興社為下層組織，均奉先生

³¹ 蔣廷黻英文口述、謝鍾璉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譯稿之一：蔣廷黻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 年 2 月，頁 143。

³² 劉勇：〈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5 週年：「九一八」打響抗戰第一槍〉，《光明日報》，北京，2020 年 7 月 20 日，版 1。

³³ 劉毅夫：〈毀家興學的馮庸與馮庸大學〉，《東北文獻》第二期，臺北：東北文獻編輯委員會，1971 年 1 月 30 日，頁 31。

³⁴ 歐陽無畏：〈中央訓練團學員自傳〉，編號：22837，臺北國史館藏，檔案號 129000102909A，頁 2。

³⁵ 沈醉、郭旭、鄭庭笈：〈我們所知道的鄭介民〉，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九十輯）》，內部發行，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 年 6 月，頁 155。

³⁶ 呂芳上主編、陳佑慎、葉惠芬執行編輯：《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三冊）》，臺北：國史館、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2014 年 12 月，頁 625。

³⁷ 呂芳上主編、陳佑慎、葉惠芬執行編輯：《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三冊）》，臺北：國史館、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2014 年 12 月，頁 625。

為‘領袖’，亦均採嚴密組織形式，而外界訛傳有‘藍衣社’之名」³⁸。

萬水成川：青海回商馬輔臣為歐陽無畏的引路人

面對「師生們乃各奔東西，多數人都去投考了軍事學校，也有人轉入其他學校，也有的回東北打游擊，其餘的則各自謀生」³⁹的現狀，帶著「愛國不落人後」⁴⁰的理想與抱負，歐陽無畏在北平馮庸大學即將畢業的時刻，每日「與市僧走卒為伍，頗得社會諷刺相，人生酸苦味，鬥爭激烈，人性殘酷一如春季之黃風。黃風之來，漫天黑霧，穿門越隙，無論室內外皆厚鋪黑土，不使人人皆蒙其污穢不可也。兩相對照之下，余頗喜青海，更喜西藏人民之天真淳樸」⁴¹，於是「與友好數人，相約同赴藏疆，開創新猷以絕外侮」⁴²。

青海與西藏的人生志向，首次出現在「僅一未足二十之青少年」⁴³的歐陽無畏筆端，這一年是 1932 年。青海與西藏緣何在這一年出現在歐陽無畏的視野中？是什麼原因促使他對這兩處邊疆區域產生興趣？筆者認為，當時國內報刊正在紛紛指責英國插手青藏、康藏衝突，有過滿洲里戰爭前線經驗的歐陽無畏再一次看到了中國邊疆問題始終縈繞着帝國主義的身影，尤其是 3 月至 10 月爆發青海、西藏邊界的武裝衝突，令其產生了強烈刺激：

3 月 24 日，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帝國主義的策動下，以保護
尕旦寺為名，率兵 4000 人攻入青海玉樹，青海守軍 400 人寡不
敵眾，損失慘重；

³⁸ 呂芳上主編、陳佑慎、葉惠芬執行編輯：《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三冊）》，臺北：國史館、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2014 年 12 月，頁 625。

³⁹ 劉毅夫：〈毀家興學的馮庸與馮庸大學〉，《東北文獻》第二期，臺北：東北文獻編輯委員會，1971 年 1 月 30 日，頁 32。

⁴⁰ 徐桂香：〈歐陽無畏對國民政府時期的西藏邊務之見〉，《蒙藏季刊》第 21 卷第 4 期，2012 年，頁 38。

⁴¹ 歐陽無畏：〈中央訓練團學員自傳〉，編號：22837，臺北國史館藏，檔案號 129000102909A，頁 4。

⁴² 〈歐陽無畏先生事略〉，國史館，館藏號：1280030410001A，不著頁碼。

⁴³ 〈歐陽無畏先生事略〉，國史館，館藏號：1280030410001A，不著頁碼。

4 月，藏軍侵佔囊謙，包圍玉樹，切斷玉樹通往西寧的交通線，青海省政府向國民政府告急；

6 月，青海省政府派員向藏軍交涉，被拒絕；

7 月，青海增派部隊馳援，藏軍被擊潰，玉樹與西寧間交通恢復；

10 月，青海軍隊接應西康軍隊，迫近昌都。西藏地方以十世達賴喇嘛名義，向國民政府請求停戰和談。⁴⁴

此時的歐陽無畏，面對此期約定的「同志因故不能成行」⁴⁵，他以天下不治、匹夫有責之勇，以中流砥柱伊誰之氣，「毅然一秉初衷」⁴⁶——「為了對日抗戰時的需要全國精誠團結，他為了爭取西藏同胞們歸向中央，乃默默的到了青海」⁴⁷，而從他定下志向到前往建省僅三年的青海，都發生在這一年的春夏兩季。

歐陽無畏如何從北平前往剛剛建省三載的青海？經過考證和最新的檔案解密發現，歐陽無畏首站奔赴青海實因為民國時期一重要邊疆人物的鼎力幫助，此人就是於 1939 年還奉中央政府之命自青海護送十四世達賴喇嘛候選靈童「於農曆八月寒安抵熱振寺」⁴⁸的青海回商馬輔臣⁴⁹。在他的

⁴⁴ 青海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青海省志·大事記》，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 9 月，頁 133。

⁴⁵ 〈歐陽無畏先生事略〉，國史館，館藏號：1280030410001A，不著頁碼。

⁴⁶ 〈歐陽無畏先生事略〉，國史館，館藏號：1280030410001A，不著頁碼。

⁴⁷ 劉毅夫：〈對歐陽無畏學長的回憶〉，張駿逸主編：《歐陽無畏教授逝世八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蒙藏委員會，2000 年 2 月，頁 I。

⁴⁸ 〈卵翼傀儡（三）/295〉，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檔案號 002-090200-00021-295，頁 1。

⁴⁹ 馬輔臣（1883—1969），回族，今甘肅臨夏人。西北伊斯蘭教中一位有影響的人士。1939 年，西藏地方派員到青海迎請候選轉世靈童十三世達賴喇嘛進藏，馬步芳索贖身費 40 萬銀元，因「來人攜款有限無法交清，馬輔臣慨然應允借款」（蒙希育、趙雄：〈馬輔臣〉，《青海掠影》，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0 年 3 月，頁 467-468）。1949 年 9 月 3 日，馬輔臣在青海化隆迎接中國人民解放軍並遠赴新疆，宣撫騎兵第五軍軍長起義。1949 年 12 月，馬輔臣在西安擔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工業部副部長。1953 年被選任青海省人民委員會副主席，1956 年改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省長，「連續當選 10 餘年，將其百萬資財捐獻國家，支援建設」（青海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青海省志（八十）人物誌》，合肥：黃山書社，2000 年 12 月，頁 199）。1969 年初含冤去世。

邀請下，馮庸大學法學院政治經濟系畢業的歐陽無畏只身跟隨其前往青海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任教，此校前身為甘肅省立第四師範學校。

被譽為「西北大亨，實業報國」⁵⁰的馬輔臣「是一位富有開創性的工商業家，在公益事業和民用工業以及地方教育事業等方面，均表現得積極熱情，慷慨大方」⁵¹，他與馬步芳（1903-1975）還是姑表兄弟。由於馬輔臣協助 1930 年 9 月就任國民政府青海省代理主席的馬麟（1873-1945）從事工商業活動，因此「有官方支持，打著官方旗號……馬輔臣就這樣一天天發起來了，他的生意商號遠至京津」⁵²。

馬輔臣緣何會邀請歐陽無畏前往青海？這一時期馬輔臣和歐陽無畏是否還承擔國家賦予的其他特殊使命？這些均不可貿然揣測，但有一點是明確的：顯赫一時的南京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作為蔣中正「身邊的一個親信的工作單位」⁵³則藏有馬輔臣的人事檔案袋。筆者雖因「原件數位化中，暫不提供閱覽」⁵⁴而無緣洞悉詳情，但馬輔臣檔案的存放地點，顯然能從另一角度得知其身分的特殊性。

那麼，誰又是歐陽無畏與馬輔臣的介紹人呢？一個神秘的人物一閃而來，此人名叫白觀圭，江蘇南京人，1927 年 8 月 4 日被北京政府授予陸軍少將加中將銜。他還有一個身分，那就是歐陽無畏所稱的寄父（筆者註：義父）。這位寄父有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學富五車，兼通儒佛」⁵⁵。不過此時，歐陽無畏與佛學似未產生聯繫。

令人高興的是，筆者 2019 年夏在國史館檔案史料文物查詢系統中，找到了白觀圭的人事檔案⁵⁶，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檔案。在調取

⁵⁰ 海正忠主編：《古今回族名人》，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8 年 8 月，頁 174。

⁵¹ 李文實：〈懷念馬輔臣先生〉，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青海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緬懷集·紀念青海解放四十週年人物史料專輯》，西寧：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青海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1989 年 9 月，頁 29。

⁵² 海正忠主編：《古今回族名人》，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8 年 8 月，頁 175。

⁵³ 秋宗鼎：〈蔣介石的侍從室紀實〉，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八十一輯）》，內部發行，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 年 7 月，頁 103。

⁵⁴ 〈馬輔臣〉，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臺北國史館藏，檔案號 129-100000-4939。

⁵⁵ 邢肅芝：〈追思歐陽無畏學長〉，張駿逸主編：《歐陽無畏教授逝世八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蒙藏委員會，2000 年 2 月，頁 III。

⁵⁶ 〈白觀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臺北國史館藏，檔案號 129-060000-0923。

過程中，館方以「原件數位化中，暫不提供閱覽」為由駁回申請，因此惟有待來日解密再看究竟。

值得一提的是，歐陽無畏此次行程的終點並不是青海西寧，有一說他只是「因旅資不繼，無法逕自入藏」⁵⁷，惟有等待時機再去拉薩。這是一種有意停留，還是因客觀環境的限制被迫停留？

不管何種因素，歐陽無畏對馬輔臣本人應該有一定的了解，尤其是1928年馬輔臣購買糧食運送到甘肅臨夏災區施捨，對無房貧民擇地建造28處院落租住，都是難能可貴的品行。⁵⁸

從北平到西寧，歐陽無畏一路憧憬著自己對青藏高原人與物的想像：喜青海、更喜西藏，因為天真淳樸……到達青海之後的歐陽無畏是否如願看到自己的美好願景？答案雖然是失望伴隨著驚恐，但這卻成為其開始了解及研究邊疆社會的現實動力。

從北平疾走西寧：各路密探隨其形影

在青海，展示給初來乍到歐陽無畏的並不是純樸天真的邊地社會，面對多民族聚集、多宗教並存、多文化隔閡的現狀，「不少西來探險窺奇之士，皆未能獨立在青有所發展，其故非本地人之排外，實本身在言語行動方面不檢獲怒於人，遂至不能立足，甚或被殺、被埋、被逐、被毆」⁵⁹的殘酷圖景，這位來自東北的19歲漢族大學生，帶著在北平下層社會豐富的生活經驗，來到風俗迥異的青海西寧，他秉持「先求可以立信之道」⁶⁰的原則與外界展開小心翼翼的交往。

即便如此，歐陽無畏依然面對雙重考驗：一方面是自然環境的嚴苛，如1932年7月中旬，歐陽無畏與楊質夫、徐近之由南京西上，預備赴藏。自西安乘車赴蘭州，在靜寧縣王家山汽車拋錨，「大雨迅雷，山洪暴

⁵⁷ 〈歐陽無畏老師事略〉，張駿逸主編：《歐陽無畏教授逝世八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蒙藏委員會，2000年2月，不著頁碼。

⁵⁸ 青海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青海省志·人物志》，合肥：黃山書社，2001年9月，頁198。

⁵⁹ 歐陽無畏：〈中央訓練團學員自傳〉，編號：22837，臺北國史館藏，檔案號129000102909A，頁5。

⁶⁰ 歐陽無畏：〈中央訓練團學員自傳〉，編號：22837，臺北國史館藏，檔案號129000102909A，頁5。

發，余被沖刷十餘丈，幾滅頂」⁶¹。楊質夫日記詳細記錄了當時的場景：

8月9日由靜寧啓行，經祁家大山而上華家嶺，於距華家嶺鎮東九十余里至王家山一陡坡，忽遇大雨傾盆者一日夜，汽車停住坡中，進退維谷，山洪暴發，大路竟成溝壑，同人無計可施。傍晚，覺猛、近之往離坡5里之地，找覓村莊。覺猛幾與波臣為伍，余與玉貴及汽車司機等直立車旁（蓋上車則恐車退墜入溝中），手擎油布，避雨經夜，不得坐臥。午夜，雨變為霰，氣候極寒，衣服頗單，幾被凍斃。次早視之，覺車路非晴曬六七日，且加修理，不足行走，且該處悍匪如毛，不慎即被搶，遂赴村共同商議，將行李搬往村中，暫待在該村居住7日。該處地方苦焦，且交青黃不接之期，食料缺乏異常，所食多油渣、草根之類，視苦蕎為上品。

第八日，又準備西進，車行終日僅至二里許之油坊莊。

第九日，前進一路，旋修旋行，一更時至華家嶺，適該地昨日土匪光臨，殺人11口，一二日內有復來之訊。

次日，要求該處村長特許搬住堡內。

三日，嗣又由華家嶺前進，時聞匪警。至50里之紅土窯沙溝，車又被陷（離莊約半里）。央請該莊富豪馬家幫忙，詎惡豪毫無同情，意以種種之方法剝削，導入其家居住二日（如半里路，大車一趟價洋6元，麥片一碗，大洋一角）。適汽車油罄機壞，不能前進，遂以重價雇馬家騾車前行。

八日始抵蘭州。記自西安至蘭州共費時29日，開千古未有之奇聞，一路所受艱苦，不可言狀，至今思之，歷歷如在目前。⁶²

另一方面，歐陽無畏亦要面對社會環境的殘酷：歐陽無畏「任教西寧

⁶¹ 君底函美：〈登隴阪〉，《重征片吟稿（上卷）》，1952年，非賣品，羅家倫先生贈書，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館藏號：D1920073，頁5。

⁶² 楊質夫著、吳均、程頤工整理：〈入藏日記（1934年6月23日-1934年8月28日）〉（下），《中國藏學》2020年第3期，頁93。

之初，異言異服，群奔走相驚告，疑忌滋甚，密探隨吾形影，究詰喧於耳舌，坦然處之，相接以誠，絕口不言政治，不批評人物，不高談同異，不為詭行，漸而相釋，久而相安。樹根深則固所然也。余在青兩年，動心忍性，埋頭學習藏文藏語，頗得當地社會人士敬重。」⁶³

密探緣何盯緊擔任普通教師的歐陽無畏？難道歐陽無畏有什麼秘密的身份？

等待入藏契機：埋頭學習藏文藏語

在青海西寧生活的歐陽無畏一邊擔任數理化教職以謀糊口，一邊在馬步芳（1903-1975）創辦的藏學研究所學習藏文。居此期間，義務擔任青海藏文研究社⁶⁴基本社員的歐陽無畏，前往活躍於西北政壇 20 餘年且「知人善任，熱心幹事業」⁶⁵的黎丹（1865-1938）私人寓所，與「幼極聰穎……每屆考試，無不名列一等」⁶⁶的楊質夫（藏名賢澤珠桑）⁶⁷和青海

⁶³ 歐陽無畏：〈中央訓練團學員自傳〉，編號：22837，臺北國史館藏，檔案號 129000102909A，頁 4-5。

⁶⁴ 青海藏文研究社，原名西寧藏文研究社，創自湖南湘潭人黎丹。黎於 1914 年 6 月任西寧道尹（當時青海尚未建省，屬於甘肅），至 1925 年 4 月 27 日免職，前後任職 11 年之久，頗注意漢藏文化交流。1924 年成立的這個藏文研究社，雖是一個私人組織的學術團體，但由於黎是當地的行政長官，所以人們也就以半官方組織視之。研究社聘請藏族活佛古浪倉、羅藏更登、智化達吉為導師，著手編纂藏漢辭典。青海藏文研究社社址在今西寧市隍廟街小學。詳見西寧市志編纂委員會編，《西寧市志·大事記》，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3 年 10 月，頁 63。

⁶⁵ 趙珍：〈民國西寧道尹黎丹〉，《西北史地》1997 年第 3 期，頁 79。

⁶⁶ 〈空前之漢藏大辭典出世〉，《西藏班禪駐京辦公處月刊》第 2 卷第 7、8 期合刊，1930 年 10 月，第 36 頁。

⁶⁷ 楊質夫（1906-1961），青海互助紅崖子溝人。1929 年擔任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西康班藏文教師。1930 年擔任青海省政府秘書處藏文秘書兼青海蒙藏師範學校校長。1934 年擔任入藏巡禮團總幹事，後擔任國立西寧師範學校校長、蘭州大學邊疆語文學系教授和系主任。1950 年，他以歷史問題入獄勞改，除《藏漢大辭典》稿因讓他從事藏文翻譯，准許帶入獄內使用，其餘家中藏書，皆被搜查毀盡。入獄期間，他始終認為自身雖屬犯人，但所做工作，則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組成部分，先後譯出《中國共產黨黨章教程》《誰是最可愛的人》等，但因限於規定，未能署名。身處獄中，他還創制填補印刷領域空白的正楷、草書、黑體三種藏文字模，至今使用。1960 年，他被特赦，在青海新生印刷廠就業，此後因饑病交加死於該廠，《藏漢大辭典》稿自此不知下落。詳見青海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青海省志·人物志》，合肥：黃山書社，2001 年 9 月，頁 173；吳均：〈記藏學家楊質夫〉，《吳均藏學文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7 年 12 月，頁 579；〈青海藏文研究社及楊質夫先生的〈入藏日記〉〉，《吳均藏學文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7 年 12

循化人的吳均（藏名阿旺曲哲）等人合作，參照《藏漢小辭典》體例，集中三個月時間，「對照藏文《瑜伽師地論》，分類進行藏漢文對勘」⁶⁸，最終令《藏漢大辭典》內容得到進一步充實與完善。

被譽為「太虛大師的得意門人」⁶⁹法尊法師（1902-1980）在與黎丹接觸後寫下了對其表達敬意的六個字——「知見都很正確」。緣此，作為「武昌佛學院第一屆畢業學僧」⁷⁰的法尊法師針對黎丹發心編寫《藏漢小辭典》一事，則以漢藏統一與文字相通的關係予以特別說明：

我國經營西藏數百年，從無一部完全漢藏文法和字典。而英國和日本，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版，真是令人雖不愧死，也當羞煞。黎老居士便發願想編一部藏漢字典，以漢文解釋藏文之字音和字義，說正在採集材料中。以後還想做一部漢藏字典，以藏文解釋漢文的字音和字義。我對於黎老居士這種精進勇猛利益國家的工作，非常的欽敬和感激。⁷¹

1932年12月1日，歐陽無畏參與的《藏漢小辭典（上下二冊）》⁷²由青海省政府印刷局以石印印行，並由青海省藏文研究社「出板」⁷³，版權頁標明「編輯者 青海楊質夫」，此著成為「探索藏漢文化交流途徑而艱難摸索的一個小結」⁷⁴。

「每部定價洋三元四角」的該著出版發行後，因印量極少，很快銷售

月，頁 591-592。

⁶⁸ 吳均：〈青海藏文研究社記〉，《中國藏學》1996年第2期，頁137。

⁶⁹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上冊）》，臺北：中華佛教文化館，1974年9月，頁441。

⁷⁰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上冊）》，臺北：中華佛教文化館，1974年9月，頁441。

⁷¹ 法尊法師：《我去過的西藏》，重慶：漢藏教理院，1937年7月，頁48。

⁷² 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圖書館藏有此著，封面為《新編藏漢小辭典（上下二冊）》，封底為《藏漢小辭典》。上冊封面僅餘三分之一，但「藏漢小辭典 上冊」字樣清晰可見；下冊封面完整，其中藏文位於上部，占三行；漢文「新編藏漢小辭典 下冊」位於下部，占三行。感謝日本大學大川謙作教授 2019年11月7日在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圖書館幫助拍攝此著相關信息。大川謙作告訴筆者：「在日本東洋文庫也有此書收藏」。

⁷³ 在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圖書館收藏的《新編藏漢小辭典》的版權頁中即如此書寫。

⁷⁴ 吳均：〈青海藏文研究社記〉，《中國藏學》1996年第2期，頁138。

一空。「抗戰時，北平菩提學社曾刪去《藏漢小辭典》的序文及出版單位，以石印盜印一次」⁷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1年，西北民族學院曾剔去《藏漢小辭典》的序文等在上海影印若干冊，供教學之需」⁷⁶。1959年，「蒙藏委員會自日本書市購得一部，重新攝影翻印，改名為《漢藏小辭典》，該會於六十五年（1976）函同意中國內學院翻印」⁷⁷。由此可見，此書在海內外的持續影響力和美譽度。

1933年底，十三世達賴喇嘛（1876-1933）在拉薩突然圓寂。鑑於當時國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的關係，在派出大員黃慕松⁷⁸奔赴拉薩代表中樞入藏致祭之前，也就是十三世達賴喇嘛尚健在時，「國民政府內定黎氏以其人名義，組織西藏巡禮團，以朝聖學經為名，前赴拉薩，對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及西藏農奴主僧俗上層分子進行疏導工作」⁷⁹。

當監察院監察委員黎丹正式奉命率領西藏巡禮團自青海入藏，以團員身分隨同的歐陽無畏從這一刻起，正式拉開與西藏結下一生之緣的帷幕。

1934年6月23日，為配合中央代表團入藏，身在青海的國民政府監察院委員——已63歲高齡的黎丹組建的西藏巡禮團歡送儀式在青海省府中山堂舉行，只見歐陽無畏與趙易明等身穿藏裝，相繼上台發表演講，青海省垣各機關、各法團「眾情極為熱烈」⁸⁰。

6月27日，正式出發時的隊伍「有藏商14家，青海漢回商人8家，連同巡禮團共23幫，人員一行約數百人，馬騾牛近千頭匹，可謂浩浩蕩

⁷⁵ 吳均：〈青海藏文研究社記〉，《中國藏學》1996年第2期，頁138。

⁷⁶ 吳均：〈青海藏文研究社記〉，《中國藏學》1996年第2期，頁138。

⁷⁷ 陳又新：〈歐陽無畏與西藏〉，藍美華主編：《漢人在邊疆》，臺北：政大出版社，2014年11月，頁263。

⁷⁸ 黃慕松（1883-1937），今廣東省梅縣人。早年畢業於廣東武備學堂，1916年初，留學日本陸軍大學。1920年，前往歐洲考察軍事三年。回國後，歷任中俄界務公署參議、粵軍第三師師長等職。1928年和1933年，兩次代理陸軍大學校長，1929年任參謀本部測量總局局長。先後奉命宣慰新疆、西藏，後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1937年病逝於廣東省政府主席任上，被國民政府追贈為陸軍上將。

⁷⁹ 吳均：〈記藏學家楊質夫〉，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西寧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西寧文史資料》第9集，1999年6月，頁92。感謝青海省圖書館德吉女士對此條目的幫助查核。

⁸⁰ 楊質夫著、吳均、程頤工整理：〈入藏日記（1934年6月23日-1934年8月28日）〉（上），《中國藏學》2020年第2期，頁101。

蕩的一支商隊，沿青藏商道西行」⁸¹。

從西寧遠征拉薩：楊質夫日記首曝歐陽無畏行程細節

2020 年 5 月至 8 月，楊質夫青海日記手稿殘本被青海省藏語系佛學院程頤工先生整理並刊載於《中國藏學》上，筆者從中看到了歐陽無畏沿途活躍的身影。如 1934 年 7 月 1 日凌晨，青海省主席所派的僕從竟逃走無蹤，凌晨二時，歐陽無畏即與巡禮團管家商議處置辦法，並提出三點意見：一、逃僕二人無從尋覓，即得亦不中用，決意放棄，打電話給省城及湟源、共和二縣，請注意；二、要求尕本（筆者註：亦作噶本，為藏語，意思是商隊的頭目，有自衛武裝）代表停留一日，俾便找覓頂替僕人，並派東科寺僧協同找覓；三由本團派二人，護送軍隊中派一人，商人中派一人，往東科寺找僕人，二人隨坐汽車先去，二人拉馬七匹繼去。⁸²三項辦法旋即報告黎丹並得其允准。巡禮團出發僅僅一週時間，歐陽無畏面對突發事件時的應對處置的協調能力得到展示。

一週後，到達鹽池（今青海海西蒙古族自治州烏蘭縣）的楊質夫與歐陽無畏相約，「每日訪藏商二家，學習藏語」⁸³，可見兩人入藏途中的認真態度。

在楊質夫 1934 年 7 月 21 日的日記中，歐陽無畏和楊質夫等人正午從宗家房子借到一副牛九紙牌消遣，連續耍樂 12 小時，「直至 12 時蠟盡始止。明日行程毫無準備，貪着遊戲，致誤正事，後宜切戒也」⁸⁴。

7 月 24 日，歐陽無畏遭遇了很大的危險，「覺猛之馬於下山時驚跑，將馬鞍踏破，人未在騎，平安無恙，亦云幸矣」⁸⁵。

7 月 29 日，楊質夫與歐陽無畏、王廷璋等三人作葉子戲，藉以消

⁸¹ 吳均：〈青海藏文研究社及楊質夫先生的〈入藏日記〉〉，《吳均藏學文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7 年 12 月，頁 590。

⁸² 楊質夫著、吳均、程頤工整理：〈入藏日記（1934 年 6 月 23 日-1934 年 8 月 28 日）〉（上），《中國藏學》2020 年第 2 期，頁 104。

⁸³ 同上，頁 103。

⁸⁴ 楊質夫著、吳均、程頤工整理：〈入藏日記（1934 年 6 月 23 日-1934 年 8 月 28 日）〉（下），《中國藏學》2020 年第 3 期，頁 85。

⁸⁵ 楊質夫著、吳均、程頤工整理：〈入藏日記（1934 年 6 月 23 日-1934 年 8 月 28 日）〉（下），《中國藏學》2020 年第 3 期，頁 86。

遣，迄晚始止。⁸⁶

8月4日傍晚，楊質夫偕歐陽無畏等人訪問噶爾本官家阿旺達吉，托帶書信並詢問西藏拉薩情況。據言，藏中自1933年安欽呼圖克圖與王羅階入藏洽談後，十三世達賴喇嘛非常歡喜欣慰，九世班禪返藏應不成問題。不幸安、王二人離藏不久，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後，西藏地方政治如常。因為龍廈事件，龍廈被捕後最終被挖去雙眼，一批官員撤職。現西藏內部較早前更為安謐，一切經濟方面較前活動，一切貨物亦較前便宜。⁸⁷

8月16日，午飯後，歐陽無畏等人赴北山追蹤野牛，但因人去太多，同行者持槍亂放，終無所獲，待午後四時，始冒雨而歸。⁸⁸

8月25日，上午大雪，下午大雨，傍晚雨霽，晚間明月當空，天晴如洗，歐陽無畏與徐近之、楊質夫等人「促談頗久」⁸⁹。

8月26日，入藏巡禮團來到今西藏自治區聶榮縣行政區域，只見道路兩旁有官家黑色巡邏帳篷，「詢悉為西藏政府所派戍守邊界者。其人以大刀橫插腰間為唯一武器，見人亦不事盤查，與尋常居民無異也」⁹⁰。

自西寧到拉薩，歐陽無畏所在的人藏巡禮團可以說一路吃緊了苦頭，7月23日：一路石沙極多，瘴氣甚重，行者皆徐步屏息，含藥、吸菸預防着瘴；⁹¹8月14日：早晚如春初、秋末，夜間輒在零度以下，故清早

⁸⁶ 楊質夫著、吳均、程頤工整理：〈入藏日記（1934年6月23日-1934年8月28日）〉（下），《中國藏學》2020年第3期，頁89。

⁸⁷ 楊質夫著、吳均、程頤工整理：〈入藏日記（1934年6月23日-1934年8月28日）〉（下），《中國藏學》2020年第3期，頁91。

⁸⁸ 楊質夫著、吳均、程頤工整理：〈入藏日記（1934年6月23日-1934年8月28日）〉（下），《中國藏學》2020年第3期，頁96。

⁸⁹ 楊質夫著、吳均、程頤工整理：〈入藏日記（1934年6月23日-1934年8月28日）〉（下），《中國藏學》2020年第3期，頁101。筆者考訂後應為8月23日，楊質夫在1935年5月31日南京出版的《開發西北》第3卷第5期第35頁《西藏巡禮團遊記》中對當晚月亮做了進一步描述：明月和清流白雪，互相照耀，煞是好看。此條目書寫得到中央民族大學馮翔博士的幫助，特此申謝。

⁹⁰ 楊質夫著、吳均、程頤工整理：〈入藏日記（1934年6月23日-1934年8月28日）〉（下），《中國藏學》2020年第3期，頁101。

⁹¹ 楊質夫著、吳均、程頤工整理：〈入藏日記（1934年6月23日-1934年8月28日）〉（下），《中國藏學》2020年第3期，頁86。

輒見堅冰厚霜；⁹²8月16日：夜黑如膝，不辯險夷，馬蹄時躓時陷。三里許，馱轎騾子跌臥不起；⁹³8月17日：隊伍抵達長江源頭沱沱河和唐古拉山主峰附近，「忽江源黑雲四起，閃電鳴雷，俄而大雨自西南而來，余等即迅步下山，已有不及之勢，遂冒雨前進，初則大雨傾盆，繼則雹珠擊面，最後六出亂飛，余等載行載奔，衣褲靴帽均皆透濕……至則帳房被風推倒，覺猛（歐陽無畏）費九牛之力始勉強擎起，帳內皆成澤國，衣被盡被沾溼」⁹⁴，「晚間，覺猛臥於馱轎」⁹⁵；8月18日：見南流水深及馬背，遂脫去襪靴，水深流急，行者莫不神經緊張⁹⁶；8月21日：「晚間，大雨傾瀉，勢劇時長，使人不敢熟寐，午夜驚醒，猶瀉瀉不止，幸被褥覆以油布等物，未被沾溼」⁹⁷……

值得一提的是，巡禮團的入藏路線不同尋常，「入藏的路線，不是走的康莊大路，而是經過一個新穎的途程，他從西寧出發，率旅行隊一行九人，及相當護送者，西經都蘭縣境，再過柴達木盆地的南邊，經過亞洲名山的唐古拉山口，走入南亞巨川的怒江上源黑河谷地，再西南以達西藏首府的拉薩。途上費去百日以上的長征。他們這三個月的旅程中，所過盡是原始無人煙的草地，最奇怪的是所過地方異常平坦，拔海高度甚高則有之，而峻拔的山形，却不多見，此點對於將來開發西藏交通，大有關係。」⁹⁸僅從這一點上看，入藏巡禮團「有不為人知的深層次使命」⁹⁹。

巡禮團最終經柴達木、可可西里長江源頭、霍爾三十九族、拉薩甘丹

⁹² 楊質夫著、吳均、程頤工整理：〈入藏日記（1934年6月23日-1934年8月28日）〉（下），《中國藏學》2020年第3期，頁95。

⁹³ 楊質夫著、吳均、程頤工整理：〈入藏日記（1934年6月23日-1934年8月28日）〉（下），《中國藏學》2020年第3期，頁96。

⁹⁴ 楊質夫著、吳均、程頤工整理：〈入藏日記（1934年6月23日-1934年8月28日）〉（下），《中國藏學》2020年第3期，頁97。

⁹⁵ 楊質夫著、吳均、程頤工整理：〈入藏日記（1934年6月23日-1934年8月28日）〉（下），《中國藏學》2020年第3期，頁97。

⁹⁶ 楊質夫著、吳均、程頤工整理：〈入藏日記（1934年6月23日-1934年8月28日）〉（下），《中國藏學》2020年第3期，頁97。

⁹⁷ 楊質夫著、吳均、程頤工整理：〈入藏日記（1934年6月23日-1934年8月28日）〉（下），《中國藏學》2020年第3期，頁99。

⁹⁸ 長江：〈西藏貴賓會見記〉，《月報》第一卷第四期，1937年4月15日，頁811。

⁹⁹ 吳均：〈青海藏文研究社及楊質夫先生的〈入藏日記〉〉，《吳均藏學文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7年12月，頁589。

寺等地，於 9 月安抵西藏拉薩。

難能可貴的是，33 歲的青海省政府委員、秘書長馮國瑞曾求學清華大學，擔任過駐甘第六師政訓處長、西寧縣長等職，「極為當局信任」¹⁰⁰。他在詩中還專門對 21 歲的歐陽無畏（字覺猛）予以描寫，實屬珍罕：

先生悲憫深，俯拾盡琳瑯。

今歲鄭趙至，前年來歐陽。

能特立獨行，繭足投邊荒，

覺猛進德猛，穎異善深藏。¹⁰¹

在此詩中，馮國瑞無意中還寫到趙易明和鄭允明兩人是 1934 年剛剛加入到黎丹的入藏團隊，而歐陽無畏是 1932 年到青海後就加入到黎丹的團隊中，歐陽無畏與黎丹「交情深結忘年歲，親厚直同子弟論」¹⁰²，黎丹亦讚賞歐陽無畏是一位非常善於思考且不事張揚的人。他對趙易明也做了一句話評論：「易明感奮久，淬勵百煉鋼」¹⁰³。

西藏巡禮團：系最高元首所派遣

黎丹¹⁰⁴是清雲貴總督黎培敬之孫、湖南都督譚延闓（1880-1930）的表弟。其擔任甘肅督軍張廣建（1864-1938）秘書期間，提出「以回制回」

¹⁰⁰ 〈青海省府秘書長馮國瑞在清華被捕〉，《西北文化日報》，西安，1935 年 10 月 28 日，版 7。

¹⁰¹ 馮國瑞：〈送黎雨民先生（丹）赴西藏兼贈同行西寧楊質夫、江津徐近之、興國歐陽覺猛（鷺）、永州劉山琴（林）、上饒趙易明、儀征鄭允明、西寧王延璋諸子〉，引自氏著：《馮仲翔先生遺著：絳華樓詩集（卷二）》，作者自印，1936 年，頁 25。

¹⁰² 無畏：〈雪山吟（續）〉，《康導月刊》第 6 卷第 7、8 期，1945 年 7 月，頁 84。

¹⁰³ 馮國瑞：〈送黎雨民先生（丹）赴西藏兼贈同行西寧楊質夫、江津徐近之、興國歐陽覺猛（鷺）、永州劉山琴（林）、上饒趙易明、儀征鄭允明、西寧王延璋諸子〉，引自氏著：《馮仲翔先生遺著：絳華樓詩集（卷二）》，作者自印，1936 年，頁 25。

¹⁰⁴ 1936 年冬，黎丹經印度返回內地，1938 年夏因患心臟衰弱症在湖南長沙病逝，終年 73 歲。

之策。¹⁰⁵作為國民政府監察院委員的黎丹是「奉蔣委員長輔助經費，來藏巡禮，研究佛學」¹⁰⁶。最高元首蔣中正之所以撥付「兩萬大洋的資助」¹⁰⁷請其帶著秘密任務入藏，除了其「處事穩練，不動聲色」¹⁰⁸外，還「清廉自持，聲譽素著」¹⁰⁹。

黎丹組建巡禮團入藏前，國民政府蒙藏事務的重要決策人、考試院院長戴季陶飛抵西寧視察，這次視察恰逢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剛滿百日，巡禮團入藏經費雖冠以蔣中正之名，但運籌此事拍板定案的定是戴季陶，他正在想方設法使正在內地弘法的九世班禪將來返回西藏前，需派出一支能夠擔當特殊使命的隊伍，以便入藏之後全方位了解西藏現況，為中央決策九世班禪返藏提供參考依據。

1934年8月20日，這支特殊的隊伍行進在通天河時，與西藏地方政府所派前哨相遇，謹慎言詞的黎丹第一次向西藏地方官員傳遞入藏巡禮團的性質，楊質夫日記記錄了珍貴的對話：

藏商頭目引二人來見黎師，一為梭巴首領，一為由藏派來前哨。據言奉西藏政府命令，言有中央大員由青來藏，應傳令諸梭巴沿途不准攔阻檢查云。故彼前來傳訊，昨晨始到此間云。黎師言彼並非中央大員，彼之入藏，純系巡禮性質，並無政治意味，所有行李、隨行，可開一詳單云。¹¹⁰

在這種背景下，「黎丹既到黑箏（筆者注：應為黑河，今西藏那曲市），數日間可抵拉薩」¹¹¹。穿過歐陽無畏筆下「天廣地冰雪寒」¹¹²的

¹⁰⁵ 水梓：〈張廣建督甘時期的見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甘肅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甘肅文史資料選輯（第二輯）》（修訂重印），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頁29。

¹⁰⁶ 黃慕松：《西藏日記：使藏紀程》，臺北：家屬自印，1964年1月，頁118。

¹⁰⁷ 邢肅芝（洛桑珍珠）口述，張健飛、楊念群筆述：《雪域求法記：一個漢人喇嘛的口述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6月，頁169。

¹⁰⁸ 陳秉淵：《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年》，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頁287。

¹⁰⁹ 陳秉淵：《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年》，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頁287。

¹¹⁰ 楊質夫著、吳均、程頤工整理：〈入藏日記（1934年6月23日-1934年8月28日）〉（下），《中國藏學》2020年第3期，頁98。

¹¹¹ 〈黃慕松密報熱振等解決中央與西藏問題態度致行政院等電〉（1934年9月14

黑河，1934年9月20日，「居青海十餘年，殫精梵藏文言，常欲以文化宗教融睦藏衛以固吾圉」¹¹³、「博學能通」¹¹⁴、「在政學各界做事多年」¹¹⁵、曾任清末青海道尹秘書十餘年、民國青海省政府委員兼秘書長、時年69歲的巡禮團長黎丹等「共三十餘人」¹¹⁶安抵拉薩，並「由噶廈代備館舍」¹¹⁷。

先期抵達拉薩的中央大員黃慕松在當日中午即為全體團員「設宴洗塵」¹¹⁸，他對黎丹表示「精神與志願，殊可敬也」¹¹⁹。

拉薩是西藏的政治、宗教中心，「位於一盆地上，四山環抱，氣象殊為雄偉，拉薩夏不酷暑，為西藏氣候最優良之地，郊外麥田彌望，花柳爭妍，所謂西方極樂地也，人口平時一萬五千人至二萬人，每逢市期，商賈雲集，常達十萬人，漢萬（筆者註：「萬」或係「商」之誤）旅居拉薩者，常達二三千人，滇籍最多，川陝次之，貿易輸出品以銅佛為大宗，次為經典與藏香等，輸入品以茶葉氈毯及其他日用品為大宗，拉薩為喇嘛教聖地，布達拉宮與哲蚌寺為拉薩最大之寺院」¹²⁰。

當歐陽無畏望見布達拉宮，發出「雲端飄渺梵王宮，活佛多曾死此中」¹²¹之感慨。

歐陽無畏對西藏的區情認識非常具有前瞻性，他寫下「六、七世紀時，喇嘛教的化域，西到窩瓦河下游，東抵堪察加，中包西伯利亞、內外蒙古、新疆、青海、西康、東三省，而深進到北平、西安……西藏同胞對於

日），行政院檔案，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合編：《十三世達賴圓寂致祭和十四世達賴轉世坐床檔案選編》，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1年1月，頁60。

¹¹² 無畏：〈雪山吟〉，《康導月刊》第6卷第5、6期，1945年5月，頁71。

¹¹³ 馮國瑞：《馮仲翔先生遺著：絳華樓詩集（卷二）》，1936年，頁20。

¹¹⁴ 馮國瑞：《馮仲翔先生遺著：絳華樓詩集（卷二）》，1936年，頁20。

¹¹⁵ 法尊法師：《我去過的西藏》，重慶：漢藏教理院，1937年7月，頁47。

¹¹⁶ 黃慕松：《西藏日記：使藏紀程》，臺北：家屬自印，1964年1月，第118頁。

¹¹⁷ 黃慕松：《西藏日記：使藏紀程》，臺北：家屬自印，1964年1月，第118頁。

¹¹⁸ 黃慕松：〈黃慕松先生遺著：西藏日記〉，料（53）字第0126號，臺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1964年5月13日收文，頁118。

¹¹⁹ 黃慕松：《西藏日記：使藏紀程》，臺北：家屬自印，1964年1月，頁118。

¹²⁰ 蔣君章：〈西藏之自然環境與人生〉，《邊政公論》第3卷第3期，邊政公論社，1944年3月，頁51。

¹²¹ 無畏：〈雪山吟〉，《康導月刊》第6卷第5、6期，1945年5月，頁65。

亞洲文化有這樣大的貢獻，所以對於西藏同胞絕對不可輕視」¹²²的話語。

入藏巡禮團隨即在拉薩展開遍訪寺院、廣結善緣之旅，對外則嚴守「本團與諸同行系一社會團體，擬赴藏巡禮求法，並非代表青省府而來……本團純以巡禮求法為目的，並無其他任何任務」¹²³的口徑。

外界並不了解巡禮團的實際情況，西藏巡禮團事實上是「委座派赴西藏工作」¹²⁴的非常設機構，隸屬於參謀本部。

入藏巡禮團抵達拉薩後所展開的工作，花費雖頗鉅，但「工作推動異常困難」¹²⁵。此際，「服飾已有些喇嘛化」¹²⁶的黎丹入藏所承擔的使命日益清晰呈現：1934年9月25日，他在清晨就前往黃慕松處，告其「已晤熱振，並承代約各當道接談」¹²⁷，此間因十三世達賴喇嘛祭堂懸掛旗幟問題談判暫時陷入僵局。10月10日，行署舉行國慶紀念，黎丹發表演說：「謂希望藏人能自治，我輩宜盡喚起之責任」¹²⁸。10月25日，黎丹到訪行署，告黃慕松「不能住寺之情形，恐招忌也」¹²⁹。

黃慕松完成入藏使命，在其離藏之前，頻繁與黎丹會晤，但是日記中幾乎都是一筆帶過，似不願意留下具體內容。11月9日，「黎丹來訪」¹³⁰；11月11日，往黎丹處「晤談」¹³¹；11月12日，黎丹「午後來訪」

¹²² 2019年10月19日，劉學銚在臺灣新北市住處接受筆者專訪時出示的歷史材料。此件亦刊載在劉學銚著、臺灣新北思行文化傳播有限公司2018年8月出版的《漢南君子李永新·鶴齡先生傳》頁393。

¹²³ 楊質夫著、吳均、程頤工整理：〈入藏日記（上）〉，《中國藏學》2008年第3期，頁207。

¹²⁴ 歐陽無畏：〈履歷〉，1942年5月7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八組，臺北國史館藏，檔案號129000102909A，頁1。

¹²⁵ 歐陽無畏：〈履歷〉，1942年5月7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八組，臺北國史館藏，檔案號129000102909A，頁2。

¹²⁶ 士琴：〈西藏學者權威：善饒嘉錯大師會見記〉，《福爾摩斯》，上海，1937年3月25日，第2版。

¹²⁷ 黃慕松：〈黃慕松先生遺著：西藏日記〉，料（53）字第0126號，臺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1964年5月13日收文，頁121。

¹²⁸ 黃慕松：〈黃慕松先生遺著：西藏日記〉，料（53）字第0126號，臺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1964年5月13日收文，頁125。

¹²⁹ 黃慕松：〈黃慕松先生遺著：西藏日記〉，料（53）字第0126號，臺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1964年5月13日收文，頁129。

¹³⁰ 黃慕松：〈黃慕松先生遺著：西藏日記〉，料（53）字第0126號，臺北：中國國

¹³²；11月27日，黎丹「來署話別」¹³³。唯有11月24日，歐陽無畏出現在即將離開拉薩的黃慕松日記中：

黎丹「來訪，談及歐陽覺母（筆者註：覺猛）入別捧寺（筆者註：哲蚌寺）為僧事」¹³⁴。

法尊法師第二次入藏後通過張威白的介紹結識了黎丹。法尊僅僅知道黎丹是專門為研究佛學而來西藏，稱贊年逾古稀的黎丹是「一位好佛學的老居士」，並對其做出判斷，以個人資格而近西藏，其進藏的目的，說也是專為深學西藏的佛法，並無政治和其他的作用。可見黎丹入藏使命的保密之好連法尊法師都沒有看出來。

早在1934年3月7日，正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的蔣中正就給汪精衛（1883-1944）寫信，針對黃慕松即將入藏，提出對藏政策：「以五族聯邦與民族平等為號召手段，則惟有以聯絡感情與勾通文化為媒介」¹³⁵。信仰佛教的黃慕松入藏之後，以信任為礎石，以柔性破僵局，艱難建立起互信之路。

從黎丹和歐陽無畏在藏所作所為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在踐行落實蔣中正治藏新思路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自願或他願：歐陽無畏出家記事

有鑑於此，歐陽無畏繼續秉持青海經驗——與藏族交往秉持立信之道，前往著名的藏傳佛教格魯派最高學府——拉薩哲蚌寺「薙髮遁入桑門

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1964年5月13日收文，頁132。

¹³¹ 黃慕松：〈黃慕松先生遺著：西藏日記〉，料（53）字第0126號，臺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1964年5月13日收文，頁133。

¹³² 黃慕松：〈黃慕松先生遺著：西藏日記〉，料（53）字第0126號，臺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1964年5月13日收文，頁133。

¹³³ 黃慕松：〈黃慕松先生遺著：西藏日記〉，料（53）字第0126號，臺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1964年5月13日收文，頁136。

¹³⁴ 黃慕松：〈黃慕松先生遺著：西藏日記〉，料（53）字第0126號，臺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1964年5月13日收文，頁135。

¹³⁵ 〈蔣中正電汪兆銘告以黃慕松往藏最好帶僧人同行以聯絡感情〉（1934年3月7日），《蔣中正總統文物/籌筆/統一時期（一〇七）》，典藏號：002-010200-00107-065，臺北國史館藏。另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四冊），臺北：國史館、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出版，2014年12月，第310頁抄清為「溝通」而非原檔中的「勾通」。

為喇嘛僧」¹³⁶。

關於歐陽無畏出家為僧，是主動為之還是被動選擇，說法南轅北轍，他的學弟劉毅夫則稱是「為了不露‘說客’的痕跡，他毅然地進入喇嘛廟」¹³⁷。是否如此？負責人事登記工作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三處第八組¹³⁸存檔的歐陽無畏自撰履歷材料寫道：「奉黎（丹）氏命入哲蚌寺削髮易服為僧」¹³⁹。事實果真如此？

從筆者所能找到的材料看，歐陽無畏似不是如他自己所講是遵黎丹之願，相反確是違背黎丹之願。筆者從同是入藏巡禮團團員的楊質夫所撰《入藏日記》中看到了事情的另一種說法：

歐陽無畏到藏僅 20 天又一次與團長黎丹發生爭執——「與覺猛（筆者注：歐陽無畏）因趙易明問題又起爭執」¹⁴⁰。同是入藏巡禮團成員的兩人發生爭執 35 天後，倔氣的歐陽無畏堅定離開西藏巡禮團，並前往拉薩哲蚌寺出家為僧，此行為引起西藏巡禮團內部爭議，認為「覺猛之毅然入寺，純為對付趙易明，趙之來歷迄今猶莫能明，自其行動方面觀之，實大可疑，雖經同人猛烈攻擊，尚厚顏不知自退……深恐將來秘密揭漏，黎師將受無窮之禍」¹⁴¹。

這一天是 1934 年 11 月 18 日，身處爭執現場的楊質夫面對歐陽無畏憤而離開巡禮團時寫下他的目擊：「黎師毫無阻止，余甚覺詫異」¹⁴²。

¹³⁶ 歐陽無畏：〈中央訓練團學員自傳〉，編號：22837，臺北國史館藏，檔案號 129000102909A，頁 5。

¹³⁷ 劉毅夫：〈對歐陽無畏學長的回憶〉，張駿逸主編：《歐陽無畏教授逝世八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蒙藏委員會，2000 年 2 月，頁 I。

¹³⁸ 侍八組負責的業務登記對象非常廣泛，對從事黨、政、軍、學、教育及公私生產企業卓具成就者，暨民意代表與社會各階層的領導人士，均在登記之列。詳見文海編著：《核心機密：侍從室的人與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 年 7 月，頁 35。

¹³⁹ 歐陽無畏：〈履歷〉，1942 年 5 月 7 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八組，臺北國史館藏，檔案號 129000102909A，頁 2。

¹⁴⁰ 楊質夫著、吳均、程頤工整理：〈入藏日記（上）〉，《中國藏學》2008 年第 3 期，頁 215。

¹⁴¹ 楊質夫著、吳均、程頤工整理：〈入藏日記（下）〉，《中國藏學》2008 年第 4 期，頁 140。

¹⁴² 楊質夫著、吳均、程頤工整理：〈入藏日記（下）〉，《中國藏學》2008 年第 4 期，頁 140。

趙易明是何許人？歐陽無畏緣何對他如此敏感與警惕？對歐陽無畏出家為僧卻「毫無阻止」的黎丹是否知道趙的真正底細？種種跡象表明，黎丹當時的確知道趙易明的來路，允許趙易明與歐陽無畏一起自西寧入藏似有難言之隱，以致無法對歐陽無畏徹底言明。歐陽無畏對趙充滿強烈反感的原因，只要看一下歐陽無畏入青海的日記中闡述自己在青海遭各類特務追蹤的事實，就能夠對歐陽無畏所作出的心理條件反射感同身受。

這一時期的青海，掌管國民黨黨務的陳果夫（1892-1951），手下恰好有「蒙藏班第一期畢業生中的幾個青海同學，被派回西寧工作，同學會就給他們安排了按期匯報青海黨政軍以及馬步芳一切情況的任務」¹⁴³，歐陽無畏恰好在馬步芳開辦的藏文班學習，這是否就是他口中所說的特務呢？

我們從歐陽無畏在青海、西藏的一系列反應，隱約感覺到其本身很可能已經具有外界難知的隱密身份，這種身份應該在入青海之前就已確定。也就是說，歐陽無畏於 1931 年到北平後再於 1932 年前往青海之前，其有兩種可能加入了特定組織：一是在北平馮庸大學期間加入了馮庸領導的軍統外圍組織；二是青海商人馬輔臣與歐陽無畏之所以結伴，是否因為他們承擔了國家賦予的特殊使命？

從人事檔案來看，趙易明事實上是陳立夫（1900-2001）所領導的中統局情報人員，「中統局特務組織的原始機構是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它成立於 1928 年」¹⁴⁴，為「國民黨特務首腦機關」¹⁴⁵。但是到了 1932 年，「再擴大編制，成立『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由中央黨部秘書長陳立夫兼任局長」¹⁴⁶，簡稱軍統局，歐陽無畏恰是這一時期自北平入青海。

還是在這一年，除了中統局這個公開的機構名稱外，事實上「還有個

¹⁴³ 袁英林：〈中統的精神偶像——陳果夫陳立夫及 CC 派秘錄〉，戚伍編：《中統實錄》，北京：團結出版社，1995 年 10 月，頁 128。

¹⁴⁴ 張文：〈中統黑幕透視：中統內幕〉，戚伍編：《中統實錄》，北京：團結出版社，1995 年 10 月，頁 1。

¹⁴⁵ 鮑曉菁：〈李克農：秘密戰線上的傳奇將軍〉，《光明日報》，北京，2019 年 8 月 1 日，版 11。

¹⁴⁶ 李世傑：《調查局研究》，臺北：李敖出版社，1995 年 7 月，頁 21。

秘密特務組織，從不公開對外活動，內部叫‘特工總隊’，大約於 1932 年左右秘密成立，蔣中正還從其機密經費中每月撥款給特工總部」¹⁴⁷。

在此特別說明的是，「‘特工總部’這一名稱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或其他任何機關組織條例規程中是找不到的。特工總部的對外活動從不用‘總部’的名義，指揮其所屬活動，用的也是化名、代號」¹⁴⁸，有人將其稱為「中華復興社特務處，採用軍事編制」¹⁴⁹。

筆者在臺北國史館調閱侍從室檔案顯示：江西「上饒」¹⁵⁰人的趙易明確為中統局情報人員，為陳立夫所派遣入藏，而歐陽無畏 1948 年再次入藏身份則成了軍統局少將高級情報人員。

從普通情報人員晉升到高級情報人員的歐陽無畏，似乎不是一蹴而就的。

「1932 年以前，中統、軍統的原始機構都已存在，各行其是，互不干涉」¹⁵¹，兩機構「各自為政」¹⁵²，以致「不斷發生爭吵」¹⁵³，「兩局鬥爭甚為激烈」¹⁵⁴。由此可見，趙易明與歐陽無畏的爭執實際上是兩大特務組織——中統與軍統在涉藏情報鬥爭中的較量。

作為特務頭子的陳立夫一針見血地說道：「每個人有兩隻眼，兩隻耳。作為領袖（指蔣中正）的耳目，也應有兩個，兼聽則明嘛」¹⁵⁵，這

¹⁴⁷ 張文：〈中統黑幕透視：中統內幕〉，戚伍編：《中統實錄》，北京：團結出版社，1995 年 10 月，頁 2。

¹⁴⁸ 張文：〈中統黑幕透視：中統內幕〉，戚伍編：《中統實錄》，北京：團結出版社，1995 年 10 月，頁 13。

¹⁴⁹ 程一鳴：〈軍統特務組織的真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第二十九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0 年 11 月，頁 191。

¹⁵⁰ 張文軒：〈〈絳華樓詩集〉古體詩用韻闡釋〉，《檔案（甘肅）》，蘭州，2017 年第 5 期，頁 21。

¹⁵¹ 張文：〈中統黑幕透視：中統內幕〉，戚伍編：《中統實錄》，北京：團結出版社，1995 年 10 月，頁 15。

¹⁵² 張文：〈中統黑幕透視：中統內幕〉，戚伍編：《中統實錄》，北京：團結出版社，1995 年 10 月，頁 15。

¹⁵³ 張文：〈中統黑幕透視：中統內幕〉，戚伍編：《中統實錄》，北京：團結出版社，1995 年 10 月，頁 15。

¹⁵⁴ 李世傑：《調查局研究》，臺北：李敖出版社，1995 年 7 月，頁 23。

¹⁵⁵ 張文：〈中統黑幕透視：中統內幕〉，戚伍編：《中統實錄》，北京：團結出版社，1995 年 10 月，頁 16。

就是「情報雙軌制」¹⁵⁶。

此外，放棄西藏巡禮團衣食無憂生活的歐陽無畏堅定出家志向，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漢人入哲蚌寺「學經……惟必須出家」¹⁵⁷。他當即發心為僧，斷然決定出家次日，「搬所有行李赴寺，本團同人大半有惻然之意……赴寺學經，在覺猛個人可謂難得機會，在本團本社失此健將，甚為可惜」¹⁵⁸。

當西藏巡禮團聞訊歐陽無畏將於三天後正式出家披剃受戒後，王廷璋等人急忙於凌晨前往哲蚌寺面見歐陽無畏的師父貢却丹增（筆者註：有譯為袞曲旦增），轉示歐陽無畏的父親歐陽秋帆致團長黎丹的特急電報，「謂覺猛家國之責未盡，不可為僧」¹⁵⁹的囑託，並請其幫助勸阻歐陽無畏放棄出家行為。貢却丹增隨即表態：「彼之欲出家為僧，純出自己主張，吾不能阻攔。現其父既有電報，一切應聽其自裁，吾不便做主」¹⁶⁰。

當緊急電報送到歐陽無畏面前，他持電後「沉吟良久」¹⁶¹，有些動搖，稱「吾細思一宵，再作定奪」¹⁶²。可次日「直至日上三竿，猶不見來」¹⁶³。幾小時後再見歐陽無畏「則已易縉……前後猶如兩人」¹⁶⁴，可見其出家的「意志堅不可屈」¹⁶⁵，雖然前方等待他的是艱苦的寺院生活。

¹⁵⁶ 李世傑：《調查局研究》，臺北：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頁21。

¹⁵⁷ 楊質夫著、吳均、程頤工整理：〈入藏日記（下）〉，《中國藏學》2008年第4期，頁140。

¹⁵⁸ 楊質夫著、吳均、程頤工整理：〈入藏日記（下）〉，《中國藏學》2008年第4期，頁140。

¹⁵⁹ 楊質夫著、吳均、程頤工整理：〈入藏日記（下）〉，《中國藏學》2008年第4期，頁141。

¹⁶⁰ 楊質夫著、吳均、程頤工整理：〈入藏日記（下）〉，《中國藏學》2008年第4期，頁141。

¹⁶¹ 楊質夫著、吳均、程頤工整理：〈入藏日記（下）〉，《中國藏學》2008年第4期，頁141。

¹⁶² 楊質夫著、吳均、程頤工整理：〈入藏日記（下）〉，《中國藏學》2008年第4期，頁141。

¹⁶³ 楊質夫著、吳均、程頤工整理：〈入藏日記（下）〉，《中國藏學》2008年第4期，頁141。

¹⁶⁴ 楊質夫著、吳均、程頤工整理：〈入藏日記（下）〉，《中國藏學》2008年第4期，頁141。

¹⁶⁵ 楊質夫著、吳均、程頤工整理：〈入藏日記（下）〉，《中國藏學》2008年第4期，頁141。

最後團長黎丹「初以不聽父命為大錯，繼思其意志堅決，亦頗贊成」¹⁶⁶。

此際「同人咸有不豫之色，趙易明則反有得意之態」¹⁶⁷，歐陽無畏帶著強烈的情緒寫下「潔身誰許國，空寄鴻鵠志！」¹⁶⁸

前往拉薩藏傳佛教格魯派寺院出家為僧的俗人，在正式出家前要辦理諸多手續，與歐陽無畏同時代的陰景元在 1936 年發表《西藏佛教的檢討》中做了詳細描述：

最初總得要拜個老師，然後穿起袈裟服裝，薙去頭髮（但頭上還須留一撮），攜帶哈帶禮品，到寺院中的堪布或呼圖克圖那裏，跪拜受戒，堪布就為他唸經，並剪去所留的頭髮，取一個禪名，最後就攜帶熬茶費和哈達，到鐵棒喇嘛處登記，像這種喇嘛，就叫做班丘（小僧的意思），留在寺內讀藏文學佛經，學到相當程度，便到拉薩的三大寺留學，假使投考合格，回寺後便改稱格撒，佛學較高的，纔可以稱做喇嘛，或格西。

169

隨後，黎丹前往正在拉薩執行中央政府冊封十三世達賴喇嘛的黃慕松專使處「報告覺猛不聽父命，毅然出家情形。專使大加贊賞，謂巡禮團來藏求法，應有數人出家為是，此人不顧一切，毅然出家，不但在貴團生色，即國家亦有厚望」¹⁷⁰。

高瞻遠矚，方能謀定藏局，這就是站位的區別。

歐陽無畏哲蚌寺出家為僧的做法與蔣中正希望黃慕松此次「往藏最好帶有思想與智識之僧人數名同行，並使其久駐在藏，一面學佛，一面聯

期，頁 141。

¹⁶⁶ 楊質夫著、吳均、程頤工整理：〈入藏日記（下）〉，《中國藏學》2008 年第 4 期，頁 141。

¹⁶⁷ 楊質夫著、吳均、程頤工整理：〈入藏日記（下）〉，《中國藏學》2008 年第 4 期，頁 141。

¹⁶⁸ 無畏：〈雪山吟〉，《康導月刊》第 6 卷第 2、3、4 期，1945 年 3 月，頁 71。

¹⁶⁹ 陰景元：〈西藏佛教的檢討〉，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編輯委員會：《西藏佛教（一）——概述》，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 年 6 月，頁 280-281。

¹⁷⁰ 楊質夫著、吳均、程頤工整理：〈入藏日記（下）〉，《中國藏學》2008 年第 4 期，頁 141。

絡，以固藏人內向之心」¹⁷¹的指示是一致的。

哲蚌寺作為藏傳佛教格魯派的最大寺院，比歐陽無畏早兩年入藏的法尊法師對此有細緻的描述：

哲蚌寺的大佛殿，內中有一百多根柱頭，依着通常的墊子而坐，也能坐六七千人，假如擠滿着坐，那恐怕一萬人也塞不滿。四周的牆壁，有一丈多厚，高有七八丈高，上面還有二層樓房，住諸執事。正面的樓房都是佛殿。

進了大殿的門有一橫排柱子，上面蓋覆着平頂，再進的兩排柱子，直通出殿頂上層，上層與下層的前面，純係天窗，殿內即由此處射入光線，所以殿堂雖然大，除四周盡邊上的一兩排外，滿殿的光線也很充足。殿前有一很寬大很平坦的石板丹墀，上面能坐三四千人。丹墀的前面，乃是十幾丈高的立壁，純用石頭砌起，令與殿前石基的高矮相等。由此殿前便成了個二十多丈長，十幾丈寬的一個大丹墀了。

比這個大殿稍為規模小一點的，哲蚌寺中還有四個大殿，每殿中間也有七八十根柱頭——不算外面的走廊和牆壁——大的也能容三四千人誦經，擠滿了也能裝五六千在內。除此等大殿之外，每一小部份眾僧的院落中，又各各有一座大殿，約有七八十個，大大小小不一致，大的也能容一千多人。除此等大殿以外的僧房，也多半是三層樓——兩層的都很少——我雖然沒有切實的調查和統計過，大約總在一萬間以上。像這樣廣大的建築品，就是北平的雍和宮也比不上，別處更屬難找，簡直可以說是沒有吧。¹⁷²

¹⁷¹ 〈蔣中正電汪兆銘告以黃慕松往藏最好帶僧人同行以聯絡感情〉（1934年3月7日），《蔣中正總統文物/籌筆/統一時期（一〇七）》，典藏號：002-010200-00107-065，臺北國史館藏。另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四冊），臺北：國史館、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出版，2014年12月，第310頁抄清為「使其」而非原檔中的「使能」。

¹⁷² 法尊法師：《西藏與西藏佛教》，臺北：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8月，頁99-100。

1934 年 11 月 27 日晚，也就是圓滿完成致祭和冊封十三世達賴喇嘛任務的黃慕松專使離開拉薩前一天，歐陽無畏「率蒙僧二人代表吉舉米參為專使送行」¹⁷³，在駐藏專署會面時，「專使對歐陽面加讚賞，並加以勉勵」¹⁷⁴。

先在膽魄，先在勇氣，支撐其「先」則是信念。

1934 年 11 月，歐陽無畏正式進入哲蚌寺郭莽學院¹⁷⁵「祝髮剃度為終身之黃教喇嘛，法名君庇極美」¹⁷⁶。初到哲蚌寺，歐陽無畏目擊「八千人坐大天井，僧衣映日白天紅」¹⁷⁷的震撼場面，目擊「晚間，殿堂寮房頂皆排供酥燈，層疊燃放，百里外望如火焰山，為紀念宗喀巴大師最盛法事」¹⁷⁸的親歷感知，他更書寫了「藏政府派員挑數十籮乾杏、糖果、紅棗於眾中飛拋施散，僧人爭相賽裾兜接」¹⁷⁹的史事做了充滿畫面感的記述。

藏傳佛教格魯派的「西藏寺廟有二種性質的學院，學院叫‘札倉’。一種專主修持的叫‘駐札’，一種專講解經論公開道場的叫‘謝札’」¹⁸⁰。第二次到拉薩為僧的湖南湘潭籍喇嘛慧深告訴黃慕松，在哲蚌寺為僧「每月需銀二十兩，實是普通人最低生活之代價」¹⁸¹。

歐陽無畏出家當年，就被國立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1897-1969）聘為中央大學駐藏研究員，「他在西藏的用費是經志希（筆者註：家倫）設法補助的」¹⁸²。羅家倫之所以如此幫助歐陽無畏，是因為其篤信「只要

¹⁷³ 楊質夫著、吳均、程頤工整理：〈入藏日記（下）〉，《中國藏學》2008 年第 4 期，頁 141。

¹⁷⁴ 楊質夫著、吳均、程頤工整理：〈入藏日記（下）〉，《中國藏學》2008 年第 4 期，頁 141。

¹⁷⁵ 有譯果芒扎倉、果莽札倉。

¹⁷⁶ 〈歐陽無畏先生事略〉，國史館，館藏號：1280030410001A，不著頁碼。

¹⁷⁷ 無畏：〈雪山吟〉，《康導月刊》第 6 卷第 2、3、4 期，1945 年 3 月，頁 71。

¹⁷⁸ 無畏：〈雪山吟〉，《康導月刊》第 6 卷第 2、3、4 期，1945 年 3 月，頁 72。

¹⁷⁹ 無畏：〈雪山吟〉，《康導月刊》第 6 卷第 2、3、4 期，1945 年 3 月，頁 71。

¹⁸⁰ 歐陽無畏：〈拉薩年景〉，臺北《中國時報》，1985 年 2 月 19 日，版 8。

¹⁸¹ 黃慕松：〈黃慕松先生遺著：西藏日記〉，料（53）字第 0126 號，臺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1964 年 5 月 13 日收文，頁 130。

¹⁸² 徐蘇靈：〈拉薩速寫〉，《時與潮副刊》第 2 卷第 6 期，1943 年 7 月 1 日，頁 78。

能夠給他預備下一個較好而安定的教育環境，若是他能盡心繼續研究的話，則五六年或七八年之後，必定能有很好的造詣與貢獻」¹⁸³。

羅家倫時期的國立中央大學，是當時名副其實的全國最高學府。中央大學規模之宏大，學科之齊全，教授陣容之強，均居全國各大學之首。

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7月16日，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黃慕松向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報告黎丹在藏經費困難情形，決定撥付5000元補助款，並所告知用途，其中就有一條「敝團以禮佛研經為口號……歐陽鷲在哲蚌寺、趙易明在色拉寺先後出家，丹亦在哲蚌寺受講……至少亦在國幣千元以上，其餘購置經典等尚未計入。」¹⁸⁴蔣中正批准略予接濟。由此可知，歐陽無畏在哲蚌寺出家的相關費用一部分來自於蔣中正的專項資助。

在國內最頂尖的中央大學資助下，歐陽無畏不斷精研藏傳佛教密教經典，將宗喀巴這位「以現代西藏人的觀點，有史以來沒有人比宗喀巴更重要了」¹⁸⁵的著作譯成漢文，深為哲蚌寺數千喇嘛所佩服。但書稿毀於「八一三」淞滬炮火，此後沒有再重譯，為其終身遺憾。

關於密教，歐陽無畏雖從未公開講述，但「出身於一佛教家庭」¹⁸⁶的邢肅芝——這位初到哲蚌寺為僧就得到歐陽無畏照顧的漢族喇嘛，其筆下卻有著清楚的介紹：

密教的很多事情是不能隨便對外宣講的，不瞭解的人聽起來會很奇怪或生起恐怖，以致造成誤解，進而誹謗佛法。實際上密教修行的各種儀軌、壇城和供品的設置等等，都有很深奧的佛法法義，絕非門外人所能理解。而世人往往用世俗的眼光去看待這些，用他們固有的觀念去分析。根據法義，密宗壇場

¹⁸³ 羅家倫：〈中央大學之回顧與前瞻〉，羅久芳：《我的父親羅家倫》，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9月，頁192。

¹⁸⁴ 〈西藏問題（三）〉，臺北：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02-080101-00060-002，頁47。

¹⁸⁵ 沈宗濂、柳陞祺著、柳曉青譯、鄧銳齡審訂：《西藏與西藏人》，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年11月，頁52。

¹⁸⁶ 李有義：〈康藏密教訪求紀行序〉，格勒、張江華編：《李有義與藏學研究——李有義教授九十誕辰紀念文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3年9月，頁275。

的很多供養甚至對沒有修證到一定程度的弟子都不能講，比如用人皮來做供養，修一種很兇猛的法。人皮的來源靠罪犯，過去西藏懲罰罪犯的一種酷刑是剝皮……¹⁸⁷

除此而外，法尊法師對何謂密教的理解，則上升到能否真正溝通漢藏文化的高度：

吾人素來認為西藏為密教中心，實屬一大錯誤，殊不知西藏佛教，乃以中觀瑜珈為重。在西藏修學程序，宗喀巴大師遺訓，先顯教二十年，密教二十年，最後始允修學密咒法門。因此，今欲溝通漢藏文化，絕非僅憑持誦神秘密咒及修一印一法灌頂法門所能收其效果。必要於顯密精通，三業相應，修持蘇悉地，始可談溝通漢藏文化。¹⁸⁸

筆者在寫作中尋獲一個細節，那就是認識歐陽無畏的徐蘇靈于 1943 年公開寫下這樣的文字：「我實在不知道他為什麼想起專學喇嘛，他僅以開玩笑的口吻他說為了逃避兵役」¹⁸⁹。如果了解歐陽無畏 1929 年自願到中俄戰爭前線服務的事蹟，就一定知道歐陽無畏總是迴避他人慾知其入藏真正的用意。

¹⁸⁷ 邢肅芝（洛桑珍珠）口述，張健飛、楊念群筆述：《雪域求法記：一個漢人喇嘛的口述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 年 6 月，頁 196。

¹⁸⁸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上冊）》，臺北：中華佛教文化館，1974 年 9 月，頁 456-457。

¹⁸⁹ 徐蘇靈：〈拉薩速寫〉，《時與潮副刊》第 2 卷第 6 期，1943 年 7 月 1 日，頁 78。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諺語出自心中，花草生在山中。（蒙古族）

井水裏沒有魚蝦，諺語裏沒有假話。（蒙古族）

人有禮貌好，狗有尾巴好。（蒙古族）

花枝子在土壤中長，好日子從勞動中來。（蒙古族）

話無諺語難說，水無茶葉難喝。（藏族）

羊毛越撕越鬆散，諺語越傳越精煉。（藏族）

驕傲與失敗相隨，虛心與進步交友。（藏族）

小溪聲喧嘩，大海寂無聲，稍具學識輒高傲，大智大賢反謙虛。（藏族）

好言相對，是做人的根基；惡言相傷，是當鬼的開始。（藏族）

最乾淨的水是泉水，最精煉的話是諺語。（哈薩克族）

鹽能給菜提味，諺語能使語言優美。（哈薩克族）

不要對陌生人說東道西，不要對自家人虛情假意。（哈薩克族）

好漢不食言，好馬不擇鞍。（回族）

禮多人不怪，話多人不愛。（回族）

嘴快惹是非，褲長沾露水。（回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歐陽無畏對薩迦法王說道：皇帝不須必有，民國亦可得治，四萬七千萬人中佛菩薩化身隨在多有，吾人不必求曼殊師利於皇帝，但求之於大總統已足，是故吾人只希望凡人民所選出之民國官吏為曼殊師利或其他佛菩薩之化身。更進者，吾人不必要民國官吏盡為曼殊師利，但求諸自己為民國國民者，人人都為曼殊師利。如是，豈有不治之民國乎！

放大光明：歐陽無畏七載西藏求學訪記 （1934-1941）

韓敬山

「面目清秀，談吐斯文」¹的歐陽無畏正式在拉薩哲蚌寺果茫札倉（筆者註：郭莽學院）安東康村師從阿旺江城²喇嘛，成為這位非藏籍喇嘛的第一位漢人弟子。貢却丹增曾是十三世達賴喇嘛身邊的侍者，一直服侍到 1933 年底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十三世達賴雖去世，但他在哲蚌寺還有勢力，凡內地人士欲入哲蚌寺學習，必須經過他首肯，當時，他的羅布林卡園家中還住有 1934 年夏到拉薩，在哲蚌寺學習的浙江人胡明春，黎氏通過關係，和他相識，此人曾幫助西藏巡禮團的歐陽鷺（歐陽無畏）入哲蚌寺為僧，並幫助藏銀百餘兩，取得哲蚌寺的‘參康群則’（僧人在寺院中通過捐獻財物而取得的上層地位）。」³

¹ 邢肅芝（洛桑珍珠）口述，張健飛、楊念群筆述：《雪域求法記：一個漢人喇嘛的口述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 年 6 月，頁 169。

² 1900 年代，十三世達賴喇嘛前往北京覲見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路經蘭州，收養了這個無依無靠的漢族小孩，並作為身邊的侍者帶回西藏接受僧侶教育，被稱為「蘭州僧」。阿旺江城作為十三世達賴喇嘛身邊侍者曾紅極一時，其退休後由西藏地方政府發放津貼。詳見邢肅芝（洛桑珍珠）口述，張健飛、楊念群筆述：《雪域求法記：一個漢人喇嘛的口述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 年 6 月，頁 171。

³ 吳均：〈青海藏文研究社及楊質夫先生的〈入藏日記〉〉，《吳均藏學文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7 年 12 月，頁 590。

參康群則常譯為「康參翁則」，康參為札倉的下一級組織，「按照僧徒之籍貫而分別。其地域限於一縣或兩三縣之大。某處之僧徒須入該處固定之康參求學，不准紊亂。每康參人數約二三百人以內，置康參翁則以監督領導」⁴。

細究上述史料所披露的事實，可以說歐陽無畏是幸運兒，因為藏傳佛教寺院對剛剛入寺的僧侶必須進入各自所屬的康村予以管理，「開始不能馬上學習，除替老師干雜活外，還要為寺院出各種雜差。在此期間，新僧必須出席康村一日早、中、晚三次集體誦經和札倉每日一次的集體誦經，並不得有遲到和早退的現象，一旦缺席，則必遭開除處分。經過一階段的考察，寺院認為合格後，才對新僧進行詳細登記造冊。按照寺院的規定，學僧由康村指定老師，也可以自己找。」⁵閱讀上述規則和原則，可知歐陽無畏完全跳過這一層級，直接進入寺院康參的管理階層。歐陽無畏的另一位上師是貢却丹增⁶喇嘛，他亦獲得藏傳佛教格魯派最高等級「拉然巴格西」⁷學位，「在佛學上造詣深厚，也很有名望」⁸。

完全「西藏化」的「蘭州籍喇嘛」培養的高徒

哲蚌寺⁹果莽札倉安東康村是果莽札倉中規模最大的康村之一，「康

⁴ 《邊疆政教名詞釋義：西藏政教名詞釋義》（全冊），南京：蒙藏委員會，1933年9月，頁16。

⁵ 周潤年：《藏族教育新論》，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7年5月，頁156。

⁶ 有譯為袞曲旦增、袞曲丹增、觀覺丹津，有說是「熱河一帶的蒙古人」。詳見邢肅芝（洛桑珍珠）口述，張健飛、楊念群筆述：《雪域求法記：一個漢人喇嘛的口述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6月，頁193。歐陽無畏說是「熱河朝陽縣」人，漢名常萬義。詳見無畏：〈雪山吟（續）〉，《康導月刊》第6卷第7、8期，1945年7月，頁89。此外，有學者考證其就是「蒙籍」（林崇安：〈君庇亟美喇嘛之佛學思想及貢獻〉，臺北：《法光》第28期，1992年1月10日，版3）。

⁷ 陳又新：〈歐陽無畏與西藏〉，藍美華主編：《漢人在邊疆》，臺北：政大出版社，2014年11月，頁264。

⁸ 邢肅芝（洛桑珍珠）口述，張健飛、楊念群筆述：《雪域求法記：一個漢人喇嘛的口述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6月，頁193。

⁹ 哲蚌寺作為喇嘛教研究機關，為藏傳佛教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弟子所建造，「在拉薩西十八里，前臨大道，後倚絕巖，其中房屋櫛比，佛像眾多，並且還有達賴避暑花園。寺內的喇嘛也很多，從前就有七千七百，現在已經增至一萬多了，凡是蒙古、青海等處喇嘛來藏學經的，多半在這裡，這些喇嘛在清末都很傾

村中的喇嘛來自西藏東部、青海、內蒙、新疆及滿洲等地。由於康村的規模太大，所包括的地區又太廣，於是就在康村的下面又分成了八個小康村。歐陽無畏所屬的便是八個小康村之一，名叫密村。這一小康村中的人主要來自蒙古地區，只有歐陽一個漢人」¹⁰。

當時西藏社會的主流氛圍是「在宗教界藏族僧侶也廣泛接納漢僧，並沒有因為他們是漢人而排斥」¹¹，可以說「無論是學者還是文盲，富人還是窮人，貴族還是無名鼠輩都享有同等進入寺廟的權利，至少理論上是如此」¹²。這一時期，入藏求法的漢僧「或有因生活困難而退屈，亦有因學解而生怯弱，更有畏懼而僅滯中途，亦有大志未遂而身先歿者」¹³，因此能夠堅持下來的漢僧基本都是因緣俱足。在這種氛圍中，歐陽無畏前往的哲蚌寺已有幾十位漢人喇嘛分散各處，邢肅芝披露了歐陽無畏緣何遠離漢人居住的康村：

哲蚌寺學佛的漢人大約有幾十人，來自不同地方，有東北的、河北的、山西的、四川的、福建的，等等。漢僧多數集中在孟那康村。這其中有的窮，有的富，貧富不均，時間一長，彼此便產生了嫉妒之心，開始互傳閒話，鬧起糾紛。因此歐陽驚和我都不願意住在孟那康村，免得麻煩，我們選擇了果莽札倉落腳，遠離是非。¹⁴

向中央的」。詳見陰景元：〈西藏佛教的檢討〉，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編輯委員會：《西藏佛教（一）——概述》，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6月，頁283。作為藏傳佛教格魯派的哲蚌寺，這裡「是一個絕對的男性世界，在不違背佛教基本宗旨的前提下，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追求」。詳見沈宗濂、柳陞祺著、柳曉青譯、鄧銳齡審訂：《西藏與西藏人》，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年11月，頁95。

¹⁰ 邢肅芝（洛桑珍珠）口述，張健飛、楊念群筆述：《雪域求法記：一個漢人喇嘛的口述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6月，頁170。

¹¹ 鐘宇海：〈交流與融洽——民國入藏大員眼中的在藏漢人〉，《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頁51。

¹² 沈宗濂、柳陞祺著、柳曉青譯、鄧銳齡審訂：《西藏與西藏人》，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年11月，頁95。

¹³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上冊）》，臺北：中華佛教文化館，1974年9月，頁441-453。

¹⁴ 邢肅芝（洛桑珍珠）口述，張健飛、楊念群筆述：《雪域求法記：一個漢人喇嘛的口述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6月，頁216。

歐陽無畏自此在哲蚌寺启用了新的名片：「群配寂默（Chros-hPhel-hJigs-Med，余之藏名），乃哲瑋寺郭莽札倉（Sgo-Mang-GrWaTshang，余所隸學院）漢統堪參（余所屬寮部名）、珠璣密參（Gur-Chhed-Mi-Tshan，余所居齋舍）之漢僧」¹⁵

外號瘋漢人喇嘛：令拉薩藏僧刮目相看

初到哲蚌寺，歐陽無畏首先面對烈日、暴雨、嚴寒交替的侵襲，還要時時面對稀薄空氣的睥睨。我們無法想象歐陽無畏來到氧氣稀薄、氣候惡劣的拉薩所遇到的種種苦辛，但我們却看到了他在用更驚人的毅力去克服。

1930 年代初期，比歐陽無畏早到四年的哲蚌寺法尊法師對該寺院的學經做了詳細描述：

其寺規制有數種階級，謂普通僧眾及於全寺放茶（筆者註：佈施）或於一部分放茶者。普通僧眾有法會時，須隨眾上殿等，從朝至暮，無學經自習之暇。無法會時，多往鄉間尋求生活，故連住多年難得入佛法之門者多矣。若於寺內一部分放茶等者，則有隨時學經自習之暇，亦可隨師學習，唯其費用較通常僧眾稍大耳。又普通眾未至其一年者，不許越位學習其餘論，如第一年學因明略式，第二年學因明廣式及心心所等義，第三年始許學現觀莊嚴論首等。於寺一分以上放茶者，則隨自智力，學通一部，即許學餘論，不限制其年數多寡也。尊至寺時與朗法師詳籌放不放茶之利害，我等是以學經為正宗，欲速能學業圓滿起見，故勉強借債（約大洋二百元有餘）。於寺一部分放茶而住，朗法師亦是於一分放茶者，僅未借債耳。¹⁶

從上述法尊法師的經驗可知，歐陽無畏顯系與法尊法師一樣，為學經圓滿快速，予以放茶。

¹⁵ 歐陽無畏：《藏尼遊記（歐陽無畏手稿版）》，臺北：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1986 年內部印製，頁 133-134。

¹⁶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上冊）》，臺北：中華佛教文化館，1974 年 9 月，頁 441-452。

在哲蚌寺，放茶之後，「僧徒學經，也有一定的程序，通常可分為十三級，每級一年或是三年，所學的科目，便是釋論、般若、中論、戒律、俱舍論五大部經典，這些經典，都要按次潛修，不能夠隨便紊亂，或是躡越等次」¹⁷。就这样，歐陽無畏開始學習量論，這是佛學基礎中的基礎。

歐陽無畏認為「量」作為「不妄的新知」，形象地解釋出「量」的定義：「如眼識於煙之知為煙，而非見霧為煙之妄；如見一個月亮之眼識，而非見一個月亮為兩個月亮之眼花的妄識。但僅是這種眼識，仍不具足量義，還要加上一個‘新’的差別法，亦就是說，必須是眼根明白顯現看到煙或一個月亮的當時之眼識，纔算做量。所以謂之‘新’，所以量之存在的時間，僅此剎那而已。過此剎那，即是‘舊’了，亦就不是量」¹⁸。

精到幹練，恰如其分。

1950 年代中期，歐陽無畏在臺北對《量論》做了回憶：「遞降今日，量論仍為寺院主修課程，至不明量論，即不足以鑽研其他一切課程。無論戒律，俱舍，般若，唯識，中觀，密乘，統需以量論的技術來講習。近幾百年來，如果不學會量論的技術和方法，出口解經，乖違輒出，學院中的沙彌童子，一聽就訕笑你不明論義，當面對質，三言兩句，就要禁制得你尊口難開，勿蔑佛旨，可見量論在西藏寺院講學制度中所佔的分量」¹⁹。

在師父的教育下，學會一門異域語言的歐陽無畏僅用三年時間就深探般若、中觀、因明等經學，「擷融龍樹、提婆、無著、天親、陳那、法稱、戒賢、師子、德光、金洲、覺賢、阿提沙等之微言大義，推比異同，而求折衷苦心經營，終夜不寐，一發壇即能雄經四筵，摧伏邪論，有斯自信，因得共信」²⁰。

許多人並不知道，即使世代生活在拉薩的當地僧侶，由於高原缺氧，

¹⁷ 陰景元：〈西藏佛教的檢討〉，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編輯委員會：《西藏佛教（一）——概述》，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6月，頁281。

¹⁸ 君底亟美：〈陳那以後之量論〉，章嘉等著：《中國佛教史論集（三）》，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6年5月，頁734。

¹⁹ 歐陽無畏：〈下篇：量論傳到了西藏〉，《國立政治大學三十週年紀念論文集》，1957年5月，頁265。

²⁰ 歐陽無畏：〈中央訓練團學員自傳〉，編號：22837，臺北國史館藏，檔案號129000102909A，頁4-5。

夜半易醒，睡得不熟，大多要睡八九個小時後才可以起床誦經，而歐陽無畏常常整夜整夜的學習思考，這種非常人之苦竟鍛造出他人生最大的歡愉。

學習生涯總會出現意想不到的事情，漢藏佛教經典的差異常常令歐陽無畏吃驚不已。1940 年前後，作家徐蘇靈曾與前西藏地方駐京代表、「卅歲左右的青年喇嘛」²¹、「能說相當流暢的普通話和粗粗的英語」²²的圖丹桑吉²³到過拉薩公幹。1943 年寫出文章對外界披露歐陽無畏曾告訴他的一個故事：「有一本專題觀音的經典，全部是讚美觀音的聲音色相和體態美的。譬如乳房如何飽滿，腰肢多麼紆細等等，不知內地的善男信女們看到這部經文會不會大吃一驚」²⁴。

三年寒暑的苦讀，哲蚌寺辯經場成為檢驗歐陽無畏學習成果的重要舞臺。歐陽無畏所在的格魯派辯經場與邢肅芝所述為同一時代，因此考試方式大同小異：

辯經時一律平等，沒有特權，不論你是多大的活佛，也要和大家坐在一起，不准帶坐墊，這叫作結場辯經。每次的辯經會至少兩個小時。上辯經場是不能帶經書的，辯論的內容全部要背得滾瓜爛熟，每一頁每一行都要能背出來。²⁵

²¹ 徐蘇靈：〈拉薩速寫〉，《時與潮副刊》第 2 卷第 6 期，1943 年 7 月 1 日，頁 70。

²² 徐蘇靈：〈拉薩速寫〉，《時與潮副刊》第 2 卷第 6 期，1943 年 7 月 1 日，頁 70。

²³ 圖丹桑吉，又譯為圖丹桑批，「1946 年 11 月 15 日至 12 月 25 日擔任國民大會主席團成員」（喜饒尼瑪：〈國民大會中的西藏地方代表〉，引自氏著：《近代藏事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 年 7 月，頁 384）。在國史館藏 1947 年 1 月的「西藏在京重要人員姓名表」中，圖丹桑批被標註「年齡四五，現任官職西藏總代表札薩喇嘛」（〈西藏在京重要人員姓名表〉，陳誠副總統文物/邊疆政治參考資料，臺北國史館，典藏號 00801110100002003）。筆者 2019 年夏，在國史館檔案史料文物查詢系統中，找到了圖丹桑批的人事檔案，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系列十九檔案。在調取典藏號為 1291900002610 的過程中，館方以「原件數位化中，暫不提供閱覽」為由駁回申請，因此惟有待來日解密再看究竟。

²⁴ 徐蘇靈：〈拉薩速寫〉，《時與潮副刊》第 2 卷第 6 期，1943 年 7 月 1 日，頁 71-72。

²⁵ 邢肅芝（洛桑珍珠）口述，張健飛、楊念群筆述：《雪域求法記：一個漢人喇嘛的口述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 年 6 月，頁 197。

藏曆新年是歐陽無畏體會辯經水平的巔峰時刻，他雷打不動地前往大昭寺觀摩各級格西學位考試的壯觀景象：

早上一堂在大昭寺南邊側門外的石板鋪成的廣場，應試者往高台上一坐，廣場上黑壓壓的坐滿一片，這一堂多半是由三大寺初學經廿來歲的年輕人來考，大家爭相站起來講，早上辯的是因明。中午則在大昭寺前院辯論中觀與般若，從十二點考到二、三點。晚上考俱舍和戒律，七點開始也要考到很晚，通常由密宗學院的格西來考，那就特別精采了。我們當時學經，晚上一定要去聽，學習如何出題、如何作答辯、如何找錯誤，有的經講得好的格西，智慧就是高人一等，無論答辯者如何辯，總是句句都能找出錯誤來。有的應考者格外高明而考的人却不行，就是講沒三分鐘就斷了椿講不下去，左講被堵住右講被堵死終至停擺，引得哄堂大笑。好格西上場，聽眾就特別多，好格西來的亦為數不少，其中也有七八十歲修養極好經法極高的老格西來考，修養雖佳，講經時却毫不客氣，若存心整人，簡直是殘忍至極，應考者的靈魂受到無情的鞭笞，冷冷的接受思想上的打擊，旁邊的聽眾却痛快無比不時地哈哈大笑，有時聽這一場經要勝過十年學習。²⁶

歐陽無畏「曾三次升壇講經，天剛亮，院子裡坐了黑鴉鴉各地來的千餘高僧。任何一個高僧都可以提出問題，相互論難。幾次論經駁倒，才能得到喇嘛。」²⁷公開辯論的一次次獲勝，歐陽無畏旋即成為拉薩知名的哲蚌寺高級辯手，「已有相當地位，可以當‘格喜’了，格喜是喇嘛官習學程中相當高的一階段，必須要能公開地辯論經典，才能當‘格喜’，歐陽鷺在拉薩有點名氣，若干西藏人目之為瘋漢喇嘛。因為他說話無所顧忌，他深解喇嘛教規與經典，又有新的知識，常抨擊他看不上的事態」²⁸。《康導月刊》於 1945 年評價道：「無畏先生在拉薩研究因明，留學至久，他對

²⁶ 歐陽無畏：〈拉薩年景〉，《中國時報》，臺北，1985 年 2 月 19 日，版 8。

²⁷ 遼耀東：〈有緣無分〉，謝漢星、楊于萱編輯：《旭陵校友作家作品集》，嘉義：國立嘉義高級中學，2019 年 4 月，頁 21。

²⁸ 徐蘇靈：〈拉薩速寫〉，《時與潮副刊》第 2 卷第 6 期，1943 年 7 月 1 日，頁 78。

於佛教哲學有高深的研究，對於現代知識有豐富的儲備，所以他敢說康藏人所不敢說的話，被康藏人士錫以‘瘋漢喇嘛’的嘉名，喇嘛教之我見一文，可以看出他懷疑的精神，深刻的體認」²⁹。他在研習藏傳佛教史過程中所產生的質疑與批判精神在眾多公開的文字中展示得淋漓盡致，如1945年在《喇嘛教之我見》文章中觀察到：

蓮花生是不是佛教徒？現在沒有人弄得清楚，從寂護請他進藏來看，他至少是個同情者。他足跡履遍全藏，後世都把他當作純粹神話中的中心人物。他有兩個妻，有二十四位神通廣大像孫悟空豬悟能樣的徒弟，驕傲，自大，飲酒，享樂，自命為第二釋迦，他的野心的衝動，不讓他的信徒們直接皈依三寶，他把他自己視為三寶的具體，令信徒們皈依於他自己，他就是大家至高無上的「喇嘛」！「喇嘛」的字義，就是「上人」，「師長」，梵文叫「居盧」，我們和西洋人看到他們皈依喇嘛更重於皈依釋迦，同時藏人尊稱出家人為「喇嘛」——這和內地尊稱出家人為「和尚」或「法師」的用意相同——就創造出個喇嘛教的名詞來稱呼，這種稱呼在藏人本身是不知道的，他們祇知道他們自己是純正的佛教徒，反而疑惑內地有一種什麼「和尚教」呢！無論如何，我們要記得喇嘛教的創祖是蓮花生！³⁰

.....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初春，正當青康藏戰爭的末期，青軍前進到當頭寺，川康邊防軍抵金沙江岸，昌都駐守藏軍逃亡一空，旦夕可以被克復的危急關頭，某日，達賴命令那巫師降神，乃窮附在巫體，盤弓舞箭，滿頭黃豆大的汗珠，催促著大堆人燒火，一口比墳墓還大的銅鍋。沸滾地熬開滿鍋的濃茶，乃窮口中唸咒，雙手持矛，大踏步走靠鍋邊，用矛頭力攪

²⁹ 編者：〈編輯後記〉，《康導月刊》第6卷第2、3、4期，1945年3月，頁87。

³⁰ 無畏：〈喇嘛教之我見〉，《康導月刊》第6卷第2、3、4期，1945年3月，頁10。

濃茶，茶滓，油咸，酥酪，一齊在鍋中急流翻滾成為漩渦，只聽乃窮大喝一聲，矛頭上挑一口大鍋立刻扣翻在灶上，茶水連渣滓一起潑入灶火中去了。果然，青藏兩軍就停止進攻，而川康邊防軍且因事撤回關內去了，於是西藏馬上解救了。據說扣鍋在格魯派中，還不是最厲害的法術，有一種叫做閻羅磨的咒魔，藏語叫做「興接讓踏」，用一斗菜子，封固，供養，請一個有大威力的喇嘛來主持法壇，率領幾十，幾百，幾千，幾萬的僧侶來同時詛咒，經過相當的時期，然後到拉薩北郊一個深山峪中，極隱蔽的所在，有一所古代遺下特為這種法術設備好的一間黑暗的小房子，裏面一盤石磨，由主壇的喇嘛，抓起門中菜子，放進磨裏去，一面唸咒，一面推磨，磨一轉動，淋漓的血肉就潮水一樣地流淌出來！假使這時候西藏正在和敵人酣戰，戰場上一瞬間，敵人便會像塵埃似地灰飛煙滅。從這種種方面看起來，無論那一派的喇嘛教，於即使頂乾淨的格魯派，也還是免不了政治臭味，巫鬼，咒厭，對是宗喀巴大師實事求是的精神和釋迦的嚴肅的乾淨的教旨，背道而馳。³¹

再如他對格魯派奉為圭臬的《量論》究竟有何價值的思考，今日讀來依然醍醐灌頂：

印度後期的量論，方法更趨嚴密精細，思維活動愈鑽愈狹窄，章從理窟落入言詮，和歐洲中世紀的煩瑣哲學走的同一條路子，這對量論的發展來說，實在是慘淡而無前途的演變，因為文字所能表達的思想，已經有相當的限制，而印度文字全受聲明學規律的束縛，聲明之學又出現吠陀，詮釋訓詁，對於傳統婆羅門派的哲學的闡揚，比佛家教義來得有利，如果單從文字上來爭勝，有許許多多基本名相，佛家必須一一重新予以全異的釋訓，因為佛家對於許許多多名相的解釋，是與正統婆羅門迥然不同的，這對於敵論，誘掖其已知，到啟發其未知的引

³¹ 無畏：〈喇嘛教之我見〉，《康導月刊》第6卷第2、3、4期，1945年3月，頁12。

導上，是很紆緩膈膜的。尤其當大庭廣眾中，諍辯激烈時，你講出來的普通人不曉得，必須一一另予詮釋，而婆羅門講的，使人通俗易懂，聲勢顯然有強弱了。因明學論過失中有似宗的世間相違就是這個道理。即使你辯才無礙，足以折服敵論亦往往等到莫知其所窮之境，祇有讓人以心領神會，以心悟心，而「離言法性」不可說，不可說，就成為一種「宗義」的超然境界了。這都祇是我個人的一種看法，是以「量論」立場的有所為而為的態度的看法，絕對沒有輕蔑的意思。³²

從上述所知，歐陽無畏雖快人快語，但其脫口而出的話語實乃經深思熟慮的枝枝相對，葉葉相當，寫下的思考方能呈現筆觸精良。他隨即解釋《量論》的立場，解釋《量論》中什麼是真正的「有所為而為的態度」：

量論家承認任何存在，都有它的一個「本然」的「如如」，其所以有此存在，都如其本然而有。因之可以儘可能地詮以「義相」，如其「義相」而存在。因此量論家對於敵論者，大、小、粗、細、任何名相，都不憚煩一一予以言詮，富有實事求是科學精神。³³

歐陽無畏「慧焰耀天，精義攝人」³⁴的學識令眾多僧侶敬佩有嘉，「深獲喇嘛群英之嘆服」³⁵。他們朝夕相處，信任的碩果水到渠成，面對「共信既立，遂乃托鉢喬裝，雲遊萬里」³⁶。

身披袈裟的調研：一己之力下的密訪記

歐陽無畏寫下他田野行走的秘訣：「在西藏，（非出家人）頂多只能看到表面，我穿著出家人服裝出入方便，到處亂鑽，如此才能深入瞭解」

³² 君底亟美：〈陳那以後之量論〉，章嘉等著：《中國佛教史論集（三）》，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6年5月，頁759。

³³ 君底亟美：〈陳那以後之量論〉，章嘉等著：《中國佛教史論集（三）》，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6年5月，頁759-760。

³⁴ 〈歐陽無畏先生事略〉，國史館，館藏號：1280030410001A，不著頁碼。

³⁵ 〈歐陽無畏先生事略〉，國史館，館藏號：1280030410001A，不著頁碼。

³⁶ 歐陽無畏：〈中央訓練團學員自傳〉，編號：22837，臺北國史館藏，檔案號129000102909A，頁5。

37。

在這種氛圍下，1937年春，歐陽無畏接受剛過40歲生日的蒙藏委員會駐藏官員蔣致余的資助，以「感激遠當效慨慷」³⁸的心懷，憑僧侶身份前往後藏和喜馬拉雅群峰南麓的尼泊爾考察。歐陽無畏此行寫出調查報告的國家情懷、全局視閫、鮮活案例，絕非普通政府官員所能企及，由此可隱約感受到他堅定出家的真實意圖。台灣學者、歐陽無畏的學生陳又新認為，歐陽無畏意識到唯有出家一途「方能真正認識西藏，才能對國家與民族有所作為。若以先生的愛國熱忱而言，出家更非報國的唯一管道，雖然其出家為僧的根本原因從未透露，但最重要的事：他得以僧人的身分長期留在西藏，且不受西藏社會的注意」³⁹，筆者對這一分析深以為是。

身披袈裟的歐陽無畏對西藏社會往往有精細入微的觀察，如高級貴族擔任「神兵」統帥時，美女歌舞加敬酒場景上演的一幕，在他的筆觸下娓娓道來，讀來宛如身臨其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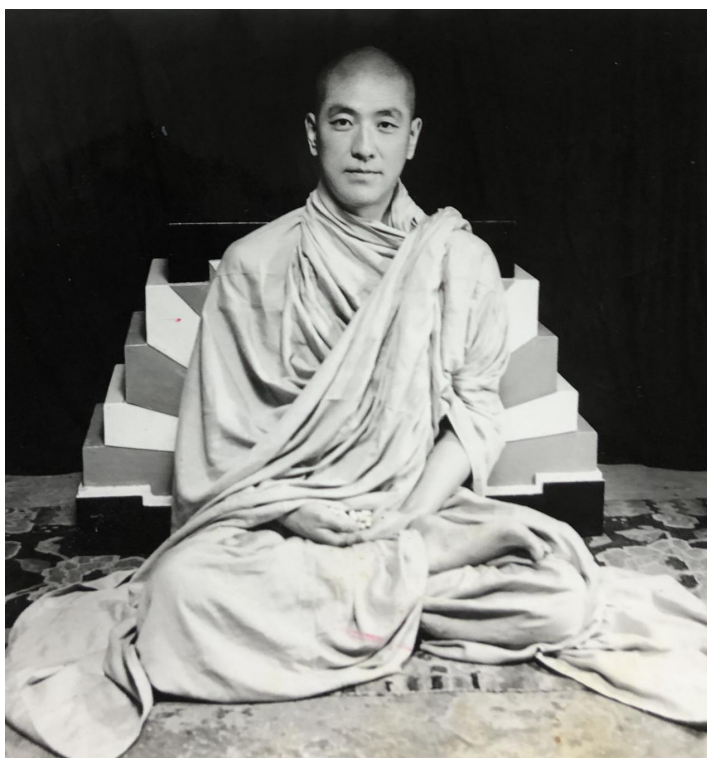
「耶唆」即神兵的統帥，由西藏諸高級貴族輪值。耶唆穿著古代元帥的服裝，頭戴黑色貂皮大帽，上面有一蓮花帥字，披著黃金盔甲，足蹬虎頭戰靴。耶唆選出後，接受大家拜賀，並登台拜將，此時，貴族家中所有漂亮的女孩都出來敬酒、歌舞一番。耶唆做大帥，其餘貴族家的爵爺們就任左右先鋒等統帥職位。教場上舉行射箭比賽，贏者有獎。晚上並慎重其事的紮營，什麼放哨、巡夜的樣樣齊全。⁴⁰

³⁷ 歐陽無畏：〈拉薩年景〉，《中國時報》，臺北，1985年2月19日，版8。

³⁸ 無畏：〈雪山吟（續）〉，《康導月刊》第6卷第7、8期，1945年7月，頁83。

³⁹ 陳又新：〈歐陽無畏與西藏〉，藍美華主編：《漢人在邊疆》，臺北：政大出版社，2014年11月，頁265。

⁴⁰ 歐陽無畏：〈拉薩年景〉，《中國時報》，臺北，1985年2月19日，版8。



林崇安 提供

1934 年底，歐陽無畏在拉薩哲蚌寺出家為僧此為目前所能尋獲的最年輕喇嘛裝照片

1938 年初，完成南亞國家尼泊爾之行並寫下《藏尼遊記》調查報告的歐陽無畏剛剛返回拉薩，經秘密渠道得知「英人因向西藏政府索軍火欠款不遂，派軍侵入隣接印度與不丹之藏南邊區之疊大旺地方，聲稱永久佔領為欠款之補償。為調查此案經過及藏印、藏、不邊界地理情形起見」⁴¹，於是「乃憤然起行，芒鞋竹杖行乞千餘里，崖巔水側夜夜與虎狼為隣，調查兩週，始知真相」⁴²。

如歐陽無畏以國家大視野的聚光，以步履躬親之法有史有據將清朝中央政府在藏痕跡詳加考證，如「前清時，前、後藏及薩迦各互不統屬，藏政府之命令，不能直接通行於後藏及薩迦所屬之地。惟欽差大臣之公文，

⁴¹ 歐陽無畏：〈履歷〉，1942 年 5 月 7 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八組，臺北國史館藏，檔案號 129000102909A，頁 2。

⁴² 歐陽無畏：〈中央訓練團學員自傳〉，編號：22837，臺北國史館藏，檔案號 129000102909A，頁 5-6。

則全藏凜遵，無敢或違」⁴³「前清時建築之欽差公館尚保存完好，其制分內、外兩院：外院平房，守戶所居；內院有正房五間，皆寬敞，台階廊廡，植欄杆圍護，下房四間，隨員、兵丁所居，角上廚房一處，廁所一處，窗前植樹木，隙地花畦，蔭蔽扶疏，頗具幽緻。物在政亡，人事全非」⁴⁴。這些極其珍貴的史記，為我們呈現出 1930 年代前的西藏，《藏尼遊記》這部歷史人類學日記的價值定會日久彌堅。

習慣於雪原上披荊斬棘，匆匆落筆的歐陽無畏寫出尼泊爾國境紀程的最新版本，追古溯今地書寫了加德滿都的政治生態，並有遠見地看到其國「未來統治心腹之患者，恐為回族民族主義之日漸抬頭也」⁴⁵。他深佩清代乾隆帝對尼泊爾的明察，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廓爾喀兵士驍勇善戰的聲名遠播，建議國民政府盡快與尼泊爾建交，以親歷者的視界寫下尼泊爾社會的政治經濟生活和宗教神祇。他在尼京深入進行的田野調查令人讚嘆：「政府且強迫尼人棄佛教改崇印度教，禁止尼人學習尼文」⁴⁶「廓爾喀統治下之尼國，真無天理可言，尼人受其不平等之待遇亦已矣」⁴⁷「廓爾喀人且常常破壞甘地所領導之印度革命運動，印度黨人時常被廓爾喀兵士襲殺」⁴⁸「廓爾喀之人者，英人令梟其父母之首級來，亦悍然為之」⁴⁹。其順利返回拉薩後，在日記附記中還對尼泊爾地緣區位發出「實西藏邊防最可靠之安全保障，應從速樹立對尼正常外交之基礎」⁵⁰的呼

⁴³ 歐陽無畏：〈藏尼紀程〉，引自氏著：《藏尼遊記（歐陽無畏手稿版）》，臺北：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1986 年內部印製，頁 83。

⁴⁴ 歐陽無畏：〈藏尼紀程〉，引自氏著：《藏尼遊記（歐陽無畏手稿版）》，臺北：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1986 年內部印製，頁 83。

⁴⁵ 歐陽無畏：〈藏尼紀程〉，引自氏著：《藏尼遊記（歐陽無畏手稿版）》，臺北：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1986 年內部印製，頁 50。

⁴⁶ 歐陽無畏：〈藏尼日記〉，引自氏著：《藏尼遊記（歐陽無畏手稿版）》，臺北：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1986 年內部印製，頁 184。

⁴⁷ 歐陽無畏：〈藏尼日記〉，引自氏著：《藏尼遊記（歐陽無畏手稿版）》，臺北：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1986 年內部印製，頁 184。

⁴⁸ 歐陽無畏：〈藏尼日記〉，引自氏著：《藏尼遊記（歐陽無畏手稿版）》，臺北：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1986 年內部印製，頁 184。

⁴⁹ 歐陽無畏：〈藏尼日記〉，引自氏著：《藏尼遊記（歐陽無畏手稿版）》，臺北：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1986 年內部印製，頁 184。

⁵⁰ 歐陽無畏：〈附記〉，引自氏著：《藏尼遊記（歐陽無畏手稿版）》，臺北：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1986 年內部印製，頁 216。

籲。其歷史行走的白描書寫散發出他對待藏事的智慧與仁勇。這些極其珍貴的行走記錄，可謂展示出一幅當時尼泊爾的「清明上河圖」，使這部歷史人類學的跨境書寫愈顯珍貴。

如歐陽無畏緊急前往大旺的秘密文字記錄，僅看 1938 年 8 月 1-11 日的日記，寫下的珍罕歷史記述如「英人兵隊中尚有兩三名札塘籍的藏人在當兵，並且領隊官的通事還是兩個拉薩木龍寺的喇嘛僧」⁵¹「臺隅和不丹兩地除了白藏錢——一種小銀幣外，什麼錢幣也不流通」⁵²；體現的重要生活細節如「途中不要帶肉，恐怕肉的氣味引野熊來吃」⁵³「隨身應備麝香，因為森林道中有毒蛇，祇要聞到有麝香的氣味，蛇就遠遠地躲開了」⁵⁴。此外，還有與人交往的直抒胸臆文字等……穿越歲月，這些日記已然成為研究中國西藏近現代史的珍貴資料。

通讀歐陽無畏的大旺調查日記，似一把鑰匙，開啓緊閉的門扉，一個個生活化的對話場景撲面而來，這實為罕有的西藏僧侶社會真實面相。歐陽無畏豐富、立體的文字加上以自覺的國家立場親歷大旺觀察，力避削足適履書寫態度——硬而不失柔韌，真而不失睿智，節奏中見明快，豪邁中見深情，令筆者時而愕然，時而驚嘆，終歸於酣暢淋漓，曠觀出民國西藏政治鏈條最生動的一幕。

綠寺激烈大辯經：戰無不勝的格西新秀

1938 年，歐陽無畏風塵僕僕地寫完《藏尼遊記》《大旺調查記》後，返回哲蚌寺，「又居寺中三年，不問世事」⁵⁵。1939 年，也就是歐陽無畏到哲蚌寺學習的第六年，面對「禪房寂然，深夜樑上鼠嚙吱吱，心

⁵¹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日記〉，引自氏著：《大旺調查記（歐陽無畏手稿版）》，臺北：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1986 年內部印製，頁 127。

⁵²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日記〉，引自氏著：《大旺調查記（歐陽無畏手稿版）》，臺北：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1986 年內部印製，頁 120。

⁵³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日記〉，引自氏著：《大旺調查記（歐陽無畏手稿版）》，臺北：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1986 年內部印製，頁 119。

⁵⁴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日記〉，引自氏著：《大旺調查記（歐陽無畏手稿版）》，臺北：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1986 年內部印製，頁 119。

⁵⁵ 歐陽無畏：〈中央訓練團學員自傳〉，編號：22837，臺北國史館藏，檔案號 129000102909A，頁 6。

動思歸，乃準備經藉，益淬勵刻苦」⁵⁶。

歐陽無畏對藏傳佛教格魯派的思考此時已至新境界，他筆下流淌出的是有本可立、自信溫和的歲月精華之語：

自宗喀巴大師，即以唯識學為廣行，中觀學為深觀，合無著、龍樹兩大家為一渾然整體的大乘菩薩學，自明朝迄今，盛行六百餘年，藏中學者，雖因派別關係，研學方便，容有異同，但宗喀巴學說組織的完滿，超越古今，推論正宗，任何人都都不加以否認。⁵⁷

歐陽無畏的圍裙袈裟，完全是西藏織製的氍毹，不允許有其他的材料。貼身只準穿件紅氍毹的坎肩，亦不能穿襯衣。袈裟的下部除了圍裙之外，亦無一物，而且喇嘛都不允許穿褲子。無論冬夏，上殿時都必須光腳而行。

這是一種對個人意志的磨練。歐陽無畏和其他喇嘛的冬日常態——「都必須席地而坐，用凍土當坐墊，石頭當枕頭，無論雪下得多麼大都要唸經。手腳凍開裂了，裏面流出膿血，但大家仍精神抖擻地辯論著」⁵⁸。

歐陽無畏回憶起 1934 年冬天第一次前往辯手如雲的綠寺⁵⁹觀摩連續舉辦 45 日的高水平因明辯經法會，「三大寺學僧咸集，專治陳那、法稱學」⁶⁰，「辯論中透顯智慧，聽一場勝讀十年書」⁶¹：

爭辯之時，先則大肆詰難，既則盛陳「破式」；然後安立論式，設機待悟，而令自生比量⁶²。這種過程，嚴肅確實，而

⁵⁶ 歐陽無畏：〈中央訓練團學員自傳〉，編號：22837，臺北國史館藏，檔案號 129000102909A，頁 6。

⁵⁷ 歐陽無畏：〈西藏的喇嘛教〉，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編輯委員會：《西藏佛教（一）——概述》，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 年 6 月，頁 204。

⁵⁸ 孫炯：《西藏舊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年 1 月，頁 121。

⁵⁹ 綠寺即今西藏拉薩江浦寺，有譯為絳普寺、降養袞曲，距拉薩西南約 120 里處的山麓。因地名為絳，歐陽無畏譯為綠寺實因為藏文「江浦」有綠色之意。藏傳佛教格魯派僧徒每年冬季于此寺內辯論因明，寺院歸哲蚌寺惹堆學院管理。

⁶⁰ 無畏：〈雪山吟〉，《康導月刊》第 6 卷第 2、3、4 期，1945 年 3 月，頁 72。

⁶¹ 歐陽無畏：〈拉薩年景〉，《中國時報》，臺北，1985 年 2 月 19 日，版 8。

⁶² 歐陽無畏 1980 年代在《釋量論》第一品第一講錄音中對「比量」做解釋：比量就是推論，根據一個前知因推出後面所知道的結論，由前知推後知，從推理比

認定敵論者比量自悟在我對彼之論式既立之後，所以必須立量，就是量論之立場的「有所為而為」的態度。⁶³

公開辯經就是將經文經意挑出一句予以公開辯論，聲音越大、爭執越多則代表辯論水平高。「在西藏，經法要講得好完全得靠辯論訓練，英國的政治學家也是從英國國會中互相辯論訓練出來的」⁶⁴。需要予以說明的是，「辯經會上大部分的喇嘛都很有風度，君子之辯，不結私怨，但辯到激烈的時候，雙方也難免面紅耳赤，互不相讓」⁶⁵。

初到綠寺，面對陌生的環境，「霜落迦裳遊子愁」⁶⁶歐陽無畏不僅寫下「綠寺無綠色，常被驢妖纏」⁶⁷的詩句，還對這句話做了進一步解釋：「綠寺藏名絳耳闕，絳之義為綠色。寺中相傳：昔有格西立誓，辯論不勝即身變驢，既辯，果不勝，化驢逸去，迄今時來寺作崇。」⁶⁸

在綠寺，歐陽無畏於「十一月晦日」⁶⁹寫下《咏賽查護法》，對寺院主護法神賽查用梵文降神的程序與內容做了極為生動的深描：

殿中千人無聲息，候神垂降皆屏嘿。歌咒方終鞞鼓急，鏡聲未已巫變色。身顫顫，容慄慄，神自天外來，威武金盞光奪日，骷髏七個圍簪髻，孔雀顰飛兜鍪間，旆尾四□三幢匿，神披錦鎧袍，銀鏡掩心獅蠻勒，清水光芒塵芥拭。

左挽弓，右執劍，射殺邪魔無憫念！嘶嘶哆嗦，滿握麥子四擲散，僧眾屈膝同搗蒜，奉獻雜沓如丘積，紛詢休咎災疫，稟來神目不暇鑒，梵音下諭（此神僅能梵語，所諭皆由一僧旁譯）義需譯。神喜時從座起立，仗劍揮弓舞旋急，西廊繞

較而得出的一個正確的知識。詳見王惠雯主持〈歐陽無畏藏傳佛學教學語音記錄典藏計畫〉影音檔案網頁，臺北：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

⁶³ 君庇亟美：〈陳那以後之量論〉，章嘉等著：《中國佛教史論集（三）》，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6年5月，頁760。

⁶⁴ 歐陽無畏：〈拉薩年景〉，《中國時報》，臺北，1985年2月19日，版8。

⁶⁵ 邢肅芝（洛桑珍珠）口述，張健飛、楊念群筆述：《雪域求法記：一個漢人喇嘛的口述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6月，頁201。

⁶⁶ 無畏：〈雪山吟〉，《康導月刊》第6卷第2、3、4期，1945年3月，頁73。

⁶⁷ 無畏：〈雪山吟〉，《康導月刊》第6卷第2、3、4期，1945年3月，頁72。

⁶⁸ 無畏：〈雪山吟〉，《康導月刊》第6卷第2、3、4期，1945年3月，頁72。

⁶⁹ 無畏：〈雪山吟〉，《康導月刊》第6卷第2、3、4期，1945年3月，頁73。

逾後殿入，參禮我佛東廊出。重登寶座人物止，仰天翻仆神去矣！

我聞神昔護守那爛陀，誓待廢址平陷七尺廟，⁷⁰難得羅點喜熱苦心重，召來衛藏護桑坡。剎那又經千餘年，今日有緣千人同會禮南無，無怪菩神喜呵呵！為問昔日那爛無遮四十萬，較之今會感如何？⁷¹

1939 年冬，「三年未至綠寺」⁷²的歐陽無畏再到「氣陰幽」⁷³的綠寺，綠寺「風光猶是，岩影依然」⁷⁴，自己雖自謙「學問多荒，慚感交併」⁷⁵却有幸「被指定擔任答辯的‘當家’」⁷⁶。若要成為「當家」，「起碼必須將《量釋論》的本頌全部背熟，並能字訓句釋，瞭解其全部意義」⁷⁷。

在這裡的每一天，歐陽無畏都參加早、中、晚三場《因明學》辯論，「講辯時，以嘉察的《量釋論明解脫道疏》（即賈曹傑·達瑪仁欽《釋量論顯明解脫道疏》）為課本。依據歐陽老師的〈後期量論一瞥〉說：這課本研索起來，艱澀得很」⁷⁸。高度緊張的、與強手對壘的三場辯論結束後，還要參加晚上的辯論。「晚上的辯論時間最長，從七點到十一點，三大寺的人按照程度分成很多個班，分頭辯論」⁷⁹。辯論結束後，歐陽無畏

⁷⁰ 神原守護天竺那爛陀寺，有誓非待那爛陀寺燬滅燼盡，寺址平入地深七尺後不離去，西藏古羅點喜熱以術拘召，迫之來藏守護已所創之桑坡寺，在拉薩西衛水左岸，今亦僅存遺址供人憑弔而已。詳見無畏：〈雪山吟〉，《康導月刊》第6卷第2、3、4期，1945年3月，頁73。

⁷¹ 無畏：〈雪山吟〉，《康導月刊》第6卷第2、3、4期，1945年3月，頁73。

⁷² 無畏：〈雪山吟〉，《康導月刊》第6卷第2、3、4期，1945年3月，頁82。

⁷³ 無畏：〈雪山吟〉，《康導月刊》第6卷第2、3、4期，1945年3月，頁73。

⁷⁴ 無畏：〈雪山吟〉，《康導月刊》第6卷第2、3、4期，1945年3月，頁82。

⁷⁵ 無畏：〈雪山吟〉，《康導月刊》第6卷第2、3、4期，1945年3月，頁82。

⁷⁶ 林崇安：〈回憶歐陽無畏教授零記〉，此文是林崇安教授2020年5月31日專門為本書稿撰寫的回憶。

⁷⁷ 林崇安：〈回憶歐陽無畏教授零記〉，此文是林崇安教授2020年5月31日專門為本書稿撰寫的回憶。

⁷⁸ 林崇安：〈回憶歐陽無畏教授零記〉，此文是林崇安教授2020年5月31日專門為本書稿撰寫的回憶。

⁷⁹ 邢肅芝（洛桑珍珠）口述，張健飛、楊念群筆述：《雪域求法記：一個漢人喇嘛的口述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6月，頁201。

則「竭二十夜不寐，讀補處（即嘉察的義譯）」（筆者註：有譯《量釋論明解脫道疏》），僅得七十葉，喜其文約義宏」⁸⁰，賦此詩曰：

理窟牛毛細，疏文美玉嗟，搔爬真變蠹，滯笨乃同蝸，

得解期幽悟，神知不苦磨，荒山無賣酒，怎遺睡中魔？⁸¹

許多人並不知道，三大寺的喇嘛集中於此展開辯經，每座寺院所派出的都是最優秀的代表。作為學院代表——當家者參加辯經雖然使命光榮、責任重大，但壓力同樣是巨大的。歐陽無畏近 20 年後在臺北南港圓拱橋居所回憶道：

在這一會期中，約有二十個夜間舉行大辯論，被指定擔任答辯的「當家」者，起碼必須將量釋論的本頌全部背熟，最好是連集量論也背熟，並能字訓句釋，瞭解其全部意義。辯論開始時，問難者總是先朗唸一句量釋的偈句，就要對答者覆出這一句所在前後的偈頌全文出來，這很像從前私塾中訓蒙老師任提一句令小學生接往下背書的情形一樣。其次問句義，其次問科判，其次問辯論主題，其次索論式，然後就這論式上來進行辯論。在進到辯論前的這些步驟，在別的學院中並無如此嚴格執行的情形，這也可算是惹堆學院⁸²的一種優良學風。在這幾步驟上，任何一步上如果答不出來，就要大坍臺，大丟人，無法進行正式的辯論，不但是被指定為「當家」者個人的慚愧，而且也影響到他的原隸學院的聲譽。所以被指定為「當家」者，無不是各學院中錚錚佼佼的上駟之選，兢兢業業來應付這場辯論。⁸³

⁸⁰ 君庇亟美：〈陳那以後之量論〉，章嘉等著：《中國佛教史論集（三）》，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6年5月，頁773。

⁸¹ 無畏：〈雪山吟〉，《康導月刊》第6卷第2、3、4期，1945年3月，頁82。

⁸² 惹堆學院即惹堆札倉，1930 年代為一個有三百餘僧眾的學院。惹堆「就是當年羅點喜饒（筆者註：རུ་གྲོ་པོ་ལྷ་མོ་ལྷ་མོ་ལྷ་མོ་ལྷ་མོ་）大譯師開闢的道場」。詳見歐陽無畏：〈下篇：量論傳到了西藏〉，《國立政治大學三十週年紀念論文集》，1957 年 5 月，頁 272。

⁸³ 歐陽無畏：〈下篇：量論傳到了西藏〉，《國立政治大學三十週年紀念論文集》，1957年5月，頁293。

每年從綠寺歸來，還有進行一項重要的活動，那就是「為綠寺歸者設通宵量釋經筵，筵主新格西等」⁸⁴。1940年，已居哲蚌寺六年的歐陽無畏「首陣出諍（堪布熱河人，蒙古族，民元任本院堪布，名震一時）」⁸⁵，他以詩歌的形式寫下當時自己身處辯經的現場實況：

大慢孤燈夜道場，霜風祛惱舌清涼，

蚊聲緊得如雷響，螢火居然賽日光。

慚愧一經研量釋，諍論五鼓契宮王，

雜言究未非言語，誰感我前較短長。⁸⁶

2020年春末夏初，林崇安對筆者回憶道：「歐陽老師說，辯經的勝負取決於雙方的功力，包括學力、經驗、技巧巧與臨場機智四者。又說，西藏的辯經方式，稱得上是‘世界文化遺產’，值得珍惜。」⁸⁷

1940年1月27日，來藏代表中央主持十四世達賴喇嘛（1935-）坐床大典前夕，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在拉薩日記中寫道：

十時接見游藏漢僧十九人，計太空、永光、先名、隆義、寬定、關演，如□、隆果、滿度、聖聰（以上四川籍），注旺、密晤、張華（以上北平），觀空（湖南），恆演（湖北），靈光（雲南），廣潤（山西），無畏（即歐陽鷺，原籍奉天，一作江西），碧松（江蘇），就中太空等十五人為自費，隆果、滿度、聖聰、碧松等四人為本會官費……⁸⁸

此番見面，吳忠信在日記中專門寫下：當場發給每人藏銀五百兩，其中歐陽鷺君資格最老，余以中央大學羅校長家倫之託，特加給五百兩。⁸⁹

⁸⁴ 無畏：〈雪山吟〉，《康導月刊》第6卷第2、3、4期，1945年3月，頁83。

⁸⁵ 無畏：〈雪山吟〉，《康導月刊》第6卷第2、3、4期，1945年3月，頁83。

⁸⁶ 無畏：〈雪山吟〉，《康導月刊》第6卷第2、3、4期，1945年3月，頁83。

⁸⁷ 林崇安：〈回憶歐陽無畏教授零記〉，此文是林崇安教授2020年5月31日專門為本書稿撰寫的回憶。

⁸⁸ 吳忠信：〈吳忠信先生日記（1940年手稿本）〉，館藏號：一般 230/5614.1，臺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

⁸⁹ 吳忠信：〈吳忠信先生日記（1940年手稿本）〉，館藏號：一般 230/5614.1，臺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

維此，歐陽無畏方得以順利完成佈施並參加辯經考試。1940年5月，歐陽無畏「杪值經筵為播臺主，舌戰強敵三百；七月，出席辯賽，為學院代表選手；八月，值通夜播臺；經九月出寺擺播，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明哲保身，則英明不艱，可以行矣。」⁹⁰

此際的歐陽無畏淬火成鋼，在藏僅七年，已有三本著作傍身。

薩迦法王立場：前清舊制時時難以忘懷

薩迦派的道場就是後藏的薩迦寺，它是全派的中心寺院，寺內所藏文物尤以經書最為著名。全派全寺之主即為薩迦法王，亦就是歐陽無畏所稱的薩迦貢瑪。藏族人俗稱薩迦代欽，意為廣有之主。早在「薩迦五祖」時期，「他們有的身在俗家娶妻生子，同時執掌薩迦派的政教大權；有的出家持戒，身着袈裟，兼秉政教」⁹¹。由此可知，薩迦派准許娶妻，並由兒子承襲，「承襲制度為兩房的長子輪流接替」⁹²。歐陽無畏進一步說明薩迦派的傳承思路：「這一系的正文，是父子在家嫡胤嗣承。出家師弟的傳襲制度，在這派反成為旁支，不同於其他各派之純以出家師弟傳承，是一特點。」⁹³

1937年8月11日，薩迦大寺。

薩迦寺內部所藏都是無價之寶，可以說，「薩迦大殿裡的每一件物品都有一段來歷：元朝皇室尊崇薩迦派，對薩迦的僧人賞賜無度。有些歷史學家甚至把這種對薩迦派的特殊的優遇作為元朝滅亡的原因之一」⁹⁴，聽起來令人嘔唏不已。

薩迦寺城牆築有8個巨大碉樓，牆腳有一圈壕塹狀的深槽，是當年護

⁹⁰ 歐陽無畏：〈中央訓練團學員自傳〉，編號：22837，臺北國史館藏，檔案號129000102909A，頁6。

⁹¹ 鄭堆、德吉卓瑪編著：《薩迦寺》，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8年10月，頁3。

⁹² 柳陞祺：《西藏的寺與僧（1940年代）》，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0年1月，頁20。

⁹³ 歐陽無畏：〈西藏的喇嘛教〉，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編輯委員會：《西藏佛教（一）——概述》，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6月，頁187。

⁹⁴ 李有義：〈九十自述〉，格勒、張江華編：《李有義與藏學研究——李有義教授九十誕辰紀念文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3年9月，頁89。

城河的遺址，「在西藏眾多的寺廟中，這是絕無僅有的，保留着元代城市建築的風格」⁹⁵。哲蚌寺漢僧歐陽無畏所面對的現實是，「從日喀則到薩迦沒有公路，只有千百年來人畜腳印踏出的鄉間小道」⁹⁶。於是趟溪澗、越山峰，過草地，抵達薩迦寺與薩迦法王第一次見面的時刻，他用白描的手法寫下了薩迦法王本人及所居宮殿的內景：「貢瑪趺跏端坐，衣黃錦緞內襖，罩紅氍毹袈裟，掛珊瑚朝珠，腦後有發辮，面色微黃，額寬，頤削，年約三十餘歲。座之東側一佛龕，供金剛玉尊母（Doric-gyu-bJaun-Ma）。殿中陳設簡單，如此而已。座前置墊，命坐遂坐，莊語詢同來老者，約略數語，語音低微，可以辨似，老者恭答。答畢，即退出。殿中更無他人，貢瑪始霽顏溫。」⁹⁷

當夜，歐陽無畏挑燈夜記，寫下近萬字的當日日記，一排排小楷字是艱苦環境下努力寫作的果實，此日拜見薩迦法王談話詳盡謄寫在隨身攜帶的記錄本中成為民國西藏歷史的一頁珍聞。只是筆者真不知道他在海拔 4316 米的薩迦，每天晚上究竟什麼時候能夠入睡。時隔 80 余年，筆者惟有將其日記所錄文字和盤托出，才能平復心境：

室幽靜，頗便密談。

於是，余首告以班禪不久將到藏之消息，探問彼對此事之感想如何？

貢瑪反問余，班禪進藏後，中國是否將恢復從前之駐藏欽差大臣制度？

余畧加考慮，答以否。

貢瑪問：「何故」？

余曰：「駐藏欽差大臣，乃滿清專制時代之產物，為君主壓迫西藏人民之替身，民國宗旨以五族平等為原則，當然無需

⁹⁵ 李佳俊：《在雪原上》，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 年 8 月，頁 218。

⁹⁶ 鄭鳴主編：《關於記者：郭超人新聞思考》，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 年 6 月，頁 264。

⁹⁷ 歐陽無畏：〈藏尼日記〉，引自氏著：《藏尼遊記（歐陽無畏手稿版）》，臺北：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1986 年內部印製，頁 133。

他人賢者繼續，預先防犯，可免毀滅佛法之禍。然因西藏崇信君主，故朗達瑪繼立暴虐，人民無法制止，終不免佛法中滅之禍也。更以滿清而論，繼續諸帝，如盡能如康、雍、乾三朝之富強，天理人心，猶不能聽任君主之胡作非為，何況其末造乃逢西太后紊亂朝政，賣官鬻爵，官吏貪黷，屢屢割地賠款，猶復朝野嬉頑，不圖振作，人民水深火熱，忍無可忍，始覺悟到非將主權歸還於人民，不足以救貧弱，於是奮起革命。清室亦知民心所向，情願退位，於是民國成立，仍以皇帝之尊榮優禮清室，不過一切國政，皆由人民選舉賢能以治理而已。觀此可知清帝之遜位，並非受有人民之逼迫，而民國之待清帝仍不薄也。」

貢瑪曰：「中國人民能自治理國政，固屬盡善盡美，余亦非謂中國之人民必待有皇帝而後治，不過因中國之皇帝都為曼殊師利之化身，如不使其臨位統御，恐人民有毀謗佛菩薩之過，終致減損福德，而冥冥受因果之譴報，且國亦不得治！」

外表像牛、民間取綽號為朗達瑪」。朗（ལྷ་རྩེ་ལྷ་མོ་）在藏文中意即牛，但朗達瑪的真正名字 ལྷ་རྩེ་ལྷ་མོ་ལྷ་མོ་ལྷ་མོ་（筆者譯：赤達瑪烏東贊）卻鮮有人知。藏族諸多教法史均將這位贊普寫成喜歡作惡之人，當他的兄弟 ལྷ་རྩེ་ལྷ་མོ་ལྷ་མོ་ལྷ་མོ་（筆者譯：赤祖德贊）登上王位後，朗達瑪依靠反對派大臣將赤祖德贊殺害，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ལྷ་རྩེ་ལྷ་མོ་ལྷ་མོ་ལྷ་མོ་（筆者譯：拉隆·貝吉多傑）不久就將其正法。類似的民間傳說非常多，但史學家們的文獻記載還是能夠看到一些嚴謹的說法：首先，這位贊普從小到大作惡的說法並沒有歷史證據，相反，他在執掌政權後尊崇佛教的史實在許多歷史文獻和史書教法史中均有記載；其次，敦煌文獻 ལྷ་རྩེ་ལྷ་མོ་ལྷ་མོ་ལྷ་མོ་ལྷ་མོ་ 記載稱「贊普 ལྷ་རྩེ་ལྷ་མོ་ལྷ་མོ་ 臉黑的原因是為了降服體內災禍的魔鬼，以確保身體健康，為此他新建了寺院和佛塔，心里敬奉佛教。在其掌權後依舊按照祖先和兄弟定制，不斷修復和新建廟宇、佛塔，以求佛教和吐蕃贊普度過各種劫難，萬古不變。」上述文字詳見周華：《藏民族簡史》（修訂版），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5年6月，頁157-163。無獨有偶，臺灣學者林冠群同樣認為吐蕃的崩解是因為經年累月的征戰，拖垮了吐蕃的經濟政權，社會衝突加劇下的政教矛盾，導致佛法中衰，無以為繼，此乃歷代贊普所應分攤責任者，怎可獨咎其一人。上述論點詳見林冠群：《唐代吐蕃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8月，頁358。

余曰：「貢瑪仁波且因果之說良是，然亦即西藏人對於皇帝觀念之根本錯誤所在，不但不合民國宗旨，亦且有悖大乘佛理，何也？如適所雲，則中國除皇帝外，全國四萬七千萬人中，更無第二曼殊師利化身在，四萬七千萬人皆凡夫俗子，此任何人不能肯定言之。經云：‘補特伽羅於補特伽羅勿執其量’，悖佛理一也。如謂曼殊師利度化有情，必生帝皇家而後可，故民眾推倒一皇帝，即是推倒一曼殊師利。然則曼殊師利不能化身於西寧一牧戶家，如宗喀巴是，此現量相違也，悖佛理二也。如謂帝王皆菩薩所化，則朗達瑪不應毀滅佛法，此亦現量相違，悖佛理三也。曼殊師利度化中國有情，隨其緣分，設種種方便，化種種身以度，然則中國之癰癩聾瞽中亦應有曼殊師利，初不必限於帝皇，如其不然，則經云：‘十地菩薩能化億萬身，遍三千大千世界，或為金輪王，或為銀輪王……或為比丘，或為商主，或為白衣，或為乞士，或為徒隸，於俱胝那世間，饒益有情，廣作無量佛事’，與此相悖四也。國之治亂，視其國內有情之共業果報而定，業報當治則治，當亂始亂，菩薩亦視其當否而隨時入世以度之，如謂有皇帝則治，無皇帝則亂，是不問皇帝之是否真正曼殊師利，不問世之治亂是否由業報所成，‘種種世間業力生’，與論相悖，五也。如謂有曼殊師利則治，然則有大悲觀世音亦可治，有其他大菩薩亦可治。返觀西藏，達賴在時之公培拉¹⁰¹招賄攬權，百姓嗟怨，達賴不大悲

¹⁰¹ 今譯為土登貢培、土丹貢培、公被拉、公披拉、宮披拉等，為十三世達賴喇嘛生前最信任的人，後因達賴病逝懷疑案被迫辭職，西藏政局發生重大變化。隨後其徹底倒臺，剝奪一切權力流放林芝，其與親屬的全部財產均予沒收，其父親札西則被發配至拉薩尼木重新為奴隸。此外，「遭株連者尚有近侍扎西頓珠、德欽英色、醫生強巴益西和乃窮護法神漢羅桑索朗等人」（《中華通鑒·西藏卷》，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3 年版，第 1 卷，頁 467）。1954 年，土登貢培還俗成婚，育有三子。同年，十四世達賴喇嘛離藏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為了將達賴喇嘛的小臥車送過洶湧澎湃的拉薩河，土丹貢培將船夫們召集起來研究，終於想出了一個好辦法：將四隻大牛皮船，結連在一起，船里裝滿青稞桿子，再在上面鋪上木板，把小臥車結結實實地捆在上面。他同船夫、工作人員冒著生命危險、起船向前划去，順利到達對岸」（拉宗卓嘎：〈關於堅賽·土丹貢培〉，西藏自治區政協文史資料研

觀自在之化身乎？竟亦無公培拉何。目下為藏王者，豈非大菩薩轉化之大喇嘛乎？然藏中情形更不如達賴在世時，故雖有在位之大菩薩以統御國家，亦不能謂其國必治，中國二千年來皇帝在位無缺，即使都為真正曼殊利師化身，然二千年來亦治亂循環，人民飽受專制壓迫之苦，豈不出於曼殊師利之賜耶！故，迂執皇帝論者，又與此等現量相違，悖佛理六也。夫所謂皇帝者，不過一行使國家最高權力之人之名稱，若命名之初，名之曰娼妓，然則繆執皇帝論者，又將以國有娼妓則治，無娼妓則亂，寧有是理！執名作實，入中雲：‘一切法假名所立，世間言說所成’，又悖論旨，七也。故皇帝不須必有，民國亦可得治，四萬七千萬人中佛菩薩化身隨在多有，吾人不必求曼殊師利於皇帝，但求之於大總統已足，是故吾人只希望凡人民所選出之民國官吏為曼殊師利或其他佛菩薩之化身。更進者，吾人不必要民國官吏盡為曼殊師利，但求諸自己為民國國民者，人人都為曼殊師利。如是，豈有不治之民國乎！」

貢瑪聆畢，肅然動容。¹⁰²

上述邏輯縝密、層層遞進的長時間對談，加之歐陽無畏本身的藏文政治、宗教邏輯術語的精準表達，令薩迦法王如湯沃雪、茅塞頓開，他徹底知悉曉理民國建國的意義——自由、平等、幸福，進而用極其生動的佛教妙語闡釋民國成立的目的：佛經所云西方極樂之現實。作為宗教領袖的薩迦法王此際給予歐陽無畏明確的回答：追思歷代皇帝是文殊菩薩化身，希望清代駐藏大臣制度在西藏恢復，盼望中央政府強力維護西藏佛法秩序。

與此同時，薩迦法王還說出了他內心的憂慮：民國沒有皇帝統御，恐人民有毀謗佛陀之險，最終招致國人減損福德。歐陽無畏據此再次用薩迦

究委員會編：《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內部發行），1984年2月，頁77）。1956年後，土登貢培先後擔任西藏籌委地質局副局長、西藏自治區籌委行政處長。1963年12月病逝。值得一提的是，堅賽不是職務，亦無一定職位，但是要得到達賴或班禪之嬖倖者均以此稱呼。

¹⁰² 歐陽無畏：〈藏尼日記〉，引自氏著：《藏尼遊記（歐陽無畏手稿版）》，臺北：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1986年內部印製，頁134-137。

法王完全理解的佛教譬喻做出解釋：吾人不必民國官吏盡為文殊菩薩，但求諸自己為民國國民者，人人都為文殊菩薩。如是，豈有不治之民國乎！這句極其精準的解釋最終令薩迦法王「肅然動容」。歐陽無畏大量使用藏傳佛教術語解釋民國的意義，使雙方話語溝通毫無障礙，底定出共信互信的基礎。

啓蒙法王：我亦願作民國治下百姓

在 1937 年 8 月 11 日歐陽無畏的秘密日記裡，筆者還看到對薩迦法王身邊人思想流露的詳盡記載，如歐陽無畏在正式拜見薩迦法王前的試探性拜訪：

下午二時抵薩迦，借宿民家，立遣人持名刺往達見仁波且（bDag-Chan-pin-Po-Chhe 薩迦掌教之尊稱也）宮中，請示何時准許謁見。時一老者進屋探視，命之坐談，彼曰：

「達見仁波且恩德大，甚慈悲，窮苦遊方遠僧，如有朝謁，立時召見；若西藏官吏參謁，則不輕容易接待，常至祇候十餘日之久，見時且有許多儀注，但我佛爺，毫無權勢，不似從前盛時，上惟薩迦皇帝、下惟中國皇帝之時（Stod-La-Sa-Skya-Gong-Ma, Smad-La-Rgya-Nag-Gong-Ma），現則被藏政府壓迫不堪，毫無喘息餘地。」¹⁰³

歐陽無畏通過與薩迦法王身邊一位老侍者的對話，快速準確地知悉了薩迦法王本人的待客好惡，尤其是知其對西藏地方的態度後，心裡對薩迦法王憑添一絲敬意。

更為重要的是，歐陽無畏知悉民國時期薩迦法王自謙其毫無權勢，這其實是政治地位，但由於固有的宗教地位使薩迦法王依然保有宗教上的權威，如「若西藏官吏參謁，則不輕容易接待，常至只候十餘日之久，見時且有許多儀注」，這種宗教上的權威此際也受到西藏官吏的認可。

歐陽無畏竭盡所能瞭解各種相關信息後，對即將首次前往薩迦法王宮

¹⁰³ 歐陽無畏：〈藏尼日記〉，引自氏著：《藏尼遊記（歐陽無畏手稿版）》，臺北：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1986 年內部印製，頁 132-133。

殿拜見薩迦法王已胸有成竹。

時光流似箭，天道曲如弓。昔日的薩迦法王宮殿，曾是「西藏佛教的中流砥柱，這一派修行的次第，重在先顯後密，尤以別解脫戒律為基礎。大致和‘菩提道次第’所說的相仿」¹⁰⁴。

當歐陽無畏前往佛教徒心中神聖的薩迦法王宮殿時，只見殿內「供奉薩迦派崇拜的諸佛、菩薩像。殿牆上繪有精美壁畫，壁畫的內容有建寺歷史，薩迦派歷代祖師、高僧畫像以及佛教故事，另有多種圖案別緻的密宗壇城畫，早期的為元代作品」¹⁰⁵。

到達薩迦法王宮殿後，歐陽無畏面謁薩迦法王時，沒有太多客套和試探之語，相反卻能迅速直奔主題，開誠布公地充分對話：

「今日西藏處於專制暴虐下，糧價飛漲，百物艱苦，人民生活困難，藏政府中大小官吏未聞有一人慨然提出救濟之辦法。雖菩薩亦無能為力，人民復無主權可以推翻政府，只得忍氣承受壓迫，坐以待斃。反觀內地，則五權分治，秉我佛眾生平等之原則，救苦濟危之慈心，雖貴至國府主席、五院院長，犯法亦准人民自由控告。水旱刀兵，一切災疫，政府須負責救濟，公安、保健、娛樂受用，國家負責創設，此皆藏人所謂無皇帝治下之現象也。兩相比較，而藏人猶曰西藏是快樂福地，豈非大邪見現前乎！」

貢瑪點首不已，曰：「民國誠能如是，我亦願作百姓！」復問皇帝（貢瑪之意，蓋指溥儀逆賊）現在何處？余曰：「前幾年聽說在天津，現已死絕了，後嗣亦無！」¹⁰⁶

¹⁰⁴ 法尊法師：《西藏與西藏佛教》，臺北：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8月，頁14。

¹⁰⁵ 鄭堆、德吉卓瑪編著：《薩迦寺》，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8年10月，頁2。

¹⁰⁶ 愛新覺羅·溥儀（1906-1967），字耀之，號浩然，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皇帝。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1912年2月被迫退位，清朝統治結束。「九·一八」事變後，其在日本人控制下成為偽滿洲國傀儡皇帝，年號康德（1934-1945），又稱「康德皇帝」。1945年8月17日，溥儀在瀋陽準備逃亡時被蘇聯紅軍俘虜，帶至蘇聯。1950年8月被解回國。1959年12月4日接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的特赦令並成為全國政協委員。1967年因腎癌在北京逝世，享年61歲。

貢瑪復詢班禪究竟親漢耶？抑親噶廈？

余曰：「班禪乃佛化身，佛性無遠近親疏，冤親平等，故親漢亦親噶廈！」

貢瑪又詢班禪進藏後，設若與噶廈爭執，釀成糾紛時，中央將如何應付？

余曰：「班禪乃佛性，當然與任何人不致發生爭執，惟其座下，難免不肇事端，爾時中央自當設法彈壓」。

貢瑪又曰：「噶廈如逕欺凌班禪，中央又將如何？」

余曰：「昔提婆達多¹⁰⁷陷害釋迦，致佛足流血，而達都終因造此無間業生入地獄，噶廈如敢侵及活佛，將來自受同樣惡報。」

貢瑪曰：「設班禪終久被阻，不得進藏，中央將有何法使之必進？」

余曰：「佛住處必得安樂豐稔，此次班禪進藏，原為俯順藏民輿情，誠能永不返藏，豈非內地有情福果善業所召，中央又何必欲送之入藏乎？噶廈之阻止班禪，即是蔑棄師尊，設謗佛菩薩，不敬佛法，所造罪孽，必具現報。」

談至此，貢瑪遂詢班禪入藏問題經過，余舉所知約略以告，復詢及噶廈對中央之根本態度？

余曰：「西藏僧官多數傾心內向，盼中央勢力早日達到西藏。惟在政府中無權勢，俗官中除少數甘心為虎作倀替英國作走狗者外，大多數人仍妄想西藏獨立，自成一國。現噶廈完全由此派人把持，故此一派人之態度，即噶廈對中央之根本態度也。」

於是貢瑪乃轉詢藏政府中人物，自藏王、司倫以下及各重要官員，皆有評騭。貢瑪乃微聲曰：「聞得日前有一大勢力喇

¹⁰⁷ 又譯為提婆達多，其是釋迦牟尼佛的堂兄弟，佛侍者阿難羅漢親生兄長。

嘛自南京化緣作買賣歸來，實否？」

余知其意乃暗指藏王熱振，此問使余深深覺察到貢瑪之聰明機警，乃應曰：「然！誠有是！」

貢瑪乃言及彭秀（Pun-Shu）噶倫¹⁰⁸，問余：「此人如何？」

余曰：「據云，彼於四噶倫中，對公事最熟諳，惟損人利己事太作多耳！」

貢瑪大然余言，曰：「此人甚惡，但知欺壓百姓，行事毫無功德。前數年曾勾通追瑪婆章（即度母宮之藏名）侵吞薩迦公私廟產，不計其數。迄今余尚隱忍胸頭，無法與抗！」

余默然不語，心知貢瑪言及兩宮訟事。此彼家務事，外人不便措辭也。

貢瑪復問及詹通噶倫¹⁰⁹，余評之為噶倫中之唯一明白事理者，貢瑪立翹大指，鼓掌贊成余說。¹¹⁰

上述對話中，時機在先的歐陽無畏對見微知著的薩迦法王進行了民主思想的啓蒙，短短數千字的對話就令薩迦法王做出了一個驚人的表態：「民國誠能如是，我亦願作百姓！」

置身時空交錯的雙方語境中，史詩般的對話撼動人心，筆者似看到薩迦法王眼裏放出穿透歷史的精光。

¹⁰⁸ 又譯彭雪·才旦多吉、彭休·才旦多吉、彭休·澤登多吉（1889-1945），西藏江孜人，彭雪貴族之後裔。其任噶倫時間是 1934 年 6 月，其任首席噶倫時間是 1936 年 1 月。1939 年 9 月赴那曲迎接十四世達賴候選靈童，後因五世熱振下臺失勢，於 1943 年辭職，1945 年 9 月在拉薩病故。

¹⁰⁹ 又譯澤柯·居美嘉措、詹東·居美嘉措、哲通·居美嘉措、扎通·居美嘉措、貞冬·居美嘉措、澤洞·居美嘉措（1890-1938），西藏日喀則人，第巴貴族之後裔。其任噶倫時間是 1932 年，1935 年卸任，1938 年病故。

¹¹⁰ 歐陽無畏：〈藏尼日記〉，引自氏著：《藏尼遊記（歐陽無畏手稿版）》，臺北：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1986 年內部印製，頁 138-139。

密室話別：望中樞能維護薩迦權益

歷史的時鐘走到 1937 年 8 月 11 日，在歐陽無畏的日記中，記下了薩迦法王希望中央政府在藏官員能夠維護薩迦應有的正當權益：

問：「藏政府侵吞薩迦公私廟產甚多，如控訴於中央，政府受理否？」

余曰：「原則上當然受理，惟整個中、藏問題未解決前，尚不能急遽辦理此等瑣事。若貢瑪仁波且親赴內地，暫以宏法容身，分暇致力於中、藏問題解決之扶助，以圖獲得民國冊封，則可緩圖恢復，亦且有助於薩迦內部糾紛之解決。」¹¹¹

1937 年 8 月 13 日，在歐陽無畏的日記中，筆者看到其與薩迦法王就舉國上下正在開始的全民族抗戰進行了深入對話：

薩迦之殷卜頗著靈驗，因亦請詢三事：

第一、中日戰事勝利何屬（余臨行前二日，蔣致余告我北平方面有衝突，然尚不知此為盧溝橋事變之演進也）？卦曰：「暫時不至於開火，中國不至於甚敗。」

第二、余父母之康健壽量？卦曰：「無妨！宜多誦《度母經》《阿彌陀咒》《阿彌陀讚》。」

第三、余學法經師，已赴南京，作募化功德，成就如何？卦曰：「大吉！須多祈護法默佑，並於高山嶺上熬煙招福。」

貢瑪且云：「中日果開戰，余當在護法處虔誠祈請冥助！」

余起立敬謝。¹¹²

從上述對話中，可以看出薩迦法王坦陳道，如果中日戰爭繼續，他會竭盡所能以宗教方式為國祈禱，這再次彰顯了薩迦法王的愛國情懷。

¹¹¹ 歐陽無畏：〈藏尼日記〉，引自氏著：《藏尼遊記（歐陽無畏手稿版）》，臺北：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1986 年內部印製，頁 140-141。

¹¹² 歐陽無畏：〈藏尼日記〉，引自氏著：《藏尼遊記（歐陽無畏手稿版）》，臺北：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1986 年內部印製，頁 149。

1937年8月15日，歐陽無畏第三次前往薩迦法王宮殿，這一次他向法王辭行。薩迦法王除了向歐陽無畏贈送大量的珍貴宗教禮品外，更向歐陽無畏敞開心扉，進行了密室話別。法王衷心希望中央政府在藏官員能從中調和他與九世班禪及其身邊之間的關係。

晨起，赴貢瑪處辭行。前日所請印像皆就，共一百十八尊，外又蒙賞賜貢瑪旅印度時所攝照像一幀，背頁貢瑪親手書寫皈依護身咒並硃璽，歷代貢瑪配制丸藥二十三包，加持靈物一大包，萬粒紅藥丸一枚，藍綢哈達一疋，拉達蔗糖五封，余一一敬領拜收。

貢瑪命坐與余言：「余之前代，貢瑪稱勒仁欽（Trin-Las-Rin-Chen），曾應班禪召，赴札什倫布朝謁，因班禪左右索賄未遂，數度請謁，皆被阻隔，憤懣不告而歸。故迄今班禪左右，頗疑忌薩迦，此次班禪從內地有書召余，命余務必前往黑河會晤。余得信後，即隨時探訪班禪入藏確息。問噶廈，則噶廈不理；問班禪方面，則佯推不知。余鑒於前代之失，設又冒失前去被阻於其左右，重蹈覆轍不亦太難乎！余思中央既有正式辦事官員駐在拉薩，煩君之介，重托彼從中斡旋如何？」

余允寫信與蔣參議，煩彼一得班禪起程確息時，即予薩迦方面以通知。¹¹³

歐陽無畏的一系列戰略對話，讓筆者看到他在邊土西藏始終自覺著眼大棋局的建構，惟此，其次第落子方為更精準。

¹¹³ 歐陽無畏：〈藏尼日記〉，引自氏著：《藏尼遊記（歐陽無畏手稿版）》，臺北：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1986年內部印製，頁151。

新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入境問俗，入國問禁。（傣族）

大樹下的青苗低矮，溫室裏的花朵嬌嫩。（藏族）

秤砣掉下水。（佤族）

牛馬關在一個欄裏，過不了一個晚上；

（納西族）

兄弟姊妹住在一起，過不了一輩子。

人大分鋪，鳥大分窩。（布依族）

只向良言依頭，不向利斧彎腰。（蒙古族）

做壞人的首領，不如做好人的一般朋友。（烏孜別克族）

莫要見人就交友，莫要見錢就伸手。（錫伯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從前的失敗是因為辦藏事的人，都是犯官革吏，以後我們再不能派遣這種人去駐藏辦事了；只要中央調遣一師人開進藏境，藏事就能立刻解決；應當好好研究藏文、藏語，因為這樣就可以容易通達藏情……歐陽無畏對此大聲疾呼：這些主意，合攏來都要得，一個個分開來幹，都要不得，因為……藏事敗壞最無法收拾的事候，正是這三個條件都齊備完在的時候。

以手寫心：歐陽無畏筆下的十年西藏 思考記

韓敬山

身處西藏期間，歐陽無畏成果卓著，39 歲前先後完成十部著作，其中三部是藏語文教材。遺憾的是，其全部著作從未公開出版發行。這些著作有的原稿在炮火中散佚；有的由蒙藏委員會播越臺灣後內部出版，明確標註限制閱讀；有的由歐陽無畏用蠟版油印僅發給聽課學生；有的由歐陽無畏少量自印送友朋把玩。

即便如此，筆者靜靜地步入歐陽無畏存世的文字世界，閱讀那一件件篇幅宏大、立意甚遠的文稿，感悟那深刻獨到的研究思考、匠心獨運的構思表達、豐富精湛的筆墨語彙，切身體會到歐陽無畏字裡行間所蘊含的史料價值、精神價值和其自覺探析西藏社會未來發展規律、發展方向的重大意義。他作為西藏那段歷史的參與者、見證者，以胸膛行走時代，主動擔負歷史紀錄者的責任，用手中的筆墨來解讀歷史，用特有的忠誠將歷史印記和寶貴史料清晰謄撰，用自己的創作去告慰無數為雪域高原拋灑生命的史人，在親歷歷史的名下未曾留下空白與遺憾。

雪域十年求法揮筆十大著作

從 2014 年春到 2019 年冬，筆者三次訪問台灣。期間，費心竭力多方搜集有關歐陽無畏的各類著作、出版品、非賣品，僅就目前已知主要有十部作品。這些作品有個共通之處，就是檢視西藏問題更到位，根源進一步

挖深看清，處置方案進一步找準，處處顯現歐陽無畏無所畏懼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第一部是 1935 年寫就的《宗喀巴傳》。羅家倫對此回憶道：「他寄給我第一本書是西藏黃教創始者《宗喀巴傳》，我介紹他到商務印書館出版，可是始終不曾見到印出來」¹。未見此書出版，實因「盧溝橋事變爆發，是稿亦隨商務印書館毀於八一三淞滬會戰砲火。而後老師因生活顛沛未能重譯，引為終身憾事」²。歐陽無畏的學生、現在中國文化大學任教的前蒙藏委員會藏事處處長陳又新³稱此書為歐陽無畏「課暇譯出的漢文本」⁴

第二部書是《藏尼遊記》⁵，記述歐陽無畏 1937 年 7 月至 1938 年 1 月，自拉薩前往尼泊爾，前後 192 天，詳細書寫沿途山川河流、交通里程、風土人情，留下大量珍貴目擊。歐陽無畏此行還秘密繪製了 11 幅精度極高的軍事地圖，現完整收藏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關於自拉薩前往尼泊爾的動因，歐陽無畏自稱是為了前往尼泊爾一圖書館查詢梵文咒笈。其在《藏尼遊記》中稱此次旅行得到國民政府駐藏官員蔣致余的幫助。事實上的確如此，蔣致余為此曾密報行政院長蔣中正：「職因歐陽驚擬赴後藏各處考察，與噶廈接洽簽發馬牌」⁶，但蔣中

¹ 〈歐陽無畏先生事略〉，國史館，館藏號：1280030410001A，不著頁碼。

² 〈歐陽無畏先生事略〉，國史館，館藏號：1280030410001A，不著頁碼。

³ 陳又新（1956-），臺灣基隆人，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碩士，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曾任蒙藏委員會藏事處處長。1990 年起擔任中華民國南亞協進會西藏研究委員會研究委員。

⁴ 陳又新：〈歐陽無畏與西藏〉，藍美華主編：《漢人在邊疆》，臺北：政大出版社，2014 年 11 月，頁 265。

⁵ 《藏尼遊記》有三個版本：一是 1952 年蒙藏委員會內部印製的《藏尼遊記（田炯錦題字版）》手抄本，現藏於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二是 1954 年蒙藏委員會內部印製的《藏尼遊記（于右任題字版）》鉛印本，並列入蒙藏委員會邊情資料輯之六。該書雖有句讀，但錯誤極多，且與原手稿相較有諸多刪節，現藏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三是 1986 年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經歐陽無畏同意後內部印製的《藏尼遊記（歐陽無畏手稿版）》，負責此書印製工作的時任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所長蕭金松告訴筆者，該版本印量僅 20 部，當時就送給有關單位和人員典藏，個人手中很少會有，書稿印好後，還親送歐陽無畏一部此書。該版本現藏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值得一提的是，第三個版本沒有收錄羅家倫的序言。

⁶ 蔣致余：〈行政院秘書處函轉駐藏蔣參議密電〉，《外交部檔案叢書—界務類第五

正對蔣致余是有看法的，他早在 1935 年 7 月，就對蒙藏委員會委員長下令：「此人糊塗，久留必有害無益」⁷。蔣致余於是以自己腦部受傷、起立頗費力以及邊疆大局似應請未雨綢繆放不負鈞座為由請求調京，但此間在藏的黎丹認為自己正在彈劾蒙藏委員會黃慕松委員長，未來在其領導下萬難共事，因此堅辭不就，人選接替方案最終落空，蔣中正於是令蔣致余暫時在藏調養靜候，毋得擅離，蔣致余只好繼續留藏工作。⁸

與此同時，歐陽無畏在日記中預測，如無意外，九世班禪 1937 年秋天將返回後藏，故先行前往後藏日喀則等地調查研究，以便提供最新動態報告，為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駐藏機構所參考。這部書稿「寄回內地來的時候給遺失了，所以這又重抄了一本托人帶給羅志希（筆者註：羅家倫）先生」⁹。

收到書稿的羅家倫對《藏尼遊記》做了非常中肯的評價：「這部印度、尼泊爾旅行的日記，是一本他親自翻過大山深谷由藏入尼的可靠紀錄，其中充滿了我們平常不能知道的材料。因為他能測繪地圖，所以他對於所屬行程及沿途形勝，記得格外準確，這可以作邊疆地理讀，也可以當探險日記讀。」¹⁰曾在印度擔任駐外大使的羅家倫毫不掩飾對此書的珍愛：「這本書和一本《大旺調查記》的稿本，我從南京帶到印度，前年又從印度帶到臺北，都是放在隨身飛機行李裏運來運去」¹¹。有學者評價「藏尼遊記文章之雅，寓意之深，又何讓於徐宏祖『霞客遊記』哉」¹²。

歐陽無畏事後回憶說：「余離拉薩時，萬不料國內全面抗戰崛起之如是急遽，原對尼行，抱有絕大收穫之希冀。余若在拉薩得聞得抗戰到底之

冊西藏卷（一）》，2005 年 9 月，臺北：外交部，頁 125。

⁷ 〈西藏問題（三）〉，臺北：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02-080101-00060-002，頁 11。

⁸ 〈西藏問題（三）〉，臺北：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02-080101-00060-002，頁 15-32。

⁹ 徐蘇靈：〈拉薩速寫〉，《時與潮副刊》第 2 卷第 6 期，1943 年 7 月 1 日，頁 78。

¹⁰ 羅家倫：〈序言〉，歐陽無畏：《藏尼遊記（田炯錦題字版）》，內部手抄油印版，臺北：蒙藏委員會，1952 年 10 月，頁 2。

¹¹ 羅家倫：〈序言〉，歐陽無畏：《藏尼遊記（田炯錦題字版）》，內部手抄油印版，臺北：蒙藏委員會，1952 年 10 月，頁 2。

¹² 〈歐陽無畏先生事略〉，國史館，館藏號：1280030410001A，不著頁碼。

確息時，余早已收拾袈裟換戎裝廝殺去矣！」¹³

第三部書是《大旺調查記》¹⁴，記述歐陽無畏於 1938 年 7 月至 8 月接受派遣自拉薩秘密啟程前往大旺，前後 45 天，調查英軍侵擾及鯨吞西藏地方土地經過。

2012 年，時任蒙藏委員會參事的徐桂香（1957-2020）博士撰文稱歐陽無畏此行是「受國民政府駐藏官員張威白之託」¹⁵，羅家倫 1952 年則稱是自己「任中央大學校長時，囑其赴印度、西藏邊界大旺（筆者註：大旺）地方調查英軍侵略情形，達到任務」¹⁶。筆者分析兩者並不矛盾，因為當時張威白極有可能因事涉保密，未悉數告知歐陽無畏此行命令究竟由誰下達。

不管怎樣，歐陽無畏以勇武直前的方剛之力克服途中無數艱辛，寫下的行行文字對解決西藏事務提出許多深刻而獨到的見解。如其義正辭嚴批駁一些所謂的辦理藏事能夠成功的三類要訣：第一類——「從前的失敗是

¹³ 歐陽無畏：〈藏尼日記〉，引自氏著：《藏尼遊記（歐陽無畏手稿版）》，臺北：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1986 年內部印製，頁 188。

¹⁴ 《大旺調查記》有三個版本：一是 1952 年蒙藏委員會內部印製的《大旺調查記（田炯錦題字版）》手抄本，封面右上角加蓋「本會參考材料 不得對外發表」的長方形藍章，現藏於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二是 1954 年蒙藏委員會內部印製的《大旺調查記（于右任題字版）》鉛印本，全書 114 頁，並列入內部刊行，並標注「蒙藏委員會邊情資料輯之七」，雖有句讀，但與原手稿相較有諸多刪節，簡稱「鉛印本」；三是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 1986 年影印《大旺調查記》日記手稿，負責此書印製工作的時任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所長的蕭金松告訴筆者，該版本印量僅 20 部，當時就送給有關單位和人員典藏，書稿印好後，親送歐陽無畏一部此書。只是現在回想，這部書稿字體極小，印量極少，「未大量流通」（蕭金松：《歐陽無畏教授（君庇巫美喇嘛）的學術貢獻與影響》，《中國藏學》2011 年第 S1 期，頁 35），簡稱「手稿本」。筆者發現，「手抄本」和「鉛印本」對比「手稿本」有「一增一刪」：增加了羅家倫 1952 年 10 月 10 日所寫的一篇《序言》，刪除了歐陽無畏手繪《大旺調查地圖》（含《英人營地圖》《門隅地位圖》）。由於迄今「手抄本」和「鉛印本」已刊行 60 餘年，「手稿本」亦 30 餘年，海內外又從未公開出版此著，加之近兩年來，位於喜馬拉雅山脈的大旺地區不斷成為中印地緣政治的晴雨表，關注度很高，該書的相關內容亦持續不斷被海內外學者所摘引，普通讀者難窺全貌。

¹⁵ 徐桂香：〈歐陽無畏對國民政府時期的西藏邊務之見〉，《蒙藏季刊》第 21 卷第 4 期，2012 年，頁 39。

¹⁶ 羅家倫：〈致沈昌煥、許聞淵函 保舉歐陽無畏在革命實踐研究院受訓（1952 年 11 月 21 日）〉，《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七冊）》，1988 年 12 月，臺北：國史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頁 311。

因為辦藏事的人，都是犯官革吏，以後我們再不能派遣這種人去駐藏辦事了」¹⁷；第二類——「只要中央調遣一師人開進藏境，藏事就能立刻解決」¹⁸；第三類——「應當好好研究藏文、藏語，因為這樣就可以容易通達藏情」¹⁹。從不虛與應付的歐陽無畏在著作中大聲疾呼：上述「這些主意，合攏來都要得，一個個分開來幹，都要不得，因為……藏事敗壞最無法收拾的事候，正是這三個條件都齊備完在的時候」²⁰，從西藏 1900 年以來發生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北遁蒙古、南渡印度、驅逐駐藏川軍、逼迫九世班禪納稅……種種諸如此類的政治突變，歐陽無畏的核心之問和總結提煉，句句發聾振聵。

羅家倫日益對「漢人中旅行印段麥（克馬洪）線之第一人」²¹歐陽無畏的行為表示高度讚賞，為此他寫道：「我們從歐陽無畏先生的這本書中，看見鄰邦侵略大旺的步驟及其最後目的，能不怵目驚心。像這樣的大事，早應該由政府負責機關派大批幹員去踏勘或密查；但是以前既無人注意，即注意亦不過官樣文章的教附近省縣查報，從不取有效的行動，也沒有肯吃苦的人員實地去查。結果倒是一個研究學術的大學，鼓勵一箇有志的青年，還得到這點可靠的成果。想起來不勝感慨」²²。

1939 年除夕之夜，歐陽無畏在位於拉薩的國民政府駐藏行署三樓寫道：「這是在藏第二次旅行的記實。由於旅行方法的不同，得來經驗亦異。前次旅行尼泊爾，多賴噶廈的馬牌，沾些官派兒，一切都感覺便利。這次完全步行，途中的困難，祇有身歷其境的人始可領畧」²³。

¹⁷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遊記〉，引自氏著：《大旺調查記（田炯錦題字版）》，內部手抄油印版，臺北：蒙藏委員會，1952 年 10 月，頁 16。

¹⁸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遊記〉，引自氏著：《大旺調查記（田炯錦題字版）》，內部手抄油印版，臺北：蒙藏委員會，1952 年 10 月，頁 16。

¹⁹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遊記〉，引自氏著：《大旺調查記（田炯錦題字版）》，內部手抄油印版，臺北：蒙藏委員會，1952 年 10 月，頁 16。

²⁰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遊記〉，引自氏著：《大旺調查記（田炯錦題字版）》，內部手抄油印版，臺北：蒙藏委員會，1952 年 10 月，頁 16。

²¹ 歐陽無畏：〈中印緬邊界與麥馬洪線（續）〉，《邊疆論文集》第二冊，臺北：國防研究院，1964 年 1 月，頁 1327。該論文寫於 1962 年 5 月 25 日，被國防研究院標註錄自《問題與研究》第一卷第九期。

²² 羅家倫：〈序言〉，歐陽無畏：《大旺調查記（田炯錦題字版）》，內部手抄油印版，臺北：蒙藏委員會，1952 年 10 月，不著頁碼。

²³ 歐陽無畏：〈序〉，引自氏著：《大旺調查記》（田炯錦題字版），內部手抄油

在這部日記中，歐陽無畏寫道：「此次調查，係屬秘密性質。一切準備，皆未在拉薩辦理。自出拉薩後，所經皆僻村冷鎮，交通不便，無處覓雇代步」²⁴。《大旺調查記》這部文稿共有三個板塊，分別是《大旺調查報告》《大旺調查遊記》《大旺調查日記》。通讀歐陽無畏的所訪、所述、所思，就可明白其文字已成為今日研究近代藏事史料中價值極高的歷史書寫。這些飽含深情的口述寫本，為我們展現出一個立體的、鮮活的西藏大旺地方政治譜牒。

第四部書是《雪山吟》，為 1934 年底至 1941 年初歐陽無畏對西藏政治、經濟、文化以及人物交往的詩詞體日記，全部文字近 3 萬字，它「是無畏先生留學拉薩時吟詠的詩集，在雪山吟裡面，可以找出許多關於拉薩寺院習俗故事傳說方面的珍貴材料」²⁵，日記不僅記述其目擊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還記述其與在西藏的黎丹、劉樸忱、蔣致余、徐近之、孔慶宗、張威白、李耀南、張筱舟、王廷璋、滿度法師、太空法師等人的交往點滴，能夠釐清許多民國藏事的細節，史料價值頗大。從 1945 年 2 月到 8 月，歐陽無畏將寫就多年的萬言書——《雪山吟》作為《康導月刊》連載七期的壓軸作品，從未出版單行本。

第五部書是由中央政治學校油印、1942 年完成的《藏文文法》；第六部書是由國立中央大學油印、1945 年完成的《藏文讀本》；第七部書是由國防部邊政研究所油印、1946 年完成的《藏文會話》。遺憾的是，筆者費盡全力，依然沒有找到這三部書在海內外的典藏。

第八部書是 1944 年底在重慶「小溫泉」寫就的《德格土司世傳譯記》，德格土司是西康最大的土司，有民間俗稱的天德格、地德格之稱，從歐陽無畏翻譯文稿中「可以看出他的藏文，同樣的有高深修養」²⁶。這部譯記「為國內土司世傳譯作之第一篇。材料至足珍貴。至其譯文之簡潔流麗，猶為餘事」²⁷。歐陽無畏為此專門繪製一張「德格土司世系表」，

印版，臺北：蒙藏委員會，1952 年 10 月，不著頁碼。

²⁴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報告〉，引自氏著：《大旺調查記》（田炯錦題字版），內部手抄油印版，臺北：蒙藏委員會，1952 年 10 月，頁 1。

²⁵ 編者：〈編輯後記〉，《康導月刊》第 6 卷第 2、3、4 期，1945 年 3 月，頁 87。

²⁶ 編者：〈編輯後記〉，《康導月刊》第 6 卷第 2、3、4 期，1945 年 3 月，頁 87。

²⁷ 編者：〈編輯後記〉，《康導月刊》第 6 卷第 5、6 期，1945 年 5 月，頁 79。

將自土司世系始祖「光明天神」始，「凡傳代四十有六」²⁸列於一表，同時附「土司家臣記略」²⁹，並在結尾自謙道：「此皆譯者淺陋牽爾之筆，非敢自鳴高異也……內返三年，課冗無瑕握管，此次初試，為研究整個藏族部落土司源流之嚆矢。惟譯者限於學力，此筆文意錯舛，脫落偽謬之處，希讀者隨時予以指正」³⁰。

第九部書是 1952 年完成的《藏變三年》³¹，由蒙藏委員會抄謄油印，右上角加蓋「本會參考資料，不得對外發表」的藍章，此版本現存臺北國史館。1951 年 12 月 5 日，³²田炯錦「藉向歐陽先生敬致謝忱」³³的同時，寫下「序」——「此次經印來臺，曾就其當時耳聞目睹之真實情況，撰述《藏變三年》報告一篇，敘事翔實，批評公允，堪稱一頁信史，實為研究邊疆問題之寶貴資料」³⁴。

第十部書是《重征片吟稿》³⁵，詳細記錄歐陽無畏 1948 年 6 月第二

²⁸ 無畏：〈德格土司世傳譯記〉，《康導月刊》第 6 卷第 5、6 期，1945 年 5 月，頁 42。

²⁹ 無畏：〈德格土司世傳譯記〉，《康導月刊》第 6 卷第 5、6 期，1945 年 5 月，頁 42。

³⁰ 無畏：〈德格土司世傳譯記〉，《康導月刊》第 6 卷第 5、6 期，1945 年 5 月，頁 42-43。

³¹ 《藏變三年》似有三個版本：一是國史館所藏蒙藏委員會 1952 年內部刊行《藏變三年（田炯錦序）》版本，為內部手抄油印版，但從筆跡上檢視應不是歐陽無畏所書寫；二是國史館新店閱覽室有《藏變三年（歐陽無畏手稿）》（入藏登錄號：1280030410003A）原件，筆者閱覽時，可看出這是歐陽無畏手跡；三是目前暫無法確定的《藏變三年》鉛印版本。筆者 2019 年 9 月 3 日前往位於臺北蒙藏文化館的文化部「蒙藏委員會圖書室」沒有查詢到這一版本，是否有此版本，工作人員無從知曉。值得一提的是，歐陽無畏前兩個版本內文文字上還有些許差異。

³² 田炯錦在序文後的時間有誤，1951 年 12 月 5 日，他正在印度，所以應為 1952 年 12 月 5 日。

³³ 歐陽無畏：《藏變三年》，臺北：蒙藏委員會印，1952 年 12 月，檔案號：2005001330，臺北國史館藏，頁 5。

³⁴ 歐陽無畏：《藏變三年》，臺北：蒙藏委員會印，1952 年 12 月，檔案號：2005001330，臺北國史館藏，頁 4。

³⁵ 該書全球共有三部典藏，其中一部存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允許館內閱覽，不允複印；一部存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但該館謹遵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之命，正辦理部分史料移交國有事宜，加上人力實為不足，自 2019 年 8 月 5 日起，實體史料調閱無限期暫停，因此不允調閱；一部存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封面標明「羅艾倫先生贈書」，館藏號 D1920073。由於前兩家館藏均不允調閱，筆者嘗試與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連絡，很快得到回應。因此書時間久遠，由工作人員將《重征片吟稿》（尺寸：9.4 X 13 公分）彩色放大兩倍後影印交筆者研究使用。該書的封底標註

次經青海前往西藏，以及在西藏參加三大寺辯經，如何離開拉薩，如何到達印度噶倫堡，如何到達香港，如何成功返回臺灣的心路歷程。1952年，歐陽無畏在當時的臺北縣新店自印了這套分為上、下兩卷的稿本。筆者在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特藏管理組張惠真老師的幫助下，查詢到歐陽無畏贈給羅家倫的該書，封面寫道：「羅先生賜哂，晚無畏敬呈，1959年6月25日」。

特別說明一下，《重征片吟稿》上卷有手稿本流傳於世，歐陽無畏1949年4月6日曾在手稿本的最後寫下「深夜脫稿於哲蚌寺土爾扈特」³⁶。

起廢沉浮：受盡委屈的藏地調研

歐陽無畏第一次在西藏哲蚌寺學習的七年期間，最值得稱頌的是《藏尼遊記》和《大旺調查記》；第二次在西藏哲蚌寺學習的三年期間，最值得稱頌的是《藏變三年（初稿）》和《重征片吟稿》，數十萬文字中處處顯示其殫精竭慮為解決西藏問題提供良策的事實。

1937年7月，歐陽無畏用半年多時間從西藏拉薩走到尼泊爾加德滿都，整個《藏尼遊記》紀程，他細緻入微地對西藏三大寺與札什倫布寺、薩迦寺的顯、密札倉及寺院教育做了一番場景式白描，同時還以科學視閥得出在西藏「自然之賜不能長厚，猶賴人力以濟，其惟植樹」³⁷之論。

歐陽無畏此次西藏社會調查正值全面抗戰爆發初期，他行經拉薩羊八井時鄭重寫下建議：竭誠期盼國民政府能充分運用自然資源在西藏開闢航空站和軍馬場，為國防大局服務。歐陽無畏站在維護國防安全的戰略高度期盼未來拉薩能建設有航空站，因為「運輸機降落於機場，將補給品卸下然後再由地面輸送到部隊；假如當作戰開始，即奪取了攻國的機場，則這種方式補給最為安全而且可以維持大部隊之作戰力」³⁸。

「非賣品」，並附有「勘誤表」四頁，封底標名「新店七張路三十六號」，似歐陽無畏當時的住處。

³⁶ 歐陽無畏：〈重征片吟稿（歐陽無畏手稿本）〉，張駿逸主編：《歐陽無畏教授逝世八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蒙藏委員會，2000年2月，頁30。

³⁷ 歐陽無畏：〈藏尼紀程〉，引自氏著：《藏尼遊記（歐陽無畏手稿版）》，臺北：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1986年內部印製，頁13。

³⁸ 歐陽無畏：〈未來戰爭的補給問題〉，《聯勤月刊》第1卷第8期，1948年8月1

1944 年，抗日戰爭進入到最關鍵階段，此際的歐陽無畏從拉薩回到重慶已有三年。這一時期的歐陽無畏一直思考着藏傳佛教的未來，他鄭重寫下了自己的思考：

吾人認為佛教之在中國至少有兩種作用：一團結國內漢滿蒙藏之信仰及開化苗獠及其他民族之工具；二在國際上即不論中國為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之國家，有此國內一致信仰之宗教，對西方物質文明可謀保守之自立，又對印度、錫蘭、緬甸、暹羅、安南等壓迫民族為一種共鳴之同情宣傳，由於此對內及對外的二大作用，決不能因佛教現在之病態而謂可以效外蒙古之全盤毀（一個字漏印），必須擇定一個宗教政策使其逐漸改良，使其成為一健全之宗教。³⁹

歐陽無畏結合自己第一次在藏前後近 8 年的經驗，結合自己朝朝暮暮立足在雪域之上所感受的社會體溫和時代脈動，以綿結無盡的苦心鄭重寫下自己的十條建議⁴⁰：

- 一、漢藏佛教合併，顯乘調和唯識中觀，密乘但取修持實踐，摒斥一切虛幻；
- 二、西藏政教分離，讓全國之教權於達賴，盡收西藏之政權；
- 三、國家擔負全國全部佛教費用，而盡收其一切經濟上之剝削工具；
- 四、統制蒙藏藉之格喜人材考試錄用；
- 五、逐漸取消喇嘛轉世制度，以期達到大師選舉為目的；
- 六、限制僧侶之人數，限定出家之年齡，須合於法律規定自主年限；

日，頁 6。

³⁹ 歐陽無畏：〈我對於西藏佛教之認識〉，重慶《新評論（蒙藏專輯）》第 10 卷第 3-4 期，1944 年 9 月，頁 20。

⁴⁰ 歐陽無畏：〈我對於西藏佛教之認識〉，重慶《新評論（蒙藏專輯）》第 10 卷第 3-4 期，1944 年 9 月，頁 20。

七、鼓勵殘疾、遺傳病、身體不健全及不能生育者出家；

八、鼓勵僧侶傳教，定為民族正政策之；

九、設立佛教行政學院，培植佛教行政人材；

十、設立國家信仰部，掌理國內各種宗教行政。

穿越幾近 80 載歲月，今日讀歐陽無畏的十條建議，很多內容已在中國大陸成為現實。

歐陽無畏對西藏社會結構及如何變革社會有深刻的洞察，他發出「松贊干布子孫莫哭請聽我！王暴僧惡官貪歟，層層壓迫無處躲，自由無花不結果，奮爾遠祖雄武蠻悍之梟傑，血花開遍域中雪山赤，揭竿揚起反抗之炬火」⁴¹的理想主義吶喊。

歐陽無畏在藏十年，所遭所遇不僅僅是欣喜、溫潤，更有劫難、悲愴，他用自己的生命為國家所著的《藏尼遊記》與《大旺調查記》似一把鑰匙，開啓緊閉的門扉，寫下多處為獲取第一手資料所遭受的委屈場景，甚至詳細記載其夜晚痛哭的情緒化表達之語，不失為了解歐陽無畏性格的可貴資料。如 1937 年 8 月 10 日，《藏尼日記》記載了歐陽無畏的一天兩哭，令筆者透過文本仿佛看到其淚水順著眼角小溪般流淌：

復憶民十九，貢覺仲尼⁴²自藏返京，呈賚達賴答覆蔣主席之函件，對於中藏關係，僅云檀施與法場而已，足見西藏對漢人之根本態度，完全在「錢」之一字。⁴³如有外國能予西藏以大

⁴¹ 無畏：〈雪山吟〉，《康導月刊》第 6 卷第 5、6 期，1945 年 5 月，頁 75。

⁴² 貢覺仲尼（1883-1944），9 歲出家為僧，20 歲受比丘戒。1923 年 8 月，十三世達賴喇嘛下令貢覺仲尼赴北京擔任雍和宮住持，「貢覺仲尼作為派駐內地的西藏地方官員，在 1924 年至 1938 年的十五年間，用他對國家和民族的真誠，在極其困難和複雜的情況下，輾轉拉薩、南京、北京等地，以不懈的努力贏得了後人的贊譽」（喜饒尼瑪：〈民國時期西藏駐京總代表貢覺仲尼評述〉，引自氏著：《近代藏事研究》，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年 7 月，頁 180）。

⁴³ 歐陽無畏所稱的「達賴答覆蔣主席之函件」實為貢覺仲尼以國民政府赴藏慰問專員的身份專攜蔣中正手書〈致達賴書（1929 年 9 月 23 日）〉入藏，1930 年 8 月 30 日，貢覺仲尼返京後上呈西藏地方對中央有關意見的八條回復：一是關於西藏與中央關係應如何恢復？中央能將中藏施主關係，照前至誠有信之待遇，而西藏以前原係至誠相見，現在更要竭力擁護中央；二是關於中央對西藏的治權如何行使？西藏政教謀根本安定之法，商洽立約後，必更穩妥；三是關於西藏地方治權如何行使？

量金錢，自然棄我以去而就人，不惜認賊作父，自相殘殺。如
民國二十二年之康藏戰爭是已！

思維往事，懼臨來者，令人不得不哭。臨睡始查覺今晨百
枚雞蛋，已被馬志仁又糊塗私下接收矣！壞余約束，氣惱大
哭。⁴⁴

上述歐陽無畏在日記中的一些言論，帶有情緒化的民族歧視用語，這是我們必須正視、加以辨析的，但歐陽無畏時刻站穩國家立場，字裡行間所展現的是其無時不在的憂患意識。今日讀來，仍感其智慧的光芒。

因情而治：「翻箱倒櫃」式提出解決藏事方案

1938年10月1日，親歷過東北抗擊蘇俄的戰爭生活、面對「東方戰場獨自抵抗着日本侵略者，承受着日本侵略者的幾乎全部壓力」⁴⁵的當下，歐陽無畏鄭重寫下：「我國已進入抗戰建國最嚴重關頭，對於西藏，有不得不兼顧，不得不勉力行之者」⁴⁶的洞見，他以有脊梁的擔當深入他的祖國之土，錘鍊出他行走的果實：「西藏問題是整個的中國問題，也是

自應照舊，若原系西藏地方，刻下未在西藏治下者，自應仍歸西藏範圍，久後必安；四是關於達賴、班禪加入中國國民黨，十三世達賴喇嘛現在年高，加之政教事務甚繁，又因三大寺及上下居巴僧俗官員未經同意之前，不能來京。至班禪現住內地，除札什倫布廟宇教務外，素無其他政務可管，自應就近加入國民黨，但素無解決藏事之發言權；五是關於達賴、班禪地位與權限如何甄別？西藏政教，向歸西藏政府掌管，班禪早在後藏有一廟宇。至札什倫布系第一世達賴所修建，後一輩達賴到拉薩時，無人掌其廟宇，特選班禪掌管札什倫布，並贈予班禪。後由五輩達賴因屢次師徒關係，將札什倫布給予班禪，若照以前舊規辦理，西藏人民無不悅服；六是關於班禪回藏，達賴如何歡迎，中央如何護送？班禪左右人等，造前後藏名目，意在分離，素不遵守藏政府法令，往往以下犯上，思想行為均系惡化，現在未聲明逃奔理由之前，西藏礙難歡迎；七是關於辦事處在京如何設立？先設辦公處於南京、北平、西康三處，以後若有加添之處，再當陳請；八是關於西藏對中央有無其他期望？為防侵略守土之故，目前之希望中央接濟軍械，以後謀地方安全，如有所需，再當陳請。詳見牙含章編著：《達賴喇嘛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頁278-279。

⁴⁴ 歐陽無畏：〈藏尼日記〉，引自氏著：《藏尼遊記（歐陽無畏手稿版）》，臺北：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1986年內部印製，頁131-132。

⁴⁵ 汪朝光：〈中國抗日戰爭與抗戰史研究的國際意義〉，《光明日報》，北京，2020年8月13日，版16。

⁴⁶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報告〉，引自氏著：《大旺調查記（田炯錦題字版）》，內部手抄油印版，臺北：蒙藏委員會，1952年10月，頁11。

亞洲問題，也是世界問題。西藏問題的解決，等於三民主義的世界問題的抬頭！我們的眼光如果能看到這一點聯繫的關係時，我們就應當從根本上來從新考慮我們的西藏政策！」⁴⁷

有鑑於此，歐陽無畏在《大旺調查記》中懇請國民政府西藏事務的主政者一定要做到因情而治：

「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⁴⁸我希望以後辦藏事的人不要躁急邀功，「為政之上者因其情而治，次者導其情而治」。我們應當懂得這個「因」和「導」兩字的妙訣，辦理藏務的大人先生們，試返躬自問對於藏情知歟？不知？如果情猶未知，自然談不到何以「因」之和何以「導」之的治法了。

我們要做到「因」字，必須極力迎合藏人心理，凡是他們願意的事，我們想盡方法滿足他們，凡是他們所不願意的事，我們想盡方法來避免他們。我們要做到「導」字，必須極力貫徹自我的主張。凡是我所願而彼不願的事，我們想盡方法去勸誘他們令之踴躍參加；凡是彼所願而我不願的事，我們想盡方法去訓誡他們令之甘心接受。同時，下這兩個字的工夫時，很會遇到許多極端的矛盾錯舛的情態出現，這其間的裁補、彌救如之何而加減盈虛，那就完全要看主持藏政人的聰明和手腕了。⁴⁹

歐陽無畏秉持這種異常冷靜的敏銳，建構起他對西藏的獨特思考。這種思考始終存留著東方式的直觀與意態，完全摒棄空泛的議論。他在《大旺調查記》中希望中央政府面对十三世达赖圆寂之后，应加緊抓住時機調整對藏工作思路：

從今起，我們要自己來製造機會！

⁴⁷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遊記〉，引自氏著：《大旺調查記（田炯錦題字版）》，內部手抄油印版，臺北：蒙藏委員會，1952年10月，頁83。

⁴⁸ 此語出自孫子（約公元前545年至公元前470年），春秋末期齊國人，被譽為東方兵學鼻祖，其著《孫子兵法》在世界軍事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⁴⁹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遊記〉，引自氏著：《大旺調查記（田炯錦題字版）》，內部手抄油印版，臺北：蒙藏委員會，1952年10月，頁83-84。

機會怎樣製造？換句話說，就是製造新的西藏重心！

三十年來，因為西藏的重心不容易應付，所以我們便不能順利地解決藏事，既然現在西藏已經是沒有一個重心，我們便要乘此沒有重心的時機來趕快努力製造合乎我們理想而又可以得心應手的新重心！

這就是我對西藏問題的新辦法！⁵⁰

歐陽無畏隨即寫下他解決西藏問題的新辦法，那就是一定要摒棄「無法解決的消極態度」、一定要摒棄「無需解決的畏難情緒」，一定要摒棄「無從解決的狹隘觀念」，以四個「新重心」為突破口，一舉徹底解決西藏問題：

我的新辦法，是要合著我的大橋或陷坑的眼光來設計一個遠大的打算，這樣的來估量現在的西藏，那麼現在的西藏問題已經不是把西藏拿到手不到手的問題，是拿到手後怎樣幹下去的問題。如果拿到手後又幹不起，走而復重丟，失去的話，以後是永遠不要想拿回來了！

曉得這一點，我們更應了解新的重心要有運用自如的需要，咬緊牙關來穩幹、實幹、硬幹——不主張快幹——不貪功、不圖利，一味地陰柔忍狠來周旋。一拿住西藏到手，就可以有力量永遠永遠地保持著！

這樣，我又主張我們的新重心不但要運用自如，並且同時要有好幾個，第一個把握不穩時，立刻就要拿出第二個來！第二個不穩時，又拿出第三……

第一個重心應當培植在三大寺內，我們應當設法派遣大量的漢僧來藏學經，使三大寺的每一院，每一康參，每一密參中，都要住有漢僧，這樣在平時可以得到許多真實的情報，緊

⁵⁰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遊記〉，引自氏著：《大旺調查記（歐陽無畏手稿版）》，臺北：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1986年內部印製，頁98。

急時還可以監視邊人的行動，並且由政府來設法幫助這些漢僧考格西，幫助他們考得格西後來考做各院的堪布。這種堪布在西藏的最高國政會議中有壓倒一切的發言權和監察權的，這樣就成了我們在西藏政治上的最高原動力的重心。

第二個重心應當由蒙、藏教育來培植，我們應當在青康藏三省設立無數特別為藏族兒童設立的小學校和幼稚園，鄰近邊省的內地應當有一個專門訓練辦理全盤西藏各種各色各部門事業的下級幹部學校，在中央應當特別指定一個大學來開辦一個專門研究西藏一切實情的民族學系。換句話說，我們要把整套的西藏教育分作初、中、高的三等的教育教段，來分別地培植貫通西藏事業上下各層的人才，並且加以統制，這樣就造成了西藏一切事業運用力的重心。

第三個重心，我們應當培植現時所有經營西藏商業的內地商人，我們拿全國的力量來組織，來扶助他們的發展和指揮他們散布深入全藏的鄉僻深遠的地方，去推行合作式的消費事業，造成經濟力的重心。

第四個重心，我們應當培植新轉世的第十四輩達賴或第七輩班禪⁵¹，使他還未成年之時，設法令彼於學習教儀和經課之餘來讀漢文，灌輸民國的觀念，深深印到活佛的腦子里去！我們應當曉得，活佛是和皇帝一樣的，我們能夠培植一個好皇帝來，當然我們也能培植一個好活佛出來。歷史上第一個受民愛戴的好皇帝是宋仁宗⁵²，他為什麼能夠這樣「升遐之日，雖山野窮峪之民，無不痛哭」呢？無非是他在做太子的時候，所受的教育完好罷了！現在民國時代，皇帝固然不需要了，但是活佛的存在又暫時打倒不了，那麼我們祇有端正好一個合於民國精神的良好活佛教育來令新轉生的達賴來接受，這樣便造成

⁵¹ 即第十世班禪。

⁵² 北宋第四任皇帝趙禎（1010-1063），其在位期間，經濟繁榮，科技和文化均得到長足的發展。

了我們信仰力的重心。

所以一個好喇嘛，要受到民國人民的愛戴，也應同作皇帝的人注意幼年時的皇子教育一樣地來注意活佛們幼年時的活佛教育。我們如果這樣辦的話，希望在歷代達賴的世系中，也像愛新覺羅的世系中出個德宗、載湉⁵³樣的人物的話，我們最好要把新近從青海方面尋覓得獲的達賴呼畢勒罕（筆者註：蒙語音譯轉世之意）在內地多多挽留幾年，以便他接受充分的民國教育。我們不但對於達賴一個人應這樣辦，對於班禪也應這樣辦，對於今後任何大小活佛喇嘛們轉生的呼畢勒罕，一概都應這樣辦！⁵⁴

歐陽無畏以非凡的勇氣走別人沒走過的路，用生命鋪設出一條有韻腳的長路，收穫出別樣的時代風景。他時時以思考的目力與行走的苦心煎烹自己，終端出帶著苦澀、卻令人醍醐灌頂的灼見真知。

和盤托出：逆耳忠言的治藏六條

歐陽無畏在結束尼泊爾旅程返回拉薩路途中，以放骸的揮灑將自己心跡全部袒露：「此書日記走筆之重點，即完全置於坦白真誠之觀點上，遺漏多有，虛謊毫無。無論何事，無論何人，文字之所述，即余心目之所思。凡余在此次旅行中所發之粗詞野語橫暴蠻強，皆和盤托出，無復隱瞞，攻擊傷刺，罔顧忌諱，自以為言忠於行」⁵⁵。他隨即在《藏尼遊記》書稿的最後，寫下了 192 天行旅中的六點建議：

一、西藏民眾宗教使其愚蠢，官吏使其貧苦，愚蠢則知識⁵⁶陋，貧苦則生活墮落，鞭策桎梏到處皆是，不但無抵抗壓迫之能力，抑且無奮鬥前進之志趣！如果認藏族猶為民國同

⁵³ 清代第十一任皇帝載湉（1871-1908），年號光緒。其在位 34 年，期間政治作為有收復新疆、台灣建省、維新變法等。

⁵⁴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遊記〉，引自氏著：《大旺調查記（歐陽無畏手稿版）》，臺北：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1986 年內部印製，頁 98-101。

⁵⁵ 歐陽無畏：〈藏尼日記〉，引自氏著：《藏尼遊記（歐陽無畏手稿版）》，臺北：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1986 年內部印製，頁 217。

⁵⁶ 淺薄之意。

胞，則治藏之要，不在乎掌握其最高治權，而在培植有效教育，廣播革命種子。

二、藏中階級觀念濃厚，任何人都不明平等二字之意義。突言解放，心致盲無所從，愈使社會混亂而不易推行民國制度。在大部分藏人未具充分新自治能力之前，毋寧稍加鉗束為愈。

三、西藏在在須仰仗外力扶助，與其厚祿豪佛顯宦，不如急切減輕民眾之消費剝削，而合作事業刻不容緩。目前內地輸藏之茶業，尤應肩負大部分責任。

四、自班禪內覲後，達賴統一西藏政權，樹基迄今二十年，已成堅固不可搖拔之勢。班禪方面雖欲思再度分裂以圖恢復昔日狀態，不但不可能，亦且不必。蓋在我國整個國防及外交關係上言之，政權之統一，實較分化為有力量，主張前後藏為兩個省單位者，實至愚之錯誤！惟目下前後藏之關係，必須約畧加以調整。最急要者，莫如噶廈先事撤消其所派遣之札什倫布札薩喇嘛，蓋應允許該寺在宗教上有完全獨立自主之權力，故也。

五、中國對尼泊爾國，交之和睦，實西藏邊防最可靠之安全保障，應從速樹立對尼正常外交之基礎。

六、遊歷西藏，應先自問能在六千公尺以上之高原徒步千里，且攀危坡，援絕壁，而呼吸自由，體力勝任否？如攜帶僕從，必須在內地預經嚴格訓練為合用，蓋西藏僕役根本不曉事理，即使其忠實勤儉，但其習慣思想終令主人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憾，絕對不能合乎吾人旅行中負有工作任務人之高度需要！且西藏人天性中之搖動，易惑、易誘、鄙儒、虛誑、負義等不良習氣，尤為吾人旅行時致命傷之危險。⁵⁷

⁵⁷ 歐陽無畏：〈藏尼日記〉，引自氏著：《藏尼遊記（歐陽無畏手稿版）》，臺北：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1986年內部印製，頁215-217。

上述文字，字字珠璣，帶給我們一個真實的邊疆圖景。歐陽無畏不斷帶著筆者回溯某個可見的源頭，從那裡面對晦明之間、可見與不見之間展現他的入藏使命。這個使命令筆者真切看到，他發力鑿開這混沌的邊土，讓職責的意象不斷現身，明辨形與象的真諦，最終盼望中央政府能够立行立改，即知即改。

秘行大旺：縝密詳細的「築橋填坑」八策

大旺（TAWANG），被「印度人稱為‘尼發’（NEFFA）」⁵⁸，行走在大旺土地之上的秘密調研，留給歐陽無畏的却是無盡的驚悚與深深的擔憂。

今天，我們閱讀歐陽無畏期間書寫的一系列國策建議，不得不驚嘆這樣一位獨行西藏天地間的漢族喇嘛的抱負，他遠見卓識地提出了解決西藏問題的「築橋填坑」設計理念：

西藏是個兩面大山間的一條絕澗，我們必須化費無限的精神和物力來建設這澗上的一座大橋，大橋工竣之日，就是西藏問題解決之時。所以西藏又像是個大陷坑，我們必須要拿無量的金錢丟進坑裡去填平它，所以把西藏拿到手裡實在是中國大賠錢的霉頭。但是我們就因為怕賠錢而拋棄西藏不要了嗎？這也是不對的！

我們決不能因為一座橋或一個坑的資本太大而鄙棄自己的久遠的希望，這個希望是什麼？是從橋上走過絕澗的對山的拓殖和填平了坑地上面種植後的收穫！我們應當在這種未來的拓殖和收穫的無窮的希望上頭做遠大的打算！最有效的聯絡方法，無過於給這些民族以實力的援助。援助他們的路道，是要靠著西藏是一個解放的總樞紐的機構，這才是我們唯一的未來的無窮希望上頭的遠大打算。我們還能說是不應該耗錢來造這

⁵⁸ 嘉樂頓珠口述、翁立民整理：〈達賴喇嘛怎樣從神的轉世到流亡政府領袖〉，臺北《傳記文學》第70卷第4期，1997年4月，頁46。

座橋或平這個坑嗎？⁵⁹

身處大旺的時間僅僅月餘，但絲毫不影響歐陽無畏的銳利視野，他不知疲倦地披肝瀝膽，全方位書寫大旺社會的前世今生，憂心忡忡地于1938年冬罷筆之際，寫下八點解決大旺問題的對策：

一、外部令駐英大使向英提嚴重抗議，以待抗戰結束後作交涉時之法律根據。

二、同時嚴令西藏政府不得擅自簽訂任何喪權辱國條約。

三、代籌歷年西藏積欠英方一切債款，但須撤退金沙江西岸藏兵為條件。

四、協助西藏划臺隅、賈隅、波密、察隅為特別邊區，官吏由西藏政府任命，中央給予經濟技術及訓練區內武裝實力之援助，以開發藏江下游之野人區域。

五、令滇省派兵佔領維西以西未定國界中之可能地帶，以防英兵來侵，並分兵駐紮藏、滇商路，以控制察隅。

六、令川、康軍由巴塘⁶⁰渡河，進駐貢覺、乍雅⁶¹一帶，以遙控波密。

七、組織一大規模之科學考察團，包括各種必要之學科，以調查特別邊區內之一切自然及人事之情形。

八、以精銳武力護送新近由青海方面覓得之第十四世新達賴入藏⁶²。⁶³

⁵⁹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遊記〉，引自氏著：《大旺調查記（田炯錦題字版）》，內部手抄油印版，臺北：蒙藏委員會，1952年10月，頁83。

⁶⁰ 今處四川省西部邊緣，為川滇藏交界。

⁶¹ 今譯為察雅，屬西藏自治區昌都市。察雅藏語意為「岩窩」，西藏自治區最大的格魯派尼寺——角克寺位於此地。

⁶² 歐陽無畏希望「以精銳武力護送新近由青海方面覓得之第十四世新達賴入藏」，所述不准。一是沒有經過金瓶掣籤或中央政府批准坐床，只能稱為是十三世達賴喇嘛轉世候選靈童入藏；二是中央政府最終並沒有用精銳武力護送候選靈童入藏，「青海幼童之送藏，乃屬當然之事，毫無問題，更不因達賴轉世牽涉其他政治問題，中

十四世達賴喇嘛候選靈童入藏之事，在歐陽無畏的筆下可見其內心深處的矛盾，同時帶有強烈批判式思考：

冬雪積，春雪掃，阿僧祇劫都潦草，化身來去亦苦惱！菩
心不捨天人道，千手眼照（歷代達賴均為千手千眼觀自在化
身）四夷戎，民間苦惱憫不到，迎佛人馬汗多少！可憐為此一
奇貨，殘虐眾生何罪過？！⁶⁴

《藏變三年》是歐陽無畏第二次入藏的最重要著作，距離《大旺調查記》成稿已過十年。在《藏變三年》的開篇，他繼續其寫作風格，直言無諱地寫下了國民政府在藏失敗的三點歸因：

國內多爭，政府處境困難，未能全力注視藏局。

印度承襲英國侵略政策，挑撥離間，鼓勵西藏獨立。

中央駐藏人員，系統複雜，素質不齊，指揮不統一，行動
不配合。⁶⁵

從 1937 年開始書寫《藏尼遊記》到 1951 年寫就《藏變三年》，跨度雖已 15 年，但「他對於國民政府時期的西藏邊務的見解……能有這番深入看法，佩服之至」⁶⁶。

歐陽無畏到達臺灣後將這一理念延續，直到生命的終點。他希望所有的歷史研究能夠對今世和未來有所借鑑，如在學生黎蔚謙的碩士論文中，他就直言道：「學問不僅為學問自己，乃以致用為目的」⁶⁷。

央不另派人隨同進藏，可見中央政府的坦誠，此於藏有百利而無一害」（韓敬山：
《再轉金輪——近代中央政府關於達賴喇嘛轉世決策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哲學流
動站博士後出站報告，2018 年 1 月，頁 242）。

⁶³ 歐陽無畏：〈大旺調查報告〉，引自氏著：《大旺調查記（田炯錦題字版）》，內部手抄油印版，臺北：蒙藏委員會，1952 年 10 月，頁 11-12。

⁶⁴ 無畏：〈雪山吟〉，《康導月刊》第 6 卷第 5、6 期，1945 年 5 月，頁 69。

⁶⁵ 歐陽無畏：《藏變三年（田炯錦序）》，內部手抄油印版，臺北：蒙藏委員會，1952 年 12 月，頁 1。

⁶⁶ 徐桂香：〈歐陽無畏對國民政府時期的西藏邊務之見〉，《蒙藏季刊》第 21 卷第 4 期，2012 年，頁 62。

⁶⁷ 黎蔚謙：《西姆拉會議經過及其影響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研究生論文，1971 年 6 月，頁 4。

測繪專家：軍事地圖價值超越前人

心有藍圖，方願行遠。

1937 年 7 月至 1938 年 1 月，歐陽無畏自拉薩前往尼泊爾期間，親手繪製了 10 幅（不包括套繪的小圖 3 幅）帶有等高線和經緯度的西藏區域地圖（以下簡稱：簡圖），這是歐陽無畏第一次展示其所擁有的測繪能力。令人意想不到的，同一時期他也秘密繪製了 9 幅（不包括套繪的小圖 3 幅）精度極高的沿途軍事地圖（以下簡稱：詳圖），這些地圖現完整收藏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

在傅斯年圖書館，筆者查詢到歐陽無畏繪製的 9 幅軍用地圖（檔案號：30530103576062），分別標註第一分圖至第九分圖。每幅地圖的左下角，都有歐陽無畏用黑色毛筆親筆簽名及加蓋「歐陽鷺」的紅色小方章。遺憾的是，該組地圖館方規定只能臨摹，不允拍照或列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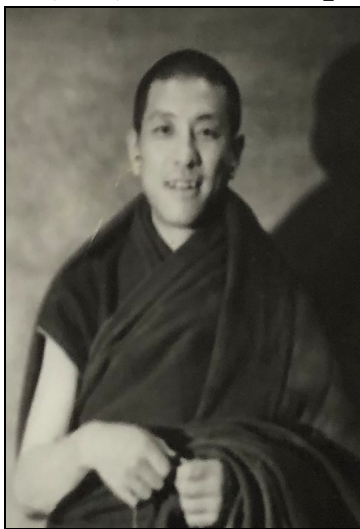
經過筆者對比分析，歐陽無畏 1930 年代書寫《藏尼遊記》期間，當時就繪製了兩套地圖：一套收藏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詳圖；一套是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 1986 年內部影印《藏尼遊記（歐陽無畏手稿版）》附後的簡圖（檔案號：30530104938345）。兩相比對，雖大同，但異也不少。

簡圖版中的第一幅是《藏尼紀程圖》，地圖下方標註國界、山脈、河流、湖、西藏首城、國都、宗鎮縣、鐵路、紀程所經路線共 9 大要素，比例尺為 2500000:1，這幅圖在中央研究院所藏歐陽無畏地圖中沒有相對應的軍事詳圖。簡圖和詳圖兩套版本中第一分圖至第九分圖的名稱全部一樣，分別是「衛藏北道之一」、「衛藏北道之二」、「日喀則赴薩迦及衛藏中道之一（附日喀則附近圖）」、「日喀則至薩迦及藏江腹地」、「薩迦赴協噶爾」、「定日之東南西北四路」、「空布峪及橫斷喜馬拉雅南麓之一（附囊布拉國界圖）」、「橫斷喜馬拉雅南麓之二及由加德滿都北返之山路（附曲峪國界圖）」、「衛藏中道之二」。從這批主圖 9 幅和附圖 3 幅的標註可知，全部信息高達上千個地理信息，可謂 1930 年代最權威的地理信息系統。上述地圖手工繪製 80 餘年後，與現今全球衛星地理信息系統作比較，其精準度都是令人嘆服的。

歐陽無畏繪製《藏尼遊記》全部 22 幅地圖之後，一鼓作氣，於 1938

年 7 月 17 日隻身秘密前往大旺。抵達大旺後，他兩赴英軍營房遺址踏勘，隨即寫下《大旺調查記》，並將手稿及四幅地圖秘密交付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參考使用。

與《藏尼遊記》一樣，歐陽無畏於 1938 年 10 月 1 日繪制了比例尺為 500000:1 的「大旺調查地圖」，右下角標註「歐陽驚繪制」，此地圖無方格，但圖四周標有經緯度，記載了從拉薩至大旺的全程路線，所經各地全部標註漢文及藏文羅馬文字轉寫。大圖中附三小方圖，即右上角的「大旺詳圖」、左下角的「英人營地圖」和「門隅地位圖」，1990 年代即有學者對「其地圖學及史地上的價值是超越前人的」⁶⁸。



1949 年第二次入藏的歐陽無畏

蕭金松 提供

筆者為此請教測繪專家，他認為這兩套共計 26 幅的高質量地圖完全能夠說明歐陽無畏完全具備獨立繪製帶有等高線、等深線軍事藍圖的能力。問題是歐陽無畏何時受過此種專業訓練？是在入藏之前還是入藏之後？短期培訓是否能做到如此成績？測繪專家認為，如此高水平的測繪成果絕不是自學就能達到的，他需要借助專業測繪器材方能精準完成。

通過檔案和口述歷史的爬梳，筆者雖沒有找到其入藏之前就具備這種特殊能力的證據，但可推導出兩種可能的時間段掌握了測繪技術：第一種可能是歐陽無畏第一次入藏前已加入某類特殊組織，秘密接受過測繪訓練，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第二種可能是歐陽無畏入藏後恰逢參謀本部測

⁶⁸ 房建昌：〈近代西藏測繪史畧〉，《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 年第 4 期，頁 194。

量總局局長黃慕松代表中央入藏致祭兼秘密測量任務，此間歐陽無畏在拉薩接受了黃慕松團隊的速成訓練，駐留西藏以便更好服務國家的未來。從現公開的檔案看，第二種可能性最大，也就是歐陽無畏在拉薩與專使黃慕松將軍見面之後，黃慕松發現歐陽無畏是一位難得的人才，於是兩人一見如故，為了能使面前這位只有 21 歲的年輕大學生為國奉獻，測量專家黃慕松秘密培養聰敏好學的歐陽無畏速成此技術，以填補西藏地圖的空白，於是也就出現本文開頭的 24 幅繪製出來的地圖。

筆者進一步分析，外界包括黎丹在內不甚了了兩人在拉薩快速發展的真實關係，這種關係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來，那就是圓滿完成致祭和冊封十三世達賴喇嘛任務的黃慕松專使離開拉薩前夜，剛剛出家不久的普通僧侶歐陽無畏却能拜訪專使，「為專使送行」⁶⁹，甚至在為數眾多的各路官員面前，黃慕松「專使對歐陽面加讚賞」⁷⁰，這種讚賞所傳遞出來的信息用普通二字來替代是說不過去的。

1955 年 9 月，身為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的國界問題專組專家成員，歐陽無畏寫就《中印國界研究》這部涉密著作後，在書稿最後，其還手繪《西藏形勢圖》《西藏地方對內界線變遷圖》《中印傳統國界線圖（包括中與尼泊爾、錫金、不丹國界線）》《中英「西姆拉會議」英方提出之所謂「麥克馬洪線」圖》四幅涉密地圖。2019 年 5 月，筆者在中央研究院調閱瀏覽上述四圖，由其親自繪製地理圖形，可見歐陽無畏的繪圖能力非同一般。

關於歐陽無畏的測繪技能，還有一個間接的證據，那就是 2019 年 10 月 14 日，曾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40 年的歷史學家張存武（1929-）在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出版了《生平絮語：張存武回憶錄》，其第 132 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節寫道與歐陽無畏的交往片段，從一個側面可以得出歐陽無畏具備專業地圖的判斷能力：

民國四十七年（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一日，我到南港中央

⁶⁹ 楊質夫著、吳均、程頤工整理：〈入藏日記（下）〉，《中國藏學》2008 年第 4 期，頁 141。

⁷⁰ 楊質夫著、吳均、程頤工整理：〈入藏日記（下）〉，《中國藏學》2008 年第 4 期，頁 141。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籌備處報到，做起助理研究員來……記得曾跟歐陽無畏先生到臺北中央信託局複印外交檔案中的地圖，即文件的附圖。外交部因業務需要，函索這些地圖。歐陽先生自幼到西藏學喇嘛教，所以精通藏文藏學，並在廣祿師的邊疆史學會刊物上，發表藏印邊務交涉及邊界問題的文章，內容充實。聽說他到西藏，乃羅家倫當中央大學校長時送出去的。那時的領導人物，真有眼光魄力，羅先生不只能寫〈玉門出塞〉那樣氣勢的詩歌，也是身體力行的人。⁷¹

1963 年 1 月 15 日，國防部情報參謀次長室以密件標註、內部鉛印出版了歐陽無畏執筆的《西藏與中印邊界問題》。在這部書稿最後，歐陽無畏繪製了 16 幅涉密地圖，⁷²所繪製的地圖清晰準確，實為難得的專業軍事地圖，國防部情報參謀次長室「期使參閱者得窺全豹，而不致瑋片段資料或歪曲宣傳所眩惑……藉供處理西藏及中印邊界問題時之參考」⁷³。

⁷¹ 2020 年 6 月 27 日，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黃裕強碩士專程前往香港唯一館藏《生平絮語：張存武回憶錄》（館藏號：X65942195）此書的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幫助筆者再核該書中關於歐陽無畏的相關內容，特此申謝。

⁷² 〈西藏地理概圖〉〈麥克馬洪線位置圖〉〈共印邊境衝突地區區分要圖〉〈共印相互利用時期邊境糾紛地點要圖〉〈共印武裝衝突期邊境糾紛地點要圖〉〈我國國界線與共印雙方主張之邊界線關係位置要圖（中印邊界東段）〉〈我國國界線與共印雙方主張之邊界線關係位置要圖（中印邊界中段及西段）〉〈共印和平談判時期邊境糾紛地點要圖〉〈共印全面衝突醞釀階段邊境糾紛地點要圖〉〈共印全面軍事衝突地點要圖〉〈共印全面軍事衝突要圖（東段）〉〈共印全面軍事衝突要圖（中西段）〉〈共印邊境東段察隅、瓦弄區匪軍攻擊經過要圖〉〈共印邊境東段大旺區匪軍攻擊經過要圖〉〈共印雙方提出之實際控制線要圖之東段〉〈共印雙方提出之實際控制線要圖之中西段〉。

⁷³ 國防部情報參謀次長室：《西藏與中印邊界問題》，臺北：國防部情報參謀次長室編印，1963 年 1 月，不著頁碼。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寧可受別人的欺騙，不可笑別人的好意。（滿族）

傾聽衆人言，可以明事理。（滿族）

衣服美在領子上，人品美在誠實上。（錫伯族）

始終真誠相待，會成莫逆之交。（烏茲別克族）

牛馬肥壯的好，人誠實的好。（鄂溫克族）

驕傲者無朋友，誠實者知己多。（赫哲族）

寧失駿馬，勿食己言。（達斡爾族）

富人錢財多，窮人智慧多。（羌族）

良心要像清水一樣亮，骨頭要像柚木一樣硬。（景頗族）

德古的歪理多，諺語的寓意深。（彝族。德古，是指調解紛爭的說客）

竹要空心，人要實心。（納西族）

莫學竹子節節空，要學杉樹實打實。（白族）

清不過泉水，實不過娃子。（壯族）

斧利吃木，人強進理。（侗族）

協力石成玉，同心土變金。（布依族）

願作紅一夏的紅蓮花，不作一時的紅的春吊花。（畚族）

弩弓沒箭，不如棍棒。（哈尼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余年來，多不為愛我者所原諒，其故皆余削發為僧，而又未經剴切公開解釋之故。然事實勝於雄辯，此書日記走筆之重點，即完全置於坦白、真誠之觀點上，遺漏多有，虛謊毫無。無論何事，無論何人，文字之所述，即余心目之所思。凡余在此次旅行中所發之粗詞野語橫暴蠻強，皆和盤托出，無復隱瞞，攻擊傷刺，罔顧忌諱，自以為言忠於行。讀余日記，愛我者可以諒我，仇我者可以殺我！¹

藏變三年：身披袈裟的軍統少將歐陽 無畏格西（1949-1951）

韓敬山

「效法班定遠、張橫渠先賢之初志」²是歐陽無畏第二次入藏的人生目標。1948年6月4日，「一夢紅塵六七年」³的歐陽無畏拜別父母——「放心適蠻荒，辭親告遠游」⁴。此時「國統區的經濟亦瀕於絕境，物價飛漲，法幣貶值，工商業一片混亂。國民黨的大官們也紛紛把眷屬遷往香港或台灣，人心慌慌」⁵。歐陽無畏似乎有一種預感，這一次入藏與父母的告別會是永別。

¹ 歐陽無畏：〈藏尼日記〉，引自氏著：《藏尼遊記（歐陽無畏手稿版）》，臺北：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1986年內部印製，頁217。

² 〈歐陽無畏先生事略〉，國史館，館藏號：1280030410001A，不著頁碼。

³ 君庇亟美：〈自京飛渝機中二首〉，《重征片吟稿（上卷）》，1952年，非賣品，羅家倫先生贈書，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館藏號：D1920073，頁1。

⁴ 君庇亟美：〈重徵烏斯道渝省親張家溪之松坪（十日）〉，《重征片吟稿（上卷）》，1952年，非賣品，羅家倫先生贈書，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館藏號：D1920073，頁2。歐陽無畏所說的「張家溪之松坪」實為「詹家溪之松坪」，為父親歐陽秋帆1948年在重慶的寓處。

⁵ 沈醉口述、沈美娟整理：《魔窟生涯——一個軍統少將的自述》，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4月，頁338。

從青海徒步再回到拉薩哲蚌寺

1949 年 1 月 21 日，他在青海巴隆鄂博（今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蘭縣）寫下情真意切的七言絕句《母駝思子》：

母駝思子夜鳴鳴，流淚朝登萬里途。

幾日悲風號不息，駝兒失母長哀呼。⁶

這首旅途詩何嘗不是歐陽無畏對自己人生的深刻白描？「歐陽師曾經說過，他一旦出家，就與歐陽世家結束了所有的塵緣。他也是有血有肉的漢子，所以相信歐陽老師對於家人的不諒解是有一定程度的內疚，對家人的思念也同任何一個年輕人一樣強烈。」⁷

1938 年初，也就是歐陽無畏在哲蚌寺出家為僧的第四年，就秘密完成了《藏尼遊記》的書寫，其在《藏尼日記》的結尾之言，似婉轉宣泄自己的情感：

余年來，多不為愛我者所原諒，其故皆余削發為僧，而又未經剴切公開解釋之故。然事實勝於雄辯，此書日記走筆之重點，即完全置於坦白、真誠之觀點上，遺漏多有，虛謊毫無。無論何事，無論何人，文字之所述，即余心目之所思。凡余在此次旅行中所發之粗詞野語橫暴蠻強，皆和盤托出，無復隱瞞，攻擊傷刺，罔顧忌諱，自以為言忠於行。讀余日記，愛我者可以諒我，仇我者可以殺我！⁸

從歐陽無畏上述飽蘸情感好惡的文字中，迎面而來的是他那種極端熾熱的西藏之愛，也就極端地伴隨著他刻骨銘心的痛。

帶著愛與痛出發的歐陽無畏此次入藏，自首都南京飛赴重慶，再從重慶飛赴西安，正式開始其第二次經青海入藏的旅程。這次旅程亦是他人生中最後一次入藏。在青海西寧，歐陽無畏回到他闊別 15 年的學校做了一

⁶ 君底亟美：〈母駝思子〉，《重征片吟稿（上卷）》，1952 年，非賣品，羅家倫先生贈書，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館藏號：D1920073，頁 33。

⁷ 張駿逸於 2019 年 10 月 26 日在中華民國文化部蒙藏文化館舉行的「藏傳佛教在臺灣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

⁸ 歐陽無畏：〈藏尼日記〉，引自氏著：《藏尼遊記（歐陽無畏手稿版）》，臺北：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1986 年內部印製，頁 217。

場演講，他在演講中回首了往昔教書的生涯，隨即寫下了《西寧講話》的感受：

昔日教書今日僧，功名科第不求登。

但希個個青年好，何昔朝朝白髮增。

且喜歸寧來講話，愧無治學敢誇能。

辛勤惟憶東廂夜，苦讀番經戰一燈。⁹

寫下此詩的時間是 1949 年 3 月。

這一時刻，国民党的嫡系精锐部队被歼殆尽，「袈裟破鉢朝西域」¹⁰的歐陽無畏暫時拋卻時局變動的影響，「自紅塵返」¹¹哲蚌寺郭莽學院繼續深造，意欲考取最高格西學位。

歐陽無畏並不知道毛澤東與米高揚在西柏坡關於西藏的談話。1949 年 2 月 4 日，毛澤東說：「西藏問題也並不難解決，只是不能太快，不能過於魯莽」¹²，這間接促成歐陽無畏在藏停留了近三年。

1949 年春，中國人民解放軍發起的平津、淮海戰役宣告勝利。3 月 18 日，歐陽無畏重返闊別 8 載的拉薩哲蚌寺，親國民政府的昔日攝政五世熱振活佛（1912-1947）被害身亡。

當歐陽無畏出現在拉薩後，「旅居拉薩的人一時紛紛揣測，有的說他是來接江新西（筆者註：巴塘藏族，陸軍大學畢業，資格最老的國防部二廳駐藏特務）的手的，有的說他是來統一拉薩特務組織的，有的說是來作辦事處長的。因他到來不久，西藏即與國民黨斷絕政治關係，所以他的目的也無從證實，而以上三說亦均不為無因」¹³。

⁹ 君底亟美：〈西師講話前韻〉，引自氏著：《重征片吟稿（上卷）》，1952 年，非賣品，羅家倫先生贈書，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館藏號：D1920073，頁 11。

¹⁰ 君底亟美：〈自渝飛逾秦嶺暮抵西京（廿五日）〉，引自氏著：《重征片吟稿（上卷）》，1952 年，非賣品，羅家倫先生贈書，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館藏號：D1920073，頁 3。

¹¹ 君底亟美：〈無畏作苾芻詩〉，引自氏著：《重征片吟稿（下卷）》，1952 年，非賣品，羅家倫先生贈書，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館藏號：D1920073，頁 50。

¹²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一編研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戰爭理論和戰略研究部編著：《軍事統帥毛澤東》，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12 年 8 月，頁 406。

¹³ 陳錫璋遺著：〈西藏從政紀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

外界的猜測，歐陽無畏有意躲避。身處哲蚌寺中，從來沒有天時地利，有的只是更加努力，「青山依舊人空寂」¹⁴的歐陽無畏「穿著喇嘛裝」¹⁵，謙求自己「此行莫再空剃度」¹⁶，全身心重讀德光菩薩《毗奈耶經》¹⁷，隨後「正式領受比丘戒」¹⁸。

值得一提的是，對外始終「自稱是作私人遊歷」¹⁹的歐陽無畏「披着僧袍自西寧首途，駝行千里，餐風沐雪，備極艱辛，途間詠詩寄懷，談古論今」²⁰，將人生思考與感悟寫成詩句。1949年7月，拉薩政局突變，所有中央駐藏人員均被驅逐。「貨真價實的準特務」²¹——「中統特務」²²教育部拉薩小學校長邢肅芝自稱「雖未被通知驅逐，但無顏面留居西藏」²³。實際上拉薩小學「教員有十人上下，特務約佔半數」²⁴。歐陽無畏作為邢肅芝的學長，在其離藏前，曾在邢宅陪其數日，囑邢將自己所著

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七十九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3月，頁128。

¹⁴ 君庇亟美：〈拉薩氣象測候所曹主任心田遠迎珠江上之薑沱始知大局全非尤惜熱振咫尺名勝不獲偕遊賦此誌憾（三月十七日）〉，引自氏著：《重征片吟稿（上卷）》，1952年，非賣品，羅家倫先生贈書，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館藏號：D1920073，頁44。歐陽無畏所述珠江即拉薩河，藏名美的藏布。

¹⁵ 邢肅芝：〈追思歐陽無畏學長〉，張駿逸主編：《歐陽無畏教授逝世八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蒙藏委員會，2000年2月，頁III。

¹⁶ 君庇亟美：〈登隴阪〉，引自氏著：《重征片吟稿（上卷）》，1952年，非賣品，羅家倫先生贈書，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館藏號：D1920073，頁5。

¹⁷ 有譯為〈毘奈耶經〉。

¹⁸ 蕭金松：〈歐陽無畏教授（君庇亟美喇嘛）的學術貢獻與影響〉，《中國藏學》2011年第S1期，頁34。

¹⁹ 陳錫璋遺著：〈西藏從政紀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七十九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3月，頁128。

²⁰ 蕭金松：〈歐陽無畏教授（君庇亟美喇嘛）的學術貢獻與影響〉，《蒙藏季刊（臺北）》第20卷第1期，頁58。

²¹ 廖立：《中國藏軍》，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5月，頁188。

²² 陳錫璋遺著：〈西藏從政紀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七十九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3月，頁125。

²³ 邢肅芝：〈追思歐陽無畏學長〉，張駿逸主編：《歐陽無畏教授逝世八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蒙藏委員會，2000年2月，頁IV。

²⁴ 陳錫璋遺著：〈西藏從政紀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七十九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3月，頁125。

「青藏途中詩稿乙冊」²⁵帶回內地，囑「轉交其父及其友各一份」²⁶。

邢肅芝多年後自稱並沒有完成此任務，實因 1949 年大陸政治巨變，加之自己「因旅居川藏多年，正擬換換環境，既未赴川，亦未返臺，乃選擇香港為居留地」²⁷後赴美國定居。

1982 年，歐陽無畏前往美國講學，時隔 33 年後兩人在西雅圖相見。此後，邢肅芝寫下了「相別多年，恍如隔世。無畏兄之身體已大不如前」²⁸的記錄。

1998 年 2 月 9 日，邢肅芝在美國洛杉磯給時任國立政治大學張駿逸²⁹教授寫了一封信，信中披露歐陽無畏在拉薩時親手交託的青藏途中詩稿「因弟並未返川，亦不知其父居所，故保留篋中約 50 年，幸未遺失，茲特隨函附上」³⁰。為確保珍貴材料萬無一失，邢肅芝將此信請一位名為田博元的會長自美國帶回臺灣，面交給了張駿逸。此事就此告一段落。

那麼，歐陽無畏這部《青藏途中詩稿》都有哪些內容？筆者與《重征片吟稿〈上卷〉》做了比對，完全一致。

急遽變化的一切，都肇源於 1949 年 7 月那場史無前例的拉薩政局突變。

震驚國共兩黨的拉薩一九四九事變

1949 年 7 月 8 日，也就是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用漢藏兩種公文正式函告「噶廈公所」——代總統特任關吉玉（1899-1975）為蒙藏委員會委員長才剛過一週時間，「西藏的變亂起來了。那天‘噶廈公所’（就是西藏的內閣）最後決定將中央駐藏辦事處和其他一切中央機關在拉薩的人員

²⁵ 邢肅芝手稿，1998 年 2 月 9 日，現存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²⁶ 邢肅芝：〈追思歐陽無畏學長〉，張駿逸主編：《歐陽無畏教授逝世八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蒙藏委員會，2000 年 2 月，頁 IV。

²⁷ 邢肅芝：〈追思歐陽無畏學長〉，張駿逸主編：《歐陽無畏教授逝世八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蒙藏委員會，2000 年 2 月，頁 IV。

²⁸ 邢肅芝：〈追思歐陽無畏學長〉，張駿逸主編：《歐陽無畏教授逝世八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蒙藏委員會，2000 年 2 月，頁 IV。

²⁹ 張駿逸（1950-），湖南長沙人，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碩士、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烏拉阿爾泰研究博士，曾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1990 年起擔任中華民國南亞協進會西藏研究委員會委員兼現況組組長。

³⁰ 邢肅芝手稿，1998 年 2 月 9 日，現存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趕走」³¹。這是西藏地方利用內地戰亂，無暇西顧的間隙，妄圖繼 1912 年「王子事變」後再次謀求獨立的行為。

歐陽無畏在當天寫下他的記錄：「西藏派兩個代本，帶了文件」³²直奔辦事處，宣布「中央工作人員，在三天內整。個撤退」³³。與此同時，「調集兵力把國民政府駐藏官吏，晝夜圍捕，強迫遣返」³⁴。羅家倫此後得到的報告知詳：「凡是中央軍政人員所到之處，就是將來共產黨所到之處，西藏方面現請駐藏辦事處、學校、電臺、醫院及其他有重大嫌疑之人（按此指國防部人員）一律限期出境」³⁵，直白講就是「西藏政府對國民政府暫時斷絕政治關係」³⁶，史稱「七·八」事變。事件發生當日，蔣中正召開整理黨務會議，決定「將縣市以下基層黨部，改為秘密組織」³⁷。

這場事變中，甚至「四川人，50 餘歲」³⁸並「在拉薩住了多年的裁縫劉雲峰」³⁹也都在驅逐之列，驅逐原因是「熱心公益事，如 1944 年駐藏辦事處在拉薩發起為抗戰捐獻和 1945 年慶祝抗戰勝利活動，劉雲峰在川幫中積極宣傳，四處奔走，做了不少有實效的工作，所以駐藏辦事處的

³¹ 羅家倫：〈揭開中印間有關西藏的幕（四）〉，1950 年 10 月 6 日，《中央日報》第三版。

³² 2019 年 10 月 19 日，劉學銚在臺灣新北市住處接受筆者專訪時出示的歷史材料。此件亦刊載在劉學銚著、臺灣新北思行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出版的《漠南君子李永新·鶴齡先生傳》頁 393。

³³ 2019 年 10 月 19 日，劉學銚在臺灣新北市住處接受筆者專訪時出示的歷史材料。此件亦刊載在劉學銚著、臺灣新北思行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出版的《漠南君子李永新·鶴齡先生傳》頁 393。

³⁴ 君底亟美，〈西藏今昔：民國以來的西藏地位〉，《中央日報》，臺北，1956 年 8 月 17 日，版 8。

³⁵ 羅家倫：〈揭開中印間有關西藏的幕（四）〉，1950 年 10 月 6 日，《中央日報》第三版。

³⁶ 陳錫璋遺作：〈西藏從政紀略〉，《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西藏自治區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1985 年 4 月，頁 134。

³⁷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49 年 7 月 8 日，轉引自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九冊）》，臺北：國史館、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2015 年 12 月，頁 317。

³⁸ 廖立：《中國藏軍》，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 年 5 月，頁 193。

³⁹ 陳錫璋遺作：〈西藏從政紀略〉，《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西藏自治區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1985 年 4 月，頁 135。值得一提的是，臺北國史館藏有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檔案，其中就有劉金全、化名劉雲峰的人事檔案（數位典藏號：129-240000-1387）。因筆者為中國大陸身份，無法進入國史館新店閱覽室詳查此劉雲峰是否就是被驅逐的裁縫劉雲峰。

官員和商界人士都對他有好感，交往也多，這就引起了西藏當局的疑忌」⁴⁰，可見預謀之久，範圍之廣，準備之細。

身處拉薩政變風暴眼中歐陽無畏認為，南京已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佔領，「駐藏人員無志執行崗位工作，人人思歸，藏方稍作禮貌的表示，就可達到目的，根本毋須調兵，寔在是過份的緊張了」⁴¹。

在此說明的是，所謂西藏內閣——「西藏會議」，雖號稱是西藏地方最高權力機構，實際上將許多重大西藏事務放到這一會議討論，是「為了達成這種表面一致的公共意志，讓與會代表提出、聆聽、選擇、調整和修改已有的意見；所以，在很多時候西藏會議也就成為地方政府推卸責任的工具」⁴²。

面對如此巨變，7月9日清晨，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代處長陳錫璋依然草擬一份電報準備向關吉玉委員長報告藏內發生的重大事變，祈禱電報能夠通過國防部保密局拉薩情報站所屬秘密電台以 SOS 最緊急發出：

本日噶廈向職宣告，根據僧俗大會決議，請辦事處、電台、拉薩小學、測候所全體人員暨秘密工作人員，於兩星期內撤離拉薩。自本日起，電台停止收發電報等語。職等已失自由，是西藏與中央竟行斷絕關係。所有中央人員鑒此局勢，惟有即行撤退，以後消息隔斷……⁴³

裝在兩隻小皮箱的秘密電台開始運作，陳錫璋的這份電報被特工常希武標上「十萬火急」⁴⁴的等級，與重慶總台聯絡時「因為干擾大，訊號微

⁴⁰ 常希武：〈「驅漢事件」前後見聞〉，西藏自治區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西藏文史資料選輯（十七）》，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年12月，頁47。

⁴¹ 2019年10月19日，劉學銚在臺灣新北市住處接受筆者專訪時出示的歷史材料。此件亦刊載在劉學銚著、臺灣新北思行文化傳播有限公司2018年8月出版的《漠南君子李永新·鶴齡先生傳》頁393。

⁴² 詹嘉措：〈「西藏會議」研究〉，中央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5月，頁40。

⁴³ 〈陳錫璋電蒙藏會委員長本日噶廈宣告請中央辦事處等人員於二星期內撤離拉薩本日起電台停止收發電報（1949年7月8日）〉，徐桂香主編：《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十二）》，臺北：蒙藏委員會，2006年11月，頁530。

⁴⁴ 常希武：〈「驅漢事件」前後見聞〉，西藏自治區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西藏文史資料選輯（十七）》，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年12月，頁46。

弱，通報不暢，費時 30 分鐘，才勉強發出」⁴⁵。7 月 10 日 8 時，重慶總台收報成功，「收到對方收妥憑證後，立即通知對方：‘自今日起，停止聯絡’。接着狠狠敲了幾記‘SOS’後，收拾好電機，心情沉重，精神恍惚地返回家中」⁴⁶。

這封拍發成功的電報，成了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發出的最後一封電報，這標誌著國民黨政權在明面上的終結。

回頭再看當時的拉薩城，「1949 年開春以來，駐藏各單位的經費杳無消息，郵電亦日形稀少，大家感覺到國民黨政權崩潰在即」⁴⁷。轉眼來到了 7 月，代處長陳錫璋在 7 月 3 日和 7 日兩日內，將得到的全部情報匯總，然後發出三封緊急電報給正在廣州辦公的蒙藏委員會。3 日發出代號 8142-154 的第一封急電，主要內容有三：一是「攝政續調定日駐軍五百，日內到薩」⁴⁸；二是種種跡象表明「恐將有政變發生」⁴⁹；三是「攝政因達賴為熱振所迎立，且籍隸青海，勢不相容，擬以迅急手段對擁護達賴派系加以剪除」⁵⁰。從中可以看出，政變發生前五天，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的重點是擔心攝政對十四世達賴政變，此際並沒有感覺到政變是針對自己所在的中央駐藏辦事處。

當日，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陳錫璋發出代號 8142-155 的第二封急電，開頭就用「現拉薩不靖」⁵¹，主要內容就是一點：「債主紛來，逼還

⁴⁵ 常希武：〈「驅漢事件」前後見聞〉，西藏自治區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西藏文史資料選輯（十七）》，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 年 12 月，頁 46。

⁴⁶ 常希武：〈「驅漢事件」前後見聞〉，西藏自治區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西藏文史資料選輯（十七）》，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 年 12 月，頁 46-47。

⁴⁷ 陳錫璋遺著：〈西藏從政紀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七十九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 年 3 月，頁 143。

⁴⁸ 〈陳錫璋電蒙藏會委員長報告近日藏方政情危急及攝政與擁護達賴派系勢不相容等情（1949 年 7 月 3 日）〉，徐桂香主編：《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十二）》，臺北：蒙藏委員會，2006 年 11 月，頁 527。

⁴⁹ 〈陳錫璋電蒙藏會委員長報告近日藏方政情危急及攝政與擁護達賴派系勢不相容等情（1949 年 7 月 3 日）〉，徐桂香主編：《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十二）》，臺北：蒙藏委員會，2006 年 11 月，頁 527。

⁵⁰ 〈陳錫璋電蒙藏會委員長報告近日藏方政情危急及攝政與擁護達賴派系勢不相容等情（1949 年 7 月 3 日）〉，徐桂香主編：《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十二）》，臺北：蒙藏委員會，2006 年 11 月，頁 527。

⁵¹ 〈陳錫璋電蒙藏會委員長現拉薩不靖擬請會商中國銀行准該處透支款項以濟燃眉

債款，拉薩小學需要更為急切。職實無法應付，一時仍無辦法」⁵²，請求中央允許借款應付。從這封函件分析，這些所謂的「債主」實際上都是西藏的貴族，他們已知將要驅逐駐藏辦事處全體人員。這些債主擔心一旦驅逐令下達，欠款將無從索要。遺憾的是，陳錫璋此時依然沒有警覺到危險正在鄰近自己。

三天之後——1949年7月7日，驅逐駐藏辦事處全體人員前一日。陳錫璋發出代號 8142-156 的第三封急電，將進入拉薩城內的軍隊人數詳細報告，但報告的重點依然是擔心「攝政則企圖趁機將達賴推倒」⁵³。如果一旦發生，請中央詳告處理辦法。

陳錫璋做夢也不會想到，這封電報竟然是他任內通過自設電台發送成功的最後一份電報。十幾個小時之後，當陳錫璋被邀請到西藏地方政府，「坐在紅色緞面厚墊上，其前置一雕花木桌，並上了茶」⁵⁴之後，等到的却是噶倫然巴娃突然宣布驅逐駐藏辦事處全體人員，這實乃是西藏企圖獨立的驚天一舉。

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精心預謀，其證據之一——當時「噶廈還害怕中國人會想辦法在拉薩街頭組織示威抗議，於是下令實施宵禁，一直到中國人完全離開為止」⁵⁵。從7月11日到7月20日，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總計三批人員有二十七人，婦女小孩約四十餘人，連同傭人、佚役共

（1949年7月3日），徐桂香主編：《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十二）》，臺北：蒙藏委員會，2006年11月，頁528。

⁵² 〈陳錫璋電蒙藏會委員長現拉薩不靖擬請會商中國銀行准該處透支款項以濟燃眉（1949年7月3日）〉，徐桂香主編：《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十二）》，臺北：蒙藏委員會，2006年11月，頁528。

⁵³ 〈陳錫璋電蒙藏會委員長報告藏局不穩請示倘危及達賴或波及漢人應如何措置（1949年7月7日）〉，徐桂香主編：《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十二）》，臺北：蒙藏委員會，2006年11月，頁528。

⁵⁴ 夏扎·甘登班覺：〈原西藏地方政府驅逐國民黨蒙藏委員會駐拉薩辦事處人員前後〉，西藏自治區政協文史民族宗教法制委員會編：《西藏文史資料選輯（二十一）》，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3月，頁134。

⁵⁵ 〈英國外交部檔案〉：PRO（London），FO371-76315：MR，1August 1948。轉引自茨仁夏加著、謝惟敏譯：《龍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後的西藏》，臺北：左岸文化出版，2011年3月，頁26。此處需說明的是：英國外交部所述「中國人」實為「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等中央政府駐拉薩各機構人員」。

二百餘人」⁵⁶全部被強制離藏；證據之二——「陳錫章他們走的路線，不是慣走的……崗多的那條路……這是藏方佈置的，因美國湯姆斯父子二人從崗多入藏，不願使陳錫章一行與他們中途相遇；同時也因有大批軍火從崗多運進西藏，不願讓他們看見。」⁵⁷

有人就此斷言：「國民黨在西藏所恢復的影響力已經戛然中止」⁵⁸。

歐陽無畏 1956 年在立法院邊政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報告說，「事前兩個月，期間各處調兵逆跡顯然，而我們的駐藏負責人陳錫璋毫不加以注意，預為提防，結果發生七月八日的事變」⁵⁹。

同樣的信息和場景，身處拉薩寺院圈的歐陽無畏與身處拉薩政治圈的陳錫璋的結論南轅北轍。可以這樣說，陳錫璋的判斷完全錯誤。

這一令人震驚的事件發生後，身處拉薩的「英國特務……福特在亞門馬嘎，即藏軍八代本駐地（現軍區二所所在地）」⁶⁰操控西藏唯一的「定向對外廣播」⁶¹通道——「用無線通訊電臺進行廣播，宣傳西藏獨立，當時的所謂《西藏獨立宣言》就是這家電臺對外廣播的」⁶²。值得一提的是，「這個短命的廣播，功率小，用柴油機供電，沒過多久，就在雪域長空中消失了。」⁶³

此事發生五天後，也就是第一批駐藏人員已被西藏地方政府強迫離藏

⁵⁶ 陳錫璋遺作：〈西藏從政紀略〉，《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西藏自治區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1985 年 4 月，頁 136。

⁵⁷ 廖立：《中國藏軍》，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 年 5 月，頁 194。

⁵⁸ 茨仁夏加著、謝惟敏譯：《龍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後的西藏》，臺北：左岸文化出版，2011 年 3 月，頁 26。

⁵⁹ 2019 年 10 月 19 日，劉學鈞在臺灣新北市住處接受筆者專訪時出示的歷史材料。此件亦刊載在劉學鈞著、臺灣新北思行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出版的《漠南君子李永新·鶴齡先生傳》頁 393。

⁶⁰ 胡維友：〈西藏廣播電視發展簡況〉，胡維友編：《高原之聲》，拉薩：西藏自治區廣播電視廳、西藏人民廣播電臺，1989 年 10 月，頁 206。

⁶¹ 胡維友：〈西藏廣播電視發展簡況〉，胡維友編：《高原之聲》，拉薩：西藏自治區廣播電視廳、西藏人民廣播電臺，1989 年 10 月，頁 206。

⁶² 胡維友：〈西藏廣播電視發展簡況〉，胡維友編：《高原之聲》，拉薩：西藏自治區廣播電視廳、西藏人民廣播電臺，1989 年 10 月，頁 206。

⁶³ 張小平：〈世界屋脊上的西藏解放進步之聲——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藏語廣播 70 年回顧〉，《中國藏學》2020 年第 3 期，頁 134。

次日——7月12日8時，「受印度慫恿」⁶⁴的西藏地方攝政以「全體噶倫」名義用藏文給蔣中正發出第一封電報，開頭巧妙地說這是「全藏民眾大會」做出的決議：

茲因中央國民黨與共產黨發生內戰至今尚未平息，中央官兵所在之地，無不發生有共產之宣傳與鼓動。故中央駐藏各機關人員等亦難保其萬一，現更甚傳藏境及拉薩區內增加潛雜共產嫌疑份子者，有中國人及巴安人等等之說，而難於分別指定。至於本地乃佛法弘揚聖地之西藏，甚恐受其惡黨之侵蔓與毒害。現全藏人眾發生無限恐怖憂愁，而我中藏之悠久檀越情感，內部並無分毫革閱。為我中藏政局及內部安寧起見，不得不驅盡代有共產嫌疑之秘密工作人員，因又無法檢查分別，更為杜絕潛雜之計，將駐藏中央藏事處、無線電臺、學校、醫院及其他有嫌疑之人員等，應請限期離藏，各回原籍。⁶⁵

這封電報披露了西藏地方政府全體噶倫據此開展執行行動的原因後，亦向蔣中正通告相關進展情況：

茲准將各機關人員由拉至印境之沿途旅費及一切烏拉支應護送官兵由本政府備有特別從優隆厚待遇外，其他所有之嫌疑中國人及巴安人等亦派有護送軍隊，即回原籍。該事均已接洽聲明矣。希我中央政府請祈俯念重於賓為安靖，並非罔法孟浪，原諒幸甚感之不盡。⁶⁶

7月15日，有「外交教父」之稱的沈昌煥（1913-1998）函請蔣中正電告李宗仁（1891-1969）代總統及行政院長閻錫山（1883-1960）必須以「總統府」名義對西藏地方政府作出嚴正表態：

不可予以姑息，如西藏驅逐中央官吏，即為反叛之行為，

⁶⁴ 呂秋文：《蒙藏專題研究叢書之五·中共與印度之邊界糾紛》，臺北：蒙藏委員會，1984年12月，頁8。

⁶⁵ 〈革命文獻-政治：邊務（二）〉，臺北：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02-020400-00040-126，頁5。

⁶⁶ 〈革命文獻-政治：邊務（二）〉，臺北：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02-020400-00040-126，頁5。

中央應速通知藏當局，倘有不合之行動，政府講採適當手段以對付之⁶⁷。

這種近乎於西藏獨立的行為令此際焦頭爛額的蔣中正大為震驚，他於8月1日也就是總裁辦公室正式在臺北草山成立當日午後⁶⁸即在沈昌煥函上批示「如擬」後當天，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非常委員會正舉行緊急會議並形成以下決議：

西藏地方政府乘……國家多事之際，逼使中央駐藏人員撤退，實屬違法亂紀。政府對此事件亟應迅作嚴正表示，促其醒悟。對於中央駐藏人員，應立即迎回拉薩，對在藏漢民，必須妥為保護，並由行政院約集外交、國防兩部及蒙藏委員會，彙齊各方情報，根據事實縝密研究，嚴切處置。⁶⁹

此次決議通過後迅速上報給了正在臺北草山的蔣中正，這其實是一次按照他要求召開的會議，早前的7月30日17時他就同意沈昌煥的判斷，將這場事變定調為「反叛行為」⁷⁰。他指示中央黨部假使西藏地方政府不幡然醒悟，我「政府當予以嚴厲之制裁」⁷¹，同時要求「印製大量傳單令空軍速往拉薩投擲，以示警告」⁷²。

此時的蔣中正深知，政府在全國政權即將崩潰之時，國民黨中央黨部的電報究竟能產生多大的效用，他自己是清楚的，但西藏作為全國政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只能寫下無奈之語：「不論此種步驟有無結果，或將

⁶⁷ 〈革命文獻-政治：邊務（二）〉，臺北：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02-020400-00040-126，頁2。

⁶⁸ 葉健青編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81》（1949年7月（下）至9月），臺北：國史館，2013年6月，頁180。

⁶⁹ 〈革命文獻-京滬撤守前後之戡亂局勢（一）〉，臺北：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02-020400-00031-093，頁2-3。

⁷⁰ 葉健青編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81》（1949年7月（下）至9月），臺北：國史館，2013年6月，頁154。

⁷¹ 〈革命文獻-政治：邊務（二）〉，臺北：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02-020400-00040-128，頁1。

⁷² 〈革命文獻-政治：邊務（二）〉，臺北：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02-020400-00040-128，頁1。

來如何演變，政府此時宜嚴正表示，以明立場」⁷³。

從最新解密的檔案中可以發現，西藏地方政府發給蔣中正電報的同一時間，正在印度噶倫堡的嘉桑（KASHANG）也立即發往廣州一份關於此事的英文電報，除開頭寫有「廣州 中國總統蔣大元帥介公、李宗仁博士」⁷⁴外，其餘文字，與最早的電報完全一致，但因此電系英文電報，7月14日24時方「由電信局抄送李代總統」⁷⁵，7月15日8時將中文譯稿發往廣州。

時為行政院院長的閻錫山遵照蔣中正的意見代表中央政府嚴厲譴責西藏所為，該事件更遭到中共方面的強烈抗議，「共產黨把驅逐行為描述成是在英帝國主義的煽動下西藏地方政府做出的陰謀行徑」⁷⁶。

正在北平西郊香山籌備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毛澤東高度重視，他深知「西藏的政治長久以來一直都是拉薩少數貴族以及喇嘛的特權」⁷⁷。8月6日，「他在電報中提醒彭德懷要確保謹慎地對待藏族人，因為這將是中國以後解決西藏問題的前奏」⁷⁸——「請十分注意保護並尊重班禪及甘青境內的西藏人，以為解決西藏問題的準備」⁷⁹。

此時的拉薩，「天際出現一顆彗星，眾人將此當成是一大惡兆」⁸⁰，彗星所照亮的「不過是一座二三平方公里的小城，總數三萬多居民中，就有一萬多食不果腹的窮人，其中乞丐就有四千五百多人。市區污水四溢，

⁷³ 〈革命文獻-政治：邊務（二）〉，臺北：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02-020400-00040-128，頁1。

⁷⁴ 〈積極治邊（七）〉，臺北：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02-090102-00018-349，頁1。

⁷⁵ 〈積極治邊（七）〉，臺北：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02-090102-00018-349，頁1。

⁷⁶ 嘉樂頓珠、石安文（安妮 F.瑟斯通）著：《噶倫堡的麵條生產商：我鮮為人知的西藏鬥爭史》，倫敦：企鵝蘭登出版社，2015年，頁94。

⁷⁷ 茨仁夏加著、謝惟敏譯：《龍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後的西藏》，臺北：左岸文化出版，2011年3月，頁34。

⁷⁸ 梅·戈爾斯坦著、吳繼業譯：《西藏現代史第二卷：暴風雨之前的平靜（1951-1955）》，2014年，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頁25。

⁷⁹ 毛澤東：〈要十分注意保護並尊重班禪額爾德尼等〉（1949年8月6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年7月，頁1。

⁸⁰ 茨仁夏加著、謝惟敏譯：《龍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後的西藏》，臺北：左岸文化出版，2011年3月，頁34。

腥膻一片」⁸¹。

就在這樣糟糕的市容環境中，西藏地方政府一門心思「開始徵召與訓練士兵」⁸²，雖然「西藏的軍力有 13000 人，但他們希望能夠擴軍到 10 萬人左右」⁸³。

1949 年 8 月 15 日，「受持衣鉢具毘尼，虔心一再回遮問」⁸⁴的歐陽無畏面對西藏地方政治上的天翻地覆，面對軍事上「拉薩四周平坦的草地改頭換面，變成軍隊的教練場」⁸⁵，他不敢聯繫國防部在拉薩的其他同仁商量對策，始終秉持「軍統『鐵的紀律』的規定，組與組、個人與個人之間，嚴禁發生任何關係」⁸⁶的命令，萬幸的是，自己對外的名銜是哲蚌寺赫赫有名的格魯派高級僧侶；慶幸的是，自己作為高級情報員的真實身分並沒有暴露，可以繼續安全潛待拉薩。歐陽無畏這一刻似有所感，寫下意味深長的「天外赤霞光解界，炎炎紅日亮東方」⁸⁷。

在哲蚌寺，歐陽無畏雖然知道 11 月 2 日西藏地方政府以「外交局」名義向共產黨統帥毛澤東發出核心意見是「不希望解放軍入藏」⁸⁸的聲明，但「從我們現在所能查閱的資料來看，毛澤東主席和中央政府沒有理睬這封信」⁸⁹，歐陽無畏的心情日益緊張。他用短波收音機密集收聽來自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漢語廣播：

⁸¹ 陳良：《夢縈西藏——20 世紀 50 年代進藏追記》，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0 年 9 月，頁 2。

⁸² 茨仁夏加著、謝惟敏譯：《龍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後的西藏》，臺北：左岸文化出版，2011 年 3 月，頁 38。

⁸³ 茨仁夏加著、謝惟敏譯：《龍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後的西藏》，臺北：左岸文化出版，2011 年 3 月，頁 38。

⁸⁴ 君底亟美：〈無畏作苾芻詩〉，引自氏著：《重征片吟稿（下卷）》，1952 年，非賣品，羅家倫先生贈書，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館藏號：D1920073，頁 51。

⁸⁵ 茨仁夏加著、謝惟敏譯：《龍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後的西藏》，臺北：左岸文化出版，2011 年 3 月，頁 38。

⁸⁶ 廖立：《中國藏軍》，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 年 5 月，頁 182。

⁸⁷ 君底亟美：〈無畏作苾芻詩〉，引自氏著：《重征片吟稿（下卷）》，1952 年，非賣品，羅家倫先生贈書，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館藏號：D1920073，頁 52。

⁸⁸ 降邊嘉措：《第二次長征：進軍西藏、解放西藏紀實》，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 年 6 月，頁 34。

⁸⁹ 降邊嘉措：《第二次長征：進軍西藏、解放西藏紀實》，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 年 6 月，頁 34。

西藏人民是愛祖國而反對外國侵略的，他們不滿意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政策，而願意成為統一的富強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國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必能滿足西藏人民的這個願望。⁹⁰

至此，歐陽無畏徹底明白，「共產黨人與國民黨或其他之前的中國政府迥然不同」⁹¹，中國共產黨一定要解放西藏，而這個解放的程度遠遠超出自己的想像。

中共電報：否決「逮捕歐陽無畏」計劃

歐陽無畏的 1950 年在這樣的氛圍中度過——1 月 6 日，「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大陸的駐軍權被徹底取消」⁹²；1 月 31 日，班禪堪布會議廳致電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要求「速發義師，解放西藏」⁹³；2 月 14 日，「中國同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⁹⁴；從這個月開始，「西南匪特」開始「大規模暴亂，迅即遍及全區，其數量逐次發展以至達到四五十萬之多」⁹⁵；5 月 1 日，「人民解放軍解放海南島」⁹⁶；10 月 8 日，「中國人民志願軍進入朝鮮戰場」⁹⁷抗擊美國霸權；10 月 10 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⁹⁸；10 月 11 日，藏軍

⁹⁰ 毛澤東、朱德：〈給班禪額爾德尼的電報〉（1949 年 11 月 23 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 年 7 月，頁 5。

⁹¹ 茨仁夏加著、謝惟敏譯：《龍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後的西藏》，臺北：左岸文化出版，2011 年 3 月，頁 27。

⁹²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1949 年 10 月-2019 年 9 月）》，《光明日報》，北京，2019 年 9 月 28 日，版 5。

⁹³ 李國清、高延祥、吳健禮、郭翠琴編：《西藏大事記（1949-1981）》，內部發行，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 年 10 月，頁 3。

⁹⁴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1949 年 10 月-2019 年 9 月）》，《光明日報》，北京，2019 年 9 月 28 日，版 5。

⁹⁵ 〈西南軍區一九五〇年剿匪情況總結（1951 年 1 月 6 日）〉，總參謀部《賀龍傳》編寫組：《賀龍軍事文選》，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 年 2 月，頁 494。

⁹⁶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1949 年 10 月-2019 年 9 月）》，《光明日報》，北京，2019 年 9 月 28 日，版 5。

⁹⁷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1949 年 10 月-2019 年 9 月）》，《光明日報》，北京，2019 年 9 月 28 日，版 5。

⁹⁸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1949 年 10 月-2019 年 9

「第九代本主官格桑旺堆在寧靜（今芒康）起義」⁹⁹；11月12日，「昌都地區洛隆宗解放」¹⁰⁰。

對歐陽無畏而言，自1950年5月起，共產黨以三套短波頻率向拉薩上空傳送其政治意志。這套定位聽眾為西藏社會上層人士的藏語廣播，起初每週一、三、五的深夜23時30分至24時準時出現，到7月2日，調整為20時30分至21時。¹⁰¹歐陽無畏全神貫注聆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藏語廣播，生怕漏掉任何一處細節。那一時期，「許多貴族和地方政府官員就在藏語節目播音時聚集到有收音機的上層人士家中，邊聽邊議論，促成了許多人思想上的轉變。」¹⁰²

此際，昌都已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絕對控制之下，「印度已發表聲明承認西藏為中國領土，惟希和平解決勿用武力。英國原不許西藏代表團來京，現已允許」¹⁰³；毛澤東發出「佔領昌都，促使西藏代表團來京談判」¹⁰⁴的命令；拉薩全城大街小巷到處張貼《西南軍政委員會和西南軍區司令部關於進軍西藏各項政策的佈告》傳單以及「進軍守則三十條」；中共要求人民解放軍必須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¹⁰⁵……

惟此，西藏地方政府的政局隨即突變，「攝政大札下臺，由十四世達

月）》，《光明日報》，北京，2019年9月28日，版5。

⁹⁹ 李國清、高延祥、吳健禮、郭翠琴編：《西藏大事記（1949-1981）》，內部發行，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頁5。

¹⁰⁰ 李國清、高延祥、吳健禮、郭翠琴編：《西藏大事記（1949-1981）》，內部發行，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頁6。

¹⁰¹ 張小平：〈世界屋脊上的西藏解放進步之聲——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藏語廣播70年回顧〉，《中國藏學》2020年第3期，頁136-137。

¹⁰² 張小平：〈世界屋脊上的西藏解放進步之聲——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藏語廣播70年回顧〉，《中國藏學》2020年第3期，頁137。

¹⁰³ 毛澤東：〈佔領昌都，促使西藏代表團來京談判（1950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西藏工作文獻選編（一九四九——二〇〇五）》，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9月，頁31。

¹⁰⁴ 毛澤東：〈佔領昌都，促使西藏代表團來京談判（1950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西藏工作文獻選編（一九四九——二〇〇五）》，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9月，頁31。

¹⁰⁵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在北京簽訂，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十七條協議》開宗明義指出，西藏人民團結起來，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大家庭中來。

賴出而親政」¹⁰⁶。

身處時代現場，讓歐陽無畏驚訝的不僅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入情入理入腦入心的「進軍守則三十條」，還有北京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發出的短波西藏語深夜廣播節目，令其迅速覺察到中共對西藏的工作思路。同樣，這條藏文廣播消息對西藏貴族和三大寺僧侶來說旋即造成心理上的極大恐慌——「西藏人民係受神權與貴族雙重壓迫，我們決來解放你們」¹⁰⁷。

關於這條廣播消息造成的影響，毛澤東 1950 年 5 月收到甘孜情報站《情況報告》後即請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1896-1984）「負責審查藏文廣播」¹⁰⁸後做出批示：

如果以武力解決西藏，這樣說是可以的。否則，不必如此。特別是在西藏聽藏語廣播的，只有貴族，對於三大寺，尤其不能刺激。三大寺擁護達賴，而達賴又具向內之心，應爭取達賴。如此，則解放西藏可收事半功倍之效。¹⁰⁹

對歐陽無畏而言，他敏銳地感知解放軍的命令是言出必行，但其對解放軍系統在這麼短的時間裡將西藏民俗瞭解得如此透徹，背後定有「西藏通」的高人指點，如「藏族轉經自左向右轉，部隊不得逆方向行走……不得動員和接收喇嘛參軍……對藏族同胞應稱‘博巴’‘藏胞’，嚴禁使用‘番子’‘老藏民’……我軍洗浴遇藏族婦女入池洗澡時，應主動讓池……藏族婦女習慣不穿褲子，遇婦女攀登高樓，不得仰望」¹¹⁰等三十條禁令，這足以令解放軍在藏族群眾的形象被迅速四散開去。

¹⁰⁶ 郭茲文編：《西藏大事記（1949-1959）》，北京：民族出版社，1959 年 5 月，頁 6。

¹⁰⁷ 毛澤東：〈關於審查藏文廣播問題〉（1950 年 5 月 13 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 年 7 月，頁 14。

¹⁰⁸ 毛澤東：〈關於審查藏文廣播問題〉（1950 年 5 月 13 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 年 7 月，頁 14。

¹⁰⁹ 毛澤東：〈關於審查藏文廣播問題〉（1950 年 5 月 13 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 年 7 月，頁 14。

¹¹⁰ 楊一真著：《進軍西藏日記：1950-1951 年》（上），北京：學苑出版社，2016 年 5 月，頁 77-79。

歐陽無畏當然無從知曉，中共西南局第三把手賀龍此前已迅速邀請李安宅、于式玉夫婦、于道泉、法尊法師、謝國安、任乃強、黃明信等藏學、佛學專家納入研究團隊，任乃強還提供了二十萬之一比例尺的康藏地圖，成為解放軍入藏的關鍵依託。上述文字即為操作性很強的政策指導。

111

外在的訊息多如牛毛，但有一條「秘息」讓歐陽無畏震驚無比，那就是他最擔心的情況出現了——自己已成為雙方談判的重要籌碼。於是，歐陽無畏面臨的危險係數隨著解放軍入藏的腳步臨近也越來越高。1950年5月1日，中共青海省委書記張仲良¹¹²就已對青海寺院赴藏勸和代表團交底「和平談判六條初步意見」，其中第二條明確寫道「驅逐英美特務，逮捕國民黨特務如歐陽鷺等」¹¹³。六條意見有學者認為「有一股‘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氣」¹¹⁴。

慶幸的是，中共中央在收到這份正式報告前三天，也就是4月27日，在中央民委舉辦的藏族幹部研究班上，日理萬機的周恩來總理專門蒞臨並特別強調：「解放軍必須進入西藏，目的是趕走英帝及美帝的偵探」¹¹⁵。原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總幹事多傑才旦在近半個世紀後清晰地回憶道：「在講課過程中，周總理突然流了鼻血」¹¹⁶。

中共中央收到青海電報後非常警覺，迅速以中共中央名義覆電青海：

¹¹¹ 賀龍：〈康藏情況報告（1950年1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賀龍傳》編寫組編輯：《賀龍文選（下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6年，頁16。

¹¹² 張仲良（1907-1996），陝西耀縣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共青海省委書記、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中共西北局書記處書記、中共江蘇省委書記處書記。

¹¹³ 《解放西藏史》編委會著：《解放西藏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3月，頁105。

¹¹⁴ 曾傳輝：《20世紀50年代西藏的政治與宗教》，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11月，頁118。

¹¹⁵ 西藏自治區黨史辦公室編：《周恩來與西藏》，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11。

¹¹⁶ 西藏自治區黨史辦公室編：《周恩來與西藏》，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293。

一是「青海省委的六條確有不夠策略的地方」¹¹⁷；二是對「國民黨特務分子的處置，也不要提作條件，如藏方提出不要追究，則我可提出以不繼續反抗破壞為條件」¹¹⁸。這份解密不久的檔案顯示：「至於西藏的親英美官員和國民黨員，十八軍政策研究室和西北局均提作談判條件，西南局四條未將此內容作談判條件」¹¹⁹。也就是說，包括法尊法師在內的中共西南局研究人員用如此方式影響中央決策，間接保護了與藏方宗教關係良好的歐陽無畏。如果所述計畫當年被中共中央採納，結果則是正在哲蚌寺苦讀的歐陽無畏，其人生定有實難預測的路徑。

1950 年 2 月 1 日，中共中央軍委情報部青海聯絡站的張竟成（藏族）與報務員等四人攜帶秘密電台組成先遣隊，「隨入藏商人首次入藏蒐集情報、傳遞信息，於 5 月 9 日到達拉薩」¹²⁰。

先遣隊的身份意外暴露後被迅速遣送出藏，但搜集到第一手信源可靠的情報。就在先遣隊到達拉薩的當月，又一支公開的遊說團體——「青海省各寺院赴藏勸告和平代表團」四十餘人「攜帶有一部 15 瓦收發報機踏上入藏之路」¹²¹，結果被西藏地方政府扣押至乃東。失去自由的代表團秘書、「西北軍區聯絡部的幹部」¹²²也就是「一野情報幹部」¹²³遲玉銳（1916-？）於 12 月 17 日寫信給西藏地方政府強調：「你們面向著帝國主義，耳朵充滿著帝國主義挑撥的話……近來僅將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和走狗蔣中正驅逐出中國大陸，而其侵略勢力殘餘尚待肅清」¹²⁴。

¹¹⁷ 王小彬：《中國共產黨西藏政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 4 月，頁 20。

¹¹⁸ 王小彬：《中國共產黨西藏政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 4 月，頁 20。

¹¹⁹ 曾傳輝：《20 世紀 50 年代西藏的政治與宗教》，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 11 月，頁 119。

¹²⁰ 曾傳輝：《20 世紀 50 年代西藏的政治與宗教》，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 11 月，頁 133。

¹²¹ 曾傳輝：《20 世紀 50 年代西藏的政治與宗教》，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 11 月，頁 134。

¹²² 降邊嘉措：《第二次長征：進軍西藏、解放西藏紀實》，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 年 6 月，頁 201。

¹²³ 曾傳輝：《20 世紀 50 年代西藏的政治與宗教》，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 11 月，頁 134。

¹²⁴ 楊一真著：《進軍西藏日記：1950-1951 年》（上），北京：學苑出版社，2016 年

此際的歐陽無畏因為學識優異被正式推舉代表哲蚌寺參加 1951 年舉行的藏傳佛教格魯派最高學位格西拉然巴¹²⁵考試。可是有誰知道他身處其間一年多來的狀態？他雖沒有得到「政府半文接濟」¹²⁶，「已淪至寄人乞食地步」¹²⁷，却依然「竭智殫力支撐」¹²⁸。

1951 年 2 月初，中共青海省委派出「勸和代表團」代表遲玉銳抵達拉薩，西藏地方決定與中國人民解放軍和談，歐陽無畏則稱目前「環境突變」¹²⁹，自己事實上成為中共的「偵伺目標，幾遭邏辱，事勢危迫」¹³⁰。讓他更感不妙的是，阿沛·阿旺晉美並沒有因其在昌都被中國人民解放軍「徹底擊敗並被俘」¹³¹遭受懲罰，相反卻被十四世達賴認為「能給談判帶來新的可能性」¹³²，於是在「2 月中旬，西藏地方政府決定派出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和談代表團前往北京，進行和談」¹³³。

對歐陽無畏來說，最大的困難是「無法繼續潛伏」¹³⁴，形勢越來越嚴峻。歐陽無畏所說的「幾遭邏辱」究竟是什麼呢？早在 1950 年 5 月 1 日，中共青海省委書記張仲良就下令給青海寺院赴藏勸和代表團要求逮捕

5 月，頁 350-351。

¹²⁵ 今譯為格西拉讓巴。

¹²⁶ 孟覺月：〈歐陽無畏教授手稿〉，1949 年 11 月 12 日，張駿逸主編：《歐陽無畏教授逝世八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蒙藏委員會，2000 年 2 月，頁 32。

¹²⁷ 孟覺月：〈歐陽無畏教授手稿〉，1949 年 11 月 12 日，張駿逸主編：《歐陽無畏教授逝世八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蒙藏委員會，2000 年 2 月，頁 32。

¹²⁸ 孟覺月：〈歐陽無畏教授手稿〉，1949 年 11 月 12 日，張駿逸主編：《歐陽無畏教授逝世八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蒙藏委員會，2000 年 2 月，頁 32。

¹²⁹ 歐陽無畏：〈歐陽無畏教授手稿〉，1951 年 7 月 31 日，張駿逸主編：《歐陽無畏教授逝世八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蒙藏委員會，2000 年 2 月，頁 44。

¹³⁰ 歐陽無畏：〈歐陽無畏教授手稿〉，1951 年 7 月 31 日，張駿逸主編：《歐陽無畏教授逝世八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蒙藏委員會，2000 年 2 月，頁 44。

¹³¹ （意）畢達克著、沈衛榮、宋黎明譯、鄧銳齡校：《西藏的貴族和政府：1728-1959》，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 年 1 月，頁 88。

¹³² （意）畢達克著、沈衛榮、宋黎明譯、鄧銳齡校：《西藏的貴族和政府：1728-1959》，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 年 1 月，頁 88。

¹³³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一編研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戰爭理論和戰略研究部編著：《軍事統帥毛澤東》，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12 年 8 月，頁 409。

¹³⁴ 歐陽無畏：〈歐陽無畏教授手稿〉，1951 年 7 月 31 日，張駿逸主編：《歐陽無畏教授逝世八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蒙藏委員會，2000 年 2 月，頁 44。

國民黨特務如歐陽鷺，後遭中共中央否決。當青海「勸和代表團」代表遲玉銳於 1951 年 2 月 2 日輾轉到拉薩，到歐陽無畏 4 月 16 日潛離離開拉薩這 74 天中，雙方接觸了多少次不得而知。但遲玉銳對歐陽無畏做了進一步政治定性：「國民黨 CC 少將特務，充當哲蚌寺喇嘛身份進行活動」¹³⁵。

遙遙羈役：在拉薩哲蚌寺的最後廿八天

1951 年 3 月 2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會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做出嚴正表態：解放軍必須進入西藏！¹³⁶

1951 年 4 月 8 日，四川新津「夜色未褪，曙光剛露」¹³⁷，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批進藏隊伍集結，他們「分乘十五輛軍用卡車」¹³⁸正式開啟向拉薩進軍的步伐，「雞蛋、粑粑、水果把戰士們的口袋塞得脹鼓鼓的。這時，紅日高照，光華滿天」¹³⁹。作為國民黨黨員、國防部少將的歐陽無畏知道自己離藏的最後時刻即將來臨。

1951 年 4 月 16 日，「勤策剎來十五載」¹⁴⁰的歐陽無畏面對「繁華撩眼苦無錢」¹⁴¹和無法繼續潛伏的雙重困境，驀然回首自己兩次到藏前後十載的艱難歲月；驀然回首自己「天龍八部醉忘返，千場博盡醒還來」¹⁴²的執著向學；暮然回首與自己同齡的扎巴僧在綠寺齊學因明，「終日

¹³⁵ 遲玉銳：〈回顧隨勸和代表團進藏〉，《西藏黨史通訊》，1985 年第 3 期，頁 8。

¹³⁶ 西藏自治區黨史辦公室編：《周恩來與西藏》，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8 年 12 月，頁 312。

¹³⁷ 林亮：《進軍西藏記事》，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 年 11 月，頁 10。

¹³⁸ 林亮：《進軍西藏記事》，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 年 11 月，頁 10。

¹³⁹ 林亮：《進軍西藏記事》，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 年 11 月，頁 10。

¹⁴⁰ 君底亟美：〈無畏作苾芻詩〉，引自氏著：《重征片吟稿（下卷）》，1952 年，非賣品，羅家倫先生贈書，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館藏號：D1920073，頁 51。

¹⁴¹ 君底亟美：〈自京飛渝機中二首〉，引自氏著：《重征片吟稿（上卷）》，1952 年，非賣品，羅家倫先生贈書，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館藏號：D1920073，頁 1。

¹⁴² 君底亟美：〈無畏作苾芻詩〉，引自氏著：《重征片吟稿（下卷）》，1952 年，非賣品，羅家倫先生贈書，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館藏號：D1920073，頁 50。

往復辯難切磋」¹⁴³却涅槃除夕夜；驀然回首自己「圓滿完成五部大論全部學程，精通顯密教法，曾屢次代表學院參與三大寺中辯經，折服群英，為哲蚌寺爭得無上光榮」¹⁴⁴的往事如昨；暮然回首自己「贏得藏胞深摯友誼，更參研密宗至理，詣臻極境，於當世藏學，卓然獨秀」¹⁴⁵的點點滴滴；驀然回首自己被傳頌為「該年度‘全拉薩最有學問的僧人’」¹⁴⁶聲聲讚譽；驀然回首自己作為拉然巴格西候補，只剩一「形式」的考試，即將代表學院參加「格魯派最高學位考試，以公開辯經決定名次」¹⁴⁷的機遇…考完即是拉然巴格西，可惜缺此緣分，一切均因時局日沒星昴而改天換地。他只能帶著無盡遺憾「匆匆單身匹驃潛離」¹⁴⁸生活了兩年多的拉薩南奔印度噶倫堡。

燈火萬家，唯少一人。

《別矣拉薩》¹⁴⁹的寥寥數筆，道出自稱悲涼老馬的最真切心境：

牛郎吹笛柳舒顏，驚觸酸情那等閒。

麗日和風嘲末路，遊方行腳演昭關。

廿年禪悅無花果，一鉢齋亡落杖鋤。

滿眼春光攏雪國，悲涼老馬獨行間。

即將離開西藏大地，回首其半生歲月，頻歷世變，孤身一人身處嘎拉塘，歐陽無畏遙想格西學位應已考畢，而自己祇能「闕辜師恩」¹⁵⁰，不

¹⁴³ 無畏：〈雪山吟〉，《康導月刊》第6卷第2、3、4期，1945年3月，頁73。

¹⁴⁴ 蕭金松：〈歐陽無畏教授（君庇亟美喇嘛）的學術貢獻與影響〉，《中國藏學》2011年第S1期，頁34。

¹⁴⁵ 〈歐陽無畏先生事略〉，國史館，館藏號：1280030410001A，不著頁碼。

¹⁴⁶ 蕭金松：〈緬懷師恩 紹繼絕學——君庇亟美喇嘛圓寂十五週年追思〉，《法光》第192期，臺北，2005年9月，版1。

¹⁴⁷ 蕭金松：〈歐陽無畏教授（君庇亟美喇嘛）的學術貢獻與影響〉，《中國藏學》2011年第S1期，頁34。

¹⁴⁸ 〈歐陽無畏先生事略〉，國史館，館藏號：1280030410001A，不著頁碼。

¹⁴⁹ 君庇亟美：〈別矣拉薩〉，《重征片吟稿（下卷）》，1952年，非賣品，羅家倫先生贈書，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館藏號：D1920073，頁77。

¹⁵⁰ 君庇亟美：〈嘎拉塘途中感念學院今年格西學位考試當畢〉，1952年，《重征片吟稿（下卷）》，非賣品，羅家倫先生贈書，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館藏號：D1920073，頁81。

告而別。他飲水懷源，不可不有以志之：掩淚東逝，順流時遷，用詩歌抒發他心中的無奈，寫下他錯失最高格西學位考試的落寂：「寺剎榮稱日，關山黯淡魂」¹⁵¹。

由於「歐陽（無畏）與國民政府關係密切，此種身份使他留在西藏十分不利，於是歐陽在還未進行辯經考試前，即越藏印邊境」¹⁵²。這一天是 1951 年 4 月 25 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先遣支隊已開赴拉薩方向，不日將宣布西藏和平解放。

十八軍副參謀長扶廷修出現在新華社記者林田 1951 年最後一天的拉薩日記中：

拉薩今年新年是過政治年，要搞得熱熱鬧鬧，賽球，表演各種節目，搞他四五天。已派人給達賴喇嘛送去一套球衣，請他參加藏族幹部組成的「高原球隊」。扶這老紅軍很熱情，也善於想象。¹⁵³

歐陽無畏的離藏，用其給羅家倫的私信原話講是「一朝撤出，即將失去象徵」¹⁵⁴，這標誌著國民黨政權在西藏的徹底終結。

¹⁵¹ 君庇亟美：〈嘎拉塘途中感念學院今年格西學位考試當畢〉，1952 年，《重征片吟稿（下卷）》，非賣品，羅家倫先生贈書，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館藏號：D1920073，頁 81。

¹⁵² 王俊中著、江燦騰、潘光哲、金仕起合編：《東亞漢藏佛教史研究》，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3 年 4 月，頁 234。

¹⁵³ 林田：《進軍西藏日記》，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 年 11 月，頁 529。

¹⁵⁴ 孟覺月：〈歐陽無畏教授手稿〉，1949 年 11 月 12 日，張駿逸主編：《歐陽無畏教授逝世八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蒙藏委員會，2000 年 2 月，頁 33。



歐陽無畏 蕭金松 提供 原件存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韓敬山 翻拍

左圖為 1950 年的歐陽無畏

右圖為歐陽無畏（右一）1950 年底獲得拉讓巴（拉然巴）格西候補後向恩師敬獻哈達旋即被藏傳佛教格魯派僧侶傳頌為「該年度‘全拉薩最有學問的僧人’」

歐陽教授之思想，立足於平易踏實，不尚神異，不求近功，捐棄好高騖遠，以實事求是之精神，經由聞思，以因明之辨析，深入佛法大海，而後處大眾中，潛移默化，指引群迷。

不絕如縷：歐陽無畏對臺灣藏學界的 丘山之功

韓敬山

1960 年代，服務於國史館的歐陽無畏，幾乎同時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和國立政治大學擔任碩士生、博士生導師。他指導的學生中，有的是藏族學生，有的來自安全機構，有的來自社會各界。

藏族學生辛勉：棄軍醫後追隨歐陽無畏廿年

辛勉¹是「西藏人」²，從小「生長在塞外草原地帶的安多藏區，從小騎馬射箭，與牛羊為伍，不知讀書識字為何事。16 歲即被迫學習中西醫共兩年半，曾作軍醫三年；後在上海考入國防醫學院專習牙科四年」³，相繼獲得「兩個醫學學位……隨國民政府‘播遷’來臺」⁴。

曾在臺灣大學外文系就讀的辛勉，與民國要人白崇禧之子白先勇為同學。後來讀中國文化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文學研究所及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時棄醫從文，最終於 1968 年成為歐陽無畏的博士生。辛勉學習異常刻苦，認真學習歐陽無畏自編的藏文動詞手抄

¹ 筆者查詢到其在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班的學號為 570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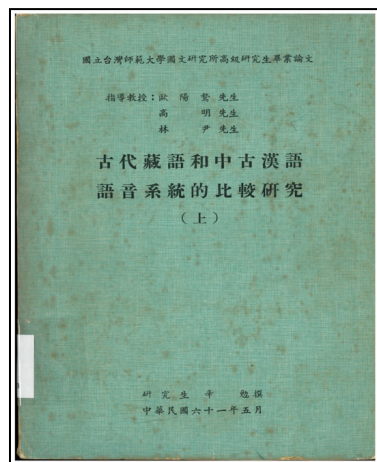
² 王昶福：〈苦命的辛老師〉，臺北：《校園》第 50 卷第 2 期，2008 年 4 月，頁 48。

³ 辛勉：〈序〉，引自氏著：《古代藏語和中古漢語語音系統的比較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高級研究生畢業論文，1972 年 5 月，頁 4。

⁴ 王昶福：〈苦命的辛老師〉，臺北：《校園》第 50 卷第 2 期，2008 年 4 月，頁 48。

本，加之研讀歐陽無畏參與、楊質夫主編的《藏漢小辭典》後，最終創造性地「將每個字母屬下所有的動詞……排比編號」⁵。

熟悉辛勉的人都知道他的裝扮「常常穿著全套黑西裝，裡面是白襯衫、深色領帶。皮膚黝黑，一頭白髮，一臉皺紋，架著一副黑色粗框厚鏡片的眼鏡」⁶。1972年，「得了胃潰瘍，胃被割掉好些部份」⁷的辛勉作為歐陽無畏在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指導的博士生，「潛心研讀中西語言學書籍文獻多達450多本，日以繼夜，三更燈火五更雞，消耗心血」⁸地提交了他的博士論文《古代藏語和中古漢語語音系統的比較研究》，他自謙地說：導師「以有教無類之感人精神，念予係邊疆落後地區之學子，萬里負笈來臺求學之不易，特別準予栽培指導，完成此一習作」⁹。



辛勉在字裡行間萬分感謝畢業論文導師之一（另外兩位導師是高明、林尹）的歐陽無畏，並於1972年5月在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回憶與導師的緣起：

我於1961年9月3日起隨歐陽無畏師開始學藏文，一直到今天，整整學了10年。起初學藏文的動機非常簡單，祇是為學藏文而學藏文……

1964年入文化學院高級研究班後，自不量力，也還不知道作學問的苦經，祇為了將來要交一篇學位論文，下定決定要擬寫一篇古代藏

⁵ 辛勉：《古代藏語和中古漢語語音系統的比較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高級研究生畢業論文，1972年5月，頁535。

⁶ 王弼福：〈苦命的辛老師〉，臺北：《校園》第50卷第2期，2008年4月，頁48。

⁷ 王弼福：〈苦命的辛老師〉，臺北：《校園》第50卷第2期，2008年4月，頁48。

⁸ 辛勉：〈序〉，引自氏著：《古代藏語和中古漢語語音系統的比較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高級研究生畢業論文，1972年5月，頁4。

⁹ 辛勉：〈序〉，引自氏著：《古代藏語和中古漢語語音系統的比較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高級研究生畢業論文，1972年5月，頁5。

漢語音的比較研究；因此，再三請求歐陽先生，專門講授有關藏語文聲韻和文法部分。

1964 年到 1971 年夏，在這 7 年之內，不分寒暑，每週兩次，前後共學了藏文文典學、文法學、文字學、聲韻學、語言學、修詞學等課程十餘門。¹⁰

通觀達識，明其流變。

作為藏族人的辛勉跟隨歐陽無畏前後學習了 10 年藏文，但他總說自己有負歐陽先生無條件的栽培苦心。他在高級研究生畢業論文中寫下這樣的自謙話語：

雖然我從歐陽先生學了十年的藏文，也學了不少的藏語語言學、聲韻學方面的典籍，但我對於藏文依然是門外漢，這是由於藏文本身非常難學難懂。據我個人學習其他語文的粗淺經驗，藏文是最難學的一種文字。其次我由於勞神於多種語文，窮攻從來毫無所知、毫無所學的語言學知識，付出了高度的心血與代價，對藏文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下苦工去「學而時習之」，因此，歐陽先生在這十年來雖冒寒暑，有時甚至抱病掙扎授課，為了維持每次授課時預定的進度而耗費大量的體力與心血，但是相對的，我沒有盡到一點做學生勤學的責任與本分，這是我有負歐陽先生無條件栽培苦心之處，自感萬分難過，好在我還有苦學的心志，日後還可埋頭苦幹，繼續努力，以期報答歐陽先生培育之苦心。¹¹

作為歐陽無畏最得意的弟子之一，辛勉在歐陽無畏精心指導下，早在 1970 年代初期就清醒地解剖了西方藏學家們構建的神話，戳破了一些華人學者販售西方藏學界殘羹冷飯的學術包裝，讓臺灣藏學界更清晰地看清西方一些該領域的真正果實。辛勉一針見血地寫到：

在我最近 15 年來學習過程中，特別提出學習藏文的一

¹⁰ 辛勉：〈序〉，引自氏著：《古代藏語和中古漢語語音系統的比較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高級研究生畢業論文，1972 年 5 月，頁 5。

¹¹ 辛勉：〈序〉，引自氏著：《古代藏語和中古漢語語音系統的比較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高級研究生畢業論文，1972 年 5 月，頁 6。

節，是因為今日在臺灣學這種稀有而不實用文字的人沒有幾個，而教這種文字的學者更是鳳毛麟角。假若我對於藏文毫無知識，對古藏語音韻絲毫沒有認識，縱使我具備了普通語言學非凡的知識，或是對於漢語音韻學素有研究，我的這篇習作也永遠無從產生，我的這篇習作不產生，就很少有人會明確的知道古藏語是不是屬於漢藏語系，也很少有人會知道古藏語的語音結構究竟有什麼樣的特點，更很少有人會知道古藏語和印歐語系語言的屈折有什麼樣的不同。

明顯的例子是我曾經讀過十幾部歐西學者用英文或法文寫的藏文文法（Tibetan grammar）。老實說，我對這些著作都沒有好感，主要是沒有讀出什麼心得。這些書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點就是：把藏語的語音、語法、語彙，活生生地硬套在他們所熟悉的八大詞類範圍裡就了事，因此，從他們的藏文文法裡，沒法子知道藏語藏文究竟有什麼異於其他語文的地方。同時在他們的作品裡，似乎也看不出有人對土米文典或司都大疏作過入門的介紹，也不知道藏語文的自動和他動與他們印歐語系的自動和他動有什麼區別，也很少有人對藏語的聲調作過像樣的描述等。他們所作的藏文文法裡有了上面的重要缺點，是足以傷害介紹西藏語文真實的情形。¹²

辛勉繼續自謙道：「我對藏文還是門外漢，文典和大疏雖學過兩三道，裡面還是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¹³。他緊接著提到歐陽無畏希望自己能將《司都大疏》譯為漢文或英文，他披露導師歐陽無畏對自己的期冀：

在歐陽先生指導下，要我把這兩部典籍翻譯成中文或英文，我卻不敢輕易的嘗試；但是我覺得我很幸運，雖然我離開了原本能從孩童時代便可學習藏語文的環境，然而在此十

¹² 辛勉：〈序〉，引自氏著：《古代藏語和中古漢語語音系統的比較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高級研究生畢業論文，1972年5月，頁6-7。

¹³ 辛勉：〈序〉，引自氏著：《古代藏語和中古漢語語音系統的比較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高級研究生畢業論文，1972年5月，頁7。

年歲月裡，經歐陽先生教導薰習之下，我也漸漸知道了研究西藏語文該用些什麼原始資料，該從何處下手。¹⁴

作為歐陽無畏學生中最刻苦的一員，辛勉在這部手寫的高達 537 頁的高級研究生畢業論文的結論部分寫下了他的重要學術論斷：

從本文藏漢兩種語言聲、韻、調的比較，可以確認漢藏兩種語言同屬一個語系，有血緣關係，是兄弟語言，因此沒有任何的理由可以把漢藏語系中的古藏語劃分在膠著語的範疇裡去，所以，施來赫爾的語言家譜枝分法是有問題的。¹⁵

辛勉博士畢業後留校任教，最終成為臺灣「少數能從事比較語言學的人」¹⁶。他的學生王初福曾在一篇文章中籠統地說道：「我唸大學時，他仍會定期上山跟一位喇嘛學梵文」¹⁷，這位喇嘛就是歐陽無畏。辛勉每次前往歐陽無畏的深坑鄉住所學習，他都「挑當時沒有冷氣、能用軍警票價（他是退役軍人）的普通公車，能省則省」¹⁸。

此外，辛勉似繼承了老師歐陽無畏的學術風格，雖滿腹經綸卻少出著作，只為培養人才，所以一直沒有升等為正教授。「有一次他上山學梵文，竟然遭野狗襲擊，辛老師在奮勇抗敵時，就說：‘哼，果然是狗眼看人低，看我不是正教授就來欺負我！’」¹⁹

特工生施達郎：追隨歐陽無畏研究藏區邊政

1970 年 7 月，歐陽無畏在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指導的碩士生

¹⁴ 辛勉：〈序〉，引自氏著：《古代藏語和中古漢語語音系統的比較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高級研究生畢業論文，1972 年 5 月，頁 7-8。

¹⁵ 辛勉：《古代藏語和中古漢語語音系統的比較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高級研究生畢業論文，1972 年 5 月，頁 534。

¹⁶ 王初福：〈苦命的辛老師〉，臺北：《校園》第 50 卷第 2 期，2008 年 4 月，頁 48。

¹⁷ 王初福：〈苦命的辛老師〉，臺北：《校園》第 50 卷第 2 期，2008 年 4 月，頁 48。

¹⁸ 王初福：〈苦命的辛老師〉，臺北：《校園》第 50 卷第 2 期，2008 年 4 月，頁 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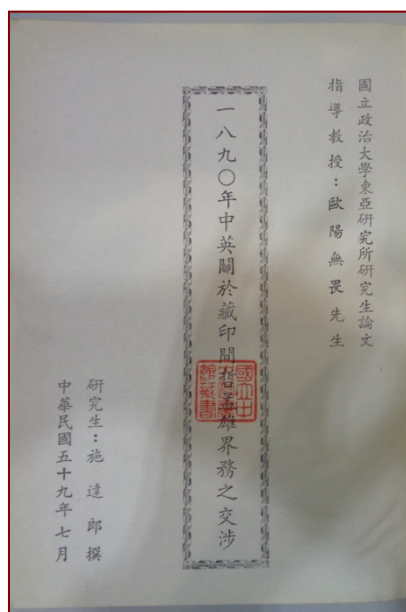
¹⁹ 王初福：〈苦命的辛老師〉，臺北：《校園》第 50 卷第 2 期，2008 年 4 月，頁 49。

施達郎提交了《一八九〇年中英關於藏印間哲孟雄界務之交涉》的論文。施達郎是高級情報研究機構——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的工作人員。時任所長的吳俊才專門向歐陽無畏推薦了施達郎，由於歐陽無畏是研究中印邊界糾紛的專家，並且有涉此的「長篇論著」²⁰，因此希望能夠跟隨歐陽無畏學習藏學。

在臺北國家圖書館，施達郎半個多世紀前書寫的論文——《一八九〇年中英關於藏印間哲孟雄界務之交涉》靜靜地躺在密集書庫，已有 30 餘年無人調閱。在論文封底，加蓋登錄號碼 404717，標註「國立中央圖書館」1971 年 1 月 5 日贈。1960 年代論文寫作參考了大量清代、民國檔案，如《大清歷朝實錄》等，還有新中國最新出版的資料《中印邊界問題》以及英國外交部的檔案，實屬不易。前言寫下的千字文最後：「本文之撰寫，得力於歐陽師之悉心指導，不論就資料的蒐集，結構的編排，關鍵問題的剖析，無不提供極寶貴的意見，不僅解決了本文所遭逢的許多難題，個人方面且得啓發，點破迷津，獲益匪淺，謹此銘謝」²¹。從上述文字中可見歐陽無畏對他學術研究上的提攜。

這篇前言中的文字，如果熟悉歐陽無畏觀點的人定會感受到，文中所述實乃是歐陽無畏思想的繼承和延續：

清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年），中英關於西藏之商務界務條款，為西藏地方捲入近代國際正式外交事件中所訂之第一個條約。在該約中，清廷正式放棄哲孟雄藩屬，承認為英之被保護國，遂使西藏本部，與英領印度疆域毗連。由是約



²⁰ 楊允元：〈悼念一位出入印藏的愛國學人胡季藻〉，臺北《傳記文學》第 25 卷第 1 期，1974 年 7 月，頁 52。

²¹ 施達郎：〈一八九〇年中英關於藏印間哲孟雄界務之交涉〉，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生論文，1970 年 7 月，頁 5。

所生種種後果，如勘界問題、通商問題、榮赫鵬（Younghusband）侵入拉薩而締英藏條約（一九〇四年）、北京改約（一九〇六年）、續訂通商章程（一九〇八年）、清廷固圉政策由消極而積極、藏民之排外心理由仇英而排漢、馴至森拉（Simla）會議（一九一三年）以後，根本不承認中國曾有西藏主權之歷史事實，一切衍變之始，莫不由於是約而開其端。故此約對於近七十年來，西藏地方之政治地位出入關係鉅重，為研究近代西藏歷史，中英外交關係必須注意之事件。

本文之重點，置於此一中英藏哲條約有關界務問題之部份，其商務部份有必要時，連帶而論及之。複分為三部份分別研究之。

一、該約締結之原因及經過。

二、該約所定藏哲國界界線之研究。

三、該約後果所引起之西藏地方政治地位問題之討論。

按中國的傳統政治思想，向持天下一家的大一統觀念，對於與鄰疆諸國的國界，素鮮斤斤於寸土之分劃。但自外來強權勢力入侵之後，始漸漸發生疆域分界問題，且日趨嚴重。其間因國人對西方領土主權觀念的不甚瞭解，以及地理知識之貧乏，而喪失了不少的領土，尤其大英帝國併吞印度以後，對我西南領土擴張的鋌而不舍，引起了中印國界的層層糾紛，迄今未決。在連綿千里的中印邊界中，僅哲孟雄一段的界線，有正式條約之規定，前匪印邊界糾紛中，此一段的爭執較少。

要知英人佔領哲孟雄，非僅為劃分領土界線而已，其實係其執行擴張政策中的一環，為其侵藏活動之必經過程。而英人之覬覦我西藏地方，在實力方面，自其向東殖民，兼併印度以為根據後，始有向外擴張之資本。英帝國兼併殖民之

步驟，大體言之均有其一貫方式，故從其兼併印度的步驟中，便可獲得若干啓示，以瞭解英人之進行侵藏。接著英人以商業掩護其政治企圖，幾次遣使入藏通商交涉，雖均失敗，但對於藏內之虛實，政治、經濟、社會各種情況，卻獲得了不少的情報資料，以供日後捲土重來之參考。半個世紀後，終因馬嘉理（Augustus Raymond Margary）事件，小事化大，簽訂了煙台條約，由其另議專條（Separate Article）的規定中，使西藏的門戶洞開了。

隨著英人的亞洲政策路線，英人的目標指向喜馬拉雅山麓的中國藩屬，而致哲孟雄土地的喪失，如此吾人不得不檢視哲孟雄原來的政治地位，以及英人逐步對布丹、尼泊爾，乃至哲孟雄之侵佔，以致引起藏人對英侵略活動的阻止。此中吾人不難瞭解，弱國閉關致策之形成，源自帝國殖民勢力入侵的反應，其來有自。終於在弱國無外交的情勢下，及軍事佔領中，中英簽訂了一八九〇年的藏哲條約，哲孟雄正式淪為英屬地，其政治地位自此變遷。

在中英談判時，對於藏哲界線問題，爭執迭起，藏人主張以歷史界線為準，清廷之談判代表亦以舊圖為據，如是邊界問題便溯及乾隆底案。按一七九二年乾隆平定廓爾喀後，為杜絕邊境貿易所引起的糾紛，乃令駐藏大臣辦理界務，豎立鄂博（筆者註：丘上壘起石頭），禁止外人隨意踰界往來，此一界線至今仍具有其法律地位。而辦理界務交涉者，既乏地理知識，又未嘗親赴實地對照勘測，遽然以英人之「分水嶺原則」為有理，而簽訂此一喪地條約。該約界與舊界相比，失地亦不少，而國人所悉此段者却不多，詳列出來實可供國人惕勵。所須認識者，英人對藏印邊界全線之經營，乃根據其「分水嶺原則」之劃界計劃，以對印緬邊界之設計亦莫不然，而釀日後無窮之爭端。

.....

吾人所須體認者，乃英人侵略之野心，長期規劃，步步為營，毫不放鬆，中國之深受其害，良已久矣。故本文雖僅在析論藏哲條約之前後經過與失地情形，實旨在揭露英人侵略中國之野心與計劃，蓋帝國主義侵略之威脅，迄今仍方興未艾，吾儕黃胄後裔，當不可一日或忘歷史之教訓。

.....

又所主任吳叔心教授，深諳印度史，對於英力東漸，殖民印度，乃至與西藏通往所發生的邊界諸問題，給予個人極深刻的啓示，衷心銘感。另外中央研究院陳三井先生之鼎力相助；省立圖書館閱覽典藏組主任張明基先生給予種種利便；國際關係研究所資料組魏克威先生等相助覓購書籍，在此一併道謝。惟以個人學養不足，堪難承教，又係初次從事論文寫作，加以資料因時日已久不易覓獲，故錯陋之處在所難免，尚祈諸位師長，先進不吝匡正。²²

在論文的參考文獻部分，施達郎不僅參考了凌純聲、李志純、趙世洵等學者的著書，還專門將歐陽無畏的論文及文章排序在最前，如《關於拉達克與西藏的邊界》（《問題與研究》第1卷7期）、《中印緬邊界與麥克馬洪線》（《問題與研究》第1卷8期）、《鉢的疆域和邊界》（《西藏研究》1960年8月）、《西藏今昔》（《中央日報》1956年8月16日、17日）……

值得一提的是，拉達克作為中印西端邊界，歐陽無畏始終對此密切關注：「所謂邊界問題，原為中印間歷史懸案。印圖即以所謂傳統習慣線為國界，繼承英治時代之不法利益；共則利用邊界問題，作為對印遂行冷戰之口實。」²³

²² 施達郎：〈一八九〇年中英關於藏印間哲孟雄界務之交涉〉，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生論文，1970年7月，頁1-5。

²³ 〈編者〉，《問題與研究》第1卷7期，臺北，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1962年4月10日，封底。

嚴酷聞名：講授模式開臺灣藏學研究先河

1990 年代，《光復後的臺灣密宗》在臺北出版，書中所載 1951 年大事記，將「格魯派漢僧君庇巫美喇嘛來臺」²⁴列為第一件。事實上，歐陽無畏這一年依舊在印度滯留，直到 1952 年下半年幾經周折方抵臺。大事記犯下的這個錯誤，從另一側面說明歐陽無畏後來對臺灣藏傳佛教產生的巨大影響力。

歐陽無畏到達臺灣後，恰成為藏傳佛教和藏傳佛學教育在臺灣開始傳播的原點。「1949 年後，在臺灣的學界，藏學研究可謂零星，只靠各別喇嘛和學者的分頭努力，可說是經過一番長期冷淡的階段。由於受到經費、師資、研究材料的缺乏等限制，早期臺灣學界可說幾乎沒有藏學課程」²⁵。這個「各別喇嘛」指的就是歐陽無畏。

曾擔任西藏流亡政府西藏問題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的安樂業認為：「主要推動者為一位出家在西藏的漢人喇嘛，曾是國民黨派往西藏的文化特務之一」²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王俊中（1967-2002）博士候選人則認為「歐陽氏早年的經歷和‘政治’關係密切，但是在本質上這位喇嘛並不是喜於權力中人，他對於宗教和教育還是有他的熱忱與終極關懷」²⁷。

因為這種身分的影響，與馮庸大學同學相聚在臺北，歐陽無畏依然還是當年同學們印象中的沉默寡言，亦甚少提及其在西藏的經歷。「他單身一人住在南港的一幢小樓的樓上，日以讀書為最大興趣」²⁸，因為其藏學學識無人能及，慕名聽課之人日增，於是「他又在深

²⁴ 黃英傑編著：《民國密宗年鑑》，臺北：全佛文化出版社，1992 年 10 月，頁 143。

²⁵ 王俊中著、江燦騰、潘光哲、金仕起合編：《東亞漢藏佛教史研究》，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3 年 4 月，頁 232。

²⁶ 安樂業著、曾建元校訂：《國際藏學史導論——兼論藏臺文化交流以及全球藏學動態》，臺北：亞太政治哲學文化出版，2016 年 6 月，頁 140。

²⁷ 王俊中著、江燦騰、潘光哲、金仕起合編：《東亞漢藏佛教史研究》，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3 年 4 月，頁 234。

²⁸ 劉毅夫：〈對歐陽無畏學長的回憶〉，張駿逸主編：《歐陽無畏教授逝世八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蒙藏委員會，2000 年 2 月，頁 I-II。

坑過去的後山上找了一幢小房」²⁹，自此有了授課室。「在南港、深坑二地寓所，全年無休的持續開講，直到圓寂前的那個星期六為止，長達二十餘年之久」³⁰。

蕭金松³¹是歐陽無畏的學生，他在 1964 年就組織建立政治大學東方文化學社，學社目標是「應負起創導學術研究風氣的責任」³²，於是定期舉辦學術演講會，邀請包括歐陽無畏教授等先進蒞臨指導。

1968 年，正在蒙藏委員會服務的何可冒昧前往國史館，向正在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兼課《佛學概論》並指導博士論文的歐陽無畏求教關於「西藏文字源起」³³。他與歐陽無畏結識之源，實因為 1963 年 12 月蒙藏委員會新任委員長郭寄嶠（1902-1998）的因緣，這位前國防部部長在 8 年半的任期內「喚起朝野重視邊疆」³⁴的工作思路，並對「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系之蒙



藏籍青年固予優先任用，其非邊籍之品學兼優者亦予延攬，使其學以致用，而蒙藏會之專業性職員亦得以充實」³⁵的政策，令熟識藏文的何可有機會順利考取了蒙藏委員會的公職。自此，蒙藏委員會每自達蘭薩拉獲取重要藏文函件均由其轉呈國史館歐陽無畏處長秘密翻譯，

²⁹ 劉毅夫：〈對歐陽無畏學長的回憶〉，張駿逸主編：《歐陽無畏教授逝世八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蒙藏委員會，2000 年 2 月，頁 II。

³⁰ 蕭金松：〈緬懷師恩 紹繼絕學——君庇亟美喇嘛圓寂十五週年追思〉，臺北：《法光》第 192 期，2005 年 9 月，版 1。因該文沒有電子版，法光佛學研究所專門為筆者提供了此文的掃描件，特此誌謝。

³¹ 蕭金松（1943-），臺灣嘉義人，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碩士，曾任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所長。1990 年起擔任中華民國南亞協進會西藏研究委員會研究委員。

³² 蕭金松：〈政大東方文化學社學術座談會的開端〉，《慧炬月刊》（臺北）革新號第 9、10 期，1964 年 7 月 15 日，頁 17。

³³ 何可：〈謁師記〉，《現代佛教月刊》（臺北）第 14 期，1982 年 7 月 1 日，版 3。

³⁴ 林泉：〈前言〉，李雲漢校閱、林泉整編：《郭寄嶠先生訪問紀錄》，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3 年 12 月，頁 6。

³⁵ 李雲漢校閱、林泉整編：《郭寄嶠先生訪問紀錄》，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3 年 12 月，頁 161-162。

何可「一向懾於歐陽先生的威嚴，從來不敢談公務以外的話」³⁶。

作為曾在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系修學藏文的何可，「對歐陽老師在校時即已景仰，儘管歐陽以課業要求嚴酷聞名，仍然以不能成為其入門弟子為憾」³⁷。這一次冒昧拜訪的收穫被何可記錄了下來——

教我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圖書館找資料，立即寫了一封短箋給圖書館的李先生，請他惠予方便借閱資料，「如蒙照拂，感同身受」的話，另外則寫了一張便條，上面詳細的說明如何搭車到中研院。³⁸

1969 年，「為提升邊疆研究層次」³⁹，國立政治大學奉准成立邊政研究所，歐陽無畏時隔 11 年後再次成為國立政治大學兼任教授。他遵照「初期研究教學以邊疆歷史語文為重點」⁴⁰要求，依據「藏人的思維法則，從藏文習文法，能略窺堂奧」⁴¹的理念，同時開設藏文和西藏史兩門課程，目標是「培植邊疆研究人才」⁴²。何可後來成為歐陽無畏的高徒，「在當年臺灣漢人中，其藏語文已屬佼佼者」⁴³。

明性法師 1981 年在《現代佛教》撰文回憶跟隨何可師學習西藏文的往事，稱「內心真有說不出的喜悅」⁴⁴。何可老師此際在靈山佛

³⁶ 何可：〈謁師記〉，《現代佛教月刊》（臺北）第 14 期，1982 年 7 月 1 日，版 3。

³⁷ 何可：〈謁師記〉，《現代佛教月刊》（臺北）第 14 期，1982 年 7 月 1 日，版 3。

³⁸ 何可：〈謁師記〉，《現代佛教月刊》（臺北）第 14 期，1982 年 7 月 1 日，版 3。

³⁹ 林恩顯：〈政大邊政、民族研究教學的回顧與展望〉，《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報》第 20 期，1993 年 12 月，頁 168。

⁴⁰ 林恩顯：〈政大邊政、民族研究教學的回顧與展望〉，《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報》第 20 期，1993 年 12 月，頁 168。

⁴¹ 何可：〈謁師記〉，《現代佛教月刊》（臺北）第 14 期，1982 年 7 月 1 日，第三版。

⁴² 林恩顯：〈政大邊政、民族研究教學的回顧與展望〉，《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報》第 20 期，1993 年 12 月，頁 168。

⁴³ 劉學鈞：《臺灣的邊政研究七十年》，新北：致知學術出版社，2018 年 4 月，頁 21。

⁴⁴ 明性：〈來自喜馬拉雅山的聲音——西藏文〉，《現代佛教月刊》（臺北）第 1 期，1981 年 6 月 1 日，版 4。

學研究所每週日晚教授西藏文兩個小時，他的講學完全按照歐陽無畏教授的路徑——

對於藏文的授課，有特殊的見解與教法，讓同學們在學習過程中，不會感覺到枯燥與乏味。西藏人在學藏文以前，必須預先學習一套完整的藏文文法，也正因為有這嚴密的藏文文法，藏文才有辦法將整個佛教的義理，完美的表達出來。何老師先將藏文講義發音的部份，練習一段期間。

打穩基礎以後，就直接學習短篇的文章，它們多數是描述日常生活中的有趣情節。何老師還把文章中所用到的藏文文法，詳加解釋。等到整套文法都學過以後，再將藏文文法從頭到尾做個總複習。如此一來，不但在藏文字彙方面，有了相當程度，在文法方面也能有深刻的印象與了解。這對研究藏經可減少許多困難，進而可窺後期佛教的堂奧，期望未來中國佛學的研究工作更加圓滿。⁴⁵

除了公私教學的嚴苛之外，歐陽無畏每次所擬的期末考試試卷難度之大也是眾所週知，如 1975 年度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第一學期西藏歷史期末閉卷考試試題：

一、簡明表列自清高宗乾隆 22 年（1757A.D.）第七世達賴喇嘛格桑嘉措圓寂，第穆呼圖克圖詹杯德勒始代攝政遂創新制，迄德宗光緒（1875 A.D.）。凡百二十年間，西藏地方政府首腦名號、爵位、生卒、親政或居攝時期等……

二、清高宗乾隆 57 年（1792 A.D.）平定廓爾喀之役，清廷軍事動員人力及運輸補給等後勤業務質量上之初步研究。

三、評黃沛翹《西藏圖考》記述有關森巴之知識。

四、概論 1842 年《拉達克西藏條約》與同年《中英江

⁴⁵ 明性：〈來自喜馬拉雅山的聲音——西藏文〉，《現代佛教月刊》（臺北）第 1 期，1981 年 6 月 1 日，版 4。

寧條約》訂立後百年歷史對清朝與西藏地方個別或相互的政治影響。

再如 1979 年度，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第一學期西藏史研究期末閉卷考試試題：

一、試綜述藏族復興諸重要大師之供獻。

二、評述中觀學、般若學、因明學之教學傳播。

三、彌拉大師之苦行實踐，試以己之世俗見解評述之。

這些在今日來看難度係數都極高的試題，對那一時期歐陽無畏平時教學的態度可見一斑。聆聽他課程的研究生及旁聽生都能體會到學長們對其的評價：心無旁騖，不負盛名。

1970 年，何可寫下回憶：「夏天，我們在南港歐陽師所租的二樓斗室聽講藏文文法，下午室內氣溫總在卅二度左右，燠熱難當」⁴⁶。在這樣的環境下，同學們依然全心苦學。

此外，歐陽無畏每每授課之時，常常「興之所至，往往萬家燈火而欲罷不能，莘莘學子飢腸轆轆，不敢吭聲」⁴⁷，但是所有接受他悉心培養的學生們最終「得以一窺藏學百官之富及宗廟之美，造就國家社會切需之藏學人才」⁴⁸。

嚴謹治學：智慧過人而又明察秋毫的老師

筆者在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圖書館看到了歐陽無畏生前的諸多文字遺存：有的是他直接在碩博士生論文上的修訂，有的是在碩博士生發表論文的抽印本上寫上一兩句附記。今日讀來，全是歐陽無畏一絲不苟嚴謹治學的細節呈現。

關於西姆拉會議的前前後後，歐陽無畏有其自己的研判，他認為

⁴⁶ 何可：〈謁師記〉，《科學園區（雙週刊）》（臺灣新竹），1991 年 10 月 28 日，版 3。

⁴⁷ 何可：〈謁師記〉，《科學園區（雙週刊）》（臺灣新竹），1991 年 10 月 28 日，版 3。

⁴⁸ 〈一代藏學大師君庇亟美喇嘛（歐陽無畏教授）傳略〉，臺北：《法光》第 28 期，1992 年 1 月 10 日，版 2。

這次會議之後，「藏方得到英國援助，更形跋扈，不但要將所有藏族居住的青康兩省吞併，造成一個大西藏的計畫；還有要求全中國佛教最高教權的野心！」⁴⁹因此他特別希望有學生能對此做一篇研究生論文。

1971年6月，他在國立政治大學指導的外交研究所研究生黎蔚謙著《西姆拉會議經過及其影響之研究》中，僅在前言部分的第一頁前兩段，筆者就看到了歐陽無畏為黎氏修訂了三處文字和一處標點錯誤：

西藏問題之所以稱為問題，不僅是歷史的產物，也是清末民初政府忽視的結果。國人與西藏間彼此了解不夠深切，對國家民族觀念之大前提未能（原文為闕）建立，致讓外人乘機離間，造成隔閡（原文為闕），更是西藏問題發生的主要因素。

.....

在國內，至今對於西藏有所認識之學者、專家，雖然應時亦有關於西藏之著作、文章發表，然而卻因沒有整套有系統的研究計劃，（原文為。）致使資料文件流散各處，檔案封存束諸高閣，殊為可（原文為司）惜。⁵⁰

在黎蔚謙論文的最後一頁，歐陽無畏寫下「清史疆臣傳查駐藏大臣」⁵¹這10個字，顯然這是閱讀其文字後寫給自己研究的一種提醒。

2019年10月26日，中華民國文化部主辦的「藏傳佛教在臺灣學術研討會」在臺北蒙藏文化中心舉行。前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張駿逸向

⁴⁹ 君底亟美，〈西藏今昔：民國以來的西藏地位〉，《中央日報》，臺北，1956年8月17日，版8

⁵⁰ 黎蔚謙：〈西姆拉會議經過及其影響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研究生論文，1971年6月，頁1。

⁵¹ 歐陽無畏手記，現藏於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編號104301，詳見黎蔚謙：〈西姆拉會議經過及其影響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研究生論文，1971年6月，頁167。

與會學者回憶起 1974 年他考入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後與歐陽無畏教授第一次見面的幾個對話片段：

片段一：

——這學期我不想教你們，我剛開過刀，身體還不太好。

——老師，我們可以來您這兒上課，不必勞您大駕奔波。

——西藏史要有西藏語文做基礎，在西藏語文沒有學好前，學西藏歷史不僅教的人累，學的人也累，所以你們去回稟校長，今年不教了。

片段二：

——你看英文書的速度有多快？

——我從來沒有計算過，看到哪裡算哪裡。

——讀過幾本西藏學方面的專著？

——一本也沒有，只是挑著自己要的資料讀。

——你這叫什麼研究生？你過去四年讀的哪門子大學？浪費時間。今天回去以後，好好準備一年，在藏文方面多下工夫。

——老師，我們已經上過幾堂藏文課，這語文相當困難，怎麼兩個音拼在一起，就會沒標準地發生音變呢？

——你這不是白問嗎？學過語言學沒有？誰叫你當時不好好學……

歐陽無畏教學嚴厲成為他的最大面相，但課下的歐陽無畏，則被一些同學們認為是智慧過人而又明察秋毫。歐陽無畏對同學們回憶起他 1930 年代在拉薩哲蚌寺學習最困擾的事情：無法躲避藏在床上和坐墊下面的蝨子。

一次，歐陽無畏的師父抓到一隻正在吸他血的蝨子，於是將它捏起來，交給歐陽無畏，說道：「你去把它放在一個不會死的地方！」

歐陽無畏這樣回答道：「格西喇！請您告訴我哪一個地方是不會死的，我也要去！」⁵²

當時格西和札倉（即學院）的全體喇嘛都哄堂大笑。

當這個故事輾轉 30 年後，歐陽無畏打開記憶的閘門講給他的研究生們時，結果同樣是滿堂瞬間的爆笑。

熟悉歐陽無畏教授特點的同學們都知道，即使老師閒聊，其實也是變著法考查同學們的知識結構，這令選修他課程的研究生們時刻保持緊張的精神狀態。

片段一：

——中統是那個皇帝的年號？

——是元憲宗的！

——嘖嘖嘖嘖！底子太差了，你們這堆研究生，都回高中重唸去。元憲（線）宗？還元（針）宗呢！

片段二：

——正德皇帝是誰？

——沒人敢接腔。

——連正德皇帝都不知道？不就是游龍戲鳳的那個風流人物嗎？唉！

你們這般研究生喔～～說你們書看得不多，怎麼連戲都懂不了幾齣呀？！⁵³

張駿逸回憶自己就讀邊政研究所時，不會想到自己 1990 年代有一天會被任命為蒙藏委員會的委員長，說起自己在 1970 年代求學期

⁵² 張駿逸於 2019 年 10 月 26 日在「藏傳佛教在臺灣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

⁵³ 張駿逸於 2019 年 10 月 26 日在「藏傳佛教在臺灣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

間，歐陽無畏教授面對張駿逸當時想走佛學研究方向給予棒喝：「你沒有慧根！」⁵⁴

當張駿逸壯膽詢問緣由，歐陽無畏回答道：「如果你將來代表政府和西藏談判。當你一見到十四世達賴喇嘛就磕三個響頭，我問你，你的身分在哪裡？你還談得下去嗎？」⁵⁵

1969年，面對兩岸一切隔絕的現實，臺灣可以參考的藏學學術材料較少，因此只能看新聞中關於西藏的各種各樣獵奇式報導。張駿逸說自己讀這類新聞多了，難免會受到一定的影響。他回憶起自己有一次對歐陽無畏教授講過幾句對藏族民族性比較嚴厲而又露骨的話，這時我第一次看到歐陽老師那種既嚴肅又認真但更帶著長輩擔憂的面龐，說道：「以後不要再說這種傷害民族感情的話了！」⁵⁶

自設絳帳：專意為向學之人義務私授

歐陽無畏教授之思想，立足於平易踏實，不尚神異，不求近功，捐棄好高騖遠，以實事求是之精神，經由聞思，以因明之辨析，深入佛法大海，而後處大眾中，潛移默化，指引群迷。⁵⁷

歐陽無畏自設絳帳正式講授《釋量論》前開篇說了這樣一段話：

在印度，佛教講起來因明這部門在很早以前叫舊因明，把舊因明加以改革，成為以後的新因明，這是我們中國的說法。實際上，因明根本就是一個佛教的學者們用來建立佛教哲學的一個方法論。不但佛教有這個方法論，尤其是佛教徒對付外道，在哲學辯論方面，要靠這個因明作為一種折服外道、取勝的一種手段。所以，不但佛教徒有這個方法，外道



⁵⁴ 張駿逸於2019年10月26日在「藏傳佛教在臺灣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

⁵⁵ 張駿逸於2019年10月26日在「藏傳佛教在臺灣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

⁵⁶ 張駿逸於2019年10月26日在「藏傳佛教在臺灣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

⁵⁷ 林崇安：〈歐陽無畏教授學術情況簡要述評〉，鄭堆、光泉主編：《因明·第六輯》，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12年12月，頁39。

也有方法。⁵⁸

幾年後，歐陽無畏突辭國立政治大學兼任教職，但大學依然「極力爭取禮聘歐陽無畏來所任教，歐陽師因故不再受聘……為歐陽師保留教席」⁵⁹。

歐陽無畏作為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西藏史的開山學者，1993年，林恩顯專門對本校西藏史研究教學主要教師傳承做了下列簡表⁶⁰：

西藏史	歐陽無畏 王吉林 蕭金松 林冠群 張駿逸
-----	----------------------

林恩顯還繪製政治大學邊疆語文研究教學主要教師傳承簡表⁶¹：

西藏語文	歐陽無畏 羅桑益西 蕭金松 覺安慈仁 鄭夙芬
------	------------------------

歐陽無畏，這位始終以個人單打獨鬥式傳播藏學的花甲長者，此際最大的理想就是自設講堂。1975年，經由香港劉銳之的敦請因緣，他開始在石碇家中「自設絳帳，以默默培養藏學後繼者為一生的職志」⁶²。他依藏文原典，為徒眾講解一系列之西藏佛學，「課程內容從藏文拼音、文法開始，而後進入《宗義寶鬘》《正理啟門集課》《現觀莊嚴論妙解金鬘疏》《入中論善顯密意疏》《釋量論顯明解脫

⁵⁸ 歐陽無畏：〈釋量論〉第一品第一講錄音，詳見王惠雯主持〈歐陽無畏藏傳佛學教學語音記錄典藏計畫〉影音檔案網頁，其中第一品共計上線 64 講錄音，總長 100 餘小時，臺北：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

⁵⁹ 林冠群：〈自序〉，《唐代吐蕃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2011 年 8 月，頁 v。

⁶⁰ 林恩顯：〈政大邊政、民族研究教學的回顧與展望〉，《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報》第 20 期，1993 年 12 月，頁 188。

⁶¹ 林恩顯：〈政大邊政、民族研究教學的回顧與展望〉，《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報》第 20 期，1993 年 12 月，頁 189。

⁶² 王俊中著、江燦騰、潘光哲、金仕起合編：《東亞漢藏佛教史研究》，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3 年 4 月，頁 234。

道疏》等藏學核心課程，兼及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藏文尺牘》《甘珠爾、丹殊爾目錄（北京版）》《梵文文法》等」⁶³，其次序為「因明啓門、寶義、現觀莊嚴論、入中論，以至釋量論，從無間斷，且兼及梵文文法，印度佛教史等」⁶⁴。因「其教學不受束脩」⁶⁵反倒令大批向學之人⁶⁶欣喜不已——「傳說中的歐陽師是一位狂狷不介，傲骨嶙峋的人物，但從學多年，我認為無寧說是‘望之儼然，即之也溫’。」⁶⁷

具體是從 1975 年 11 月開始，歐陽無畏首先教授藏文拼音，隨後教授藏文文法，「教導藏文，歐陽老師採用自編《藏文拼音》，內容簡明扼要，學員很快就琅琅上口，約三個月就可直接誦讀經文。接著依據《藏文文法松居巴》教導藏文的句子結構和虛字的功能，學員不久就可逐漸掌握句子的意義。有了基礎之後，老師就正式進入教導藏文佛法論典了。」⁶⁸

歐陽無畏在教學中認為，若想深入研究西藏佛學，就必須以因明做輔助工具才能達成，於是歐陽無畏自 1977 年 1 月起，用約半年時間教授《正理啟門集課》，內含短本《攝類學》、《心類學》、《因類學》，將因明論式的對答技巧運用在色法和心理的論題上，訓練學

⁶³ 林崇安：〈回憶歐陽無畏教授零記〉，此文是林崇安教授 2020 年 4 月 9 日專門為本稿撰寫的回憶。

⁶⁴ 〈歐陽無畏先生事略〉，國史館，館藏號：1280030410001A，不著頁碼。

⁶⁵ 黃英傑編著：《民國密宗年鑑》，臺北：全佛文化出版社，1992 年 10 月，頁 151。

⁶⁶ 在歐陽無畏喇嘛的教育與人格感召下，孕育出下一代臺灣藏學研究的中堅份子，今天在臺灣第二代藏學學者可謂積極而活躍地活動在各自的學術領域中：如研究藏文的辛勉、蕭金松、龔煌城、孫天心；藏族歷史與文化的王吉林、呂秋文、孫子和、林冠群、馮明珠、王美霞、胡進杉、楊嘉銘、羅桑旦增；研究藏傳佛教與造像藝術的蕭金松、林崇安、陳玉蛟、許明銀、陳又新、葛婉章、張福成；研究西藏現況的林恩顯、張駿逸、廖淑馨等，皆有其各自的學術表現。詳見王俊中：〈台灣與西藏及在台的藏傳佛教研究〉，引自氏著：《東亞漢藏佛教史研究》，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3 年 4 月，頁 236-237。

⁶⁷ 何可：〈謁師記〉，《現代佛教月刊》（臺北）第 14 期，1982 年 7 月 1 日，版 3。

⁶⁸ 林崇安：〈回憶歐陽無畏教授的西藏佛學課程和餘緒〉，此文是林崇安教授 2020 年 7 月 15 日專門為本稿撰寫的回憶。

員瞭解因明論證的原理。⁶⁹

《正理啟門集課》授課完成後，為使學員能迅速掌握佛教各派思想，歐陽無畏於 1977 年 7 月起用約一年時間教導貢卻巫美旺波的《宗義寶鬘》講授。該著首先簡述印度外道諸派教義，而後進入佛教四大宗派教義（婆沙宗、經部宗、唯識宗、中觀宗），其中唯識宗分隨理行派和隨教行派；中觀宗分自續派和應成派。歐陽無畏將每宗派分別從定義、分派、釋名、思想來闡明。時任學員林崇安回憶道：「老師講授的重點放在思想上，分根、道、果三方面，學學習這本宗義後，對整個佛法各宗各派的思想有一明確的藍圖，使學員對後面所有論典的學習打下堅固的基礎。」⁷⁰

1978 年 5 月，歐陽無畏開始講授宗喀巴 31 歲時的著作《現觀莊嚴論妙解金鬘疏》，此教材站在中觀宗自續派的觀點，旁徵博引婆沙、經部、唯識和中觀的見解，來闡釋《般若經論》兼及《現觀莊嚴論明義釋》的內容，層層剖析，「長達六年半的講授使學員品嚐到佛法大海的深度和廣度」⁷¹。

2020 年 5 月 31 日和 7 月 6 日，林崇安教授兩次對筆者回憶起 1975 年至圓寂前歐陽無畏自設絳帳教授西藏佛學的場景：

開始時的學員，除劉上師外約有十位同學，其中林崇安、辛勉、王吉林、蕭金松等人當時是在大學教書，其他學員有鍾棣湘、蕭慶秋、王俊雄、李碧郎等等，接著陸續加入的有研究生陳玉蛟、陳又新、胡進杉、張福成、袁淑真等，後有馮明珠、葛婉章、甘朱倫度(藏人)、曾慶忠等，以及其他慕名而來的社會人士來聽課。⁷²當藏學課程開始時，佛法

⁶⁹ 林崇安：〈回憶歐陽無畏教授的西藏佛學課程和餘緒〉，此文是林崇安教授 2020 年 7 月 15 日專門為本稿撰寫的回憶。

⁷⁰ 林崇安：〈回憶歐陽無畏教授的西藏佛學課程和餘緒〉，此文是林崇安教授 2020 年 7 月 15 日專門為本稿撰寫的回憶。

⁷¹ 林崇安：〈回憶歐陽無畏教授的西藏佛學課程和餘緒〉，此文是林崇安教授 2020 年 7 月 15 日專門為本稿撰寫的回憶。

⁷² 林崇安：〈回憶歐陽無畏教授零記〉，此文是林崇安教授 2020 年 5 月 31 日專門為本稿撰寫的回憶。

的藏文教材在台實在難找，結果因明啟蒙教材是歐陽喇嘛從蒙藏委員會尋找，勉強湊集印出，但內容深淺並不理想。重要的《現觀莊嚴論金鬘疏》是從中央圖書館的《北京版西藏大藏經》中影印而來，字體小，用後發現不少字有誤刻，過了四五年後才有了理想的「德格版」出現。再過四五年，許多西藏寺院教材都出現了。每當有新的不同因明啟蒙課本出現，喇嘛也還來開講，給後來新的同學學習（至少二次）。後來教材一多，附帶開的課程也就多了，包含印度佛教史、尺牘、梵文等。⁷³

在西藏佛學的課程中，歐陽無畏採用深淺不同的因明教材予以授課，主要有「1.因明啟蒙《兌扎》（攝類學）；2.因明啟蒙《洛日》（心類學）；3.因明啟蒙《達日》（因類學），上三者合稱正理啟門集課。4.嘉木樣協巴（1648-1722）《因明理論略明妙解金鬘美疏》；5.嘉木樣協巴《心明課本》；6.賈曹傑·達瑪仁欽《釋量論顯明解脫道疏》」⁷⁴。

1979 年 10 月，歐陽無畏正式在國史館退休，精通中文、英文、藏文、梵文的他徹底辭去一切教席，專意私人講授，⁷⁵僅講授宗喀巴煌煌巨著《現觀莊嚴論妙解金鬘疏》就耗去六年半光景，直到 1984 年 11 月方告講畢，這是何等的毅力與氣魄，設非講授內容精彩，否則難終究竟。⁷⁶由此可見，歐陽氏對台灣從事藏學研究的青年一代的藏文訓練，施行的是全方位的指導。⁷⁷

1985 年 3 月，歐陽無畏採用宗喀巴大師 62 歲寫就的名著《入中論善顯密意疏》作教材，持續一年半的光景。此著站在中觀宗應成派

⁷³ 2020 年 7 月 6 日，林崇安教授專門針對筆者關於歐陽無畏自設絳帳的過程撰寫的補充回憶。

⁷⁴ 林崇安：〈回憶歐陽無畏教授零記〉，此文是林崇安教授 2020 年 4 月 9 日專門為本稿撰寫的回憶。

⁷⁵ 〈歐陽無畏老師事畧〉，張駿逸主編：《歐陽無畏教授逝世八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蒙藏委員會，2000 年 2 月，不著頁碼。

⁷⁶ 何可：〈謁師記〉，《現代佛教月刊》（臺北）第 14 期，1982 年 7 月 1 日，版 3。

⁷⁷ 王堯：〈藏學研究在台灣〉，《西藏研究》1989 年第 2 期，頁 122。

的觀點，深入剖析中觀的正見，發掘佛法義理的難處，闡明諸法無我的奧義。這一時期有法尊法師《入中論善顯密意疏》漢譯本作課餘的參考。林崇安回憶道：「從 1975 年 11 月到 1986 年 11 月，連續 11 年的私家講授，可以說已將西藏佛學最重要的義理部分全部教完。藏傳佛教格魯派五部大論，剩下的有三：一是《釋量論》——因明的深入；二是《俱舍論》——聲聞佛法名相的細微部分；三是《戒經》——比丘戒的細微部分。此時歐陽無畏認為有關《俱舍論》，全部學員均可自學。《戒經》非在家眾所需，但因明方面則可加強。老師認為學佛者除了佛法經論外，要了解因明、佛教史以及語源的梵文。接下來的五年確實也走向這方面的教學。」⁷⁸

1986 年 12 月，歐陽無畏開始講授其自 1952 年抵臺時所攜帶的唯一藏文佛法論著，為期十個月的講授內容比十年前《正理啟門集課》中的《因類學》更深入、更細膩。

1987 年 10 月，歐陽無畏開始用一年半時間講授多羅那他 1608 年著《印度佛教史》，這是一部西藏歷史名著。歐陽無畏之所以採用此教材，實乃因其內容涵蓋自釋尊圓寂後到印度後期波羅、斯那兩王朝覆滅之間，佛教在印度流傳及盛衰演變情況，內含聲聞乘、大乘和密乘佛教諸大師的度眾事蹟。被翻成多種世界語言出版。

1989 年 6 月 3 日，歐陽無畏開始講授新得的《心明課本》，這是格魯派寺院教材，屬《心類學》，比前之《正理啟門集課》中的《心類學》更為深入。

嘉察達瑪仁欽著《釋量論顯明解脫道疏》的講授開始於 1989 年 8 月，這是歐陽無畏早年在西藏參與「綠寺冬令法會」所用的課本，也是各寺院研究因明、抉擇正見的權威論典。此時已有法尊法師漢譯的僧成大師著《釋量論略解》參考比較。

隨後，歐陽無畏開始講授《釋量論攝·所知啟門克服惡辯大師·善基明鑰》，這部教材屬《攝類學》，分小理路、中理路、大理路，一方面教給新學員學習，一方面給舊學員作複習之用。約 4 個月教完

⁷⁸ 林崇安：〈回憶歐陽無畏教授的西藏佛學課程和餘緒〉，此文是林崇安教授 2020 年 7 月 15 日專門為本稿撰寫的回憶。

小理路，而後回到《釋量論顯明解脫道疏》。

歐陽無畏人生倒計時之年，歐陽無畏穿插講授藏文本的梵文文法《聲明妙音經》。採用藏文的梵文文法來教學有其難度，所以歐陽無畏上課時，也特別印出摘要發給學員。

林崇安教授應筆者請求，2020年5月31日回憶起每週六在歐陽無畏府上聽課的情形：

由於老師寓所處在市郊，同學們散在北部各地，一般都要很早搭公車出發，每週六的八點半前陸續到來。在老師開講前，先準備二件事：第一、燒好一大壺開水，泡好一大壺茶後，每人桌上倒一杯熱茶。第二、同學們繞著長桌各自就位，擺好錄音機，準備錄音。

準備就緒後，歐陽老師拿起藏文教材，順著頁次，大聲誦讀一段，而後逐字逐句用中文講解。遇到艱難處，有時提出因明論式來釐清。如此進行一個早上的課程。十六年來都是如此，只是後期教導《釋量論》和《梵文文法》時，歐陽老師特別又寫出摘要發給同學們。當年錄音轉錄不便，同學們各自錄音後回家複習。十六年來，所累積的錄音帶確實很可觀。

（早年甘朱倫度、曾慶忠從林崇安錄處借錄音帶轉錄以便學習，目前應存有，後期他們亦自錄。林崇安所錄錄音帶後來都交由黃奕彥轉給華梵大學王惠雯教授，納入〈歐陽無畏藏傳佛學教學語音記錄典藏計畫〉中，對外公開。）⁷⁹

正在中國文化大學博士班攻讀學位的林冠群⁸⁰聞訊後，即請導師王吉林⁸¹引薦，「前往歐陽無畏深坑寓所旁

⁷⁹ 林崇安：〈回憶歐陽無畏教授零記〉，此文是林崇安教授2020年5月31日專門為本稿撰寫的回憶。

⁸⁰ 林冠群（1954-），福建林森人，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碩士、中國文化大學史學博士，曾任中國文化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1990年起擔任中華民國南亞協進會西藏研究委員會研究委員。

⁸¹ 王吉林（1938-），山東平度人，中國文化大學史學博士，曾任中國文化大學教授兼史學所所長。1990年起擔任中華民國南亞協進會西藏研究委員會委員兼歷史組組長。

聽‘西藏史’，深受歐陽師藏式教學的震撼」⁸²。歐陽無畏「在國史館的薪水很好，一人吃飽，全家不餓」⁸³，因此他延攬學子，分文不取，「以個人的毅力和耐性，持續傳播藏學研究種子，使之在青黃不接時期維持不墜」⁸⁴。

後來成為兩岸藏學界著名的吐蕃史學者林冠群，就是歐陽無畏這一時期的學生。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一次接送恩師前往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演講途中聽到的師囑：「學習藏文從來不嫌晚，我也是很晚才學習藏文，關鍵在於要下定決心」⁸⁵。

開枝散葉：台灣兩大佛學研究平台結出藏學新果

園丁，是歐陽無畏一生最好的寫照；學生，是歐陽無畏一生最好的作品。歐陽無畏的學生們沒有辜負老師的殷切期望，台灣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和中華佛學研究所成了他們施展才華的主要舞台，對台灣藏傳佛教的蓬勃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帶頭作用。

1989 年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成立，設有印度佛學、中國佛學、西藏佛學三組，敦請歐陽無畏擔任西藏佛學組的導師。此時西藏組的老師都出自歐陽無畏門下：蕭金松教藏文、林崇安教因明、陳玉蛟（如石法師）教現觀莊嚴論，其後每年陸續開出不同的西藏佛學課程，法光的研究生們也開始寫關涉西藏佛學的論文。

同一時期，以「今日不辦教育，佛教就沒有明天」為理念的中華佛學研究所（筆者註：法鼓文理學院的前身）於 1987 年成立，以發揚中華文化、培植高水準的佛教教育及弘化人才為辦學宗旨，積極邀請蕭金松、林崇安、陳玉蛟、陳又新以及明性法師等去教授西藏佛

⁸² 林冠群：〈自序〉，《唐代吐蕃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2011 年 8 月，頁 vii。

⁸³ 2019 年 10 月 19 日，劉學銹在臺灣新北市住處接受筆者專訪時的回憶。

⁸⁴ 王俊中著、江燦騰、潘光哲、金仕起合編：《東亞漢藏佛教史研究》，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3 年 4 月，頁 233。

⁸⁵ 林冠群：〈自序〉，《玉帛干戈：唐蕃關係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2016 年 10 月，頁 5。

學、指導論文，積極栽培教界優秀人才。

1991 年，歐陽無畏圓寂後，他所播下的藏學種子開始成長。到 2020 年，以蕭金松所長引導的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為例，歷年不斷加強西藏語文和藏傳佛典的教學，所開課程有「藏語入門」、「進階藏語」、「西藏語文法」、「藏語會話」、「漢藏口譯班」，到「藏漢經論研讀」、「藏密佛法選讀」、「印藏佛教文獻」、「菩提道次第廣論」、「章嘉宗義」、「現觀莊嚴論心要莊嚴疏」、「中觀文獻選讀」、「量理寶藏論」等課程，深受教界、學界的重視。

1997 年，林崇安在中華佛學研究所任教，因家校之間路途遙遠，四年後不得不放棄。他的佛學著作，涵蓋漢傳、藏傳、南傳以及印度佛教四大傳統，其是在藏傳佛教方面，除了有寧瑪派劉銳之上師傳承外，還兼具格魯派傳承。1999 年，蕭金松教授受托，代理教授一年的藏文文法課程。1991 年，陳又新教授在此講授「攝類理論」課程前後長達 10 年；1992 年，明性法師在此專職講授薩迦派所傳「因明理論」前後 3 年時光。

林崇安回憶道：1990 年代，由於這兩家研究所以及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都有許多資優的研究生，幾年精心培養後，相繼出現很好的筆譯、口譯人才(如張福成、黃奕彥、廖本聖等)，研究生們的論文和譯著也成績斐然。⁸⁶

1992 年，淡江大學化學研究所碩士畢業的廖本聖放棄化學事業考入中華佛學研究所碩士班，成為如石法師學生曾德明的學生，最後走上藏傳佛學研究之路，專長是西藏口語、藏文文法、菩提道次第教法、格魯派三大寺六類基礎教科書、五部大論等。2020 年秋季，已是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推廣教育中心主任的廖本聖繼續在法鼓文理學院擔任專任教職，教授藏文文法、藏文佛典導讀、西藏因明思想專題、宗喀巴師徒著作專題等課程。這一教，已近 30 年。

2005 年 9 月，君庇亟美喇嘛圓寂 15 週年紀念主題報導刊載於臺北法光佛學研究所主辦的第 192 期《法光》報上，頭版頭條刊載蕭金

⁸⁶ 林崇安：〈回憶歐陽無畏教授零記〉，此文是林崇安教授 2020 年 5 月 31 日專門為本稿撰寫的回憶。

松《緬懷師恩 紹繼絕學——君庇亟美喇嘛圓寂十五週年追思》一文，作者蕭氏在藏語文的造詣，在臺灣可算是高手之一，⁸⁷他對歐陽無畏的評價是：幾十年來，臺灣的藏學和藏傳佛學研究能夠不絕如縷，主要歸功於歐陽喇嘛的絃歌不輟和有教無類，當代重要學者，泰半出其門下。⁸⁸

歐陽無畏的門人蕭金松、林崇安、陳玉蛟半個世紀以來從沒有停下西藏佛學研究的腳步，他們各擅所長，用智慧為台灣藏學事業杏壇弦歌、開枝散葉：

一是在《藏文拼音》《藏文文法松居巴》研究方面：蕭金松著《西藏文法典「松居巴」與「大金局巴」譯註及研究》（2013，大千出版社）；林崇安編著《藏文拼音教材（配合佛法術語）》（1993，諦聽文化）；林崇安編著《藏文文法教材·配合佛典實例說明》（2004，內觀教育基金會）。

二是在《菩提道次第訣要·證一切知安樂道》研究方面：劉銳之上師漢譯：《菩提道次第訣要》（1983，密乘出版社）。

三是在《外內宗義略論寶鬘》研究方面：劉銳之上師漢譯《外內宗義略釋》（1985，密乘出版社）；陳玉蛟（如石法師）漢譯《宗義寶鬘》（1988，法爾出版社）。

四是在《正理啟門集課》研究方面：林崇安編《攝類學的要義》（2011，內觀教育基金會）。

五是在《密咒道次第寶鬘釋》研究方面：劉銳之上師漢譯《密咒道次第寶鬘釋》（1985，密乘出版社）。

六是在《現觀莊嚴論妙解金鬘疏》研究方面：如石法師編譯《現觀莊嚴論一滴》，此書已整理《現觀莊嚴論妙解金鬘疏》的前面部份；林崇安編《大般若經和現觀莊嚴論合本》（2009，內觀教育基金會），此著由《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的前後部分經文和整

⁸⁷ 劉學鈞：《臺灣的邊政研究七十年》，新北：致知學術出版社，2018年4月，頁21。

⁸⁸ 蕭金松：〈緬懷師恩 紹繼絕學——君庇亟美喇嘛圓寂十五週年追思〉，臺北：《法光》第192期，2005年9月，版1。

個〈第五分〉合成，並於經文中配上《現觀莊嚴論》的頌文以及標上一千多個細目，顯現完整的八事七十義的要義。

七是在《入中論善顯密意疏》研究方面：林崇安編校《西藏中觀學——入中論的甚深見》（2007，大千出版社），此著將《入中論善顯密意疏》（法尊法師譯）的甚深見部分，配合藏文校定；林崇安編校《西藏中觀學——入中論的廣大行》（2007，大千出版社），此著將《入中論善顯密意疏》（法尊法師譯）的廣大行部分，配合藏文校定。

八是在《因類學·略明妙解金鬘美疏》研究方面：林崇安編註《因類學和量論入門》（2011，內觀教育基金會），內含歐陽無畏《因類學·略明妙解金鬘美疏》的前五講整理。

九是在《印度佛教史》研究方面：劉銳之上師編譯《節錄印度佛教史之神通》（1992，密乘出版社）。

十是在《心明課本》研究方面：林崇安編《心類學的要義》（2008，內觀教育基金會）。

此外關於《釋量論顯明解脫道疏》研究方面，目前還尚無整理。

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尚未完整漢譯的兩本西藏佛學名著：一是宗喀巴大師《現觀莊嚴論妙解金鬘疏》；二是嘉察達瑪仁欽《釋量論顯明解脫道疏》。

歐陽無畏早起學生們還為藏學園地做了下述貢獻：蕭金松著《藏族格言詩水木火風四論譯註》等；林崇安著《聖妙吉祥真實名經廣釋》《常用漢藏梵英佛學術語》《佛學法類（漢藏梵英）術語》等，另編著《因明與辯經》，將藏傳因明轉成中文對答形式，使之本土化；陳玉蛟著《宗義寶鬘》《現觀莊嚴論一滴》《入菩薩行導論、譯注、衍義》《菩提道燈抉微》等。⁸⁹

值得一提的是，歐陽無畏中後期學生在藏學譯著方面正脫穎而出，翻譯許多格魯派以外其他教派的論著，如：明性法師（林文秋）所譯薩迦班哲達的《量理寶藏論》、中觀論根本頌之詮釋：月稱論師

⁸⁹ 林崇安：〈回憶歐陽無畏教授零記〉，此文是林崇安教授 2020 年 5 月 31 日專門為本稿撰寫的回憶。

的《顯句論》等重要論著；

張福成所譯堪布徹令多傑仁波切的《本智光照：功德寶藏論密宗分講記》《自性光明·法界寶庫論》、帕當巴桑傑大師的《定日百法》、第 37 任直貢澈贊法王的《恆河大手印：大手印二十八金剛頌釋論》、龍欽巴尊者的《大圓滿禪定休息論》、巴珠仁波切的《三句擊要》等藏傳佛教不同教派的論典；曾慶忠（法護）所譯薩嘉班智達解釋畢瓦巴的《道果·本頌金剛句偈疏》、龍欽巴的《大圓滿三自解脫論》、楊堅噶威洛覺/袞謙滇貝尼瑪的《生起次第釋論集》、第四世班禪大師的《甘丹教傳大手印疏釋》、工珠雲滇嘉措的《大圓滿口訣部·傑尊寧體導引文》等不同教派的論典。

其他在大學的後繼者，如，廖本聖（法鼓大學）、黃奕彥（華梵大學）等在學術上都有重要的藏學貢獻，不一一列舉。

精神虽抽象，但絕不虛無，歐陽無畏和他的學員們半個世紀的躡蹌前行，已走出了一條臺灣藏學研究的厚實之路。

余音繚繞：藏學收成有待來者努力

法國學者谷蘭女士（FABIENNE JAGOU）2018 年在法國遠東學院出版其主編的《雜糅的佛教：昔日漢藏佛教在今日臺灣與大陸的邂逅》一書，其對歐陽無畏做了介紹，得出「歐陽無畏的一生傳奇，有著完全迥異的角色」⁹⁰，她認為歐陽無畏「回到臺灣後，選擇了學術生涯」⁹¹之路，實乃沒有看到歐陽無畏作為智庫角色。不過，歐陽無畏的確在臺灣當時的政治氛圍下，無時不刻都在迴避外界對他入藏身分的強調，他曾對自己做一總結：「平生最得意事，謂抗日戰爭勝利；平生嗜好，為讀書、清談、圍棋、牙牌、籃球、騎馬及旅行探險；平生最佩服之人為玄奘、義淨」⁹²。

⁹⁰ FABIENNE JAGOU, ed., *The Hybridity of Buddhism: Contemporary Encounters between Tibetan and Chinese Traditions in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Études thématiques 29.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2018. pp.18

⁹¹ FABIENNE JAGOU, ed., *The Hybridity of Buddhism: Contemporary Encounters between Tibetan and Chinese Traditions in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Études thématiques 29.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2018. pp.19

⁹² 〈歐陽無畏老師事畧〉，張駿逸主編：《歐陽無畏教授逝世八週年紀念論文

「一代藏學巨擘」「恩重如山」「情深似海」「頓失依怙」「猶難忘懷」是蕭金松教授對失去老師後寫下的切膚之語。⁹³美國萊斯大學理學博士、時任國立中央大學的林崇安教授亦是歐陽無畏的學生，他的密宗導師劉銳之稱讚其跟隨歐陽無畏學習藏文「矻矻不倦，進步神速」⁹⁴。他在歐陽無畏圓寂整三個月時寫下「島內之西藏佛學能不落於大陸之後，皆喇嘛之力也……喇嘛廣播藏學之種子，其收成則有待來者之努力」⁹⁵。

1991 年歐陽老師入滅，他所播下的藏學種子開始成長了。到了 2020 年，蕭金松所長引導的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歷年不斷加強西藏語文和藏傳佛典的教學，所開課程有「藏語入門」、「進階藏語」、「西藏語文法」、「藏語會話」、「漢藏口譯班」，到「藏漢經論研讀」、「藏密佛法選讀」、「印藏佛教文獻」、「菩提道次第廣論」、「章嘉宗義」、「現觀莊嚴論心要莊嚴疏」、「中觀文獻選讀」、「量理寶藏論」等課程，深受教界學界的重視。⁹⁶

著名的歷史學家逢耀東在歐陽無畏過世後，提筆寫下懷念：他「是獨立特行的奇人，身負絕學，卻不願揚名於世，只是默默辛勤地工作著。」⁹⁷

歐陽無畏在瀋陽馮庸大學的同學劉毅夫說：「自從我在東北認識他，再到臺北見到他，以及得到他逝世的消息，他是世上一張純潔無

集》，臺北：蒙藏委員會，2000 年 2 月，不著頁碼。

⁹³ 蕭金松：〈緬懷師恩 紹繼絕學——君庇亟美喇嘛圓寂十五週年追思〉，臺北：《法光》第 192 期，2005 年 9 月，版 1。

⁹⁴ 劉銳之：〈自序〉，羅桑卓之贊青著、劉銳之譯：《金剛乘全集（乙）之四：菩提道次第訣要》，臺北：密乘出版社，1983 年 1 月，頁 8。

⁹⁵ 林崇安：〈君庇亟美喇嘛之佛學思想及貢獻〉，臺北：《法光》第 28 期，1992 年 1 月 10 日，版 3。因該文沒有電子版，法光佛學研究所專門為筆者提供了此文的掃描件，特此誌謝。

⁹⁶ 林崇安：〈回憶歐陽無畏教授零記〉，此文是林崇安教授 2020 年 5 月 31 日專門為本稿撰寫的回憶。

⁹⁷ 逢耀東：〈有緣無分〉，謝漢星、楊于萱編輯：《旭陵校友作家作品集》，嘉義：國立嘉義高級中學，2019 年 4 月，頁 23。

瑕的白紙。直到今日，只要有人談到歐陽無畏，都會嘆息地說：「唉！他太偉大了！」⁹⁸

歐陽無畏圓寂後，先生治喪委員會撰《歐陽無畏先生事略》，為其人生做了高度凝練的總結：

綜先生一生，少有定遠靖西之志，白馬投荒，獨征異域，雖因緣際會，未竟全功，然別生慧根，轉智入佛，化報國願，為菩提心，以善知識，濟末法世。先生之德行懿範，不獨彰顯佛陀鹿園宏法之慈旨，亦我儒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之典型。⁹⁹

歐陽無畏生前同事許逖撰寫的《歐陽鷺先生事略》中，精煉地寫下了這樣一句話：同仁等與先生或奉手多年，或身沐教化，友德師恩，山高水長……¹⁰⁰

彈指揮間，歐陽無畏圓寂八週年。這一年是 1999 年，他的學生們為他公開出版第一部紀念論文集：「忠臣、孝子、經師、人師、智行慧業，至善慈德，集於一身。而百世揚芬，亦實至名歸也」¹⁰¹。曾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張駿逸看到羅家倫與歐陽無畏的書信往來後，感慨「這些都是彌足珍貴的資料，讓我們更瞭解歐陽老師在當時艱苦環境下，對國家民族所作的犧牲與貢獻」¹⁰²。

⁹⁸ 張駿逸：《歐陽無畏先生系列講座第二講：臺灣藏學之父——歐陽無畏老師的教學》，2019 年 11 月 14 日，國立政治大學綜合院館 270407 教室。

⁹⁹ 〈歐陽無畏先生事略〉，國史館，館藏號：1280030410001A，不著頁碼。

¹⁰⁰ 許逖：〈歐陽鷺先生事略〉，《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七輯》，臺北：國史館，1992 年 7 月，頁 475。

¹⁰¹ 〈歐陽無畏先生事略〉，國史館，館藏號：1280030410001A，不著頁碼。

¹⁰² 張駿逸：〈序〉，張駿逸主編：《歐陽無畏教授逝世八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蒙藏委員會，2000 年 2 月，不著頁碼。



歐陽無畏塑像

韓敬山攝於 2019 年 9 月

塑像現收藏於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圖書館

二〇二〇年媒體報導有關新疆、內蒙古及西藏消息評析

孟鴻

前輔仁大學兼任教授

摘要

二〇二〇年是個不平靜的一年，由於新冠病毒肆虐，造成全球性災難，幾乎所有媒體都以報導新冠病毒疫情為主，以致許多消息都被忽略了，尤其在台灣客觀環境與大陸新疆、內蒙古、西藏距離遙遠，又在主觀「去中國化」意識形態下，對大陸邊疆地區以及海外藏情消息，較諸往年，更為少見，筆者以台灣二〇二〇年主要平面媒體《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為主，間或採摘《蘋果日報》、《旺報》所刊載有關新疆、內蒙古、西藏及海外藏情消息，作一整理分析並加以評論。

關鍵詞：新疆、蒙古、西藏、海外藏情

一、簡敘新疆、內蒙古、西藏概況

中國（指歷史、文化之中國，不指某一政權之中國，以下皆同，不另加注）疆域廣袤，清末民初時其面積為一千一百四十餘萬平方公里，但新疆、內蒙古、青康藏占一半以上，即憑此點就可知其對中國之重要性，更何況早有學者指出：從今內蒙古自治區滿洲里到昆明劃一直線，線以東擁有百分之九十四的人口，但地下資源（指礦產、石油、天然氣等）卻只有百分之六；反之在線以西，人口雖只有百分之六，地下資源卻有百分之九十四，於焉又可證明新疆、內蒙古、青藏高原對中國之重要性。

誠然百多年前，上述地區聚居著蒙古、維吾爾、哈薩克……藏族、回

族、羌族、撒拉……等民族，漢人較少，但經一百多年來，如今情況已有極大改變，以今內蒙古自治區而論，總共有二千四百萬六十萬人¹，據中共二〇一〇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大陸共有蒙古族五百九十八萬一千八百多人，其中有聚居於遼寧省、青海省、甘肅省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者，因此內蒙古自治區蒙古族不會超過四百五十萬人；青海省民族自古就呈多元情況，諸胡列國時期（即一般文獻所指的五胡十六國時期，按當時除匈奴、羯、鮮卑、氐、羌五種胡族外，尚有稽胡、狄或作翟、沮渠等胡族；所建的國家也不止十六國，故稱諸胡列國較為合適；至於稱五胡亂華尤屬不當，自古以來從無一個律法規定中國大地只能由漢人命王稱帝，如有胡族建元立號，則視之為「亂華」），青海已是鮮卑、羌族主要聚居地區，其時尚未見吐蕃（即清代以後之西藏）一詞，青海原無藏族棲息其間²；再進一步看，土地先人類出現在地球上，從未有一人或一族生下來時，帶來寸土尺地，連一顆泥沙也不曾帶來，人，只是土地的過客，稱某地屬於某族實為無稽之說；設若某地以某民族為早住民族，即宣稱某地為某民族所有，則在南、北美洲、澳洲的白種人，是否應返回歐洲？

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截至二〇一三年底，總人口為二千二百二十萬³，據大陸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大陸維吾爾族人口為一千零六萬九千多人，仍未及新疆總人口之人半。至於西藏自治區總人口為三百二十二萬二千多人，其中藏族人口為二百七十一萬六千六百多人，占全自治區人口 90.48%，漢人僅有二十四萬六千一百多人，占全自治區人口 8.17%，另有少數回族、門巴族、珞巴族、怒族、納西族、僛僛族、蒙古族、土族、獨龍族、滿族等。⁴

外蒙古自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中華民國正式承認其獨立，如今已是一獨立國家，其境內雖有若干漢人，但人數極少微不足道，且多歸化成為外蒙古國民。

至於長城以北的大漠南北，自遠古以來就是匈奴，丁零（敕勒、高

¹ 見《中國分省系列地圖冊……內蒙古》，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2018年，頁4。

² 關於青海民族古今概況，可參看金兆鴻所撰《青海民族概況》一文，該文刊載於《中國邊政》季刊第209期，台北中國邊政協會，二〇一七年三月，頁83～106。

³ 見《中國分省系列地圖冊——新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2017年，頁4。

⁴ 見《中國分省系列地圖冊——西藏》，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2018年，頁4。

車、鐵勒）、鮮卑、突厥、蒙古等草原游牧民族生存之地。西漢武帝劉徹時，命衛青、霍去病等，北伐匈奴，奪得河西之地，將之設為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迫使匈奴將單于庭遷往漠北。但漢朝並未統有漠南。唐初太宗李世民雖攻滅東突厥汗國，統有大漠南北。並將之設為單于都護府（大致在漠南），其下有：呼延都督府、雲中都督府，定襄都督府；安北都護府，但均為羈縻性質，實際上仍以突厥族為主，中原漢人並未移居其地。唐末契丹族崛起，建立遼朝，統有大漠南北之地，遼末女真族建立金朝，大致擁有遼朝之疆域，之後蒙古族在鐵木真領導下，建立大蒙古國，鐵騎所至無堅不摧，其孫更在中原建立元朝，舉凡大漠南北、天山南北、青藏高原均納入中國元朝版圖，及至朱元璋建立明朝，其疆域北邊大致以今長城與蒙古為界，終明朝近三百年，並未統有漠南地區，更無論漠北，明末東北女真族愛新覺羅·努爾哈齊崛起，建立金政權（史稱後金），與科爾沁蒙古聯姻，漸趨強大，及其孫順治入關改國號為清，其時漠南各部蒙古，多已歸順中國清朝，清廷將之編設為盟、部、旗，及至康熙時，西藏五世達賴教唆準噶爾蒙古噶爾丹攻掠漠北喀爾喀蒙古三汗及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漠北喀爾喀蒙古不敵，乃往南逃到漠南向清廷請求庇護，按當時中國清朝尚未綏服漠北喀爾喀蒙古，康熙見漠北喀爾喀蒙古來求庇護，認為乃是機會，遂大力予以賑濟，並承諾來年必將準噶爾逐出漠北，使喀爾喀之眾得以重返故土，時為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年，）清廷為此乃儘快結束與俄羅斯在東北黑龍江北方雅克薩之戰，而與俄羅斯簽訂《尼布楚條約》，將黑龍江上游額爾古納河以西至貝加爾湖之地割讓予俄羅斯，以便騰出兵力對付準噶爾，事在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年）。次年康熙踐諾親自率兵征討準噶爾，將噶爾丹逐出漠北，使喀爾喀之眾得以重返故土，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年）刻意在漠南之多倫諾爾（該地靠近漠北，其地為今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錫林浩特市多倫縣）舉行會盟比丁大典（等同今之閱兵大典），邀請漠北喀爾喀三汗及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前來觀禮，清廷此舉顯然含有耀武揚威之意，而喀爾喀三汗目睹中國清朝軍威壯盛，一則恐懼準噶爾噶爾丹雖被中國清朝逐出漠北，一旦待其休養整補後，很可能再度來犯，屆時仍無力抵擋；再則中國清朝有恩於喀爾喀；遂在懷德畏威情況下，表示願意歸順中國納入中國版圖，比照漠南

蒙古例，編設盟旗，但要求保留三汗名號，中國清朝自是同意，遂以三汗為三盟，下設八十六旗（至於三音諾顏部，係雍正時所增設，不稱汗），從此以大漠為界，在漠南者稱內蒙古，在漠北者稱外蒙古，載入《大清會典·理藩則例》，從此內、外蒙古成為法律名詞。

自外蒙古自動歸順納入中國版圖，以至清末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二百多年，幾乎沒有發生叛亂情事。但俄羅斯向東擴張野心始終未戢，尤其清朝中末葉之後，國勢日頹，益增俄羅斯侵掠外蒙古之意圖，清末俄羅斯駐外蒙古總領事，對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更是曲意籠絡，對外蒙古王公則鼓動其脫離中國，且宣稱只要脫離中國宣稱獨立，則所欠中國政府及在外蒙古中國內地商號之債務，均可一筆勾銷（以上請參見師博主編《外蒙古獨立內幕》，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及李毓澍《外蒙政教制度考》，台北中央研究出版，李毓澍《外蒙撤治問題》等書），於是當一九一一年武昌革命槍響，外蒙古在俄羅斯教唆、支持下，驅逐中國清朝所派駐庫倫辦事大臣三多，宣告「獨立」，嗣經中華民國北洋政府與俄國及外蒙古展開談判，最後外蒙古改獨立為自治，經陳籙、陳毅兩位駐庫倫辦事大員之妥善斡旋，外蒙古活佛王公對中國中央頗為傾心，已進入撤銷自治之談判，但此時北洋政府中央突派徐樹錚為西北籌邊使，率少數軍隊進入外蒙，徐氏不耐緩慢之談判撤治問題，求功心切，竟以武力逼迫外蒙活佛、王公簽下撤銷自治重歸中國版圖之文件，但不幸北洋軍閥發生內鬥，徐所依靠之派系被迫下台，徐樹錚被通緝，乃逃離外蒙，外蒙高層對徐樹錚之飛揚跋扈至表不滿，而此時俄國內部發生共產革命，西北利亞帝俄殘部恩琴率兵攻入外蒙首府庫倫，逼迫外蒙活佛，王公再度宣佈獨立，仍由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為「皇帝」，但恩琴生性殘酷，引起蒙人不滿，有外蒙本土派之蘇赫巴托及受俄共訓練、支助之喬巴山合作，在蘇聯紅軍支援下，將恩琴逐出外蒙古，外蒙遂在蘇聯控制下三度獨立，仍由哲布尊丹巴為「皇帝」，時為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及至一九二四年哲布尊丹巴辭世，外蒙古改稱「蒙古人民共和國」，完全受蘇聯控制，但中華民國始終不予承認，且在同年蘇聯還與中國北洋政府簽訂《解決中俄懸案大綱協定》，該《協定》共有十五條，另有聲明四款及致加拉罕函 1.2 議定書，在該《協定》第五條明文載列：

「蘇聯政府承認外蒙為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

蘇聯其時雖已占領外蒙古，可是在法律意義上，外蒙古仍為中華民國領土，不過領土問題，從來就不是法律問題，而是實力問題，當時（一九二四年）中華民國雖在法律文件上保有外蒙古主權，實際上既無一個官員派往外蒙古，也無一兵一卒駐紮外蒙古，而外蒙雖在名稱上為「蒙古人民共和國」，實際上完全被蘇聯所控制，此種情況一直維持到一九四五年，日本侵華戰爭末期（也即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國希望早日結束戰爭，期盼蘇聯能對日宣戰，乃屈從蘇聯之要求，由美英蘇三國在俄境克里米亞之雅爾達簽定密約，脅迫中華民國承認外蒙古維持現狀（指「蒙古人民共和國」），遂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並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公開宣布承認外蒙古獨立，從此法律上外蒙古從中華民國版圖中分離出去，成為一個國家，目前已與一百多個國家「建交」，並成為聯合國會員國⁵。雖然事實是如此，但從歷史、文化上看，外蒙古問題，始終是中國人心中的痛。

新疆，古稱西域，漢、唐雖曾威震西域，或派駐都護或就西域原有各國，設為羈縻式之都督府等，並未納入中國版圖，此乃史實，無需諱言，也不能否定，唐末五代紛起，而西夏、契丹先後稱雄於北方，兩宋係弱勢朝代，之後女真之金崛起，攻滅遼及北宋，盡有遼朝領土及北宋部分領土，但其力量並未能及於西域，其後西域被遼宗室耶律大石所統治，西方史家稱耶律大石所建之國家為「喀刺契丹」（其意為黑契丹；而黑在北方游牧民族中，具有純潔、神聖之意，如純正之蒙古稱為黑韃靼，神聖之崑崙山稱喀刺崑崙山等），但漢文史傳則稱之為西遼，西遼宮庭（虎思斡耳朵）使用漢文⁶，如果把西遼政權認為是中國王朝之一，則在西遼（一一二四～一二一一年）統治時代，西域成為中國領土，設若此說不成立，則西遼至少把中國文化推廣到西域，這是不可否認的史實，西遼末帝耶律直

⁵ 關於外蒙古如何納入中國清朝版圖及其歷次獨立情形，可參見劉學鈞《外蒙古問題新論》，台北南天書局，二〇一二年，二〇一四年兩度出版

⁶ 見法人勒尼·格魯塞著·魏英邦譯《草原帝國》，青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186，格魯塞（Rene Grousset）引用巴爾托德著作「認為（喀刺契丹）在行政上所通用的語言是漢文。」

魯古（一一七八～一二一一年在位），被流落中亞草原之乃蠻部（係操突厥回紇語之民族）太陽汗之子（乃蠻部被蒙古鐵木真所滅，鐵木真滅乃蠻部後，稱成吉思汗，並建立大蒙古國，從此向外擴張。乃蠻太陽汗死後，其子曲出律流落中亞草原，曲出律，西方文獻多作古出魯克，中亞草原有不少乃蠻流亡之人）屈出律所篡，仍稱喀刺契丹，後被蒙古所滅。

蒙古汗鐵木真滅乃蠻後，稱成吉思汗（其意雖有諸多說法，但以眾汗之汗或汗中之汗之說法較為妥適⁷），並建立大蒙古國，從此向外擴張，聞知乃蠻太陽之子篡西遼，乃派軍攻滅西遼而有其地，從此與中亞大國花剌子模接壤，初雙方約定和平共存、互通貿易，蒙古乃派出五百多人組成之商隊，滿載珍貴貨物向中亞出發，不料行經花剌子模東部邊境時，竟被花子模邊境官員所劫殺，掠奪所有貨物，成吉思汗聞訊大怒，乃親率大軍西征，此為蒙古首次西征，攻滅花剌子模，並將中亞之地封賜其次子察哈台，建立屬於大蒙古國之汗國，（初已將今天山南北之地，賜其三子窩闊台，建為窩闊台汗國），稍後一二二七年成吉思汗於討伐西夏時崩殂，由窩闊台嗣立為大蒙古國大汗，之後察哈台汗國漸次東掠，窩闊台汗國遂消失，當蒙古大汗由蒙哥（係成吉思汗四子拖雷之子）嗣立（蒙哥之得以嗣立，得到成吉思汗長子術赤之子巴都之支持，術赤曾被成吉思汗賜以西部西北利亞及今中亞北部建立金帳汗國，巴都支持拖雷系之蒙哥，但要求金帳汗國不再屬於大蒙古國，蒙哥同意之⁸），蒙哥崩殂之後，其弟忽必烈自立為大汗，並建立中國正統王朝——元朝，蒙哥任大汗時曾命其同母弟旭烈兀率軍西征今阿富汗、伊朗、阿拉伯等地，並在當地建立伊兒汗國，按察哈台自始即與術赤不和，而術赤與拖雷感情較好，因此忽必烈建立元朝後，拖雷系之金帳汗國雖已不屬於大蒙古國（忽必烈雖建立元朝，但仍是蒙古國之大汗，元朝諸帝多擁有汗號），但仍支持元朝，伊兒汗國創建者旭烈兀與忽必烈係同母所生，也奉元朝為宗主，察哈台系之察哈台汗國並不尊奉元朝，因此一般文獻多稱元朝統有四大汗國，並不恰當，元朝疆域雖大，但實際上並未統治西域，這一點向者並未提及，元朝妥懽帖穆爾退出大都，明朝建立，以其順天應人退出漢地，故于其崩殂後，謚之為

⁷ 見劉學鈔《成吉思汗傳略》蒙藏委員會，一九七五年，頁44～45。

⁸ 此說見黎東方《細說元朝》台北文星書店，一九六六年，下冊，頁208。

順帝，但蒙文文獻並不接受此一謚號，而另行謚之為惠宗，這一點既往史書甚少提到。

明朝建立後，雖擁有今長城以南之地，但其武力既未越過長城，更不及於西域，且明朝時在今新疆地區之蒙古瓦剌部崛起，武力壯盛，且曾在土木堡（在今河北省張家口市懷來縣西南）擒獲御駕親征之明英宗朱祁鎮，可見明朝確未統有今新疆地區。瓦剌或稱衛剌特，主要由準噶爾。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及和碩特四部組成之部落聯盟，及至明末準噶爾部獨強，土爾扈特部西徙裏海北岸伏爾迦河東西兩岸之地駐牧，和碩特部東徙今寧夏、青海一帶駐牧，準噶爾部獨占今天山以北地區，杜爾伯特部分布於今外蒙古西部科布多盆地，此種情形一直維持到清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年）。及至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年）清廷大舉進剿準噶爾終將準噶爾剿滅殆盡⁹，並平定天山南路回亂，遂將天山南北納入中國版圖，乾隆為誇耀其戰功，將天山南北命名為「新疆」，並置伊犁將軍總統天山南北之事，在伊犁將軍之下分置參贊大臣、領隊大臣……等官員，並採行伯克制，雖然與內地各省不同，但其為中國清朝領土，實無庸置疑，清朝又從東北將錫伯族、蒙古族察哈爾部等族，調往新疆駐防，更證實新疆為中國清朝領土，但清朝治邊政策最大敗筆，則為從未想化邊疆為內地，讓全國臻於一致，其原因則為創建清朝之女真（滿族）本身為邊疆少數民族，入主中國後，面對被統治而人數眾多的漢人（其實不是單一血緣體之民族，而是由許多不同民族融合而成的民族共同體）缺乏信心，因此刻意讓新疆，內外蒙古、青康藏地區各民族保持原有語言文化、習俗，以與內地作一區隔，而與滿族站在同一陣線，與主體民族漢人對立，以維持其統治權，以清朝享祚之長，原有機會將邊疆內地化，但清朝對此不作為，此為其治邊政策之最大敗筆，也為清末以至當代留下邊疆問題¹⁰。

清代雖將天山南北納入版圖，乾隆為誇耀其武功，並取名為新疆。此一詞稱等於否定歷史上西域與中國的關係，漢、唐雖未將西域納入版圖，

⁹ 清廷剿滅準噶爾情況至為慘烈，詳情參見魏源《聖武記》卷四《乾隆盪平準部記》台北世界書局，一九六二年，頁100～108。

¹⁰ 關於清代治邊政策之得失，請參見劉學銑《論清代邊政之得失》一文，該文輯入劉著《唐代以來的邊疆策略》，台北致知學術出版社，二〇一三年，頁7～98。

但均臣服於中國，契丹耶律大石立國於西域，這些史實被「新疆」一詞給否定了，乾隆好大喜功實不足取。清朝雖實質統治新疆，但並未在新疆從事任何基礎建設，致新疆與內地差距越來越大，形成莫大隔閡，有清一代新疆曾多次發生動亂；及至民國肇造，先後由楊增新、金樹仁、盛世才所控制，雖未宣告脫離中國，但並不服從中央政令，形同割據，在盛世才控制新疆期間（一九三三～一九四三年），且曾發生「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建國事件，此一事件係英國幕後策劃，鼓動維吾爾族和加尼亞孜、沙比提大毛拉、尤努斯伯克……等人發起「建國」活動，此一「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宣告成立，盛世才一面倒向蘇聯，得到蘇聯之助（英、蘇為爭奪對新疆之控制，形同對立），於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三日將所謂「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之亂敕平，此一「共和國」只存在三月個又一天。

二次大戰末期蘇聯被德軍打得喘不過氣，盛世才眼見蘇聯並不可靠，而中華民國對日抗戰形勢好轉，已露出勝利曙光，遂派其弟到重慶與中央溝通，願意返回中央並決定反蘇反共，中央接納其請求，於一九四二年初派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前往迪化（今烏魯木齊）與盛世才作進一步接觸，同年八月再派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入新，對盛世才下達若干指示，由是新疆確定回歸中央，初期派朱紹良暫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繼而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為新疆省主席，（一九四四年十月～一九四五年十月在任）時新疆部分維族受蘇聯蠱惑，發動所謂「三區革命」（三區指阿勒泰、伊犁、塔城），在蘇聯支持下，於伊寧市成立「伊寧解放組織」，以泛突厥主義與泛伊斯蘭主義為口號，進行「東突建國」活動，吳忠信無法處理，辭省主席仍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改由張治中兼新疆省政府主席，與「三區革命」代表談判，過程並不順利，但也未進一步惡化，張治中已不耐此種冗長談判，遂保舉受英國支持之麥斯武德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但麥斯武德雖為知名之雙泛份子，且係受英國所支持者，與「三區革命」份子受蘇聯豢養，雙方背景可說是南轅北轍，兼以麥斯武德不得人望，且操守也有問題，「三區革命」問題遂越演越烈，張治中眼見情勢大壞，乃向中央建議撤換麥斯武德，另保舉包爾漢為新疆省政府主席，均獲中央同意，包爾漢雖出生於俄境喀山，但立場較為溫和，「三區」方面態度緩和下來。

此時國共內戰已近尾聲，國民政府落敗已成定局，當時已投共的張治中，致函新疆省主席包爾漢及駐守新疆的陶峙岳促其歸向中共放棄抵抗（按張與陶既是同學，陶又是張之部屬，時陶為西北副長官兼新疆警備司令）至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二十六兩日，新疆省駐軍及新疆省政府先後通電中共中央「起義」，切斷與國政府一切關係。至於三區方面，中共當局早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以後，就曾經與三區所自行成立之「政府」有所聯繫及至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正式邀請三區「政府」派代表出席即將在北京召開之「新政治協商會議」，八月十八日毛澤東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主席名義，正式邀請三區「政府」阿合買提江到北京開會¹¹。三區代表阿合買提江、伊斯哈克別克、阿巴索夫、達列里汗四人，及新疆民主革命黨迪化區委員會（即一般所稱的「戰鬥社」）負責人羅志等五人，於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自伊犁出發，繞道蘇聯，於二十七日搭飛機飛往北京，當飛機經伊爾庫茨克外貝加爾湖上空時，因氣候惡劣，飛機墜落，機毀人亡，阿合買提江等五人亡身異域，中共中央另行邀請三區代表，計有賽福鼎、艾則孜、阿里木江、哈肯木巴耶夫及新疆戰鬥社重要成員涂治等人前往北京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從此所謂「三區革命」煙消雲散。

中共建政後將新疆原三區擁有的民族軍編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這些民族軍原為臨時聚集者，並無嚴格軍紀，編入建設兵團後，無法接受正規之軍紀，且與當初要求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之目的相違，兼以當時中俄兩共發生路線之爭，蘇聯極力慫恿原新疆民族軍逃離新疆，於是整個新疆三區革命時之民族軍帶同眷屬集體逃往西邊之蘇聯哈薩克加盟共和國，據傳其人數多達十餘萬，蘇聯將之集中安置於阿拉木圖（時為哈薩克加盟共和國首府）¹²，一九八〇年代該批流亡哈薩克之新疆民族軍領導人曾輾轉透過管道，與在台維族意見領袖接洽，希望中華民國政府能給予贊助，時在台維族意見領袖曾致函中國國民黨主席蔣經國轉達此項訊息，一、二月之後未見回音，乃向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祕書長蔣彥士詢問，承告蔣主席無意處理此事，

¹¹ 邀請函全文見《新疆三區革命大事記》，新疆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頁 308，另馬大正等所著《新疆史鑒》，新疆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年，頁 114 也引有此邀請函。

¹² 關於民族軍逃往蘇聯一事，可參見劉學鈞《流亡海外維哈各族近況》一文，文載《中國邊政》季刊 78 期，台北中國邊政協會出版，一九八二年六月。

時為一九八〇年代，而今哈薩克已脫離蘇聯成為獨立國家，且成為聯合國會員國，該批流亡哈國之維吾爾人，想已歸化成為哈薩克國民。

中共建政後，新疆經常處於不穩定狀態，經常發生恐怖暴動事件，尤以二〇〇九年七月五日，烏魯木齊發生規模較大的暴動，有萬餘人參與，世界媒體對此多加報導，之後更是經常發生恐暴活動，據此間平面媒體報導，二〇一四年上半年新疆發生規模大小不等的恐暴事件就多達數十次，此間媒體報導新疆恐爆消息多達 169 則¹³，之後仍時有發生，但最近三、四年則未見發生，或許中共當局已經有效「控制」新疆，此項「有效控制」新疆之作法，曾引起美國嚴厲批判，因此新疆仍非絕對穩定地區。

至於西藏，首先要釐清其範疇，十四世達賴及其流亡組織認為凡有藏人聚居之地方，概屬其所謂的西藏，但在中國（指歷史、文化意義的中國，不指某一政權而言）地方行政區劃中從未作此認定，甘肅、四川、雲南、青海等省，都有藏族聚居其間，但從未劃歸西藏管轄，此為史實，不容狡辯，在此一原則下談西藏問題始有意義，基本上中共直接統治西藏已六十多年，西藏自治區已無問題，反而是流亡海外的十四世達賴及其流亡組織在美歐日各國為牽制中共，而利用達賴將之作一枚棋子，而達賴本身自流亡後，野心大熾，竟想建立喇嘛王國，原先想把其自行扶立的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係九世）送回外蒙古（但為外蒙當局所拒絕），而且三番兩次「訪問」外蒙古，更到俄羅斯境內喀爾瑪克自治共和國訪問，凡此都在說明他想擴大喇嘛王國的版圖，其用意至為明顯，蓋外蒙古，（如今已是蒙古國）。喀爾瑪克自治共和國（原為土爾扈特部蒙古，係四衛拉特之一部）及布里雅特自治共和國都是喇嘛教格魯派傳統的攝化區，達賴之造訪這些地區，是企圖恢復其喇嘛教王國的版圖，其用意是很明顯的。

按達賴當初（一九五九年）出逃時，並非出自他的本意，據夏格巴所撰《藏區政治史》¹⁴（達賴曾盛讚此書真實可信）一書中引達賴於一九五

¹³ 評情見金兆鴻《二〇一四年上半年此間媒體有關新疆事件報導之分析》一文，該文刊登於《中國邊政》季刊第 199 期台北中國邊政協會，二〇一四年九月，頁 1~46。

¹⁴ 夏格巴，全名為夏格巴·旺秋德丹（一九〇七~一九八九年），出生於一個西藏貴族家庭，曾擔任西藏噶廈政府的孜本。一九三九年曾以隨員身份前往那曲，參加迎接十三世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的工作。一九四六年曾到印度，從此開始進行藏獨工作，一九四七年十月西藏噶廈政府派出所謂「商務考察團」到歐美各國從事西藏獨立活動，然暗中卻從事黃金買賣為自己牟利，當時一位印度官員就曾告訴美國大使

九年四月十八日出逃抵達印度要前往提斯浦爾火車站，面對印度官員及許多媒體記者時，發表一篇談話，全文頗長，在其後段有如下一段話：

「……因此噶倫和辦事官員們請求我和我的家人、噶倫等負責政務的主要官員們暫時迴避，以保障生命安全。我決定同意他的請求，而不是被反動分子劫持……」

從上引資料，可知達賴的出逃是被動的，這也是不可否認的史實，無可抵賴，然而出逃之後，卻高唱西藏獨立，並宣稱：西藏自古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我人皆知所知「主權」一詞乃是十八世紀歐洲民族國家興起後，才有的名詞，西藏怎能「自古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何況五世達賴阿旺羅桑嘉措（一六一七～一六八二）曾在其著作中說出如下的一段話：

「壬午年（按係一六四二年）二月十五日。藏地所有木門人家王臣上下，均改其傲慢之容，俯首禮拜，恭敬歸順，霍爾曆三月十五日（霍爾，指蒙古），依『時輪』算規為新年開始之日，汗王即成為全藏三區之主（汗王指蒙古和碩特部之固始汗，並非蒙古的大汗）。王令如大白傘，覆蓋于三界之頂首。」¹⁵

從上引五世達賴所說，顯然西藏已臣服蒙古和碩特部固始汗，和碩特

說：「在他們（指商務考察團）看來，使團出使的唯一目的是代表們為自己撈一把，他們關心的是把能夠買到的黃金再設法從西藏拋回印度，以看漲的有利價格在黑市上倒賣出去」，這段記載見譚·格倫夫著，伍昆明、王寶玉譯《現代西藏的誕生》，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一九九〇年，頁 130。此人之人品可見一斑，他完全是為了搞西藏獨立而撰著該書，此書初稿完成於一九六三年，之後在亞洲基金會贊助下到美國，由其子及羅斯金·邦德將該書由藏文譯為英文，並由美國藏學家魏里（T. V. Wylie）編輯校訂，於一九六七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之後，十四世達賴喇嘛囑其再加補強，又經過幾年增強了該書的藏獨論述，於一九七六年在印度德里再度出版，該書除師心自用、扭曲捏造史實外，極力鼓吹藏獨，可說是錯誤百出，該書漢文譯本晚到一九九二年才以內部參考方式予以出版，並不對外發行，翻譯者為劉立千、羅潤蒼、札西尼瑪、楊秀剛、余萬治、史京娜姆及次仁拉姆。書分上下兩冊，共 700 多頁，上項引文見該書漢譯本上冊頁 234。另西藏自治區《西藏政治史》評註小組編寫有：《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與西藏歷史的本來面目》，北京民族出版一九九六年出版，對該書作重點批評。以下所引見該書漢譯本下冊頁 307～308。

¹⁵ 見五世達賴著《西藏王臣記》，劉立千等人譯注，北京民族出版社，二〇〇〇年，頁 128，按該書藏文全名漢譯為《天神王臣下降雪域陸地事跡要記——圓滿時節，青春喜筵之杜鵑歌聲》，因太以冗長，改為《西藏王臣記》

僅為四衛拉特之一，更非蒙古的大汗，十四世達賴及其流亡組織宣稱西藏自古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顯然與史實不符，按理十四世達賴不可能沒有讀過《西藏王臣記》，仍說西藏自古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顯然是在欺騙世人，認為世人不會看過五世達賴的《西藏王臣記》，所以才敢胡言亂語，十四世達賴曾自稱是「出家人」，出家人豈可說謊。

十四世達賴在出逃前，其二兄嘉樂頓珠就與美國情報單位（中央情報局前身）有所來往¹⁶，但不知是嘉樂頓珠主動投靠美國情報單位，還是美國情報單位吸收了他，蓋美國中央情報局是無孔不入的。所以達賴在逃離大陸後，於兄長及親英印的官員誘導下，以及外國勢力的慫恿蠱惑下，高喊西藏獨立，其獨立聲浪的高低，恰與中共在國際聲望高低成反比¹⁷，不管其聲調高低，訴求的方式如何改變，前者如高唱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中共如何「侵略」西藏、內地人民大量移民西藏、中共如何屠殺西藏人……等；後者如從西藏獨立，高度自治、中道、把西藏設為中立區（中共軍隊撤出西藏），在所謂「大西藏」範圍內漢人全部遷出等，說法儘管不同，其實際內容仍是國求「獨立」，仍是舊酒只是換了新瓶而已。

十四世達賴（以下均僅稱達賴）出逃印度時（一九五九年），時為冷戰時期，西方世界認為達賴是一枚可以用以牽制中共的棋子，所以紛對達賴表示同情與支持，而西方世界人民對神秘的西藏充滿好奇，於是達賴遂成為國際媒體寵兒，聰明點慧的達賴當然知道美歐日等國是把他當作棋子在耍，而他也順水推舟想藉國際力量逼中共讓步，以遂其西藏獨立的幻夢，更趁西方社會一片嬉皮之風，把喇嘛教傳說中的「強祥巴拉」，也就一般漢文音譯為「香格里拉」，說成就是西藏，按「香格里拉」，原係梵語中「苦婆羅」的音譯，藏語音譯為「香拔拉」，其原意只是保樂源，喇嘛教《土觀宗教源流》將之說成是古印度北方的一個人間淨土，其地地形為圖形，雪山環繞，狀如八瓣蓮花，每瓣有河流貫串其間，為貴種王所領也，據傳佛演「時輪」須教時即在此處¹⁸。這個美好的地方，一如柏拉

¹⁶ 關於此點可參見直雲邊吉《達賴喇嘛·分裂者的流亡活》海南出版社，二〇一五年，頁83～94，另一九九九年四月十四日，台北《聯合報》也有專文報導美國中情局介入西藏事務。

¹⁷ 可參見劉學鈔、陳又新、蕭金松、張駿逸等人所撰《民國四十八年西藏反共抗暴後達賴喇嘛言行之分析》，蒙藏委員會，一九八六年。

¹⁸ 見五世達賴著、劉立千譯注《西藏王臣記》，頁144，注49。

圖的理想圖，或者陶淵明的桃花源，在現實世界中，根本是不存在的，達賴把西藏比附為傳說中的香格里拉，更增添了許多西方人對西藏的迷思，所以有許多西方對現實不滿的青年，演藝人員對達賴或西藏莫名的崇拜與嚮往，然而西藏實際的情況如何？且看一位西方的白人，曾在拉薩停留七年，他於一九五〇年親眼目睹了拉薩大昭寺（在布達拉宮東南方）門口的一個情景如下：

「大昭寺門口盤踞了不少乞丐，他們深知人在神面前是慈悲又體貼的。在西藏，如同在多數其他地方乞丐是一項公害。在我建霸那段時候，政府（按係指西藏地方噶廈政府）決心化乞丐為人力，他集合拉薩千名乞丐，從中挑出七百名合於受顧者，安排上工，支付其食物、薪資。詎料，第二天就跑掉一半人，再過幾天全部跑光了。可見這些人並非因為找不到工作才成為乞丐，多數也沒有身體殘疾。純粹只是因為懶而已。乞討在西藏是項好營生，沒有人趕乞丐。即使從每位客戶那兒只能得到一些糌粑、一點錢，兩小時下來的『工作』收入也夠他過一天了。接著他往牆角一靠，在陽光下快樂打起呼來。許多乞丐患重病，處境堪憐，他們利用自己的病態，非要路人關懷不可，這一點又令人不敢苟同。」¹⁹

依據《中華民國統計提要》（一九五五年行政院主計處編印），一九五五年西藏地方人口為一百萬人，另據多杰才旦《西藏問題不是人權問題，而是維護中國主權問題》一文中稱一九五〇年前後拉薩人口尚不足三萬人（該文刊載于《中國藏學》一九九二年第二期，北京中國藏研究中心），扣除三大寺喇嘛後，拉薩人口不足兩萬人，換言之就是每二十人中就有一個乞丐，這個比例未免太以驚人，如果說這就是香格里拉，未免太扯了。

以往漢文文獻總是說西藏社會極度落後，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為農牧奴，這個說法，或許有些誇大，但有農奴、牧奴則是不爭之實，而且領主

¹⁹ 以上這段文字出自奧地利人海因利希·哈勒，此處係引自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七～二十日，台北《自由時報》，刁筱華譯《我與少年達賴》一文，作者為海因利希·哈勒，此人為奧地利納粹分子，在印度被英國所捕，後逃往西藏，曾為達賴英語教師，關於其為納粹分子詳細情形，可參見厲聲、孫宏年、張永攀《十四世達賴喇嘛人和事》，四川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一年，頁293～294。

對農牧奴有生殺予奪之權，五世達賴在木猴年（按係，西元一六四四年）授予貴族的論文曾寫道：

「如果你們（按係農奴）再企圖找自由，找舒服，我（五世達賴）已授權拉日孜巴對你們施行砍手、砍腳、挖眼、打、殺。」²⁰

如果這就是香格里拉，想必那些金髮碧眼的美歐人士，再也不會嚮往了。達賴為了迎合西方人對虛無，不存在的香格里拉的嚮往，未加深思就將西藏比附為香格里拉，等到西藏的真實情況漸為世人所知後，達賴反而被「香格里拉」綁架了。²¹

由於美歐各國政府要制衡中共，民間對香格里拉的嚮往，於是競相邀訪達賴，而達賴也深知自己是西方國家眼中的「奇貨」。自然要將其邊際效用發揮到極至，於是頻頻出訪世界各地，自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九〇年出訪九十次²²，一九九〇年之後更是多次出訪，在近兩、三年以前。毛估其出訪次數超過二百次，而且成為西方世界的媒體寵兒，然而近兩年來不但其出訪次數減少，而媒體曝光率也大不如前，推究其因一則可能由於他年事已高，不宜長途旅行；再則可能由於利用達賴以牽制中共的效果並不顯著而減少邀訪；更重要的可能是中共的經濟迅猛發展，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許多國家為了與大陸維持經貿關係，對於邀訪達賴就不那麼熱衷，畢竟經濟是最現實的，因此達賴的曝光率大不如前，雖然還不致成為媒體棄兒，但昔日媒體寵兒的光環顯然不再，何況達賴春秋已高，縱然他宣稱能活百歲，但終將走到人生終點站，所以已有秋扇見捐之勢。

今後流亡海外藏人情勢將如何發展，似乎已無足輕重，美國前任總統川普，雖然言行狂妄，但在任內四年並未與達賴見面，只是在其任期即將結束的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邀請西藏「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實際

²⁰ 係轉引自舒知生編《西藏今昔》北京，三聯書店，二〇〇八年，頁33。

²¹ 關於「香格里拉」，除了本文注16所引資料外，當代西方人對香格里拉的嚮往、迷罔，認為香格里拉是後現代西方人的精神家園，詳可參見沈衛榮《妖魔化與神話化西藏的背後》，台北人間出版社，二〇一三年，頁11～38。按沈氏係大陸青壯派學者，曾來台參訪，蒙藏委員會曾予以接待。

²² 見蘇丹《達賴集團策動西藏問題國際化研究（一九五九～二〇一二）》，該文係蘇丹東北師範大學博士論文，二〇一七年，頁86。

就是噶廈中的首席噶倫）洛桑森格（前此漢文均譯為洛桑桑蓋）訪問白宮消息，見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台北《聯合報》A10版，台北《中國時報》A8版），在此前一個月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任命德斯特羅為西藏事務特別協調員，此一任命曾引起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的抨擊，美國總是憑其強大的武力、經濟力，喜歡干涉他國內政，試想如果有一個國家在其行政機關中設立美國黑人事務特別協調員，美國將作何反應？

二、台灣媒體對新疆、蒙古、海外藏情之報導

台灣與大陸新疆、內蒙古、西藏或流亡印度尼泊爾的藏人聚居區，距離遙遠，兼以自李登輝以來，推行「去中國化」，因此各媒體對大陸的消息較少報導，對於更遙遠的大陸邊疆地區及流亡海外印度、尼泊爾藏人的消息更是鮮見刊載，在台灣主要的平面媒體（指發行數較多者）大致為：《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旺報》（此報後併入《中國時報》）等，其中《蘋果日報》其創辦人為港商黎氏，自黎氏介入香港動亂事件，且其人逢中共必反之特性，該報之言論已失客觀，並且偏向主張台獨之政黨靠攏，失去媒體應有公正立場，兼以該報幾有一半篇幅為廣告，售價又為他報之兩倍，因此本文並未將《蘋果日報》納入分析，另有《聯合晚報》，多年來為台北唯一的晚報，但自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最後一日出報後停止發行，因此本文所採用的媒體為《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旺報》、《聯合晚報》。茲先將此五份媒體的屬性稍作分析（純為筆者個人之看法）：《聯合報》之創辦人為王惕五、王氏雖為國民黨員，但一本媒體為第四權的立場，監督政府不遺餘力，如今為王氏後人執掌該報仍一本既往立場，可說是立論較為客觀公正之媒體；《中國時報》其創辦人為余紀中，也能一本媒體人立場辦報，在戒嚴時期，該報常替「黨外人士」辯護，其後余氏家族退出該報，改由台商蔡氏接手，但仍本該報傳統立場，蔡氏另創辦《旺報》，以報導大陸消息為主，但並未對大陸奉承阿諛，仍維持媒體應有的基本立場；《自由時報》其創辦人為林氏，林氏原為中國國民黨黨員。曾任監察副院長，有崇高地位，但欲更上層樓，所謀不遂，立場丕然大變，該報已成為台獨黨的機關報，不僅是逢中共必反，連文化的、歷史的中國也反，

但在台灣該報仍擁有相當多的銷售量，不應漠視。

二〇二〇年全年上述各報刊登大陸新疆、內外蒙、海外藏情共有九十五則，各報刊登之情如下表：

報別 地區	聯合報	中國時報	自由時報	旺報	聯合晚報	小計
新 疆	12	1	33	7	1	54
內 外 蒙 古	5	0	10	1	0	16
海 外 藏 情	5	5	7	8	0	25
合 計	22	6	50	16	1	95

從上表可以看出二〇二〇年全年上述五家平面媒體，刊登大陸新疆地區或維吾爾族、內外蒙古及海外藏情消息共九十五則，其中《自由時報》刊登五十則，占全部一半以上，似乎該報對大陸邊疆地區少數民族事務特別關心，情有獨鍾，另外四家媒體常被偏台獨人士稱為「紅媒」，反而只刊登了四十五則大陸邊疆地區少數民族消息，這種現象相當怪異。

現在再進一步將媒體對上述三個地域的報導，按地區依事件內容加以分類（依筆者之看法分類），先看有關新疆或維吾爾族消息，其情況如下表：

報別 事件	聯合報	中國時報	自由時報	旺報	聯合晚報	小計
關於再教育營	2	0	5	0	1	8
關於人權種族文化滅絕	2	0	10	0	0	12
制裁與監控維族有關之大陸官員與中企	3	0	10	0	0	13
關於打壓宗教者	1	0	5	0	0	6
關於新冠疫情者	2	1	1	4	0	8
其他	0	0	6	1	0	7
合計	10	1	37	5	1	54

在上表有關新疆或維吾爾族消息，總共有五十四則，《自由時報》占三十七則，超過一半，也超過其他四家報紙的總和，其內容集中在西方國家指責中共侵害新疆維吾族族人權、文化、種族滅絕、美國制裁中共監控

維吾爾族之官員及有關中方企業，以上兩項各有十則，批判中共打壓伊斯蘭教者有五則、批判再教育營者五則，提到新冠疫情（該報稱之為武漢肺炎）僅一則，其他六則，詳細情形將在下節分析。

二〇二〇年此間平面媒體對內外蒙古消息僅刊登十六則，茲也依其性以表列方式呈現如下：

報別 事件	聯合報	中國時報	自由時報	旺報	聯合晚報	小計
有關語文及漢化者	5	0	7	0	0	12
有關新冠疫情者	1	0	1	0	0	2
有關將外蒙古納入中國地圖者		0	1	1	0	2
合計	6	0	9	1	0	16

關於外蒙古需酌予介紹，按大蒙古國自忽必烈（成吉思汗鐵木真之孫）自立為大汗建立中原傳統政權模式，取國號為「元」，取「大哉乾元」之義，成為中國正統王朝之一，從此蒙古的大汗都由元帝擔任，傳至脫懽帖木耳時，其汗號為必里克圖可汗，依循中原王朝傳統使用年號，共用了元統、至元（忽必烈曾有此年號）及至正三個年號，在至正二十八年（西元一三六八年）被朱元璋命徐達將元帝脫懽帖木耳逐出大都（今北京），一般漢文史料都稱這一年為元朝滅亡之年，並在他崩殂之後，明朝以其順天應人退出大都，而謚之為「順帝」，但蒙文史傳則謚之為惠宗，依現存《周公謚法》（見《史記正義》）指「柔資慈民，愛民好與」可謙之為「惠」，可見在蒙古史家認為脫懽帖木耳或必里克圖可汗並不是一個「壞」皇帝或可汗，元惠宗雖退出大都，可是元朝並沒有滅亡，大蒙古國的汗統也沒有中斷，仍然統治著大漠南北，而且大可汗的汗統一直在漠南延續，之後，由於所統治的地域在大漠南北，其地皆為游牧的蒙古族，習慣稱其領袖為可汗，對「元朝」或「皇帝」的名號，並不習慣，於是漢文史傳又稱脫懽帖木耳退出大都五傳後，去元國號及皇帝的號。

及至明朝中葉，大蒙古國大可汗為達延汗（實際就是大元汗，明人忌諱「大元」，而音譯為達延）盛極一時，統一各部蒙古，將漠北之地封其季子格勒森扎扎賚兒，此為後日漠北喀爾喀蒙古三汗之由來。按蒙古族大致可分為蒙古本支與蒙古別支兩大類；所謂蒙古本支，是指自始就是蒙古族的，也

就是《新元史》所稱黑韃靼，而蒙古別支是指其原非蒙古族，後被征服或降於蒙古，經過歲月的混融，已經蒙古化，也即《新元史》所指的白韃靼或野韃靼，在明朝時稱瓦剌（其複數為瓦剌特或衛拉特），清代稱額魯特（或作厄魯特），達延汗之後，衛拉特逐漸強大，威脅到蒙古本支，但因成吉思汗曾規定「非黃金氏族（指成吉思汗一系）不得為大汗」，及至忽必烈之後，更進而規定非元帝後人不得為大汗，此即所謂「元裔」，此所以明代後期衛拉特雖盛極一時，如瓦剌也先曾在土木堡俘獲御駕親征的明英宗朱祁鎮（事在西元一四四八年），也先並未稱蒙古大汗。

明末清初，衛拉特係由準噶爾、杜爾伯特（此兩部係林木中百姓蛻化而成，其首酋姓綽羅斯），土爾扈特（係成吉思汗時克烈部蛻化而來，克烈原係操突厥回紇語之民族，被成吉思汗攻滅併吞後而蒙古化）及和碩特（係蒙古本支，其酋係成吉思汗之弟哈不圖哈薩爾之後人，因爭奪汗位不成，而西徙投入衛拉特）四部所組成，其中以準噶爾部最稱強盛，清康熙時（一六六二～一七二二年在位），準噶爾部長巴圖爾渾台吉（渾台吉、鴻台吉、皇太極等應是漢語皇太子之音譯）之子噶爾丹，曾到拉薩出家為喇嘛，五世達賴見其係名門貴胄，視為奇貨，認證其為轉世活佛，會巴圖爾渾台吉死，乃星夜趕回準噶爾，五世達賴立即給予「博碩克圖汗」名號，並派位階頗高之活佛隨之返回準噶爾部，意在奪取準噶爾部之領導權，但在其返回準噶爾之前，在「國不可一日無君」情況下，已由其兄僧格繼位為準噶爾部長，不久僧格為其異母兄卓特巴巴圖爾所殺，噶爾丹在五世達賴所派活佛喇嘛協助下，奪得準噶爾部領導權，遂稱準噶爾汗，俄國學者茲拉特金明白指出：「無疑的是，噶爾丹如果沒有喇嘛教的支持和幫助（實際上是指五世達賴而言），就不可能指望在這場（指爭奪準噶爾部首領之爭）的鬥爭中取得勝利。」²³噶爾丹既奪得準噶爾部之領導權，而準噶爾部又係當時諸部蒙古中實力最強大者，五世達賴眼見中國清朝康熙帝英明有為，威服漠南諸部蒙古，平定三藩之亂，收復台灣，料其終將向青藏地區進展，為阻止康熙向西南發展，唯有將其兵力引向北方，於是慫恿準噶爾部噶爾丹縱兵東掠漠北喀爾喀蒙古（其時漠北尚未納入中國清

²³ 見俄、茲拉特金著、馬曼麗譯《準噶爾汗圖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頁160。

朝版圖），一旦漠北有警，勢將影響漠南各部蒙古，如此便可將清朝兵力引向北方，噶爾丹在五世達賴唆使蠱惑下，果真率三萬鐵騎東掠漠北喀爾喀三汗及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地，三汗不敵，逃向漠南清廷上駟院所屬達里岡崖牧場避難，康熙不僅予以收留救濟，且承諾來年將御駕親征，將準噶爾逐出漠北，使三汗及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得以重返故土，次年果真親征準噶爾噶爾丹，前後三度親征，噶爾丹不僅被逐出漠北最後在走投無路情況下困病而死²⁴，漠北喀爾喀蒙古在懷德畏威情況下，自動請求比照漠南蒙古之例，編設盟旗，納入中國清朝版圖成為中國領土，時為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年），清廷遂以大漠為界分為內、外蒙古，明載於《大清會典·理藩則例》從此內、外蒙古遂成為法律名詞。

從上所述，可知外蒙古並未經過戰爭征服，乃是自動請求歸附中國清朝，納入中國版圖，自一六九一年納入版圖，至一九一一年長達二百二十年，幾無叛亂事件，此乃史實。

但遜清季世，列強對中國大肆侵略，或割地賠款，或設立租界，帝制俄國對中國之侵掠更是自蠶食而鯨吞，對外蒙古也是志在必得，光緒（一八七五～一九〇八年位）季年，其駐庫倫（外蒙首府，今烏蘭巴托）總領事對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極盡奉承巴結，冀其向心俄國，不惜以女色誘惑²⁵。對外蒙古王公也是刻意攏絡誘煽，詐稱只要脫離中國，則所欠中國官府及在蒙漢商的巨額債務，就可一筆勾銷，兼以末任駐庫倫辦事大臣三多，為遵朝廷推行新政之令，在外蒙古並不具備推行新政條件下，強行推動，引致外蒙古王公、喇嘛、人民之不滿，在此情形下，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武昌革命槍響，外蒙古遂宣稱獨立，之後一連串之自治，再獨立等情形，上節已有敘述，於此不贅；從上述可知外蒙古之納入中國版圖，是出於自願，而其最後脫離中國，是經過「公民投票」，而中國認同此項投票結果，承認其獨立，兩者都未透過戰爭，目前在法理上外蒙古當然是一個「國家」，但是一個陸封國，有美、日等強國在支持，勉能以「國家」形貌存活，一旦美日

²⁴ 關於噶爾丹、五世達賴，康熙之情況可參見拙撰《康熙、吳三桂、五世達賴與噶爾丹》一文，文載《中國邊政》季刊第 214 期，台北中國邊政協會，二〇一八年，六月。

²⁵ 見師博主編《外蒙古獨立內幕》，北京人民中國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頁 104～106。

衰微，應該是外蒙古人民再度決定自己前途的時刻。

在二〇二〇年有關外蒙古消息只有三則，其一為外蒙醫生對台灣以電鍋蒸口罩感到新奇（見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聯合報》B1版），另一則為外蒙古欲在二〇二五年全面恢復使用老蒙文（見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一日《聯合報》A9版），關於這一部分，當在下節作較詳細分析；另一則為外蒙古民眾抗議中國大陸當局在內蒙強化漢語教育（見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聯合報》A10版），外蒙古目前仍然使用與俄文字母相同的息立克字母書寫蒙文，這一點外蒙古似乎管過頭了。

西藏及海外藏情部分，二〇二〇年全年上述各媒體共刊登了二十五則相關消息，茲依其內容，以表列方式呈現如下：

報別	聯合報	中國時報	自由時報	旺報	聯合晚報	小計
事件						
有關新冠疫情者						
有關滯台藏人者	1					1
與達賴有關者		3	2			5
有關中印衝突在西藏部署者	2			8		10
有關喇嘛教者	1	1				2
其他	1	1	5			7
合計	5	5	7	8		25
附註：有蘋果日報一則不在統計數字內						

有關達賴或藏情的消息，此間媒體每多加以刊登，在二〇一五年以前，每年多在一百則以上，使達賴成為媒體寵兒，但自二〇一五年起遂漸減少，二〇一五年僅刊登六十八則，明顯較之前少了一半，二〇一六年又較二〇一五年少了十五則，其媒體曝光率減少已是事實，不過美國大選期間，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曾於二〇二〇年九月三日發表聲明說：只要他當選總統，就會與西藏精神領袖（注意：不是政教領袖）達賴會晤（見二〇二〇年九月五日，台北《自由時報》A8版），這一點頗值注意，按以往美國總統總是以「不期而遇」方式會見達賴，而且多不是在總統的橢圓形辦公室，這次拜登公開說明如當選總統，就會與達賴會晤，如今拜登已

當選且就任美國總統，不過美國當前新冠疫情仍極嚴重、經濟問題以及競選期間川普所造成的人民對立問題，都是拜登眼前急需要解決的問題，會晤達賴一事，最樂觀的看法，至少會拖到新冠疫情緩和以後。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中國時報》A2版，有一則消息頗值注意，其標題為：《若條件配合，達賴期待明年再訪（台）》，其內容大致為：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近日透露，他已收到來自台灣的邀請函，若北京允許，希望明年有機會出訪，先到新加坡再到台灣訪問。這則新聞也指出並未提到邀請達賴訪台的機構，藏人教政高層說話向來喜歡故作神秘，既想來台又刻意不說邀訪機構，這種吞吞吐吐的話術，像極了政客，不過翻查二〇一九年剪報，查到二〇一九年三月八日台北《中國時報》A4版，有這麼一則消息，其標題為：「（民進黨）秘書長羅文嘉 歡迎達賴來台」，當然我們不宜這麼簡單的將兩者劃上等號，何況羅文嘉現在已不是民進黨秘書長，之前的「歡迎達賴來台」，現在已然成為明日黃花，不過當時羅文嘉表示歡迎達賴來台消息見報後，大陸北京聯合大學台研院副院長李振廣在受訪時表示：「民進黨聯合各種分裂勢力，在兩岸關係上製造事端是羅文嘉上任後第一件讓人印象深刻的事，明目張膽把兩岸關係拉到危險狀態²⁶」。可見大陸對達賴來台反應非常激烈，此所以達賴表示「若條件配合。達賴期待明年（指二〇二一年）再訪（台）」時，表示「訪台當然是要在獲得北京允許的情況下」²⁷，可見達賴心知肚明其來台能否成行，需要北京點頭。

就達賴而言，當然願意來台參訪，在政治上「只是為未來西藏獨立時增加與中共談判的籌碼」²⁸，目前達賴雖然在口頭上不再喊西藏獨立，但不論其所謂「五點和平計畫」、「中道思想」或「高度自度自治」，儘管包裝精美，但只要仔細看其內容，仍然是西藏獨立，達賴只是把台灣當作棋子在耍；在經濟上，來台灣更是大有所得，一九九七年達賴首次來台，不住叢林寺廟，而住五星級大飯店，令人頗覺怪異，之後據報載為信徒「灌頂」（其實就是摸一下頭），每人需要奉上新台幣三千元，當時有一

²⁶ 見二〇一九年三月八日，台北《中國時報》A4版。

²⁷ 見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台北《中國時報》A2版。

²⁸ 見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七日台北《自立晚報》。

萬人接受「灌頂」，也就是說摸走了三千萬元（見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台北《自立晚報》）真是令人咋舌。之後在福華飯店席開百桌，據說與達賴同桌者需奉上「供養金」一百萬元，然後依與主桌之遠近五十萬、二十萬、……不等，距離最遠的也要五萬元，平均以二十萬元計，百桌約有千人，每人平均二十萬元，千人共計二億（當然這個說法未必絕對可信），其來台可說在金錢上大豐收，當然願意一再來台，只是時空時情況已有不同，台灣經濟已大不如前，如果再來台，未必能如以往三次來台一樣的「大豐收」。

此外，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台北《自由時報》A6版，有一則以《藏裔美警淪中諜 監控紐約藏人》，其副標題為：《稱中國領館官員為「老闆」，父母為退休解放軍與政府官員》，這則消息的內容是指「美國紐約市一名出生於西藏的員警，二十一日被以充當未登記的中國代理人的罪名遭到逮捕，據信此人利用職務之便，至少從二〇一四年開始擔任中國政府的間諜，向中國領事館匯報當地藏人活動，甚至稱與其接頭的中國官員為『老闆』。……中國外交部則辯稱，華裔美警充當中國間諜一事純屬捏造。……」這則消息進一步引用美國檢方起訴書資料，指這名藏裔美國公民三十三歲，姓名為貝馬德吉·阿旺（Baimadajie Angwang），如果按照年齡推算，這名已歸化美國的藏人，應該生於一九八七年，指其出生於西藏，且其父母退休之解放軍與官員，此人能否出生於西藏頗為可疑。

《自由時報》刊登此一消息，其用意可能在說明中共的間諜無所不在，果而如此，則也說明無論流亡藏人（指在印度、尼泊爾、錫金、不丹等處）或已徙居美歐各國之藏人，仍有願意被中共吸收而成為「間諜」，為中共效勞，看來達賴宣稱「唯我能代表藏人」²⁹的豪語，要打個折扣了。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台北《自由時報》，以《藏版新疆集中營五十四萬藏人被「職訓」》為標題的一則新聞，其標題相當聳動，看其內容大致為：「二〇一六到二〇年間上百份中國官方媒體報導、官方文件顯示，中國正以轉移就業之名，將大量西藏農村剩餘勞動力移轉到軍事化的訓練中心，接受包括職業技能、法律教育、思想教育和旨在培養對黨忠誠的『感恩教育』等培訓，此舉猶如在新疆設立所謂的『職業技能教育培訓

²⁹ 見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二日，台北《蘋果日報》A1版。

中心』，強制維吾爾族等少數族裔勞動的政策翻版。……」這則新聞的內容與標題有很大的出入，「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固然帶有若干強迫方式，但是與「集中營」還是有相當的距離，上節曾提到奧國人海因利希·哈勒親眼目睹拉薩大昭寺門口盤踞了不少乞丐，整個拉薩有上千名乞丐，如果把這些乞丐集中給予職業技能培訓，使其能有一技之長得以謀生，有何不宜；早在一九五〇年代，台灣省政府社會處曾在新竹，屏東等縣市設有「遊民習藝所」，收容社會上無業遊民，給予職技訓練，兩者頗有類似之處，稱之為集中營，是否有當，可以討論，該報基本立場是：凡是中共或中國（指歷史、文化之中國，不指某一政權）的一切都以負面言詞敘述，但忽略了其祖先乃來自中國，這種欺祖滅宗行徑，是否可取，可受公評。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台北《自由時報》A5 版刊載以《美通過法案 挺西藏人》為標題之新聞，大意略為「十二月二十一日，美國參眾兩院在深夜表決通過鉅額的政府支出與武漢肺炎紓困法案時，夾帶通過『西藏政策及支援法案（Tibetan Policy and Support Act, TPSA）』，強化美國對西藏的支持，包括對干預西藏宗教自由與達賴喇嘛轉世傳承的中國官員祭出制裁。流亡藏人稱此法具有重大里程碑意義，中方則重申不容外力干涉中國內政。」美國一向以世界警察自居，常以「人權」、「普世價值」為藉口，干涉或制裁他國，試問美國白人警察間有濫行射殺黑人事件，難道黑人就沒有人權？黑人的命就不是命？試問今天如果有某一國家國會表決通過《美國黑人人權法案》，美國將作何反應？美國對於西藏問題向來說三道四，近年以來美國「支持」西藏的法案，其大致情形如下表：

年度	法案名稱	主要內容
二〇〇二	西藏政策法 (Tibetan policy Act)	要求在國院任命負責西藏問題的特別協調員，並敦促美國總統鼓勵中國政府與達賴喇嘛代表直接對話。
二〇一八	西藏旅行對等法 (The Reciprocal Accesse to Tibet Act)	要求國務院向國會報告美國外交官、記者和公民獲准進入西藏的情況，並提供限制美國人進入西藏的中國官員名單，名單上的官員將被剝奪進入美國的資格。
二〇二〇	西藏政策及支援法	要求在西藏首府拉薩（Lhasa）設立美國領事

	案（Tibetan policy and Support Act）	館、主張藏人享有絕對權利選擇達賴喇嘛接班人，允許美國對涉及干預達賴喇嘛決定權的中國官員施加經濟和簽制裁，並呼籲保護西藏環境。
附注	本表係採自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台北《自由時報》A5 版製作	

從上表可以看出美國國會完全一廂情願，認為世界各國對美國都必須俯首聽命，這是霸權思想，不過截至目前為止，美國軍事、經濟力量仍居世界第一，各國對美國的單邊主義霸道作為，雖不認同，但也無可奈何。至於「主張藏人享有絕對權利選擇達賴喇嘛接班人」一項，充分曝露美國國會對西藏喇嘛教的無知。關於這點，將在下節加以分析。

三、對二〇二〇年有關媒體刊載有關新聞之分析評論

台灣主要平面媒體二〇二〇年所刊載有關新疆、內外蒙古、海外藏情消息，大致如上節所述，本節對之將酌加分析評論，茲分三個部分分析評如次：

（一）、有關新疆部分

近年來有關新疆實施「再教育營」，中共新疆當局稱之為「職業技能培訓中心」，而美歐各國為了貶抑中共，稱之為集中營，如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曾將猶太人關入集中營，戰後蘇聯曾將二戰時附和德軍之喀爾瑪克蒙古族³⁰。及反史達林者關入集中營，這種集中營與新疆的「職業技能培訓中心」是有區別的，據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雪克來提·扎克爾表示：國際上有聲音指新疆有「再教育營」或「集中營」，是有人捏造，說法荒謬。並指出，這是新疆在反恐維穩、反極端主義過程中，建立「職業技能培訓中心」，只針對暴力、極端及分裂主義，並非針對任何民族及宗教人士。並稱「職業技能培訓中心」就像學

³⁰ 所謂喀爾瑪克蒙古族，係指明末時衛拉特四部中之土爾扈特蒙古而言，明末衛拉特四部中以準噶爾部武力最強，時欺凌其餘三部，因此和碩特部東徙寧夏及青海，土爾扈特部西遷歐亞之交、裏海北岸伏爾迦河東西兩岸之地，百餘年後，俄羅斯漸強，對之強徵暴斂，土爾扈特汗不堪其擾，於清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〇年）決定舉部東返故土（今新疆西北塔城一帶，其時準噶爾已被清廷剿滅），至約定之日，伏爾迦河未如往年冰凍，河西部分不得東返，仍滯留其地，附近操突厥語民族稱之為留下者，其讀音為喀爾瑪克（Kalmak），詳情請見劉學鈞《土爾扈特源流與考證按補》蒙藏委員會，一九七〇年。

校，學習語言和技能，充分保障學員的人格和尊嚴不受侵犯嚴禁以任何方式對中心學員人格侮辱和虐待，並保障學員的人身自由，可以定期回家，有事可以請假。……³¹。或許雪克來提·扎克爾把「職業技能培訓中心」美化了些，但絕對不致於是集中營。

另據報載引外媒消息稱：新疆流亡海外人士所組「突厥斯坦伊斯蘭黨」有數千名成員與凱達組織並肩作戰，且在數個戰場扮演關鍵角色，如今同其他各國聖戰士無法返回母國，將在世界各地流竄，特別是東南亞，結合當地恐怖組織或武裝團體，發動恐攻或製造動亂，將是東南亞區域安全一大威脅³²。試想這數千名與凱達聖戰士並肩作戰的新疆維吾爾、哈薩克人，如果回到新疆或流竄大陸其他地區，等同數千枚炸彈，不知在何時何地引爆，是一件何等恐怖之事，這些參凱達組織的維、哈分子，其「人權」固然需要注意，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二千二百二十六萬人³³乃至全大陸十三億多的平民百姓的生命安全，似乎更應受到保護，新疆當局對參與凱達組織的維、哈族人，對其在新疆親戚朋友加以監控，乃是必然之事，任何國家都會如此作。

美國式的所謂民主、法治，對美國以外地區，往往對加害者的保護，更甚於對被害者，如果恐爆事件發件發生在美國，被害者是美國人，則一反既有態度，可以不顧國際法的約束，萬里追殺加害者，如美國之獵殺賓拉登，完全無視於非法侵入他國領空等國際法的約束，完全是一副黑道老大模樣，「我就是拳頭大，你能奈我何」。美國有一個「自由亞洲電台」，在亞洲各國專門從事分化工作，製造人民與政府對立，該電台於二〇一九年報導稱：「取得遭轉送他處工廠工作的穆斯林提供影片，有伊犁的哈薩克族人被送到江西一家國有企業旗下工廠，廠方明言『先政治、後經濟』……影片顯示，被送到南昌『智慧海派科技公司』的哈薩克族人，接受廠方的政治教育，……另有廠內少數民族學習漢語的畫面。³⁴「自由亞洲電台」這一則報導顯然是在挑撥民族情感，試想要在以普通話為官方

³¹ 見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三日，台北《聯合報》A10版。

³² 見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日，台北《聯合報》A12版。

³³ 此一數字係採用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之《中國分省系列地圖冊·新疆》，二〇一七年，頁4，大陸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全大陸維族為一千零六萬九千三百四十六人。

³⁴ 見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台北《自由時報》A6版。

語言的工廠工作，要會聽會講普通話（即所謂漢語），乃是最基本的要求，今天許多東南亞移工到台灣工作，也都是要學普通話，這何錯之有，而《自由時報》對「自由亞洲電台」這則報導，以《新疆人進國企被逼入黨學漢語》為標題，明顯認為學漢語就是一種「政治迫害」，今天有多少不同國家人民到美國工作，當然都要學美式英語，難也是美國政府對亞裔、非裔、拉丁裔……民族的政治迫害？

再回頭看新疆「職業技能培訓中心」（或稱之為再教育營，甚致稱之為集中營），西方媒體宣稱有數百萬維哈各族被「關」入「再教育營」（或「集中營」）甚至稱之為「拘留營」，美國新聞站 B4-22 Feed 於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報導，「中國在新疆地區圍捕大量穆新林，人數多到得增建大量關押場所以便收容；……新疆地區在過去三年來新建二六八處關押場所，……其中一處位於新疆疏附縣的新建大型院落可收容多達一萬人；此外，位於烏魯木齊南方的達阪城的另一處大型拘留中心則進行擴建，收容人數從原本的三萬兩千五百人，增至超過四萬人。……」³⁵經查疏附縣屬喀什地區，人口約有二十六萬人，如果這個「拘留營」可收容一萬人，是則疏附縣幾乎每二十六人就有一個人被關進「拘留營」，這個可能性值得懷疑，另據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表示，「新疆教培中心學員已全部結業，過上了正常生活，當地政府對他們沒有什麼特殊措施」³⁶，以上消息是由自治區發言人祖力亞提·司馬義於十月十六日記者會中，回答路透社提問時的說明。如是「職業技能培訓中心」或「再教育營」乃至「集中營」問題，可算是結束了。

根據大陸發表之《新疆的反恐、去極端化鬥爭與人權保障白皮書》提供的不完全統計資料，自一九九六年至二〇一六年底，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教極端勢力、暴力恐怖勢力（即所謂的「三股勢力」）在新疆等地製造了數千起暴力恐怖事件，造成無數無辜民眾被害、數百警察、民警殉職，至於財物的損失，更是難以估計³⁷，據二〇一九年九月三日，台北《自由時報》A2 版宣稱「近兩年（新疆）二十三萬人判刑入獄」，這些人一

³⁵ 見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九日，台北《自由時報》A8 版。

³⁶ 見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八日，台北《聯合報》A9 版。

³⁷ 見二〇一九年四月三日，台北《旺報》D2 版，胡勇之專文。

時失去自由，如與新疆二千二百多萬人生命安全相較，孰輕孰重，已是不言而論。

美國一向喜歡干涉他國事務，「美國參議院於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午後無異議通過新版的維吾爾人權法案，將制裁把新疆維吾爾穆斯林少數民族關入再教育營的中國政府官員，為美國會近日對中國更為強硬的最新舉措。這項名為二〇二〇年維吾爾人權政策法」的法案，除了譴責中國共產黨設立再教育營與呼籲美國政府就新疆問題加大對北京的施壓力度外，還敦促美國政府考慮制裁涉及侵犯人權的中國官員、特別點名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此外也指稱新疆前政法委書記朱海倫應為新疆人權遭打壓負直接責任。法案也禁止對新疆的中國國營企業出售美國產品與服務。」³⁸同月二十七日美國眾議院也通過「維族人權法」³⁹，美國的手實在伸太長了，如果今有某個國家國會通過「美國黑人人權法案」，不知美國會有何反應。

關於宗教信仰問題，向來是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而且在近代以前，早期亞洲與歐洲的政治與宗教，既對立而又互相利用，最早期的瑣羅亞斯教與波斯就是互相利用與對立，稍晚的摩尼教與波斯亦復如此⁴⁰，歐洲的天主教與各國情況也未例外，英明能幹的帝王，可以利用宗教加強其對人民的統治，反之，英明能幹的宗教領袖，往往將帝王玩弄於股掌之上，翻開歐洲中古史，可證此說不謬，但自近代以來，宗教大多已與政治脫鉤，宗教只成為人們心靈的寄託，不再過問更不涉入現實的政治，但仍有些宗教領袖熱衷於政治，如是自然招致與政治領袖的衝突，此時信仰宗教的自由就受到挑戰，所以說宗教自由不是可以無限上綱，美國人缺少歷史感，對歷史上宗教介入政治之惡形惡狀不甚了了，僅以今天宗教自由來評論世界各國對待宗教方式，有失偏頗。美國有一個所謂「美國國際宗教自由事務無任所大使」（the United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 Religions

³⁸ 見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六日，台北《自由時報》A10版

³⁹ 見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台北《聯合晚報》A6版，二十九日《聯合報》A9版也刊載此一消息。

⁴⁰ 關瑣亞斯德教與摩尼教詳情可參見劉學鈞《祆教·摩尼教從中亞到中原》一文，該文輯入劉著《從古籍看中亞與中國關係史》台北知書房出版社二〇〇九年，頁1～58。

Freedom Ambassador at Large），其「大使」係由美國總統提名，經參議院聽證同意，因此可說是一個政府單位，現任「大使」為布朗貝克（Samuel Browback），此人於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公開點名「中國為全球宗教自由最大殘害者之一，去年的宗教自由退步幅度為全球之最，更有數千人因宗教信仰而遭到監禁和強迫勞動。」（見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台北《自由時報》A6版），而美國國務卿龐皮歐也說：「美國絕對是世界上最在乎宗教自由的國家，本屆川普政府尤其致力於保障全球宗教自由，……我們捍衛宗教自由，而中國繼續如數十年來對信仰開戰。龐皮歐批評中國透過國家機器對所有宗教持續加強鎮壓，中國共產黨更要求所有宗教組織服從黨領導，將共產主義教條強加在信仰上，此外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穆斯林遭大規模拘禁……」（見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台北《自由時報》A6版），按共產主義在本質上就是無神論，就邏輯而言，「無神論」本身也是一種信仰，任何宗教都具有排他性，共產主義排斥任何有神論的宗教，乃是必然之事，中共對不涉及政治的宗教加以壓抑，確屬不當。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一日，台北《自由時報》A6版，刊載美國政府繼七日引二〇一八年底生效的「西藏旅行對等法」對阻礙外人入藏的中國官員進行簽證制裁，九日再動用兩項國內法處理全球關注已久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穆斯林人權遭打壓問題，首度點名當地四名中國共產黨官員及其直系家屬禁止入境，並凍結其在美資產互動。」如果中共官員在美國有資產，不免令人懷疑這資產是如何取得，按一般國家的公務人員其薪資通常都不會太高，充其量可以過個較富裕的生活、以及略有儲蓄以備退休後養老之用，這些儲蓄通常都會存放在本國銀行，如果多到會存到外國銀行，則這些金錢來源，很可能有問題，美國宣布制裁的中共官員計有：新疆前政法委書記朱海倫及新疆公安廳前黨委書記霍留軍等四人；其中陳全國於七月二十二日透過新華社回應表示「強調自己根本沒有興趣去美國，在美也沒有分毫資產」⁴¹，而中共當局也對美國進行反制裁，巧得也是四個人：德州聯邦參議員克魯茲、佛州聯邦參議員魯比歐、新澤西州聯邦眾議

⁴¹ 見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台北《聯合報》A10版。

員史密斯以及前文提到的國際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布朗貝克⁴²，其實這種裁毫無意義，不發簽證、凍結對方存款，根本是無傷大雅。

其餘有關新冠疫情者八則，其中一則提到自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起封城，至八月二十五日，封城四十天，主城區封戶的有二十九天，據大陸網路平台稱：「大多數民衆家中門窗全被貼上黃膠帶，大門被釘上鋼條，不准出門。民衆只能透過住戶微信群買基本民生用品，由志願者代買後放門口，連下樓都不可以，停止上班期間，民衆只能領基本工資，不少民衆抱怨，看病、奔喪、照看老人等需求，全都遭拒。而民衆在社交、網路上的求助文，幾乎都遭刪除。當地居民還稱，被強迫喝中藥。」⁴³當然就防疫而言，這樣做可以說是滴水不漏，但是平心而論，等於把民衆關在家中，似乎有些矯枉過正，因此大多數民衆對「一刀切」的抗疫管道不滿。另據新疆學者的說法，烏魯木齊的疫情出現的很詭異，至今沒有找到「零號病人」，傳染源模糊不清，無法進行北京式的精準防控，不做整座都市的「休克式防控」，就無法將疫情壓下去。」⁴⁴烏魯木齊晚報報導，為回應民衆的需求，烏市疫情防控工作領導小組廿四日將該市的市委書記、市長以及相關防疫官員的手機號碼公開，並歡迎民衆隨時打電話詢問和反映問題（見注 41），此一作法在中外官場上相當罕見，對化解「被封戶」的民衆的怨氣，應會起到相當作用。截至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台北《聯合報》A9 版報導，新疆有 137 人檢測呈陽性，且均為無症狀感染，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總人口為二千二百二十萬多人看（見本文注 3），其疫情並不太嚴重。

（二）有關內外蒙古部分

關於內外蒙古背景資料，本文首節已有敘述，於此不贅，二〇二〇年一整年此間平面媒體僅刊載十六則有關內外蒙古之消息，平均每月僅一則略多，可以顯見台灣對蒙古地區之漠視，但其中也有頗值重視者，即為蒙古當局（即蒙古國）於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八日通過《蒙古文字國家大綱》，決定從二〇二五年起全面恢復使用「回鶻式蒙古文」，也就是俗稱

⁴² 見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台北《自由時報》A5 版。

⁴³ 見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台北《聯合報》A10 版

⁴⁴ 同注 41。

的傳統蒙古文⁴⁵，該項報導稱「外蒙古於一九四六年在蘇聯策動下脫離中國獨立成為蒙古國，隨即廢棄回鶻式蒙古文，開始使用以斯拉夫字母為基礎創制的西瑞爾蒙古文，也就是俗稱的新蒙文」，這項報導至少有兩點需要澄清，按一九四六年外蒙古脫離中華民國宣稱獨立，其國號，為「蒙古人民共和國」，不是「蒙古國」（「蒙古國」是蘇聯崩解前，脫離蘇聯控制始改稱「蒙古國」）；其次，一九二四年宣布獨立稱「蒙古人民共和國」時，並未「開始使用以斯拉夫字母為基礎創制的西瑞爾蒙古文」，而是早在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五日，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與部長會議決定推行以息立克（Cyrillic Alphabet 或譯為息立爾字母，也即《聯合報》所謂西瑞爾）字母拼寫蒙古語⁴⁶，這種蒙文在外觀上與俄文毫無差異，這種俄式蒙文一直沿用至今，上世九十年代，外蒙古脫離前蘇聯宣布獨立後，在台灣的蒙藏委員會透過特殊管道（時蒙藏委員長為吳化鵬，係蒙古族，通蒙語），與外蒙古取得聯繫，蒙藏委員會於一九九一年八、九月間曾派員赴外蒙古訪問，當時外蒙古當局即宣稱要恢復傳統蒙文，希望蒙藏委員會能協助外蒙古代為印製傳統蒙文小學一年級教科書三十六萬冊，並預定於一九九二年四月前印妥，於六月間運送外蒙古⁴⁷，所有費用由蒙藏委員會支付，只是當時台灣已找不到蒙文字模（按郭寄嶠任委員長時，曾設立蒙藏文印刷所，鑄造蒙藏文字模，嗣後人事更迭，在崔垂言任委員長時，裁撤該印刷所，人員遣散，字模及印刷設備年久失修竟至下落不明），又改為在大陸內蒙古印刷，最後且因費用問題上了媒體，外蒙古恢復老蒙文一事，遂不了了之，事隔三十年，如今外蒙古當局又提出要恢復傳統蒙文，更宣稱要在二〇二五年全面恢復傳統蒙文（即所謂回鶻式蒙文，或老蒙文），此說能否兌現，大有疑問。

要釐清此一問題，一個層面是經費與時程問題；另一層面則是傳統蒙文能否與時代需求相結合問題。先說第一個層面，外蒙古財政始終不佳，自一九九一年脫離前蘇聯獨立以來，國家財政幾乎都是外國援助⁴⁸，各

⁴⁵ 見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一日，台北《聯合報》A9版。

⁴⁶ 見劉學鈔《外蒙古問題新論》，台北南天書局二〇一二，二〇一四年出版，頁153。

⁴⁷ 見劉學鈔《蒙藏委員會簡史續篇》蒙藏委員會，一九九六年，頁265。

⁴⁸ 國際間於一九九〇年組成援蒙會議，討論如何協助外蒙古渡過經濟轉型，並提供實質經濟援助，約每十八個月到二十四個月舉行會議一次，多在日本舉行，僅一九九

國之願意援助外蒙，不全然出於「人道」思維，主要原因乃是外蒙古位處中、俄之間，可以監視中俄，更重要的原因，則是不願讓外蒙古重新併入中共。外蒙古人口不多，大約二百五十萬左右（二〇〇〇年時），而截至二〇〇〇年，各國援蒙金額高達二十五億美元，平均每個外蒙古人民可攤到一百美元，就「單價」而言，不可謂不高，然而外蒙古經濟情況並未見有較大幅度改善，其中是否有使用不當及中飽情形，存有極大之懷疑空間，事實上外蒙古政府官員、國會議員，在接受國際援助時，利用經手機會，中飽私囊的情形並不少見，二〇〇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日本《讀賣新聞》即曾披露一則消息，大意略為：「日本三井物產職員為了獲取一項由日本政府開發援助 ODA（Japan's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援助蒙古的發電工程，被控以一百多萬日圓賄賂負責主管此項企劃案的蒙古高層官員。東京地檢特搜部宣稱：在調查日本國會領木宗男眾議院議員受託收賄案時發現，日本北方四島中的國後島發電廠投標一事，日本大商社之間圍標合作的內幕逐被掀開，而使蒙古官員受賄案意外浮出檯面。」⁴⁹此外，外蒙古前總統恩赫巴亞爾（二〇〇〇～二〇〇九年先後任總理及總統），於二〇一二年因貪污罪被捕（見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四日，台北《中國時報》A12 版）初判七年，後減刑為三年（見二〇一二年八月四日，台北《自由時報》A18 版，同日《中國時報》A18 版則稱判刑四年，未省孰是，但其貪汙則屬實），外蒙政府廉潔受到懷疑，恢復傳統蒙文，必須從各級學校教科書做起，所需費用必然相當龐大，外蒙政府財政困窘，很難負擔此一龐大費用，要靠外國支援，恐非易事，一則自二〇二〇年新冠疫情漫延世界各國，經濟大受影響，是否仍有餘力支援外蒙古，不無疑問，再則外蒙當局貪汙情況也會使各國對援蒙一事考慮再三；至於外蒙古宣稱要在二〇二五年全面恢復傳統蒙文，文字改革乃是大工程，要在五年內完成，難度非常大。

至於傳統蒙文能否與時代需求相容，更是一大問題，按傳統蒙文係直行從左到右，與數、理、化等科學很難融合，關於此一問題，早在五十年

九年在烏蘭巴托舉行。截至二〇〇〇年各國提供約二十五億美元的援助，其中 56% 為捐款 44% 為貸款。詳見王維芳《第八屆援蒙會議》一文，文載《蒙藏現況雙月報》卷 10 期 4，蒙藏委員會，二〇〇一年四月。

⁴⁹ 見金紹緒《蒙古目前爆發高官受賄案》該文未發表。

前，曾在政治大學教授蒙文之哈勘楚倫先生就曾理性的指出的：

「原有蒙文（按即指傳統蒙文或老蒙文）之所以能歷經多年而不為時代巨輪所淘汰，自有其歷史原因，然則平心而論，原有蒙文在不能橫書，不方便於科學的記述，以及形體的笨大，一字多音等方面的缺陷，倘不能力謀改善，則於人事日繁，科學發達的現時代裡，是否仍能盡其應用的職責？實不無疑問？」⁵⁰

哈勘楚倫教授此項看法相當理性也極客觀，外蒙古能否在二〇二五年全面恢復使用老蒙文，實無法樂觀看待。

同樣與蒙文、蒙語教學有關者，內蒙古自治區依照大陸官方於二〇一七年下令全國中、小學生初始年級的語文、歷史、道德與法治三科目，一律使用國家統一編制教材，將從今年（二〇二〇）秋季學期開始達到全國實施的要求，其中內蒙古自治區教育廳強制自小學一年級開始，三科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授課，有家長在社群媒體表達不滿，即遭公安逮捕⁵¹，《自由時報》於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卅一日，九月二日都刊載與此相關之消息日，而九月四日，台北《聯合報》A10版也以《官方強推漢語，內蒙抗爭不斷》為標題，報導此事，據《自由時報》八月二十六日的報導稱：「旅居美國、日本的蒙古族人分別向 RFA（按係美國自由亞洲電台）表示，此舉在海外蒙古族人中引發強烈反彈『他們觸碰了蒙古族人的底線，也低估了保護自己文化的決心』，現在很多海外蒙古族人正積極蒐集此事相關文件和報導，並醞釀抵抗行動。……流亡海外的南蒙古組織『世界南蒙古人會議』主席海明（特木其勒圖）呼籲國際社會關注此事，指中國政府此舉明顯對蒙古族等其他民族的文化滅絕，『我們蒙古人一定反抗到底』」。這則新聞出現了「南蒙古」一詞，相當奇特，一般而言，在大漠以南的各部蒙古稱內蒙古，在大漠以北的稱外蒙古，這種說法見清代《理藩則例》，其文字為：

「大漠以南曰內蒙古，為部二十四，為旗四十有九。……

逾大漠曰外蒙古，喀爾喀四部，附以二，為旗八十有六。……

⁵⁰ 見哈勘楚倫《蒙文語文》，台北中國邊疆歷史語文學會，一九七〇年，頁335

⁵¹ 見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台北《自由時報》A6版

按《理藩則例》為《大清會典》的一部分，而《大清會典》等同有清一代的《六法全書》，因此內、外蒙古二詞是法律名詞，而今冒出了「南蒙古」一詞，很顯然外蒙古就是「北蒙古」，那在外蒙古之北的布里雅特蒙古，是否要叫「北北蒙古」？玩政治的人，喜歡杜撰名詞，而席海明者，原籍內蒙古昭烏達盟奈曼旗（中共建政後，對內蒙古行政區劃曾有多次變革，撤銷原卓索圖、昭烏達兩盟，改設為赤峯市，把奈曼旗劃歸哲里木盟，一九九九年，又撤銷哲里木盟及縣級的通遼市改為地級的通遼市），生於一九五六年初，其家庭背景是中共幹部，可能在內蒙首府呼和浩特市工作，所以席海明於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在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學讀書，（即十五～十九歲，應是初中到高中階段），高中畢業後，曾到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左旗下的某個蘇木（鄉）工作了三年（一九七五～一九七八年），同年考入內蒙古大學歷史系就讀，一九八二年可能畢業了，有兩年沒有找到工作，按理當年大陸只要大學畢業，都會「分配工作」，理論上不應該會賦閒在家，這很可能與他在大學期間和幾個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同學「搞學生運動」有關，其實年輕人好談什麼真理、正義，其實什麼是真理？什麼是正義？他們並不清楚或許今天所謂的真理，若干年後，卻成了歪理，年輕人只憑書本上說的一些故事，就自以為那就是真理、正義，他們有沒有想過亞里斯多德、柏拉圖、蘇格拉底在二千多年前，就開始追尋宇宙中的真理，可是至今都還沒找到，而今席海明已是垂暮之年，仍然流浪在外，他必須繼續反中共的一切措施，否則外國人不會贊助他，支持他。

很妙的是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自由時報》A20 版，係《自由廣場》屬讀者投書性質，有一位署名于則章的投書，標題為「原來中國怕的是『蒙古二〇二五』」，大意是說：一旦外蒙古於二〇二五年全面恢復使用傳統蒙古文，將會把內蒙古「磁吸」過去，該投書者對外蒙古何時被前蘇聯強迫使用與俄文相同的息立克字母拼寫蒙古語的年代都沒搞清楚，也大談蒙古問題，該投書有以下一段文字：「可以想見，一旦蒙古國在，二〇二五年正式恢復傳統蒙古文，勢必會對內蒙古與他們同文同種的內蒙古人民在文化上產生更為強大的磁吸效應，屆時對中共絕對是一場惡夢。」

這一段文字特別以大一號黑體字呈現，可見報社編輯對這段話的認

同，然而實際情況是否如此，本文首節曾提到內蒙古自治區的人口結構，內蒙古自治區共有二千四百六十萬多人，其中蒙古族不會超過四百五十萬人，外蒙古人約為三百萬人，三百萬人如何「磁吸」四百五十萬人，更不可能「磁吸」二千四百六十萬人。更有趣的是外蒙古有些人，於中共外交部長王毅赴外蒙訪問時，向王毅示威抗議，高喊「捍衛母語」和「王毅走開」等口號⁵²，從報導中稱有近百名示威者，不過從報端所附圖片上看，示威人數不會超過五十人。

此外，外蒙古前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在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在推特發文證實，「他給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抗議在內蒙古強推漢語教材的信函，已被中國駐蒙古大使館退回。」⁵³中共駐外蒙古大使柴文睿表示：內蒙古事務是中國內政，不容他人干涉。⁵⁴柴文睿此項表示頗為正確，退回額勒貝格道爾吉信函，並無錯失。

另，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旺報》A15版，有署名林士清，以「行走兩蒙之間歷史隨想」為標題，說了一些外蒙古獨立的過程，另外提到內蒙古人對「蒙古」的看法，提出以下三個反應：「首先，我們內蒙古人的血統比較純正，是成吉思汗黃金家族後裔……其次，我們內蒙古經濟發展比較好，號稱中國的『新月沃土』東林西礦、南農北牧，……內蒙古人普遍比較有錢，生活條件更好。第三，外蒙古雖然獨立，但經濟狀況不好，內蒙古隨便一個主要城市（呼和浩特、包頭、赤峯、通遼、烏海、呼倫貝爾、烏蘭察布、鄂爾多斯、烏蘭浩特）人口都比外蒙多，外蒙獨立後，政治上受蘇聯的制約，淪為附庸國，經濟還是依賴中國。」這一段話說得相當中肯，只是一九九〇年外蒙脫離蘇聯之後，已不是俄羅斯的附庸國，這一段話正好批駁了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自由時報》A20版于則章的說法。

（三）有關西藏或海外藏情部分

往年此間平面媒體關於西藏，海外藏情或達賴的報導，都相當的多，如二〇一五年六十八則，二〇一六年有五十三則，二〇一七年含中印邊界

⁵² 見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台北《聯合報》A10版

⁵³ 見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台北《自由時報》A4版

⁵⁴ 同注51。

爭執多達二百多則，二〇一八年也有近百則，二〇一九年僅有四十一則，至二〇二〇年更少到只有二十五則，數字明白顯示西藏或海外藏情、乃至達賴等問題，不再受美歐媒體的注目，這是事實，所謂葉落知秋，達賴的邊際效用已在遞減之中。

二〇二〇年全年有關西藏、海外藏情及達賴的消息，總共有二十五則，其中有十則關於中印邊境衝突，中共在西藏增兵，真正有關藏情者，只有十五則，較諸往年大見減少，不過點慧的達賴善於掌握機會，只要有攝影機在，絕不會輕易略過，總要「把視線轉向鏡頭」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一日，台北《自由時報》A20版，由客家電視台新聞部經理向盛言署名，以「達賴喇嘛把視線轉向鏡頭……」為標題的投書大意略為：客家電視台欲到印度採訪達賴，由於達賴要在訪問當天上午九點開始弘法，所以可採訪的時間只有三十分鐘，當事先擬好的三個題目訪談完，時間已經將近一小時，工作人員已經要把達賴帶走，該文作者向盛言把握最後機會問達賴：「您還想再次訪問台灣嗎？」向氏稱「我發現達賴喇嘛原本全神注視我的雙眼，此刻卻轉向鏡頭，（以下一段以大一號黑體字印出）彷彿這個問題要回答的對象不是我，而是其他可能會看到這段訪問的人。尊者回答『我非常享受過去三次訪問台灣的經驗，只要有機會，我很樂意再次造訪台灣！』」從這一段文字描述，可以發現達賴如何在意可以「亮像」的機會，至於他說「我非常享受過去三次訪問台灣的經驗，……」當然「享受」訪台經驗，為信徒「灌頂」（其實就是摸一下頭），就摸走了新台幣三千萬（見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台北《自立晚報》），當然「只要有機會，我很樂意再次造訪台灣！」

至於台灣那個社團或個人曾邀請達賴來訪，早在二〇一八年十一月，達賴在印度達蘭薩拉舉辦「達賴喇嘛與華人量子科學家對談」，台灣由李遠哲出席，於十一月三日最後一天，李遠哲對達賴說：「非常歡迎到台灣。」⁵⁵，此外，二〇一九年三月民進黨秘書長羅文嘉表示：歡迎達賴來台，⁵⁶而這兩個人主主張台獨。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起一連兩天，中共中央召開第七次西藏工作

⁵⁵ 見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四日，台北《自由時報》A7版。

⁵⁶ 見二〇一九年三月八日，台北《中國時報》A4版。

座談會，總書記習近平提出治理西藏的「十個必須」，此事台灣《聯合報》於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日於該報 A9 版加以報導，報導中並未列出「十個必須」詳細內容，經查網路，此十個「必須」為：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必須堅持治國必治邊、治邊先穩藏的戰略思想。必須把維護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作為西藏工作的著眼點和著力點。必須堅持依法治藏，富民興藏，長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實基礎的重要原則。必須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必須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必須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必須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務。必須堅持生態保護第一。必須加強黨的建設特別是政治建設。（以上查自 Google），《聯合報》將其中第八個必須作為標題「習近平：力推藏傳佛教中國化」，在整個「必須」中，沒有出現「藏傳佛教」這四個字，而是指所有宗教，《聯合報》把它窄化了，其實源於西藏，傳播於各部蒙古的是喇嘛教，喇嘛教能否稱為佛教，很有討論的空間，喇嘛教密宗裡倡議雙修，想來釋迦牟尼必然是反對的，這是另外一個問題，此處不作贅述，按宗教的傳播理應落實本土化，試看源於阿拉伯半島的基督教其原始經典，必然是猶太文，然而今日世界各國的基督教會、教徒所誦讀的經典（舊約或新約），都是使用各國的官方文字，其中並未大量出現猶太語的音譯，這就是宗教的本土化，然而佛教卻有「五不翻」的規定，使佛經保存了許多梵語的音譯⁵⁷，使不聞梵語者，無法了解佛經，這是不夠本土化，也使佛教高僧掌握了佛教的詮釋權，頗不可取，如果習近平的「必須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是指這個面向，並無錯誤。

不過在這場座談會召開前，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吳英杰近期也在一場會議中，表示要教育各族民眾感黨恩、聽黨話、跟黨走，與十四世達賴喇嘛劃清界限、並引導信教羣眾理性對待宗教、淡化宗教影響⁵⁸，吳

⁵⁷ 所謂「五不翻」原則首見於南宋法雲《翻譯名義集》第一卷《十種通號》第一「婆伽婆」條，唐玄奘法師明五種不翻：一、秘密故不翻，陀羅尼是。二、多含故不翻，如「薄伽梵」含六義故。三、此無故不翻，如閻浮樹。四、順古故不翻，如「阿耨菩提」實可翻之，但摩騰已來存梵音故。五、生善故不翻，如「般若」尊重、智慧輕淺。令人生敬，是故不翻。所謂不翻，是指不意譯，只音譯。

⁵⁸ 見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日，台北《聯合報》A9 版

英杰這一段談話頗有商榷之處，按政府或統治者，讓人民過上豐衣足食的好生活，這是執政的責任，反之，則是執政者的失職，談不上什麼感恩，這一段話充滿帝制時代的思想。

二〇二〇年九月五日，台北《自由時報》A8版，以「拜登打西藏牌當選後見達賴」為標題，報導美國總統參選人於九月三日聲明，只要他十一月當選總統。就會與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會晤，從新聞標題上看達賴只是拜登手中的一張牌，而今拜登已當選，但是面臨嚴重的新冠疫情、因大選而造成的社會分裂，急劇衰退的經濟……等。對新上台的拜登而言，其重要性遠超過與達賴會晤，縱然拜登會兌現上項諾言，看來也會等上述問題有了解方後，才會想到與達賴會晤一事，達賴且耐心的等吧。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台北《旺報》A4版，刊載以「打通藏南補給線融入長江經濟帶川藏鐵路修築藏南亞地緣戰略」為標題的新聞，按從內地入藏交通極為困難，向來有諺語形容入藏之難為「一二三月雪封山，四五六雨臨頭，七八九正好走，十十一腊學狗爬」，其困難情形可以想見，此所以西藏與內地形成隔閡，中共於二〇〇六年修建完成青藏鐵路，大幅改善西藏與內地的交通問題，青海屬於偏遠省份，人口、物產都不夠多，修青藏鐵路時，共投資三百三十億人民幣，而今要修建川藏鐵路，投資總額高達三千一百九十六億人民幣，為青藏鐵路九倍多，可見其工程之艱巨，但四川為人口、物產的大省，一旦全線通車，對促西藏尤其藏南地區的交通、補給，必然大有改善，而且也極具戰略意義，南亞地區在地緣政治上，屬敏感地區，尤其美國提出「印太戰略」。南亞之地緣益顯重要，川藏鐵路之興建，其戰略意義更甚於經濟作用。

按《旺報》報導，一九六二年中印邊境戰爭，儘管中共軍隊戰勝，卻主動退出藏南爭議地區，並把俘虜的物資、軍隊、武器全部還給了印度。印度而後重返爭議地區建立了阿魯納恰爾邦（即大部分藏南），還移民三十萬人至此屯居。就是因為藏南地區一到冬天就大雪封山，與北邊內地隔絕，離大陸核心區太遠，反而與印度交通比較方便，中共軍隊在該地區無法保障物資供應，如果當時繼續與印度陷入長期苦戰，軍隊後勤補給完全無法跟上。這是中共的痛點，但是川藏鐵路建成後，從成都到拉薩只要十三小時，可以說是朝發夕至，無法補給藏南地區的痛點，可以說基本上解

決了，未來中印邊境競爭，必將是好戲連台。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台北《聯合報》A10版，《中國時報》A8版，都報導了西藏流亡政府首長洛桑森格訪問了白宮，這則新聞頗值重視，蓋以往六十年，美國多位總統或以不期而遇方式、或在白宮非正式處所會見達賴，這可以解釋為美國總統會見西藏喇嘛教法王，但從未有西藏流亡政府高級官員訪問白宮、這次洛桑森格訪問白宮，對西藏流亡政府而言，當然是一大突破，拜登政府會否繼續此項作法，頗堪注意，不過縱然拜登政府延續川普作法，續與西藏流亡政府接獨，也不會產生多大作用，一則流亡海外藏人總共不超過二十萬人，其第二、三代多已融入當地社會，而達賴已高齡八十八歲，無論精神體力都有所衰退，即使他自稱能活到百歲，我人也祝福他能長命百歲，如今距他百歲也只有十四年，西藏流亡組織已進入後達賴時期，筆者曾對後達賴時期海外藏情有所推析⁵⁹，所謂西藏流亡政府的作用也將漸見消退。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台北《自由時報》A6版，以「藏版新疆集中營五十四萬藏人被『職訓』」為標題，內容略為：「二〇一六到二〇二〇年間上百份中國官媒體報導，官方機構文件顯示，中國正以轉移就業之名，將大量西藏農村剩餘勞動力移轉到軍事化的訓練中心，接受包括職技能、法律教育、思想教育和旨在培養對黨忠誠的『感恩教育』等培訓，此舉猶如在新疆設立所謂的『職業技能培訓中心』，強制維吾爾族等少數族裔勞動的政策翻版。」從這一段文字中看不出有「集中營」的意味，該報編輯下標題似太主觀。

上項新聞引《路透社》九月二十一日報導稱：「北京甚至訂出這些農牧人口遷移至西藏或中國其他地區的額度；根據西藏自治區政府網站上月發布的公告，今年（按係二〇二〇年）一到七月，西藏農牧民轉移就業達五十四萬三千人，『完成年度目標的 90.5%』約佔西藏總人口的 15%，其中僅約五萬人轉移至西藏他處，其餘都被送到中國各地。」這一段文字裡的數據頗有問題，依據中共第六次人口普查，西藏自治區常住人口為三百

⁵⁹ 該文刊載於《中國邊政》半年刊第 222 期，台北中國邊政協會，二〇二〇年十二月，頁 1~37。

萬二千二百人，其中藏族人口為二百七十一萬六千六百人⁶⁰，是則所謂「西藏農牧民轉移就業達五十四萬三千人，……佔西藏總人口的 15%」顯然有誤。另在新聞中提到「西藏和新疆議題獨立研究員鄭國恩」不知是一個什麼「機構」，所謂「獨立研究員」，難道還有什麼「不獨立」或「附庸」研究員？這個鄭國恩指出：「現在是自文化大革命以來對傳統藏人生活方式最猛烈、最明確和針對性的攻擊」、「這是脅迫（藏人）生活方式從農牧改為僱傭勞動」。鄭國恩提到「傳統藏人生活方式，不知鄭氏是否知道「傳統藏人生活方式」有多少是農牧奴，難道農牧奴的傳統生活，會比僱傭的勞動更好嗎？

四、結語

「西方人，尤其是菁英分子的西方人，通常都戴著一個面具。這個面具的用途十分奧妙，它示之於外的是民主、自由、人權；是他們所創造的普世價值和規範（Norm）；隱之於內的霸權、剝奪他族的自由人權，甚至屠殺的黑暗歷史。其實面具後面不完全是歷史，也包括仍在進行的黑暗行為，所以這個面具絕不可摘下。載著它，行起事來便義正辭嚴；戴著它，『雙重標準』才好使。」⁶¹，這一段文字鏗鏘有力，把西方人、尤其是美國白人的假面具剝了下來，當美國人指責中共對疆、藏的措施時，完全忘了美國白人警察射殺無辜黑人的事件，這是典型的雙重標準，只因美國武力強，拳頭大，舉世莫奈他何。

二〇二〇年是本世紀以來最不幸的一年，歲次庚子，這是個不詳的年，一百二十年前有義和團之亂，慈禧與光緒逃往太原，次年中國和英、美、俄、德、日、奧、法、意、西、荷、比等國簽訂《辛丑條約》，共十二款，附件十九件，主要內容：中國賠款白銀四億五千萬兩，分三十九年還清，年息四厘，本息合計十九億八千多萬兩，等於每個中國人要賠二兩白銀，這是很大的付擔，還有其他很多不合理的條件，今年（二〇二一年）歲次辛丑，看來也不會樂觀。

⁶⁰ 見北京中國地圖編印《中國分省系列地圖冊——西藏》，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二〇一八年，頁 4。

⁶¹ 見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日，《聯合報》AB 版，劉兆玄專文《面具與口罩》。

新疆、內蒙古、西藏或流亡印度、尼泊爾藏人，都與台灣相隔遙遠，照理說台灣媒體應不會注意到上述地區與民族的消息，但西方世界對中國的認知，認為山海關以東、長城以北、嘉峪關以西、以及青藏高原都不是中國（指歷史、文化的中國）所以刻意炒作上述地區所發生的事件，企圖激起上述邊疆地區少數民族的反抗，以遂其分化、裂解中國的目的，因此對發生於上述地區的事件，無不刻意加以渲染，而美國國會更制定了所謂「支持」西藏、維吾爾的法案，在通過所謂「西藏政策及支援法案」中，強化美國對西藏的支持，這項「法案」包括對中共干預西藏宗教自由與達賴轉世傳承的官員祭出制裁⁶²，更妙的是，美國「國際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布朗巴克於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初在印度、達蘭薩拉，會晤達賴時，詳談達賴轉世議題，返回華府後。為進一步阻止「中國」欽定達賴去世後的繼承人，美國希望聯合國介入達賴的轉世⁶³。美國政治人物真的不懂歷史，按一、二世達賴是追尊的，「二世」達賴根敦嘉措（一四七五～一五四二年）的轉世是索南嘉措（一五四三～一五八八年），為了找一個強有力的「護法」，遂與蒙古吐默特部阿勒坦汗（或作俺答汗，不是蒙古族的大汗）結盟，以對抗當時在藏地握有政治實權的噶舉派帕木竹巴政權，阿勒坦汗贈以「聖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名號，簡稱「達賴喇嘛」⁶⁴，可見此一名號之由來，與藏人毫無關係，而索南嘉措則以「大梵天法王」名份回贈阿勒坦汗，不僅如此。為了蒙古吐默特部武力能成為喇嘛教格魯派的後盾，更以阿勒坦汗的曾孫為索南嘉措的轉世靈童，也就是第四世達賴，當蒙古吐默特部勢力衰微時，四世達賴雲丹嘉措也以二十八歲青壯之年「適時」去世，當時掌握藏地大權的藏巴汗，原不准四世達賴轉世，但藏巴汗身罹重病，羣醫束手，在命在旦夕之際，四世班禪精通歧黃之術，為藏巴汗療治，結果藥到病除，妙手回春，藏巴汗為感謝其療治之恩，原要給札什倫布寺捐獻一座莊園，但四世班禪謝卻此一厚賜，只求准許四世達賴轉世，藏巴汗感於四世班禪有救命之恩，只得准許四世達賴轉

⁶² 見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台北《自由時報》A5版

⁶³ 見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日，台北《自由時報》A12版。

⁶⁴ 見克珠羣佩主編《西藏佛教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二〇〇九年，頁455。

世⁶⁵，可見達賴之轉世既不是由達賴自己決定，也與藏人無關。

五世達賴天生睿智，在其師父四世班禪協助之下，聯合青海蒙古和碩特部，固始汗（或作固實汗），進軍西藏，摧毀藏巴汗政權，由是格魯派在藏地成為最有勢力之教派，但政治權力則握在固始汗手中，固始汗去世後，其後繼之子、孫對藏地政務不感興趣，五世達賴初由蠶食政治權力，後則鯨吞（有關五世達賴剽竊政治權力經過情形，可參見李兒只斤·蘇和、班布日著《衛拉特三大汗國及其後人》，內蒙古人民出版社，二〇一四年），自此達賴一系握有政治權力，權力會使人上癮，從此之後，藏地或蒙古地區喇嘛教格魯派高位階活佛，往往只在幾個豪門家族中轉世，如清高宗乾隆所稱：「自前輩班禪額爾德尼示寂後，現在之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之呼必勒罕及喀爾喀四部落供奉之哲布尊丹巴呼土克圖皆以兄弟叔侄姻婭遞相傳襲，似此掌教之大喇嘛呼必勒罕，皆出一家親族，幾與封爵世職無異。」⁶⁶可見達賴之轉世，顯然有人為操作情形，也可見「活佛」轉世，並不盡如所謂「能知前生後世，不隨輪迴，生死自如，死後仍然轉來」（見胡耐安《邊疆宗教》，蒙藏委員會。一九六一年，頁35）。美國的「國際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布朗巴克顯然對宗教所知有限，所以才會說出要聯合國介入達賴轉世這種話。

乾隆眼見藏蒙地區喇嘛教格魯派活佛其轉世竟有私相授受情形，乃定「金瓶掣籤」之規定（同注 64），從此達賴、班禪，哲布尊丹巴等大活佛之轉世，都需經過中國清朝所規定之金瓶掣籤，如僅覓得靈童一人，也需中國清朝皇帝核准免予掣籤，這點明載嘉慶以後諸帝實錄，豈容他國介入。

至於新疆自實施「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以來，三年多未發生恐爆事件，以今日通訊科技的發達，設若新疆曾發任何恐爆事件，美歐媒體絕對會擴大加以報導，然而這三年多來西方媒體只對「再教育營」（即中共新疆當局所稱的職業技能培訓中心，另有此間某一媒體稱之為集中營）加

⁶⁵ 見陳慶英等編著《歷輩達賴喇嘛生平形象歷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二〇〇六年，頁128～129。

⁶⁶ 見《乾隆御制喇嘛說》，此處係引自趙志忠《清王朝與西藏》，北京華文出版社，二〇〇一年，頁29。

以指責，因為沒恐爆事件可以作文章，所謂職業技能教育，或許帶有某種程度的強迫性，但是總比恐爆事件來的溫和吧，正如前文所引「西方人，尤其是菁英分子的西方人，通常都戴著一個面具」，以雙重標準評論世事，所以對上述地區相關消息的報導，幾全為負面的，有失媒體的立場，但却符合西方「雙重標準」的標準。

二〇二〇年因新冠疫情的影響。對上述地區的報導較往年大為減少，如二〇一九年對有關新疆的報導，就有一百三十九則，二〇二〇年只有五十三則，內外蒙古、西藏的情形更是如此，而且絕大部份都是採用美國的報導，鮮少自行採訪，使事件的真實性有了疑問，也就是說立場偏向美歐的觀點。

◆ 稿 約 ◆

- 一、本刊為研究中國少數民族史地政治及現況之中文刊物，歡迎學者專家踴躍賜稿。
- 二、來稿請依一般學術論文格式撰寫（A4，Word 檔），使用註解，說明來源，文長以一萬字以內為限。並請附摘要（三百字以內）、作者簡介（學歷、現職及研究領域），以上資料請附磁碟。
- 三、來稿經本社聘請學者審查通過後採用，未刊登者，本社恕不退件。
- 四、來稿一經刊載，依本刊規定致奉稿酬。
- 五、來稿限未曾發表過的作品，文責由作者本人自負。
- 六、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凡經採用之論文，著作權歸本社所有。

